

台灣列誌



上海新書局印行

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阮龍仗義救契友 | 吳英誤喊被擒獲 |
| 第二回 | 姚啓聖重用英雄 | 吳山馬寶授千總 |
| 第三回 | 林清入城說敵軍 | 監理勸友歸清朝 |
| 第四回 | 吳田奮力戰六將 | 吳英忿怒見雌雄 |
| 第五回 | 蔡寅行刺身被擒 | 吳田見陣命自盡 |
| 第六回 | 黃公台襲爵返里 | 施將軍上表平台 |
| 第七回 | 姚啓聖遣使招安 | 劉國軒苦言勸王 |
| 第八回 | 鄭經駕斃安平鎮 | 施琅兵進台灣海 |
| 第九回 | 劉軍師用計破敵 | 施將軍敗陣退兵 |
| 第十回 | 馮錫范貪財悞國 | 鄭克城悞中奸計 |
| 第十一回 | 國軒用計斬塘九 | 夫人路口自盡節 |
| 第十二回 | 施琅澎湖大戰勝 | 吳潛盡忠報國恩 |
| 第十三回 | 甯淨王全家殉節 | 鄭克璠閣台歸降 |
| 第十四回 | 黃公台擅殺道台 | 施將軍回師福建 |
| 第十五回 | 施將軍奏凱受封 | 鄭家將歸清授職 |
| 第十六回 | 張坑社祭祖顯榮 | 藍提督恩怨分明 |
| 第十七回 | 施大人徇私曲斷 | 柯將軍圖銀遭譴 |

144801

(1)

(集四)

- | | | |
|-------|----------|----------|
| 第十八回 | 國姓顯聖救嫡孫 | 春香寄信報故主 |
| 第十九回 | 鄭克塽鎮守西平關 | 劉國軒赴天津衛任 |
| 第二十回 | 劉國軒乘操逃走 | 唐朝彝奉旨到任 |
| 第二十一回 | 李成名帶眷入京 | 哈塔龍見色相思 |
| 第二十二回 | 康親王入宮苦訴 | 唐朝彝朝聖定律 |
| 第二十三回 | 唐朝彝欽賜回鄉 | 黃公台行威被折 |
| 第二十四回 | 唐大人金門訪友 | 陳龍爺漳州伏罪 |
| 第二十五回 | 陣龍無計求陳芳 | 陳芳受賄救陳龍 |
| 第二十六回 | 唐大人設計解圍 | 衍親王作惡搜家 |
| 第二十七回 | 得異夢聖主挂榜 | 進架裝忠臣往西 |

第一回 阮龍仗義救契友 吳英誤喊被擒獲

却說阮龍等，商議要救吳英，卽把晚間所得物件變賣，以爲路費，好在福州，便先收拾細軟物件。一面備辦酒飯，又各備木棍防身，及至黎明，飽餐畢，各帶木棍，來到路口伺候。不一時聽得人聲喧嘩，乃是陳宙帶六個莊丁，把吳英背後綁着，押解而來，須臾已到。四人一聲發喊，各挺木棍跳出，大喊曰：「快把吳英放下，不然，管教你們立刻去見閻羅王。」衆莊丁俱各立住，陳宙見是自己姪兒，前來劫奪，勃然大怒，向前喝曰：「陳虎，爾這畜生，通賊偷我，又敢黨衆搶犯，真是該死。」陳虎亦喝曰：「王法無親，爾冒捉良民爲盜，理當相救。」說罷，便打上前來。陳宙喝令衆人向前，若打死人命，我自抵當，不干你事。莊丁見主人呼喝，只得向前迎敵，把吳英放下。吳英大喝一聲，掙斷綁索，上前奪莊丁一枝木棍。衆莊丁大怒，把木棍擡刀，齊奔吳英，身上砍下。吳英性發，大罵這些匹夫，莫非前亦送死麼？卽把木棍，向各軍器一掃，只聽得叮叮噹噹，亦有木棍折斷，虎口震開，亦有執不住擡刀，飛上天去。一聲喊，俱從原路逃回。陳宙見勢不好，亦從旁邊逃遁。吳英從後追趕而去。阮龍忙大叫曰：「陳宙既去，吳賢弟不必追趕，快來思量正事。」吳英方纔回轉，一同回家，那陳宙不愿具狀，到巡司衙門具告，連呈三狀，亦就罷了。且說吳英回家，對衆兄弟曰：「列位仗義救我，只是陳宙不肯干休。」陳虎曰：「我們已思此處安身不的，目今福州招軍，我們今當同到福州，再作打算。」吳英曰：「既如此，須當作速起身爲妙。」五人一齊起身，向福州進發，不日到了福州。此時招軍已定，五人商議來的邊緩，投軍不及，若要宿店費用，又重，就在城隍廟安身。到了次日，五人出廟，到飯店飽餐畢，陳虎曰：「我們既到省城，亦須游耍一番，乘便尋個經紀，晚間可回城隍廟。」衆人稱是，遂分袂出外遊耍。單言吳英，不知不覺，出了南門，望前便行，一路彎轉，隨意游耍，及至日色將晚，方同行至黃昏，方知錯行路徑，不得進城，適有明月，乃慢慢而行，路上不見一個人影。到二更後，至一座避淨山仔，

只見山凹內有火光，心中疑惑，遂近前觀看，原來是兩個小夥賊，在那里排着豐盛祭禮，祭奠大鑿（即大鑿也）。吳英暗喜，這是我造化，必須吃個暢快方休。即近前，正遇二人燒紙，遂立於旁邊。原來吳英生長北溪，深知盜賊的規矩，見化紙畢，即躡坐地上，把酒盛碗便吃，又把祭禮用手扯開，取向嘴內大嚼細嚼，吃個不休，不敢說話。原來盜賊規矩，凡祭大鑿發利市，不管何等，逢着便吃，不可說話。祭物用手扯斷，不可用刀割，吃完不可空別，身中不論值錢不值錢物件，可留下一物，算爲掛彩。當下吳英盡量吃得醉飽，自思身上無甚物件作彩，乃解下褲帶，坐在地上，即要起身。那兩個人見他如此曉事，大喜，向前挽住，曰：「好兄弟，夜深回去不便，可同到草舍安歇。若何？」吳英曰：「極好，但初逢，怎好攪擾。」那二人曰：「兄弟這等曉事，定是個同道中人，我們好漢，何必過謙。」即收拾物件，引吳英到一間小屋，開門入內，見禮坐下。先問吳英姓名，吳英乃以實告，遂請問二人何名。二人曰：「我們乃結義兄弟，我叫做王三，他叫做李四，我二人平日最好結交兄弟，你從今以後，可在此同住罷。」吳英應許，二人一同安寢。次早起來，二人即留吳英看守，便去買辦酒菜回來，同吃畢。王三、李四二人，即對吳英曰：「兄弟可暫住，我們要出去游耍，須近晚方得回來，就你可自作飽餐，不必等我。」吳英應許，二人遂出門而去。吳英自思道：「我好造化，遭遇着這兩個好不享用。」便睡一番，方起來弄飯，吃畢再睡。至日斜西方，起造飯，飯尙未熟時，王三已取酒菜回來。吳英曰：「何必如此過費。」二人笑曰：「總是兄弟之福氣，我方纔去賭紙牌，贏了四百文。」吳英曰：「好。」遂相助烹調，三人直吃到更深方睡。次日仍辦酒菜，王三吃畢，又出去賭紙牌。吳英只是吃飽睡，睡了一連五日，餐餐酒菜，俱皆豐盛。吳英吃的十分爽快，心雖念及四兄弟，要入城探望，又恐失了這個好機會，又過了二日。至晚，吳英問曰：「二位日前去賭蕩，夜間却又安睡，這費從何而來，怎不想個機會做做，小弟亦可効力。」王三曰：「兄弟不知，我們有一個好機會，不須打探，亦不怕別人相爭，我若乏用，即便前往一次，有五十兩銀子使用。」吳英問曰：「那有這穩當的道路，一次偏定是五十兩銀，並無增減。」王三曰：「在兄面前實說無妨，諒凡亦無漏洩之理，只因本省布政衙，有一條溝渠，乃是八卦渠，那溝渠通於庫房，

地板下，進入渠內，扒進，從旁打通一條暗溝，通於庫房地板下，進入庫內，把封條打開，將鎖匙開了銀櫃，取一錠銀子，五十兩重，如此何愁沒有使用？吳英曰：「何不取幾錠，總是一場工夫。」李四曰：「你不知那條溝狹窄，只容一人，尙難扒進，若多取落在溝內，要回却難翻身，只是一錠，易於退出。」吳英曰：「待今晚小弟同往開首發個利市。」王三曰：「且待月黑之夜，同往未遲。」吳英稱是，自此日日暢飲，到了二十五日，吳英即向王李曰：「今晚可前往，小弟同去効勞。」王李曰：「今晚極好，只是兄不知內中委曲，下去不便，還是我們一人下去爲妙。」吳英曰：「別事恐做不來，若是這個現便的機會，難道小弟亦做不來麼？」王三曰：「兄既執意要發利市，今晚便使兄下去罷。」吳英大喜，是日備禮物發利市紙，備下悶火及粘糊，好在粘帖封皮。三人吃到日斜西方，起身入城游耍，初更後街市鬧熱，三人到飯店吃飽飯，再游一番，已是二更後，街市漸靜，官軍上街巡夜。三人即到避靜躲避，直至三更後，王李曰：「此時巡夜的已回，好去行事。」三人遂一同上街，見路絕行人，來到布政衙邊大溝口立住。王三即取出銹尺，扳開石板，吳英即扶過旁邊，吳英脫下衣鞋，只穿短衣褲，帶了鎖匙及各物，藏在懷內，悶火插在腰間，跳下去。從溝口扒入，怎奈吳英身子高大，扒了許久，方進溝內，只見溝內窄狹，僅容身體，土臭逼人，令人難當，又扒許久，已進庫房，聽得庫房外軍士已打四更，摸着旁邊，果有一土孔，即彎進土孔，把地板輕輕放在旁邊，乃探身就把雙手，按住兩旁地板上，遂騰身而起。取出悶火照看，果見一大櫃封著，即輕輕拆開封皮，把鎖開了，揭開櫃蓋，將火一照，見裏面盡是雪白紋銀，遂取過一錠。本要多取，因王李吩咐十分叮嚀，又兼溝中太窄，所以只取一錠，再把櫃蓋蓋上，又將封皮粘好，方下土窟，伸手把地板蓋好，方扒從原路轉出溝路。原來王李每次竊取銀子，却是啣在口中，手脚利便，方能扒出，吳英不知機關，把銀藏在懷中，身子却塞的緊緊，那錠銀子，墊着腹肚，疼痛難當，只得將銀子帶在右手，却又不大好扒，只得忍着疼，慢慢扒出。事有湊巧，且說王李二人，在上邊等，等了許久，不見吳英出來，心中焦燥，忽見遠遠大燈火把，喧聲而來。王三曰：「此必官府查夜而來，可把石板蓋好，等他過去，再爲開放吳英。」李四說好，二人連忙把石板蓋好，躲到避處觀望，恰好吳英在

扒到溝口，仰面要出，忽摸着石板，吃了一驚！暗想：石板爲何塞住，莫不是王李要害我性命！遂連忙扒向前，要推石板，奈覆曲身子，脚又曲着，不能立起，腹又靠的緊緊，又且仰面，怎好出力，那石板焉能挺動。心中着急，激得汗流氣喘，只聽得上面有人行動，暗想：甯可喊叫，受官府一刀，亦死得快活，不要如此死的不明不白。卽大叫救命。那王李四聽得喊叫，暗恨這匹夫，明是自尋死路。李四曰：「他今被擒，必招出我們，官府必着兵役來擒我們，若不速走，性命一定難保，須趁今夜逃往別處去好。」王三稱是，二人卽便逃去不表。且說那官員，就是巡捕廳查夜回來，忽聞喊叫做救命，卽令人役查看，仔細一聽，明是溝內喊叫救命，有的知道曰：「此溝直通布政衙門，必是竊賊在內。」捕廳卽令掀開石板，擒捉，毋庸逃脫。人役領命，卽向前掀開石板，只見有個人，着忙拉住頭髮，喝曰：「快把雙手伸出受綁，纔放你起來。」吳英此時，方纔明白是官府前來，怪不得王李把石板蓋好，我自性急，真是該死。乃開言曰：「我肚子要折斷了，你要綁，亦須放我上去方綁。」人役曰：「若怕肚子折斷，可速受綁，方放你上來。不然，就把你活埋溝中。」吳英無奈，把銀放在穴內，雙手伸出，人役將索縛好，方扯起來，只見滿身盡是污泥。人役在他身上搜出悶火鎖匙，捕廳曰：「既進此溝，必往庫內盜銀，定把銀子放在溝內。」卽令一個人執火把，下去找尋。頃刻之間，人役把一錠銀子呈上，捕廳收下，叫把石板蓋好。喜曰：「且把這廝押在布政衙，交值日人役看管，明日見布政司請功。」卽刻上轎，直到布政衙，人役大叫曰：「值日牌長何在？」叫了幾聲，方見二人奔到轎前，拜見曰：「太爺有何事體？」捕廳卽說明前事，囑曰：「你可把盜賊看守，待天明，下官裏見大人發落。」值日牌長曰：「今方五更，大門緊閉，不能進班房，要押在何處？」太爺不若帶同衙候天明解來，方免有失。」捕廳曰：「這却不難，可把大鍊鎖在石獅脚上，怕他連石獅拉去麼？」我着兩個人役，同你看守，便無慮。」值日稱是，卽取大鐵鍊，把吳英頸上鎖着，在石獅脚上，人役鎖好，方把繩索解開，捕廳卽令兩個人役，協同看守。捕廳交待明白，便卽回衙不表。且說吳英鎖在石獅上，至天明，早有人役及士民來看，圍了許多人。這吳英自昨日一餐，至今腹中飢餓不過，卽對公人曰：「我腹中飢餓難忍，那轅門外，現有一賣麵食的，買幾碗與我充飢。」

此時布政衙值日的自去辦公，只有兩個夥計在那夥計答曰：『你是個該死的賊，囚還想吃麵麼？餓死亦不足惜。』吳英曰：『我是個仗義的人，不肯累人，你若餓我，惹起我的性來，便把石獅抱去，找別人借錢飽餐，這石獅怎鎖的我住。』公人只道是哄人，暗想這石獅何止數百斤，一人焉能移動，遂不以為意。有一個同衙門的公人笑曰：『你若真有本事，把石獅抱出轅門，與衆人看看，亦可顯爾本事。』吳英曰：『要我抱出轅門，買五碗麵與我吃，我做個飽餐，與你們多看看。』那公人曰：『這有何難？』原來那時米糧甚賤，一大碗麵，只賣五個錢，那公人聽的要吃五碗麵，就取出二十五文錢，叫一個同衙門的人曰：『他若移動石獅到麵店，便把錢買麵與他吃。』吳英卽對看守人役曰：『你不肯買麵與我吃，我便要出去吃他的麵。』幫夥曰：『你有本領，你出去，不要說閒話。』吳英笑曰：『待我移與你看。』遂把肩膀，傍在石獅邊，將左手抱石獅，右手抱住腳下，一轉身，已把石獅抱起，如抱孩子一般，輕輕抱下庭來，把石獅仰臥地上，把那鐵索一拉，叮叮的响聲，直在庭中滾將出來。看的人齊聲喝采曰：『果好力氣，數百斤物件，虧他扯的如此容易。』那時看的人，俱皆笑嘻嘻，跟着出觀，看須臾間，早拉到轅門，已被門檻阻住。吳英卽俯身下去，把石獅扶放於門檻上，一邊仍放於地上。吳英跨出轅門，把鐵鍊一拉，一聲响，早把門檻壓得粉碎。不一時，已拉到麵店門前，叫曰：『快把麵取來我吃。』衆人曰：『果然難爲他好力氣，該與他吃。』那公人便把二十五文錢，交付店主曰：『可把五碗麵與他受用。』吳英卽坐在石獅上吃，一碗麵，不上三兩口，早吃了乾淨。頃刻間，已吃了五碗，搖頭曰：『這五碗麵，吃得不快活，誰人再買十餘碗與我吃個快活？』且說那值日的公人在館中，忽聽得外面喧嘩，忙探頭一看，不見了吳英，吃了一驚，問曰：『那竊賊往那裏去了？』怎麼連石獅亦不見了？』旁人便把前事說明，值日連忙走出轅門，見衆人圍住，塞滿街道，便分開人叢，向前罵幫夥曰：『竊賊石獅，豈是戲耍，却縱他拉到這裏做把戲，偷大人知道，却不累我受板子。』幫夥卽說明，某人與他賭買麵吃，我故不便阻擋，那買麵的公人笑曰：『人衆許多，難道怕他飛去不成。』那值日礙着朋友情面，不好發作，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姚啓聖重用英雄

吳山馬寶授千總

却說布政司的值日，礙着同衙門的面情，不好發作，遂向前來罵吳英曰：『你既吃飽，快把石獅抱回原處。』吳英曰：『我作犯人，怎肯與你抱石獅，你何不自己抱回原處。』值日怒曰：『這石獅不知多少斤重，那個移得動，既是你抱出，你不移回，那個肯代你移回？』吳英曰：『若要我移，可再買十碗麵請我，便移回，怎麼我一人能移出，你們便不能移入。』正爭論間，聽得一棒鐃响，許多執事前來。值日見了，大驚喝曰：『總督大人來了，還不快快移進。』吳英曰：『不相干，總督難道教我移石獅，不許我做犯人。』值日暴躁如雷，吳英只是不理，霎時大轎已到。姚啓聖見兩旁人多，又見一個大漢，滿身污泥，鎖在石獅上，仔細一看，好一個長大漢子，遂令停轎。問曰：『此人犯着何事？』那布政司的值日，懷着鬼胎，向前稟曰：『此人昨夜，從本衙溝道進庫房，盜去庫銀一錠五十兩，恰遇王捕廳巡夜前來，其賊黨見勢迫急，把石板將溝口蓋好，躲避去了。不料這廝在溝內喊叫，被捕廳拿來，鎖在石獅腳上，令小的看守示衆，他要稟明本官究辦，不意這廝不聽束約，自恃力大，竟將石獅拉出，又不肯扶回，因此驚動大人。』姚啓聖曰：『這石獅重近千斤，他一人焉能移動，必有旁人相幫。』值日曰：『實是他自己動手，小人怎敢冒稟。』姚部院即令喚那大漢過來，公人答應，向前對吳英曰：『大漢，制憲喚你，須要小心。』吳英即忙跪下，姚啓聖見他跪着，被兩旁站立的人還高些，便問曰：『這石獅是你自己移動麼？』吳英曰：『小人因肚中飢餓，旁人憐憫，把錢送我買麵，公人不肯開鎖，小的情迫，故此將石獅帶出。』姚啓聖曰：『你既有此本事，可就移回原處。』吳英曰：『大人吩咐，小的領命。』即站起身，把石獅一直拉進轎門，毫無費力，又抱到石獅台前。姚啓聖心想，看他怎樣取上台去。只見吳英低頭，雙手把石獅抱上台來，姚部院大喜，大轎直到石獅脚下，問曰：『你雖有力氣，可會學習武藝否？』吳英曰：『小人慣用一把撻刀。』姚部堂即對值日曰：『此人你不可凌辱，本部堂自有這理。』即令與布政司拜會，大轎直到大門前，且說那值日看守的公人，忙入內稟明捕衙捉賊，制台觀看賊人試刀，前來拜會，小人恐制台見問，大人不知委曲，特先稟明。布政聞言，自思庫銀大事，被

人竊取，我亦有失關防之咎。忙令大開中門，親到滴水簷下，恭身迎接。曰：「大人降臨，卑職有失遠接，望大人恕罪！」姚啓聖下轎，恭身答禮曰：「寅兄休要有禮。」按布政與部堂猶如叔姪輩，當下布政請姚部堂入內，禮畢，略偏坐下，茶罷。姚部堂曰：「趁今鄭經回台，本院欲從水路，先取廈門，後復漳州，未知寅兄糧餉齊備？」布政曰：「卑職糧餉充足，而糧米前日糧道會稟糧米俱備，似乎可以征進。」姚部堂曰：「本部想餉銀大事，欲選一員大將，督運糧餉，難得其人，適見大人石獅上，鎖着一大漢，身材魁梧，氣力極大，但不知武藝如何？本部意欲喚他演個武藝，若果高強，即當重用。」布政詐爲不知，假問公人曰：「石獅上鎖着却是何人？」值日公人又把前情重複稟明，布政忙向部堂謝罪曰：「卑職不料有此奸民，從溝道盜取國課，卑職有失防範之咎，望大人恕罪。」姚部院答曰：「寅兄何出此言？但本院看此人，是個直漢，必無此事，定是歹人唆使。」布政稱是，即着公人速喚大漢前來。值日即出去，對吳英曰：「是你的造化，制台見你拉石獅技勇，欲喚你去使武藝，有心要抬舉你。」吳英半信半疑，隨了公人進入後堂，跪下曰：「二位大人有何吩咐？」布政曰：「制台見你高大有力，未知你武藝若何？你可用心使來，制台自有抬舉。」吳英曰：「乞取擡刀前來，小人即便使來。」布政便令家人取擡刀前來。吳英接過手，顛一顛，仍然放在地下曰：「此刀太輕，却不好使。」布政命家人速換重刀，家人隨又換一把，吳英又是嫌輕，一連換了三次，皆不合手。吳英稟曰：「這些擡刀，俱是一樣，叫小人怎好開演？」家人曰：「這把擡刀極重，再無加重。」姚部院曰：「你能用的多少斤數？」吳英曰：「小人亦不較量，大約比這幾把須要重的，多方好演。」姚部院曰：「且把這刀暫用一試，另日打造重的未遲。」吳英稱是，遂把身上破衣，結束袴當，方提起擡刀，跳下庭來，使開刀法，猶如紡車一般，呼呼風響，只見刀光，不見人形，人役看得癡呆，二位官員，喜的眉歡眼笑。不一時，吳英刀法使完收住，把刀放在地上，即上堂跪下，面無喘容。叩稟曰：「小人就是只等武藝。」姚部院曰：「本部見你是個好漢，意欲見用，你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誰？從實說來，共偷庫銀幾次？」吳英曰：「小人祖籍漳州北溪人，名喚吳英，初到省地，困苦難當，被人誘來竊偷庫銀，尙未入手，便被捉獲，那有多次。」姚部院對布

政曰：『念吳英材堪重用，求寬兄開恕，借往出征，大人庫項查驗共失脫若干銀兩，本院部自當賠償。』布政曰：『此乃卑職失察，何勞大人言及。』同顧左右曰：『快引吳英入內沐浴更衣。』家人即引吳英入內，送進香湯，吳英沐浴畢，更換新衣出來。姚部院曰：『可向前叩謝大人，作成厚德。』吳英即向布政叩謝。布政扶起曰：『你若盡力征戰，剿滅海逆，制台自有加恩厚賞。』姚部院即辭別起身，吳英隨在轎後，布政衙公人笑曰：『這廝真是白日陞天了。』且說姚部院衙，即喚吳英曰：『本院先賞你一個現任千總，日後若有功，再行提陞。』吳英叩謝，家人即取一顆白石頂子，戴在帽上，又令軍政司記上吳英實授千總，吳英好不快活。隨跪下稟曰：『千總有四個結義兄弟，乃是同鄉人氏，吉凶同受，患難相扶，乃是陳虎阮龍孫升李吉，武藝雖不及千總，比眾却亦利害高強，實堪任用。』姚部院曰：『四人今在何處？』吳英曰：『四兄弟現在本城隍廟中。』姚部院曰：『待本院着轅門官喚他前來。』吳英曰：『不可，千總這個四兄弟，俱是貧窮小民，若令轅門官呼喚，他反疑忌躲避，甯可待末將自往喚來。』姚部院曰：『說得是，快去喚來。』吳英領命出衙，早有軍士備馬伺候。吳英曰：『就是步行罷。』帶了四名軍士，竟向城隍廟而來。且說阮龍等四人，自那日游耍，不見吳英回來，大家懷疑，只道被鬼魔迷去，若是被人謀害，亦有死屍首，怎麼毫無蹤跡。過了許久，亦就罷了。這一天，四人正在後殿看紙牌，忽聽得的脚步聲響，陳虎舉目一看，見是一位官員，跟了數名軍士前來，忙把紙牌收起。曰：『有官員來了。』眾兄弟快站起來，阮龍等忙站起身，立在一邊，果見是一位官員，四人亦不想是吳英。當下吳英見四兄弟如此行狀，暗笑，怎麼見我做官，便不認得。即大叫曰：『正當再賭，怎就收了，待我亦來湊腳輸贏若何。』說罷，上前相會。阮龍等聽他聲音，方才認得。且驚且喜，一齊上前問曰：『吳山馬，這十數日，往那裏去的，教我們憂愁，今又怎麼這般打扮。』吳英即把偷庫房賊救，及姚部堂賞實授千總說明，眾兄弟可隨我去，見姚部堂，自有好處。四人曰：『原來兄弟這等好造化，但我等如此行狀，怎好去見姚部堂。』吳英曰：『不妨，姚部院敬重豪傑，此去自有重用。』四人大喜，即隨了吳英，一同起身，隨從軍士，暗笑總爺這夥兄弟，俱是破布神降世。當下吳英引四人進了總督衙。

來，只見姚部堂的家人向前曰：『奉大人命，吩咐吳英千總的兄弟，可到後衙沐浴更衣，然後謁見。』四人卽隨了家人進內，洗澡，換了衣服，穿上靴袍帽。四人平生所未逢的遭遇，你看我，我看你，各各哂笑出來，不表。且說吳英，先上堂稟曰：『末將兄弟阮龍等四人候令。』姚部院卽着家人傳見，四人上前，跪下叩頭，各通姓名。姚部院令站過一旁，照次序比武，四人領令，各使完武藝，雖不及吳英，比常人却亦將就可用。卽賞阮龍、陳虎、孫升、李吉等四將，俱爲實授外委，四人叩謝畢，換上外委頂戴補褂。姚部院囑曰：『你等隨軍候用，就在本部院署中住下，不可遠離。』五人就在總督衙安宿，伺候委用。且說布政使查庫房，方知失了千兩銀子，自行賠補，立召土匠，填了土穴，改換小溝。且說姚部堂擇日，把大軍一萬五千人馬，配搭下船，着吳英押運糧餉，着副將林清、李明爲左右先鋒，衆官送至海口，祭旂祭江，揚帆，竟向金門進發。且說探子報與柯彩、監理曰：『打聽得總督姚啓聖，帶領大軍，從福州港前來，聲勢浩大，請令定奪。』柯彩令賞了探子銀牌，下船，再往打探。一面與監理商議戰守之計。理曰：『藩主未來，清軍忽到，我們數千烏合之衆，怎能迎敵，倘若戰敗，豈不傷了半世英名。遲今清兵未至，退回漳州協守，清軍若到，方好決戰。』柯彩曰：『不然，我們鎮守廈門，乃是擋住隘口，若不戰而自退，官軍必困漳州，豈不利害。』監理曰：『官軍若困漳州，諒藩主隨後也到，官軍腹背受敵，破之必矣。』柯彩被監理所惑，遂傳令連夜退回漳州，把人馬進城屯劄。原來鄭經前日入漳，卽住於西溝池鄭族祠堂，及鄭經回台，陳龍許鳳仍住鄭族祠堂，後來四虎將投誠，竟將祠堂拆賣，有別處鄭姓收買，亦爲祠堂，實非原主的鄭姓，乃新買的銀主，後來四虎將，雖居顯職，而子孫不昌盛者，亦由良心喪盡故也。且說陳虎許鳳問柯彩曰：『姚啓聖興兵，恢復漳州，二兄何故不守廈門，却是何意。』監理便把官軍勢大難敵，特棄廈門，同保漳州，陳龍道：『二哥主意差矣，你等若保住廈門，堅守勿戰，官軍焉能奈我何。漳州穩如泰山。』許鳳曰：『雖是差錯，然今協守亦好。』遂下令連夜準備守城傢伙，此時人民稀少，城中冷淡，二軍恐官軍圍城，難已禦敵，軍心已先驚恐不表。且說姚部院船近廈門，哨船來報，廈門守將柯彩、監理連夜退軍，姚部院大喜曰：『此乃我主洪福，廈門旣無守將，卽可長驅直進。』遂令

到廈門停泊，當下大軍既到廈門，廈門耆老，香花迎接。姚部院令將上山打聽，早已退盡，並無埋伏，遂命將帶些戰船，守住海口，禦住鄭經回軍。自領大軍，直到漳州上岸，屯劄東門。消息傳入城中，四將發兵上城守禦。到了次早，姚啓聖升帳，衆將參見畢，分列兩邊。先鋒官林清、李明向前稟曰：「末將願領軍取頭功。」姚啓聖曰：「大凡行軍，須要名正言順。鄭家父子，乃明室遺臣，孤忠爲國，已歷兩世，人心歸順。今既會軍，須以爵祿先散其羽翼，收其部下，然後借降將之力，平台且深知其虛實，方保勦除，必以招安爲主。」衆將稱是。姚部院遂點兵，親自出征討戰。且說探子聽知，忙報入城中，來見四將，稱姚部院在東門討戰。柯彩大怒曰：「前日誤聽二弟之言，不戰自退，被人笑說我等貪生怕死。今敵軍已到，須當出城死戰，以退敵軍，方能洗却前恥。」遂同顧陳龍曰：「三弟可同我出戰。」藍許二弟守城。藍理許鳳曰：「總是爲國要戰，一同出戰，亦好相助。」陳龍曰：「同去亦好。」卽令整軍會戰，一面全裝甲冑，綽刀上馬，着部將守城池。卽放炮開城，殺出東門。且說姚部院注意招安，恐鳥槍傷害，便傳令官向前高叫曰：「主將有言，刀鎗相向，方爲豪傑，若靠鳥鎗大銃，縱使取勝，人心却亦不服，今特約定兩陣，可把鳥鎗大銃，全行徹退，各逞本領，方顯英雄。」柯彩自思：台灣救軍未到，恐硝磺一盡，如何把守？今聞此言，正中心懷。隨傳令着鳥鎗大銃，盡行退下。姚部院亦徹了鳥鎗大銃，親自勒馬向前，見四將人材出衆，隊伍整齊，喝采不絕。遂問部將曰：「這四將何名？」部下有認得的，便把四將姓名說明。姚部堂縱馬上前，問曰：「四位將軍，可就柯藍許陳麼？」柯彩答曰：「然也，你莫非是姚啓聖麼？」姚部院曰：「正是也，今天下一統，華夏一家，已歷兩世，鄭家父子，強欲扭轉天心，致使退避遐荒，將軍縱立奇功，亦不過樓櫓是憑，又無分茅列土之封。且將軍生長內地，父母墳塋，親戚故舊，俱在內地，雖在台灣，高官顯爵，亦是錦衣夜行，宜早猛省，棄暗投明，吾當保題顯爵。上可巡視祖墳，下可相會親友，豈不美哉！」柯彩曰：「姚啓聖何出此言，我大明德澤及民，將及三百載，偶被逆賊洪承疇、吳三桂所誤，今幸人心不忘舊恩，故聚義台灣，義旗一指，漳州瓦解，你國雖然僥倖屢次，只是收葺城池，未見奇能，由此而觀，便知大人人事，你若不早早退兵，大軍一到，後悔無及。」言未畢，旁邊早惱了林清、催馬

捨刀向前，叫曰：『大人何故與這叛賊鬥口，待小將捉此獻功。』言訖，拍馬向前，舉刀向柯彩砍來。柯彩把刀架住，喝曰：『來將快留名，好取你的首級。』李清答曰：『吾乃姚總督帳前先鋒，李清便是，可吃我一刀。』言訖，舉刀當頭砍下。柯彩將刀一擡，喝聲：『李清休得無禮，同手一刀相砍。』李清把刀架住，覺得甚是沉重，情知利害，二人戰到五六合，正是棋逢敵手，監理見了性發，推馬上前助戰。李明喝曰：『監理不要逞強，俺右先鋒李明來也。』監理遂向前敵住四將，分爲兩對交戰。姚部院立馬於陣前觀看，見四將殺得難分難解，便傳令擂鼓助威，四將聽得鼓响，各逞精神對敵。且說柯彩與李清戰到五十餘合，柯彩武藝真高強，越戰越加精神，李清氣力不加，漸漸抵敵不住。監理見大哥戰勝，把手中刀展開，但見呼呼風响，一片白光，并不見人，李明暗羨真好刀法，未及五十餘合，亦招架不住。官軍陣上，多少副參游，及總兵官，見二人將敗，一擁衝上前來，鄭軍陣上各偏將，亦向前迎敵。兩軍混戰，有個時候，久到底官軍勢大，有許多將官，自然稍進，柯彩等收軍入城。姚啓聖亦收軍回營，李清李明曰：『不意賊將，亦有此等武藝。』有新降的軍士曰：『柯彩等武藝，俱是吳田傳授，五虎將中，并無吳田的對手。』姚啓聖曰：『莫說吳田利害，只道四將，亦就無人可敵了。』陳虎、阮龍向前稟曰：『大人不須着急，候吳田一到，便可勝四將了。』李清曰：『你休藐視這幾個賊將，甚是利害，吳田未必就能取勝。』姚啓聖曰：『今且按軍不動，俟吳田前來會戰罷。』衆將領令，次日城中四將，又來討戰，官軍安然不動。柯彩上前一迫，官軍即施放火炮打來。鄭軍不敢迫近，鬧至日斜西後，方才回軍。次日又出城討戰，官軍又是按軍不動。柯彩等又鬧了一日，柯彩收軍入城。商議曰：『官軍戰則不足，守則有餘，他只是不戰，真無計可施。』監理曰：『藩主倘若海內面遭風不到，我們糧米硝磺一盡，豈不可慮。』許鳳曰：『有理。』陳龍曰：『且看天意如何。』按下城不表。單言第三晚，吳英押運糧餉已到，入營繳令曰：『末將押解糧餉，并無遺限，請大人點驗。』姚部院即令管糧官查點收訖，乃謂吳英曰：『將軍運糧辛苦，可到後營歇息。』吳英稟曰：『今糧餉已足，末將就此隨軍立功。』未知姚部院准許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林清入城說敵軍

藍理勸友歸清朝

却說吳英運糧前來問曰：『大人何故至今漳州未破？』姚啓聖曰：『你運糧不知否？只因漳州守將十分英勇，故難征進。』便把初陣交戰，林清李明戰敗，賊將逐日追戰，本院只因無人可救敵，故此按軍不動。吳英大驚曰：『主帥怎長他人銳氣，滅自己威風，來日待末將上陣，要擒捉敵將，以獻麾下。』林清曰：『吳千總你休要藐視，賊將本領，却是高強。』吳英曰：『不須爭執，來日交戰，便知強弱。』姚啓聖曰：『本院亦要看你本領，來日可出戰，但四將英勇，吾甚愛之，只要活捉，不可傷他性命。』吳英曰：『任憑大人吩咐，既要生的，我便活捉，若要死的，我便割取首級繳令。』姚啓聖曰：『全仗將軍建功。』遂下令準備來日決戰，是夜營中三更造飯，四更飽浚，黎明結束定當。姚啓聖曰：『待本院親去掠陣。』吳英提刀上馬，衆將跟隨放炮出營，殺向東門而來，早有探子報進城中。柯彩曰：『官軍數日閉營，不敢出戰，今日反來討戰，却是何意？』藍理曰：『必是有能將，或是有甚麼詭計奸謀，故敢猖狂。』許鳳曰：『我們同上陣，見機而作，不可亂進，便不致墮中奸謀。』四將稱是，領軍出城迎敵。姚部院早令官軍來約，各撒烏鎗大炮。柯彩上前大叫曰：『姚部院好癡呆，諒你部下諸將俱非吾敵手，何故又來送死？』姚啓聖冷笑曰：『你休恃強，只怕今非昔比，今日你就有死無生。』說罷，回顧吳英曰：『將軍與吾擒來。』吳英縱馬大叫曰：『賊將不要逞強，吾來也。』柯彩見他如此長大，便問曰：『你乃何人，可留下姓名。』吳英曰：『我乃千總吳英，綽號吳山馬是也，你可知我利害麼？』柯彩大笑曰：『先鋒尚且敗陣，何況你無名下將。』吳英怒曰：『你若敵我的三合，便是英雄。』言訖，舉起大撻刀，當頭砍下。柯彩用刀一架，不料吳英初出陣，要在姚啓聖面前逞能，一刀砍下，又是一刀，猶如急風狂雨，戰到二十餘合，藍理恐柯彩有失，忙向前大叫曰：『大哥暫且住手，待我前來建功。』柯彩便勒馬退下，吳英大喝曰：『你亦來試刀頭滋味。』兩人大戰起來，將至二十餘合，藍理抵當不住，許鳳忙舞刀向前喝曰：『俺許鳳來擒這廝。』吳英大叫曰：『明是要來替死。』舉刀望許鳳砍來。藍理乘隙，退下旁邊歇息，且說許鳳指望乘他力尾，便可得勝，原來四將中，惟有柯彩藍理武藝

(集四)

(12)

高強，氣力勝過陳龍。許鳳當下許鳳戰到四十餘合，漸漸招架不住。陳龍自思：怎麼如此利害！力尾尚難勝他，遂向前抵敵，替下了許鳳。吳英性發，大叫曰：『任你詭計輪戰，我總不怕。』二人又戰到四十餘合，陳龍又是不能招架，看看將要敗下。柯彩大怒，叫曰：『今番喪盡銳氣，我們一齊沖殺過去。』說罷，拍馬向前，藍理、許鳳亦來圍住吳英。清朝諸將亦一齊殺出，柯彩自料寡不敵衆，忙叫衆兄弟退回罷。四將沖開一條血路，奔回，清將一擁追趕。姚啓聖忙令鳴金收軍，諸將聞得鑼聲，遂各回陣。問曰：『正好進殺，大人何故鳴金？』姚啓聖曰：『迫虎傷人，況四將吾決計招安，以散敵人羽翼，加以爵祿，收買敵人之心，何苦與他死戰。』即收軍回營，衆將俱稱吳英之勇。姚啓聖記上吳英功勞不表。且說柯彩敗入城中，查點收軍，失了許多柯彩不悅，曰：『不意吳英如此驍勇，真是難敵。』藍理曰：『吳英力大，非是我們兄弟可能取勝，敵人有此猛將，真是國家大患。』陳龍曰：『藩王若再不來，糧米一盡，如何是好？』柯彩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今軍心不安，又有吳英凶惡，戰則不利，且固守勿戰，待藩王到日，方可開兵。』衆皆稱是，遂傳令三軍，只宜固守。若有私自出戰者，雖勝亦是斬首。且說吳英次早上帳，請令出戰。姚啓聖曰：『既要招安，何用力戰。』大將林清稟曰：『這夥逆賊，不識抬舉，若不危急，必不肯降，大人當備雲梯，竭力攻打，至臨急後，方使人入城，諭以利害，彼方悔悟歸降。若不攻打，誠恐徒費口舌，無益於事。』姚部院曰：『此言深合兵法。』即令軍中連夜整備雲梯，等候攻城。三軍領命，準備不上六七日，各物齊備。姚啓聖下令四門，竭力攻打。三軍領命，各把雲梯火炮，一齊攻打。城中聞得此報，四將忙帶人馬上城，用大石繞籐打出，把雲梯打折，軍士跌下雲梯，死者甚多。一連攻打數日，城中明軍，本是內地人民，今見藩王不回，官軍圍住，吳英勇猛，俱皆憂慮，且念故土，於是軍心振動，四將甚是驚恐。清兵連攻了十餘日，不能攻破。先鋒林清向姚部院曰：『今攻城已久，鄭經尚未回來救援，城中軍士，必然憂疑，大人若脩一文，許四將高官顯爵，末將願入城去見四將，諭以恩威，四將必定歸降，未知大人意見若何？』姚部院喜曰：『將軍若肯捨身，說得四將卸甲，本院當保奏，柯彩等實授游擊，將軍實授總兵，斷不有負。』忙令備文，交與林清收下，卸去盜甲，穿上公服，單人獨馬，竟向東

門而來。來到半途，明軍上前盤詰。林清說明，奉令入城議事。明軍即引到城下，守城官呈明委曲，報入鄭家祠堂。來見四將曰：『今有敵將林清，不帶軍器，身在東門城下，聲言有事面議，小人不放放入，請令定奪。』柯彩曰：『這廝必是來下說詞，不可使他入城。』藍理曰：『不可，今藩主無蹤，孤城被困，軍心不安，正當放他前來，察其言語，當行則行，當止則止，何必忌他。』陳龍許鳳曰：『二哥之言有理，果然二國相爭，不絕來使，須當禮貌待他，看他何意。』柯彩即令放進，守城官領令，立即開城放進，引林清直到西溝池祠堂門下，伺候藍理傳令，大開中門請進。林清即從中門而進，四將起身迎接。林清拱身曰：『四位將軍，乃當世英雄，下官怎勞厚禮。』藍理曰：『賓主名分，怎不迎接。』遂分賓主坐下。茶罷，林清曰：『下官特爲公等而來，今藩主遠離，孤城被困，并無後援，我營諸將，皆要攻打，主帥不忍蒼生受災，特差下官帶論文，來見將軍，將軍若肯獻降，主將願保奏公等，實授遊擊，倘若執迷，一旦有失，豈不被天下英雄恥笑，現有論文在此，請公等定奪。』說罷，把文書呈上，家人接過呈閱。藍理未及開拆，便答曰：『將軍請到後堂小酌，容某等相商。』即令家人引林清到別堂飲酒。當下藍理令人念過文書，其中皆是勸降之意。柯彩大怒曰：『可恨姚啓聖，只靠一個吳英，便如此藐視，欺我太甚，我等兄弟，若不與之決敵，難消此恨。』藍理忙勸住曰：『大哥不要着急，我朝想清天下，已傳兩世，鄭王乃酒色之徒，心無遠志，只因迫死先王，故思攻打漳州，報怨，以消前愆，今怨仇既報，罪名已脫，心滿意足，既回台灣，必不再來，倘挨延日久，外無援兵，內乏糧草，難免滅亡，終被豪傑恥笑。况我生長內地，父母墳塋，先人親戚，俱在漳州，宜見機而作，趁此時投誠，亦不失智者乘時，亦可耀祖榮宗，實爲兩便，願大哥三思而行。』陳龍許鳳齊聲曰：『二哥之言是也，我等俱一匹夫出身，今得爲遊擊，亦不玷辱，日後若再立功，豈不陞遷。』柯彩曰：『此言雖是，但我等受藩主知遇之恩，怎肯背叛。』藍理曰：『若論台灣投降將軍，却亦不少，我等亦因孤城難守，救濟三軍，免得殺害之慘，降亦大。』陳龍許鳳曰：『果然有理，須款待來將，大哥休要錯了機會。』柯彩見衆人一様言語，遂即從，乃決意歸降。令寫降書，請過林清相見曰：『今聽藍兄弟之言投誠，未知姚部院見納否。』林清大喜曰：『姚部院仰慕』

將軍英雄，若肯歸順，自然優禮相待，何必疑慮。」四將卽把降書，交附與林清，來日獻降。一面送林清出城，藍理下令，城上連夜換了降清旗號，準備歸降。一面送林清出城。且說林清回營，見姚啓聖，說及藍理盡力主降，呈上降書。姚部院一閱，大喜曰：「將軍如此能幹，其功不小。」遂對衆將曰：「今柯彩等既降，然後招降吳田，鄭經若聞五虎歸降，必定喪膽。」衆將齊稱大人所見極明。且說柯彩等，到了次日，換了降旗，大開城門，出城迎接姚部院。柯藍陳許四將，跪伏道旁曰：「末將等不明順逆，冒犯天朝，罪過深重，復蒙大人寬宥，實感再造之恩。」姚部院扶起，安慰曰：「將軍既已棄暗投明，日後定爲國家棟樑，毋懷疑貳。」四將曰：「請大人進城安民。」姚部院下令，只帶一千軍入城，其餘屯劄城外，不許攪擾百姓。所有願降者，編入軍伍，不願降者，給賞盤費，使其回歸原籍爲良民。降軍聞得此，俱皆踴躍。姚部院上馬，看見城中人民稀少，心中淒慘，遂進公府，見內無人口，問及四將方知公台滿門殉難之事，甚爲感歎。卽在府衙坐下，出榜安民，盤查府庫錢糧戶口。過了數日，姚啓聖陞堂，林清李明上前稟曰：「目今尙有吳田，據佔甘江，大人當速發兵將征剿，以通省城路徑。」姚部院曰：「本院豈不知甘江，是省城來往重地，勢所必征，奈吳田與柯彩等結義兄弟，本院意欲招降，使他兄弟同往，亦好齊心協力，爲朝廷建功。」是時藍理心思，姚部院愛慕吳田，我若能說吳田歸降，亦是一件功勞。卽上前稟曰：「末將不才，願往甘江，說吳田投誠。」姚啓聖喜曰：「你既要去，待我備文與你帶去，招安若何？」藍理曰：「不可，吳田性如烈火，視死如歸，若帶文書前去，反爲不美。末將憑三斗之舌，勸他歸降爲是。」姚啓聖曰：「你若能說得吳田歸降，其功非小。」藍理就此辭別起程，單人獨馬，不帶隨從，身穿公服，千總頂戴。原來姚啓聖，因未奏請，不敢擅動，只給柯彩等四人，因他不過一千總，其餘守備游擊副參游，須當奏請定奪，故藍理只穿千總衣頂，當時上馬，趕向甘江而來。及到寨前，下馬，轅門官見了，向前問曰：「二爺莫非要看老爺麼？」藍理曰：「正是，快快報進。」於是轅門官隨進中軍帳，來見吳田曰：「今有藍爺，在轅門外求見。」原來吳田在甘江，已知廈門失守，乃是藍理主意，遣軍漳州，亦是藍理主降，心中正恨藍理奸詐負恩。又思柯彩等失志，誤聽讒言，賣國求榮，大爲不該。忽聽報

說藍理前來，卽下令傳進。藍理見吳田未出迎接，心知吳田不悅，遂從旁門而入。只見吳田端坐帳下不動，只得向前叫曰：『賢弟因甚沉吟不語？』吳田見藍理如此打扮，更加可惱，卽問曰：『你是何人？怎稱我兄弟？』藍理詐笑曰：『我乃是結義兄弟藍理。』吳田曰：『你這等打扮，如此榮耀，我怎認得呢？』言罷，只是坐着，亦不命坐。藍理忍氣曰：『賢弟有所不知，只因姚啟聖禮賢下士，吳英英勇無雙，藩主遠去，台灣孤城難守，內無糧草，外無救兵，部卒思變，我等無奈歸降。姚部院隆禮相待，保奏我等實授游擊，因聖命未下，故暫居千總。刻日欲興兵前來，我恐甘江一帶四路受敵，怎能抵當。且近來連日颶風大作，海面難以來往，特念結義之情，故稟請姚部院前來約定賢弟歸降。姚部院必另眼相待，保奏提鎮，此乃棄暗投明，千載一時機會。賢弟須當應天順人，萬勿自誤。』吳田勃然變色曰：『我吳田乃愚蠢匹夫，但知忠臣不事二主，須富貴不能動心，你歸告姚啟聖，速整大軍前來決戰，不須多言去罷。』當下說得藍理滿面通紅，乃曰：『我念舊交，好意到此，賢弟何太無面目乎？』吳田曰：『你既背叛，便是仇敵，何說我無面目，只怕我匣中寶劍，更無面目，快快去罷，休得多言。』藍理滿面羞慚，只得低頭出營，上馬而去。吳田懷恨不已，部將蔡寅曰：『將軍雖然忠義，但藍理此去，清軍必來，如何是好？』吳田曰：『兵來將當，清軍若到，殺他一個個片甲不回。』衆三軍齊稱大老爺如此忠勇，世所罕有，不表。且說藍理敗興而回，至漳州見姚部院曰：『吳田兄弟心如鐵石，難以言語搖動。』姚部院曰：『本院因念吳田乃你等兄弟，不忍加兵，誰知他執迷不悟，如之奈何？』李清曰：『大人今當急速興兵，前往決戰，使吳田深知利害，那時遣使招安，自然歸降。』姚啟聖曰：『此言深合吾意。』卽下令三日後起軍，此令一下，三軍收拾準備起程。姚啟聖留下能將，把守漳州城。一面行文，召取幾位文官，刻日趕到漳，臨任撫恤士民，一面差官到京奏捷，并請揀選實授官員前來。到了次日，收拾完備，及第三日，祭奠纛旂，仍着吳英運糧接應，大軍來到甘江屯住，紮下大寨。吳田聞報，準備爭鋒。次日姚啟聖大隊已到，李清、李明入營參見，姚部院令預備來日決戰，今晚小心隄防，却營是夜三軍，果然嚴緊巡視。且說明營吳田，次早陞帳，下令曰：『可恨姚啟聖前來討死，本千總若不殺他一個下馬威，亦不

顯我的本領。卽令家將拿披掛，家將立即呈上。吳田頂盔貫甲，帶刀上馬，三軍排隊出營討戰。探子報進清營，來見姚啓聖曰：「啓大人，吳田前來討戰，請令定奪。」姚部院遂卽上馬，衆將一齊殺出。姚啓聖恐傷吳田性命，卽撥將官上陣，相約兩軍休用鳥鎗大銃，皆以刀鎗用事，方是英雄。吳田正慮銃藥若完，難以接戰，一聞此言，正中心懷。遂令撤退大銃鳥鎗，兩陣分開。姚部院見對陣上，吳田全裝甲冑，立馬門旗下，生得身長八尺有餘，方面闊額，面上冒着海風，有些淡黑。金盔金甲，紅袍皂馬，手執一把日本番撻刀，明亮亮，光晃晃，令人膽戰心驚。背後大紅旗，繡着大金字，寫着龍鑲大將軍，前部先鋒吳柯彩等。看來心中暗暗喝采，尋思若得此人投誠，何愁台灣不平。遂出陣勒馬問曰：「來將可是吳田麼？」吳田曰：「正是。既聞我的大名，豈不知我的利害？你乃何人，可通名來。」姚啓聖曰：「本帥乃是閩浙總督姚啓聖，便是。今漳州俱已平復，你何不悔悟早降，本帥自當保奏，授你提鎮等官，何爲不美，倘不省悟，一旦有失，悔之晚矣。」吳田聞言，大笑曰：「姚啓聖莫非做夢麼？諒你衆將，俱是犬羊之輩，焉能與虎豹相爭，快叫能將前來送死。」言未畢，早惱了右先鋒李明，催馬冲出，喝曰：「英田叛賊，休得無禮，且試我右先鋒李明的撻刀滋味。」言訖，舉起撻刀，往吳田頭下砍來。吳田不慌不忙，乘勢揮起撻刀，向李明刀上一架，一聲咆哮，把那把刀，轉向李明砍來。李明着驚，身一側閃過，罵曰：「叛賊！到有這等凶惡。」吳田喝曰：「你這匹夫，不知俺的手段利害麼？」二人遂大戰起來，戰到十餘合，李明筋力漸軟，招架不住。林清見了，大驚慌忙，上前大叫曰：「李將軍不必着急，吾來也。」舉刀向吳田便砍，吳田一邊招架，喝問曰：「你這狗官，速通名來，快快受死！」林清曰：「吾乃左先鋒林清是也。」吳田冷笑曰：「原來二人，便是前部先鋒，我今讓你二人夾攻，殺得過我，方顯你先鋒的好本領。」林清大怒曰：「若不能殺你，我亦算不得英雄。」二人各抖刷精神，對戰吳田。誰知吳田身高力大，刀法高強，方戰到三十餘合，林李二人終是力怯，抵擋不住。姚啓聖看見失色曰：「這廝怎麼如此高強？」遂喝令擂鼓助戰，不須臾，只見林李二將，漸漸難敵，將欲敗下，阮龍等四將，忙上前一齊助戰。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吳田奮力戰六將

吳英怒見雄

却說李明林清，雙戰吳田不下，惱了阮龍陳虎孫升李吉四將，齊出相助。吳田大喝曰：「衆星朗朗，不可孤有獨明。」同顧衆將曰：「你等不須相助，看我力戰六將。」遂橫着撻刀擋住，六將當不住，這吳田橫力大撻刀沉重，擋着他的撻刀，便連人帶馬，倒退數步。六人拚命奮勇，圍住廝殺，不肯退下。吳田雖勇，二人要敵六人，亦覺費力，便難取勝，只殺個平手而已。兩下殺得塵氛滾滾，蔽日遮天。吳田越戰越有精神，刀法條條不亂。姚啓聖數曰：「吳田真虎將也。」此時日已斜西，姚啓聖遂令鳴金收軍。六將亦知難勝，見本陣鳴金，一齊回馬。吳田冷笑曰：「讓爾等多活一宵，來日少不得取你首級。」說罷，亦收軍回寨。對諸將曰：「敵軍的將官如此無能，破之必矣。」蔡寅曰：「聽得清朝還有一位上將，喚做曹公吳英，本領甚爲利害，但未見面，未知虛實。」吳田曰：「先鋒如此，諒吳英定是平常，待來日單搦吳英會戰，真僞便知。」且說姚啓聖回營，六將稱吳田英勇，李明林清曰：「禾將會過多少豪傑，從未見吳田這等刀法，真正超羣，世所罕有。」柯彩等曰：「二將軍果然好眼力，吳田刀法，是到鳳翔府內，拜訪名師，學習的武藝。」姚啓聖疑感問曰：「吳田出身卑微，因何到鳳翔府學習武藝？」柯彩遂把吳田被古縣欺，因懷恨往鳳翔府學習拳棒等情言明。姚啓聖曰：「此所謂有志者事必成，今當俟吳英前來，方可禦敵。」林清曰：「依小將等看來，吳英雖有力氣，亦不及吳田的刀法，恐非敵手。」是晚無詞，各去安宿。次日探子報吳田聲言要吳英交敵。姚啓聖曰：「吳英未到，吳田雖猛，難以禦敵，必宜緊守，待吳英到來，方可交鋒。」遂令各營，不可胡亂交戰，只可用心把守。且說吳田討戰，且吳英不出，只得收軍回營。次日又來搦戰，清軍仍然不出。吳田曰：「諒吳英不在營，累我多惱幾天。」且說吳英至是晚，運糧到營，繳令畢。姚啓聖曰：「將軍前來極好，來日可與吳田決戰。」吳英問曰：「吳田有何利害？」姚部院遂將六將夾攻，連日要請將軍會戰等情說明。吳英急得三昧真火直冒，大叫曰：「來日不殺吳田，誓不爲人。」林清李明曰：「將軍休得小覷，若論吳英本領，不在將軍之下，惟武藝真是蓋世無雙。」吳英曰：「且看來日會戰，便知高下。」姚啓聖曰：「吳田清朝愛

(集四)

(18)

之將軍切勿信他性命。吳英曰：將軍中計，千總必當生擒回營。柯綬曰：吳千總休要輕了吳田，須要仔細爲妙。吳田名雖要我結好，武藝實非我等可比。吳英冷笑曰：不必爭辨，來日便知分曉。遂回營準備，到了次早，結束停當，上帳請令出戰。姚啓聖曰：待本院親自出來歷陣，方知將軍本領。隨即上馬，帶軍殺出，吳英催馬當先，來到寨前，叫曰：俺吳英在此，快叫吳田出來受死。明軍即忙報知，吳田即令備馬，結束停當，提刀上馬出寨，清軍早立陣頭，叫約兩軍撤退鳥鎗。那吳英已等得焦燥，見吳田出來，忙催馬沖出，喝曰：來將可是吳田麼？吳田答曰：然也，你乃何人？吳英曰：吾乃姚部院帳下千總吳英便是。吳田曰：原來是個偏將，休來枉送性命，快快回去，換一大將前來交戰。吳英大怒曰：你姓吳，我亦姓吳，怎敢欺我，且與你戰個三百合罷。吳田曰：你休誇口，須要單對單，不許人相助，方爲好漢。吳英曰：就是單對，殺死你方知你死而無怨。吳田喝曰：匹夫死在眼前，還說夢話，快放馬過來送死。吳英喝曰：看刀。遂拍馬舉刀，照吳田頭上砍來，吳田抱刀向上一架，不提防，吳英力大，吳田在馬身上一搖，喝曰：我從來交戰，無人架得我住，你今能架得我身體搖動，亦算有些本領。吳英曰：今日必要取你性命。說罷，又是一刀砍來，吳田把刀盡力一迎，喝聲去罷，吳英震得兩膀蘇麻，暗想果然力大，怪不得林清懼怯，遂留神交戰，真是棋逢對手，戰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吳英抖擻精神對敵，戰到又三十餘合，姚啓聖下令擂鼓助戰。吳英把平生本領併出，怎奈吳田刀法精奇，氣力強壯，只得平手，無有高下。姚啓聖見吳田力大，大刀法條條有方，吳英一味呼喝死，併恐其有失，即令鳴金收軍。吳英那裏肯聽，一刀架過，又是一刀，接連砍來。吳田奮勇，一連數刀，把吳英殺出，喝曰：你的主將，恐你身亡，已經鳴金，你尚如此戀戰，却是何故？吳英曰：雖是本陣鳴金，你我勝負未分，怎的罷手？吳田曰：難道怕你不成？遂再戰起來，二人戰到一百餘合，吳田架住大刀，喝曰：住着，有話相商，我與你戰了一百合，馬已疲倦，若要再戰，須各換馬方可。吳英曰：說得是。遂各回本營，吳田令取點心飽煖，吳英亦令取點心飽煖，欲與吳田決個生死。姚啓聖曰：吳田武藝精高，不可再戰，暫且回營歇息，俟來日再戰。吳英大怒曰：小

將若不再戰，豈不被吳田恥笑。林清曰：「吳田本領不在將軍之下，將軍戀戰，無益於事。」吳英曰：「我與吳田初戰，手段相同，趁他力疲取勝，凡氣力父母生成，或有始無終，或有終無始，正好趁他力竭，再戰取勝。」說罷，換了戰馬出陣，大叫曰：「吳田快來戰。」吳田催馬而到，罵曰：「鼠輩何敢放肆。」二人又戰到二十合，吳英性發，叫聲曰：「且住，待我回陣，脫下戰袍，與你再戰。」吳田曰：「任你怎樣，總不怕你。」吳英回陣大喊曰：「渾身是汗，心急如火。」遂卸卸下盜甲，脫得赤條條一條褲，令軍士取過二丈餘縵巾，包在等上，便要出陣。姚啓聖大驚忙阻住曰：「交戰乃危險之事，倘有參差，利害不小，切莫蹈險。」吳英曰：「大人不必過慮，小將自有本領勝他。」說罷，不由分說，跳上戰馬，大叫而去。吳田吾兒，我來也。兩軍看見，俱皆失色。吳田看見，亦自驚異，暗想這廝真是怒不畏死，遂催馬向前，兩人一場大戰，未及三十合，姚啓聖總是心寒，即令鳴金收軍，明陣見天色將晚，亦恐吳田力乏，亦著鳴金收軍。吳田知一時難勝，遂把刀攔住曰：「天色已晚，兩陣俱各鳴金，何還戀戰。」吳英曰：「我們勝負未分，不得不戰。」吳田曰：「來日難道不戰，何必今晚戀戰。」吳英曰：「如此，明日你再來領死罷。」吳田曰：「讓你多活一宵，來日取你首級罷。」二人各自回陣，吳田勒馬，俟後陣先退，方退前軍。及回營對蔡寅曰：「吳英本領果然高強，且待來日再決雌雄。」蔡寅諫曰：「將軍受藩主重託，獨任一方，豈可與吳英匹夫爭勝。」吳田曰：「不妨，吳英雖有氣力，實是武藝平常，今日初次，不知虛實，故未取勝。」遂卸下令曰：「敵人所靠吳英，恐乘勢劫營，二軍須小心防備。」且說吳英回營對姚啓聖曰：「吳田真是敵手，來日與他分個生死。」林清李明曰：「吳田武藝熟習，非比等閒，將軍不可輕敵。」吳英曰：「不須多慮。」是晚安宿，次早討令出戰，姚部院不放心，親自掠陣。吳田亦引軍前來，叫曰：「吳英，昨日戰了一日，還不知我手段，尚敢猖狂。」吳英大怒曰：「昨日初交，不知虛實，今日來送你到冥府，見你祖宗去。」吳田喝曰：「匹夫何敢撒野，放馬過來。」吳英曰：「正要殺個你死我活。」遂放馬過來，舉刀就殺吳田。吳田有心算計，直殺到三十餘合，吳英殺的性發，却又呼喝，併命到底。吳田武藝總是名師傳授，有起有落，有收有放，故意賣一個破綻。吳英不知是計，只認是真，便

盡力一刀，向吳田砍來。吳田將身一閃，乘勢拾起撻刀，望吳田砍來。吳田因砍吳田不着，身子探出，見吳田刀來，要收刀招架，已是不及，只得將身向右一側，左肩早中了刀尖，嚇得魂不附體，又不知中傷輕重，但覺疼痛難當。遂撥馬望本陣便走。吳田喝曰：「走那裏去！」縱馬趕來，清朝衆將，見吳田血染戰袍，一齊蜂擁而來，讓吳田回陣，把吳田圍住又戰。吳田見清將多，吳田已退，遂沖開一條血路退出。姚啓聖見陣勢不好，遂即收軍回營。吳田亦收軍回寨。蔡寅曰：「將軍雖然得勝，但救軍不到，終是無益。」吳田曰：「近來海洋起颶風，若風靜，藩王即來，諒亦不久便到。」且說吳田回營，姚啓聖忙喚隨軍醫生，前來醫治，只見吳田卸去衣甲，且喜傷還未重，只砍去一重皮，遂將藥敷上。吳田曰：「今日之敗，實由戀敵所致，俟全安之後，再報此仇。」遂回自己營中調理。過了三四日，吳田日日討戰，姚啓聖只是按軍不動。忽一日探子報，海面起了塗暴，船不能行。姚啓聖聞報，大喜曰：「乃我主洪福，再加幾日，敵人糧米一盡，豈不全軍覆沒！」隨令挂榜曉諭台灣，倘有軍士前來投降者，每名賞銀十兩，或入伍，或回鄉，任從其便。於是明軍多有逃遁來降，未薙髮者立行薙髮，改粧已薙髮者不更改，俱各有賞。且說吳田聽得海面起塗暴，心中着急，又見姚啓聖挂重賞，招降軍士，心知買人心之計，正是憂患無計可施。過了數日，明軍多是歸降，領賞後復混入再來領賞。姚啓聖設法歸降領賞之時，即剪斷髮辮尾，使其難再混領賞。此時吳田傷痕已痊，復要出戰。姚啓聖曰：「出戰不妨，須要仔細。」吳田領命而出。且說吳田正在帳中悶坐，忽聽得吳英討戰，心內火發，便即上馬出寨。大喝曰：「吳英是我手中殺不死的敗將，理該遠避，方為畏懼，怎敢復來送死！」吳英曰：「前日因不知詭計，故而失利，今日正要取你性命！」二人復戰起來，此次比前次，吳英再加小心，戰到日色將晚，吳英亦不敢戀戰，兩下各自收軍。從此日日交兵，不分勝負，又過了十日，吳田見吳英難以取勝，心中納悶，忽管糧官報，剩有十日之糧，自思救兵，倘再不來，海面又起塗暴，衆軍不能回台，如何是好？吳田這是默默無言，有軍士逃走歸清，說明寨之糧。姚啓聖大喜曰：「賊人乏糧，何愁不勝乎！」即令營前排下豬牛肉，煮起鹹菜，及各種美味，擺列營前暢飲。明軍因乏糧食，又見他如此享用，加之鄭經遭風，不能來寨，於是陸

續歸降。姚啓聖各賞銀兩。吳田見軍心已變，更加着急。交戰時，吳英已知其勇，留心不鋒，又難取勝，數日不分高下。忽一日，管糧官報告，只有五日之糧。吳田自思：海洋作颶風，船隻難行，糧米將盡，怎能固守？真是無計可施。蔡寅曰：「末將稟將軍，不必過慮，末將會學習小術，今夜用個隱身法，入敵營，刺殺姚啓聖，如蛇無頭而不能行，其餘不戰而自退矣。」吳田曰：「不可不可，夫兩軍對壘，一刀一鎗，生死無恨，若用法術，雖勝亦不為好漢，倘有一失，被天下豪傑恥笑，這個斷斷不能。」蔡寅曰：「目今海洋大起颶風，我軍難以回台，糧米已盡，危在旦夕，不用此術，即束手待斃。」吳田尚不肯從，部下偏將多勸曰：「與其待斃，不若從蔡寅之言。」吳田當不得眾口齊聲，只得應允。乃叮嚀曰：「蔡寅爾若必要前往，小心為上，可行則行，不可行則止，作速回來，不可貪功自誤。」蔡寅曰：「將軍只管放心，來早自有捷音。」說罷，便即回歸本營。至二更後，結束停當，身邊帶了利刀，上帳告辭。吳田再三叮嚀，你今前去，須要小心，作速回來，免我盼望。蔡寅出營，就念動真言，作起隱身法，直望清營而來。至三更後，方到。亦是合當有事，是夜恰遇姚啓聖在中軍帳商議軍情未退，那燈獨照耀，如同白晝。蔡寅遠見姚啓聖兩邊站着許多將士，料未能下手，便往別處走了一番。將及四更後，復來中軍帳，遙見燈火尚明，蔡寅心焦，遂向旁邊往來，雙眼看着中軍帳，不料有一個軍士，困倦已極，就倒在暗處地上睡着。蔡寅不會提防，地上有人，一脚絆着，站立不住，一交跌倒，正覆在那軍士身上，兩手正託在軍士腹上。那軍士被壓驚醒，只道是刺客，即喊有賊有賊。蔡寅慌忙抓起領走，那軍士站起身，尚在喊賊，眾將一齊喊賊。姚啓聖聞得寨外吶喊，忙令中軍官出去查問。何事吶喊？中軍官查明委曲，即帶那磕頭軍士進帳，回覆委曲。姚啓聖傳令各營要小心，方退入內安息不表。且說蔡寅驚醒了軍士，聽得一片喊聲，眾軍齊起，情知難以下手，不若回寨，俟來晚再行事罷。主意已定，即便回營安息。到了次早，吳田升帳，蔡寅參見畢，便把被軍絆倒，眾軍喧鬧，未曾下手，故而空回，待今晚再去，自可成功。吳田曰：「你昨晚已被敵軍知風，今晚切不可再往。」蔡寅曰：「今晚若不能成功，誓不回營。」吳田曰：「將軍雖然盡忠為國立功，但今敵人必有準備，若有失誤，豈不枉送性命？」蔡寅曰：「事在危急，不得不冒險前往，若得

成功衆人之幸也，倘事不成，願以一死報藩主知遇之恩。衆將亦勸，今晚宜往，指望事成，便可退敵。吳田只得應允不表。且說姚啓聖次早升帳，喚那昨夜驚醒喊賊的軍士問曰：「你可實說，昨夜是你夢魔喊叫，還是當真有賊，我不罪你，只宜實在說話。」那軍士曰：「大人面前，怎敢說謊，小的昨夜巡哨至四更，困倦已極，就在營前磕睡，一時覺有個人，被小人絆倒在腹上，及驚醒，又不見人影，小人恐是奸細，故而喊叫。」姚啓聖曰：「就如，此必是個邪術的人，只是當今，豈有能使邪術者？」只見柯彩等稟曰：「台灣有一員偏將，能使邪術，名喚蔡寅，當年鄭經許捕被牽牢獄，便是此人，用隱身法，入牢救出，前日未將在台灣，聽說鄭經回台，撥此人同守甘江，或者晚間便是此人，亦未可知，真是大人洪福，致使絆跌，驚醒軍士，不然，一進營來，爲害不小。」姚啓聖曰：「必是此人，用邪術前來行刺，但人之生死，受之於天，豈能以邪術謀害？」吳英聽言大驚曰：「敵當既有此將，倘若再偷來，他看見人，人不看見他，倘若一時睡着，被他算計，豈不失了首級？從今以後，夜夜須着人看守首級，方不有失。」姚啓聖曰：「不妨，自古用邪術謀害人者，皆是自害，此乃有傷，天必譴責，今蔡寅既用此術行刺，何故驚醒軍士，此明是神差鬼使，特令瞌睡的軍士，撞破本院的防備，今夜若再來，管教被我擒獲。」吳英曰：「他能用邪術，如鬼如蜮，無蹤無影，怎能擒獲？」姚啓聖曰：「大凡左道旁門，總爲邪術，最怕狗血惡穢等物。」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蔡寅行刺身被擒

吳田見陣命自盡

却說姚啓聖，知蔡寅能使隱身法，卽傳令軍人，備下猪糞狗血蒜頭裝一桶，楊柳百餘枝，晚間應用，不得有誤。又傳令要大鏡六個，衆皆不知何用，各退出不得漏泄，使敵人提防，又令二軍準備來日大戰，擒捉吳田，除去內地妖氣。言未畢，內閃出柯彩陳龍許鳳三人跪下曰：「念末將與吳田有生死之交，待我等前去勸他降，如不降，則憑大人誅之。」姚啓聖喜曰：「吳田，吾甚愛之，前曾使藍理往說降清，奈他執迷不悟，今爾等亦欲往勸吳田來降，本院當保奏至小亦總兵官，俾爾兄弟同聚一處，何如？」三人稱謝，藍理因前受過氣悶，本不願往，今見

三人要去，自思亦與吳田結義，若不同去，旁人必謂吾無情。遂向前曰：「末將亦要同往。」姚啓聖曰：「爾同往最好，只不可漏洩蔡寅之事，待本院脩下文書，與爾等帶去若何？」柯彩曰：「不必執往文書前去，反不好說，不若某等自往爲妙。」啓聖應允，柯彩等換了衣冠，赤手出營上馬，向明營進發。監理對四將曰：「吳五弟心如鐵石，難以言語搖動，反致失險不傾。」柯彩心知監理已被吳田所辱，故說此言，便答曰：「我們須盡結義之情。」衆皆稱是，不覺到營前下馬，轅門官通報曰：「有柯彩四人求見。」原來吳田因柯彩硬直，與吾是相得，監理言語狡詐，吳田不以等爲然。當下曰：「本不許見，今柯大哥同來，不得不見。」卽令請進，轅門官出來對四將曰：「有請。」四人入見，禮畢坐下。柯彩向吳田曰：「目今海洋風水颶逆，藩主不能前來，姚部院禮賢下士，賞罰分明，兵糧兩空，恐玉石俱焚，爲此求賢弟歸降，姚部院當奏弟爲總兵官，豈不轉禍爲福，望賢弟三思。」吳田曰：「弟乃一匹夫，望藩主重用，事雖不成，豈有幸負之理。」柯彩曰：「賢弟今若不降，恐糧米一盡，如何戰守？」吳田曰：「吾受藩主厚恩，萬一不來，惟有一死，以報知遇之恩。」柯彩曰：「賢弟抱蓋世之守，堪爲世用，倘若肯歸降，雖公侯王位，不難到手，乃作此短見之事，豈不可惜？」吳田曰：「兄言差矣，吾今爲亡軀，流芳萬世，豈不有名，何謂可惜，若不義之富貴，非吾所願愛。」柯彩等知吳田心意，難以挽回，只得上馬回營。見姚啓聖，將吳田言語，一一說明。姚啓聖嘆曰：「吳田真義士也，實爲可惜。」吳英曰：「依末將愚見，來日衆將奮勇，夾攻擒下，那時生死在我之手，不怕他不降。今日說降，原是枉費唇舌，無益於事。」姚啓聖曰：「此言有理，明日會戰，衆將可一齊夾攻，不可施放鳥鎗等炮。」衆將應令，不須臾，天色已晚，姚啓聖內穿朝服，外單公服，升坐中軍帳，着把六面鏡，懸在寨內樑上，三面照出，三面照入，將士便看鏡內，卽知細作出入寨內，蔡寅雖用隱身法，若入寨內，必有風從面前經過，便當拔刀在手，攔住在手，使細作難得逃出。前後營門，各令將守住，俱是如此隄防。又着營中官軍守着寨門，將官刀各拔出，卽使細作進營，又把楊枝洒些穢物，可使妖法自破，細作卽可擒下，衆皆防備不表。且說蔡寅是晚初更，帶了利刀，辭別吳田，作起隱身法，向清營而來。將到營前，加倍詳細，只見營中燈燭輝煌，比昨夜更加

嚴緊，仔細認着姚啓聖，坐在上面，兩旁站幾員將官。蔡寅卽往別處走了一番，又來一看，仍是一般嚴緊，聽得更鏗已打三更，暗想再等一會，自必安穩，自在營外等候，不覺已到四更。再看姚啓聖，仍然坐着，暗想若不能得手，何以見吳田之面。心中着急，自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若拚命入營，若能殺姚啓聖，雖死何恨！主意已定，遂硬着頭皮，拽開脚步，直至營前，見二將立在兩旁，將身一扭，竟進營來。那兩員將，覺有一個人風撲面而過，那兩員將俱叫有刺客進來，各拔出雙刀，截住營門。衆將各拔出兵器，把姚啓聖團團圍住。蔡寅吃驚，自思他怎麼知道，忽聽叫衆軍士前，各把楊枝向桶內醮着穢物，遍處亂洒。蔡寅疑或官兵，莫非有法術，因何執着楊枝亂洒。忽聞狗血臭味，心中着驚，想來無處逃避，只得拚命罷逐，拔出雙刀，奔上前，要殺姚啓聖，把一軍伙把楊枝穢物，洒上頭上，法術已破，露出全身。衆軍喊曰：『奸細在這裏了！』蔡寅欲再作法，奈身上已染穢物，行不得法，只得向前相拚。衆將見了一齊上前圍住。姚啓聖令速把狗血穢物潑上，衆人遂將穢物，一盡從頭上潑下，可笑蔡寅口耳鼻中，俱是狗血大糞，臭味難當。大叫曰：『不必潑了，我如今不能作法了！』軍士那裏肯聽，把他遍身連頭連面亂潑，好似糖人一般。姚啓聖令押來審問。蔡寅立而不跪，大叫曰：『本望殺你不成，乃天意也，要殺便殺，何必多言！』姚啓聖令推出斬首，軍士擁出。蔡寅曰：『悔不聽劉國軒之言，教我勿用此術，後必喪身，今果應其言，始知劉國軒有先見之明。』當下斬了蔡寅，呈上首級。姚啓聖將此首級，帶至陣前討戰，可如此如此，激惱吳田。衆將協力共擒吳田，卽就在此時。衆將領令姚啓聖自帶將士出陣，且說吳田出營，候至日出辰時，未見蔡中正疑，忽聽探子報道：『啓老爺不好了，敵人把蔡寅首級，懸挂高竿討戰。』吳田大怒曰：『可恨蔡寅無誇，死得宜然。姚啓聖欺吾太甚，若不決一死戰，怎肯干休。』卽令整軍迎敵。吳田親自上陣，傳令曰：『今料已盡，爾等今日當決一死戰。』三軍口雖應允，心却倉惶，各思無糧食，無硝磺，如何決戰。至陣上，兩軍相令清軍竿上，挂著蔡寅首級，大叫曰：『身爲主將，不能取勝，反使蔡寅行刺，只圖僥倖，非丈夫所爲。』吳田十馬上陣，吳英大叫曰：『吳田休要逞強，吾來也。』上前迎敵，姚部院着陣上立起招降旗，着軍士大叫曰：『

糧米已盡，海面難行，何不早早歸降，非但可活命，又得親見骨肉，豈不美哉！明軍紛紛投降。吳田大怒，威與吳英戰了四十合，回顧自己部下軍士，存不上千餘，心中着急。燃啓聖令三軍團圍住，明軍死的下降，逃得七零八落，衆軍一齊殺上，把吳田困在其中。吳田殺得性發，此所謂一人敢死，萬人莫敵，衆將雖力大，擋着他撻刀，即便退下。吳田觀看自己入馬，不知那裏去了，週圍俱是清兵困住，心中着急，把刀要逃走。只見阮龍陳虎向前攔住，喝曰：「阮龍陳虎，俺在此，你快下馬歸降，免喪性命！」吳田吼聲如雷，匹夫阻吾去路，明是你是要討死了。」說罷，勒馬向前，阮龍陳虎見吳田生的凶惡，齊聲大叫曰：「先下手，把刀齊向吳田砍來。」吳田叫聲去罷，將刀向二將砍去，不料架着阮龍刀柄，一聲响，陳虎的刀柄早已折爲震開了兩手的虎口，鮮血淋漓，叫聲好利害，身子在馬上一顛，險些跌下馬來。吳田再復一刀砍來，阮龍躲閃不及，可憐連肩帶背，砍死馬下。原來陳虎被吳田那一刀，戰馬退下四五步，催馬要來相助，忽見阮龍被殺，撥轉馬頭要走。吳田一刀，從腦右砍來，把天靈蓋劈爲兩片，三軍見了失色。吳英早已趕到馬前，大罵：「吳田殺了我的兄弟，我來擒你活祭，方消我的怨氣。」吳田亦不回答，向前交戰，未及十合，林清李明恐吳英有失，向前相助。吳田大喝曰：「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兩個。」舉起刀，抵住三人的兵器，戰了三十合。吳田無心交戰，向西方而走，後面吳英等趕來，且說孫升李吉痛恨吳田，殺死他的兩兄弟，今見吳田逃下，欺他勢孤，隨勒馬向前擋住曰：「往那裏走？我孫升李吉特來爲阮龍陳虎報仇。」說罷，二人舉刀砍下。吳田喝曰：「你這二狗，亦來討死麼？」提刀向前架住，刀碰刀，碰出火星。孫李二馬一齊退下。吳田向孫升又是一刀砍來，孫升慌忙迎住。吳英恐孫升李吉有失，急趕上前曰：「不要慌，吾來也。」舉刀夾攻，孫李見吳英助戰心安，吳田力敵三人，自思不殺他幾員將，怎得出圍，即留神。李吉探起一刀，早砍死於馬下。孫升見了，又悲又惱，奮力相助。吳田敵二將，毫無忌怯，再戰有十合，只見刀起隨落，鮮血直流。孫升又被吳田砍爲兩段。四將自降，燃啓聖以來，指望對妻蔭子，誰知一功未立，一朝俱死於刀下。三軍見四將頃刻身亡，知吳田英勇，凡吳田所到之處，讓其一步，無人敢犯。只有吳英林清

李明迫擊吳田，自辰戰至未牌，殺得滿身是血，不得出陣。吳英又來擋住，吳田接戰，清朝衆將，何止數千員圍住。吳田雖勇，亦難殺出，衆將亦不得近前，直殺到酉時以後，點起燈球火把，三軍大叫：「姚大人有命，吳田速降，免喪性命。」吳田殺得眼昏目亂，自料無路可逃，倘若被擒，反遭凌辱，不若自盡，以報藩主之恩。遂把撻刀，攔住衆將曰：「且住相商。」衆將疑是要降，各把軍器困住。吳田向天大呼曰：「藩主非臣不忠，奈勢力已盡，惟有一死，以報國恩。」說罷，翻轉撻刀口，向項下一勒而亡。吳英忙下馬，取了首級，姚啓聖見吳田自盡而亡，正爲可惜，遂鳴金收軍，同衆將俱到軍政司報功。吳英獻上首級，姚啓聖犒賞三軍，准備慶賀。只見柯彩等向前求曰：「末將等與吳田有八拜之交，望大人體念，把吳田之屍，賜我收殮埋葬，感感無盡。」姚啓聖曰：「久仰吳田忠勇，屢次招安，奈彼執性，以至如此，念爾等忠義，准予縫屍，用朝衣收埋罷。」四將叩謝退出，就在亂屍中，尋出吳田身，首合縫，備棺殮葬訖。姚啓聖因事相定，人心難測，未敢回漳州，住劄，彈壓人心。三軍有歸降，要投降者，准入營伍，不願者，准其回鄉經營。且說鄭經自前回台起兵，再趕到漳州，不料舟到海中，被風所住，不能過來，及吳田死後，方纔風靜。鄭經知延緩日久，漳州必陷，隨令哨船前來打探，過了數日，回報福州，姚啓聖興兵攻漳，藍理廈門失守，招降吳田不應，殉節而亡。鄭經聽報，大哭曰：「吳田盡義，實本藩所誤，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實由我而死。」馮錫范曰：「此實天數，並非藩主所誤，今且回台，再作計議。」鄭經方下令反掉，不日到鹿耳門，劉國軒迎接，鄭經上岸，到府犒勞二軍，云及吳田死節之事，衆皆嘆息。且說姚啓聖自回漳州，將公台及諸將殉節，并文武漳州、吳英、林清、李明等有功，及柯彩等四人才堪重用等情，十邑官員，實迫於漳州新破，從賊事出於無奈，已悔過歸清，乞恩赦罪等情，具表進京不表。且說二爵主黃芳，太自前日浙江，着人被陳情表章進京，尋寓安宿，知會大爵主黃芳世叩關事，聽康熙帝直諭，爲之動容，傷悼曰：「若論六月守至十月，日子已多，因何救兵不到，致使城陷，且年甫十四，智能服衆，久守孤城，不屈節，深爲可憫，卿可暫退，候朕查明褒封。」黃芳太退出，寓靜候，迨至啓聖奏章到京時，聖主方知滿門殉難情節，加封黃芳度追贈忠勇王，着黃芳太世襲一等侯，海汀公，世襲罔替，及入

了八族，加封太子太保，散秩大臣御前行走，頭等侍衛；又念前因救軍不到，滿門被陷，加封鎮國大臣，恩賜王金十三枝，倘有營報天下人馬，任從調取，敢有遲延，先斬後奏。着公府添設五標將士長，在公府以備不虞，再賜白銀八十萬，以爲家產，加贈從九將黃易、黃芳與朱武、蔡隆、陳驍、陳綦、陳田、張濟、金美聲等子孫，襲恩騎尉，印千總官。按公台殉難將官共十三員，只此九將子孫，曾達部，故有世襲。以外四將，未有達部，因亡久故，失名姓，帝另封姚啓聖復漳有功，加陞實授閩浙總督部堂，林清、李明總兵官，吳英發閩調用，實授副將任用。柯彩等四將，俱授游擊，亦發閩調用，不必進京引見。恩旨一出，欽差送至福建，百官迎接入公館，問明方知姚啓聖猶在漳州坐鎮。至次日，欽差卽向漳州而來，姚啓聖已接京報，略知其詳，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黃公台擊爵返里 施將軍上表平台

却說姚啓聖先接京報，已知委曲，後接撫院咨文，卽差人打聽。及信到，卽率衆將出東門，迎接入城，到明倫堂開讀畢，方知阮龍等四將俱有追贈，世襲云騎尉，從賊官員係迫於時勢，俱皆免罪，衆各歡喜，備酒禮待。至次日，差官令吳英、柯彩等各領頂戴，姚啓聖卽升實授閩浙總督，具下表章謝恩，交差官帶京。此時徐報官已仍到田霞，開張染房，柯彩等均前往，謝其向日提拏之德，俟日後若能寸進，自當厚謝。徐報官曰：「天意歸降，公等已扶得其主，老僕亦已有光，何言報答。」卽備酒相待，酒筵間，言吳田殉節不屈而亡，徐報官甚爲嘆惜，飲至更深，就在染坊中安歇。次日方辭回城中，伊侯那纜督就在漳州等待黃公台到日，方敢回省。且說黃公台自出京城起程，沿途地方官，知有十三王令，先斬後奏之權，一路迎接，好不鬧熱。原來公台爲人好勇尚，又見地方誠敬，遂沿途耽擱，及至漳州，合省文武官員，俱皆出城迎接，送入公館，備席送禮，絡繹不絕。公台就在涼州住下數日，方纔回漳，沿路地方官，迎送不迭，早到涼州。姚部堂帶領文武官員，出東門郊外迎接，公台因姚啓聖已父母官，卽下馬相見，相遜禮畢，公台上馬進城，前面有空檀十三王令將官，好不威風，直到公府下馬，姚啓聖一同進府，黃公台想起前日府中男女數百，今乃查無至親，哭的昏絕。姚總督及衆官勸曰：「令弟殉節，今已追贈之爵，亦爲

萬古流芳，大人須當保重身體，以期復仇。」公台方止悲淚，乃令設下衆殉難的姓名，備下牌位，以便祭奠，又出來招募，若有隱匿忠勇王骸骨出獻者，賞給一千兩。時東郊岳口，有賣肉者楊三，獻出一枝姆指，并邦指一只，公台認的是真，立賞給一千兩，即差匠人用檀香木，塑成身軀，把姆指付身上，備棺葬於漳州之東門外於聖地方。葬以王禮，用石大監石獸，設下宮殿，即今市傳公爺之臺是也。當時所有逃避親戚及家丁，俱皆回歸，姚總督見公台回鎮漳州，遂帶官員回省，就將吳英、柯彩、陳龍、許鳳等，分遣福州省內，鎮守地方不表。且說黃公台因設五標將官，人馬過多，無處安身，遂把公府對面民房，薄發官價買下，拆動起屋一座，府第安放十三王令在內，又將餘地蓋築屋宇，安頓官兵，及馬匹大班居住，嫌對面狹窄，不能匹配，又買下公府頭前一片民房，百姓座蓋築屋宇，安頓官兵，及馬匹房之別，因馬匹時常須牽出南門城外河，即南門溪洗澡，路遠時，漳城內河溝溲濁，早晚潮水可的入城，船隻進城，可的繞過公台，即集工猶在碩仁橋大巷內，沿道振闊，以爲洗馬河，後人錯認，是後來陳龍爲聖門鐘總兵所設非也。實是黃公台，因五標官員太多，所鑿的，當下公台後興，比前年更加威風。凡本府管下龍溪、海河南靖、長太平和、沿安、龍岩、漳平、甯洋、涼埔十縣，所有礬山及溪中浮溪寬大的，栽種五穀，并甘蔗、監草等物，均起爲科田，盡佔爲公府產業。各處墟埠，及渡舟，俱要逐日付公台府，納租稅，凡有利息，可收者，均佔爲公府。己有所納五穀粟麥，須用船直載入公府街頭轉灣等青鎖橋泊住，方起岸入排公府，上倉完納，毫不費力，真是逐日利息，不下數千金，大班不下千餘名，真是一人受皇恩，全家食天祿，富威無比。公府街道，文武官員，惟有請安前來，日鬧如常市。除到公府請文稟見事外，其餘從無有官，從公府街經過，只因執掌十三王令，斬殺重權，官府若從那街上過，務要停羅止道，掩旗而過，方妥，猶恐大班吆喝生事凌辱，故均從別路遠些過去，斷不敢從公府討辱。且說鄭經自回台以後，頗樂酒色，心無遠志，中原內地，賴的平安，閩浙總督姚啓聖，每奏稱鄭經父子，其台已歷兩世，德澤及民，將及三十載，人心仰順，急相難耳，且橫洋巨浪，非常有力，難以施展，只宜不惜厚賞重爵，誘其部下兵將歸降，散其羽翼，以收人心，然後官許人高厚祿，招安鄭經，或束身歸降，或招撫聽其君臣

永鎮台灣，無納進貢，以安邊患。息兵安民，莫此爲甚。聖祖仁皇帝仁慈深恤民瘼，欲安邊患，且念鄭森乃明朝遺臣，非我朝賊子，實故明義士豪傑。且台本荒僻曠地，不入中原版圖，而遠隔海洋，波濤險阻，雖智者難保萬全，卽降殊批，着總督姚啓聖相機行事，或降或撫，務使邊甯惠靜，自有加封。按誌鄭森，鄭經在台，因台灣橫佔五省，凡海邊防守將官，俱是提鎮副將參將等官，及重兵把守，費用浩大，帝故有此意。且說姚啓聖的報，遂挂榜海邊，曉諭台灣將官來降者，官居厚職，重加任用，軍士歸降者，或入伍，或回鄉，任從其便，每名俱賞銀十兩。但劉國軒約束甚嚴，凡文武官員，家眷居住於台灣者，難以出口，故官員有家眷的，俱難歸降，沒有家眷的將官，屢乘出洋巡哨之便，前來投降。姚啓聖卽奏官還原職，軍士降者甚多，亦有詭詐軍士，降了又降，蒙詐領銀。姚啓聖雖知，因欲收買人心，詐爲不知，故後來虧空庫有條，涼州險水橋開銷侵項，後人所稱七十二萬，無徵造險水橋，卽此故也。蓋謂姚總督侵虧無徵，造橋開銷，非造橋，其有七十二萬之多也。閑話休題。自此啓聖屢次差官，往台灣招降，而鄭經總以台灣地勢堅固不從，姑差官連年到台議降，毫無甯日。往來議降，議撫不定。按鄭經自前年涼州回台，不上六七年間，耽樂酒色，廣置歌童舞女，以爲聲色之樂。至庚申年，台灣瘟疫盛行，軍民死失極多，閭巷哭泣相聞，更兼水旱不均，五穀高貴，鄭經懶於治政。時國姓原配夫人董氏年老，諸事頗耄，約束不嚴，王族官族，橫行朝野，人民御怨，有司不敢觸犯。劉國軒雖掌兵權，亦因疏不問親，按國太身雖女流，十分賢德，屢囑有司，凡王族官族，惹事比民入罪加一等，如犯罪大者，董國太便親自判斷，毫無偏私。王族官族，俱皆願跡，軍民安者如故，不意董國太年老衰耄，鄭經又被酒色迷亂，故王族官族，遂復猖橫民間。鄭經又懶於政事，思欲遣長子克塽監國。時克塽年尙幼，按鄭經侍妾甚多，只有陳塘九之妹陳氏，僅生子，取名克塽，幼年幼小時，原配唐顯悅之女唐夫人已亡，鄭經雖不再立繼室，惟陳氏最寵的長子，乃唐夫人抱養民間李姓之子，撫爲己子。時年十五歲，生的身材魁偉，決事明慎果敢，誌稱有乃祖之方。鄭經素如此子，才堪重用，因是時迷酒，已懶於視事，遂大集羣臣，於時康熙十九年庚申（附稱永曆二十四年）春二月吉日，着長子鄭克塽監國視事，明斷如神，大事約稟，鄭經然後

施行。雖王族官族犯之罪，與民同律，自此王族官族，頗懼監國嚴收斂，不敢橫行。軍民感誦監國之德，以爲老先藩主再生。鄭經亦恐克城年少任性，每關其決斷過的事情，果然合宜，又恐爲民人所惑，每使心腹暗訪民間，俱稱監國斷事如神，咸誦其德。鄭經遂放心任用無疑。克城凡事聰敏，敬老尊賢，凡有疑難大節，卽與劉國軒商議。劉國軒亦喜其才能，勝於父，盡心輔佐。君臣和睦。克城着文武軍事，只稱監國，不許妄施別號。羣臣其咸復其有理，惟有鄭家王族，暗恨乞養之子，反敢拘束於親派，來與族親爲仇。自克城監國，台灣由是整肅，消息報入內地。姚啓聖聞報，心知天不負忠義，故生此子。台灣何日可平。按施琅年經六十，時刻思量報怨，屢差心腹到台灣打聽。凡台灣一舉一動，俱皆知道。自甲寅之後，台灣懦弱，施琅屢奏，願冒險親扭滅海逆醜類。征表屢上，帝恐風浪不測，又兼施琅志欲報仇，未免貪的無厭，不敢任用。舉行及聞鄭經退位，施琅極力保奏，台灣可破，機會難逢。表內稱台灣連年難做，皆因成功，善能用人，大家皆爲之効命。及鄭經之時，人俱惑其父之恩，盡力報於鄭經。今歷年久，所有老將死亡已盡，餘皆彩收將士，或中原犯罪，逃入台灣；或爲勢豪所欺，飢寒所迫，情出不得已，流入台灣。今見鄭經沉迷酒色，孺子監國，賞罰不明，莫不思量投誠。緣匪黨劉國軒，築點多智，截經鹿耳門將士，妻子難以出口，然心存異志，若我軍一涉海洋，台灣卽時內變。朝中大臣及福建大臣，非不盡忠，奈皆北人，不識水務，一涉汪洋，膽戰心驚，故屢奏招撫，冀安爲便。然不特海逆自持海洋險阻，無人敢涉，臣生長泉州，水務曉暢，身在遠方，無時不使心腹打聽海逆，無不了然胸中，獨任平台上報國恩，下雪冤仇，且臣年雖六十，勇力不減昔年，再加之數年精力一衰，雖欲盡忠，亦無所用。今願陛下令臣專征重任，不過一戰，便可成功，倘有不効，臣願罪死。臣若非真實確見，怎敢獨任其咎。臣因與海逆誓不兩立，海逆一日在，臣一日不安。奈聖祖終以風波爲嫌，兼想施琅年高衰老，心懷報仇貪功，有誤大事，卽殊批知道，表留宮中不發。施琅復進表數次，極言台灣機不可失，聖祖憫之，方差琅進內，面詢平台方略。施琅見聖旨大喜，隨星夜進京，及至京面聖，是日正值中秋佳節，因守門有隨到隨卽升見，故過中秋，亦卽升見。帝宣進殿，見施琅雖明鬚髮花白，精神行走如飛，拜舞朝見畢，聖祖賜殿坐，施

琅謝恩坐下，極奏平台灣便，趁今鄭經退位，孺子當國，羣臣不服，臣領一萬精兵，航海征進，管教勝。倘若有失，臣甘當欺君之罪，萬朝無恨。帝聞奏大悅，加封施琅靖海將軍，靖海侯，福建水師提督，治海五省，福建、廣西、廣東、東、浙江、水陸官軍，任從調遣。施琅叩首謝恩，奏曰：「此去福建，立即趕辦戰船，練操水軍，諸事齊備，俟候。至於海面戰爭，難定日期，須候風水暢旺，觀機會方可進兵。臣多遣偵探，倘機會一到，朝拜表而夕進爭，方為機密。海逆亦不得防備。此兵法所云：兵貴之機，若無機緣，即靜待，務期必勝，方可揚帆征進。陛下無容挂慮，合應奏聞，免慮聖心。」帝曰：「卿言正合吾意，朕想鄭經父子祖孫，久坐鎮台灣，已歷三世，撫即易安，戰則難保，必成勝，智者應事，必須萬全，卿到閩之日，可與總督會機，務要提督同心撫剿，並用方保無慮。」施琅大驚，忙俯伏奏曰：「姚總督竭盡忠誠，勞於天事，緣係生長北方，深懼波浪，具仁德之心，恐傷生靈，故力在招撫，然不知海逆貪得無厭，非大震天誅，不知悟省。若使臣與總督商議，總督必在招撫，臣主專征，大相懸絕，必悞大事，乞陛下以總督招撫可行，自當招撫，如以臣可用，即今臣等專征，俾免自相矛盾，互相掣肘。」帝曰：「不然，凡事務求萬全，朕今主意不差，卿當凜遵，毋違朕意。」施琅不得已頓首，帝傳旨賜御宴，同飲酒。宴間聞施琅終以台灣可剿不可撫，今日懼雖降，明日可將復叛，邊患終無甯日。帝只執督提同心，撫剿並用為重，施琅無奈，領旨退回館驛，俟候領憑。及領了憑，請訓軍起程，因立意平報，怨不敢耽擱。路至山東，乃屬下官員前來迎接。施琅不敢停留，趕上福建進發。且說姚啓聖自見京報，知施琅獨任專征，心甚驚駭。原來姚啓聖心念鄭家父子乃忠義之臣，決意招撫。今見施琅前來，必竭力報怨，倘召五省大軍，台灣必敗，因此驚恐，遂准備公館俟候。及施琅到省，姚啓聖率領，令文武出城迎接。施琅下馬，賓主相見，一同入城，施琅進館。到了此日，姚啓聖備酒來請施琅赴席，施琅亦不推辭，竟到總督衙門院布政按司俱來相陪獻酬。姚啓聖同聞大人獨担專征，竊思台灣風波不測，且賊皆亡命之徒，久居戰艦，我軍雖衆，難保必勝，不若招撫，今其永鎮台灣，仍奉明朝故朔，年納進貢，春秋各事大之例，俾免生靈塗炭之苦，何等美妙。施琅聞言自思，已乃降將，朝中並無友誼，姚啓聖朝有親交，我豈可觸犯。即曰：「大人此言雖是，但

本爵面奉專征，今若議及招撫，本爵卽有欺君之罪。今當到福州港，召集戰艦將士，教導水操，待時征進。」制台可遵旨，差官招安，如若不成，本爵方好征剿，庶合聖諭。督提齊心，撫剿並用之意，此實兩便。姚總督知其意，在報怨，遂答應稱是。當日席散，文武官員，密向姚總督曰：「施琅執性，倘一旦有失，福建危矣。大人當速差能員，往台灣爲是。」姚啓聖曰：「本部堂亦是此意，但近年招安使者，連絡不絕，和議難成。今當着泉州府探訪若有與鄭經契交者，令其前往，鄭經方敢教信，和議方纔可定。」衆官稱是。姚啓聖卽馳文，着泉州府細訪鄭經契交親友，稟復，議撫不表。且說施琅回歸公館，卽馳檄文，分召五省內現便戰船，前來操演；及着各城省地方官，連夜趕造戰艦，伺候征進，倘敢有延遲，立卽以怠慢軍情，奏請治罪。又發文與五省總督提督，超選能征慣戰將官，及精收軍士，前來隨征，俟用，不的延緩。文書一發，各省官軍，俱帶戰艦硝磺火藥鐵子大銃，前來福州港，住劄施琅親自教練水操，又傳令各省隨征官兵，漸帶戰船，回本省海面操演，俟候調用不表。且說泉州府接的文書，卽着能幹書役細訪，又着屬下五縣知縣，用心查訪鄭經好友。同安縣查的廈門有富戶吳公鴻，捐納監生，同安縣卽禮請到縣，酒席相待，云及此須招安，若成功，亦有封賞。吳公鴻應允，同安縣卽差人送其上泉州府來。原來泉州府亦有捐納職員的黃志美，早年亦與鄭經有厚交，泉州府探知，亦以禮恭請到府，說明招撫情由。黃志美亦一肩擔承，泉州府卽俱京差官，送上福州府，欲知下文如何結束，再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姚啓聖遣使招安

劉國軒苦言勸主

却說泉州府具京差官護送黃志美、吳公鴻到福州，總督衙門候令。姚啓聖聞報，卽傳請進內，黃吳入後堂，正要拜見，姚部堂命人扶住命坐，備酒相待。席間言及施琅決意征剿，我念鄭家君臣忠義，恐其有失，今若鄭經及臣下軍民不羶髮，不朝見，仍奉明朝故朔，明朝衣冠打辦，如微子事周、朝鮮故事，定納土產，永鎮台灣，澎湖不以小事大之禮，各守強界，罷兵息戰，本部堂舉此實費心力。一位若見鄭經，當用良言解勸，和議若成，公等保全兩國生靈，二人齊答曰：「某等自當竭力前去，允否皆是聖天子洪福，某等亦不望封賞，倘有後來有變，亦當與

某等無干。姚部堂曰：「爾乃誠實，不願受封，本部堂自當獎賞。」便留二人在衙安歇。次日命書吏詳細備文，交付吳黃，又差四名的當人役跟隨，給付文憑，同到福州港口公館來見施琅，請撥座船過台。施琅聞報，亦不命進見，只撥一隻大船交他。吳黃下船，揚帆望澎湖而來。及近澎湖港，早有哨船前來盤詰，黃志美把來由說明，獻上文憑。哨船曰：「且到澎湖去見守將掛號，方可入鹿耳門。」吳黃稱是，遂回到澎湖港口泊住。吳黃一同上岸，到守將衙門前，俟候軍士入報，守將右武衛將軍林升，降階接入，以賓主禮相待。茶罷，吳黃說明講和事體，特見將軍掛號，即把文書呈上。林升接過驗明，果是總督印信掛號明白，將文交迎，隨撥偏將一員，駕快船護送入台。吳黃辭出，護送將官，引到快船，便即開行。次早船進鹿耳門，起早入城，護送偏將，先送吳黃入館驛安歇。且說監國鄭克塽，自聞施琅封五省提調，靖海將軍靖海侯，獨任專征，即與劉國軒商議。國軒說：「施琅未常到台，豈如鹿耳門水路，且又年邁，焉敢侵犯台灣之理。今有此奏，只不過欺瞞幼主，希圖好做官而已，更有何能。」克塽曰：「軍師所見，與我同略，雖然如此，亦不可不準備。」隨令修葺船隻，多遣哨船，前趕內地偵探，一回命人報知鄭經。時鄭經因長子能幹，大事可託，遂移居於安平鎮安身，只留馮錫范相隨，咨意行樂，終日歌舞不息，日夜娛樂。雖聞施琅之信，亦以奉行故事，虛張聲勢而已，未必敢犯台灣。這一日鄭克塽，正與劉國軒議事，忽聞林升命將稟事。鄭克塽即命喚進，偏將稟明護送差官事情。鄭克塽曰：「來自引其前來相商議。」偏將領命退出，到館驛來約差官，來早入朝相見，偏將即命住館驛中。到了次早，即同黃志美、吳公鴻到府前候，端門官入奏。鄭克塽傳命請進，端門官出見。吳黃曰：「監國有請。」吳黃整頓衣冠進內，偷眼見鄭克塽生的面貌端方，龍眉鳳眼，體態軒昂，坐在上面。見二人進來，遂辭坐迎接。吳黃二人忙跪下曰：「監國在上，某等拜見。」鄭克塽命隨將扶起曰：「二公怎行此禮？」命看望坐來。黃吳稱謝，坐下左邊，隨傳獻茶。二使者見其言語清明，體態嚴毅，年約十五六歲，身高到有六尺，兩班文武，濟濟鏘鏘，真是威武茶罷，吳黃齊聲把姚制台招撫不獲，不進朝，遵以小事大之體，年納土產進貢，爾君臣永作東藩主等情。因聞某等昔承藩王願盼，特命前來，至於可否，惟命定奪。說罷，黃志

美就於懷中取出文書，雙手呈上。內侍接過呈上在案。鄭克城還未開拆，舉目一看，勃然變色，站起身來，把文書恨恨擲於案上。怒目厲聲曰：「可恨清朝如此欺人，大臣不識禮法，可惱比赫的吳黃二使，魂不附體，跌伏地上。」曰：「臣等罪該萬死，若有差錯，伏乞監國恕宥。」鄭克城命左右扶起，慰曰：「此乃姚啓聖失禮，與公等無干，公等毋的驚恐。」吳黃方纔放心，另再坐下。問曰：「未知姚啓聖有的差錯，乞道其詳。」鄭克城取起文書，對二使曰：「姚啓聖乃清朝總督，家父係明朝王爵，豈有總督仰王爵之理命！幸見我還猶可恕，倘見家父，失了禮法，豈可輕罷？」吳黃二人聞言，方纔省悟，稱羨曰：「監國真乃神人，下降莫道姚啓聖失計，便是我等，自福州帶來，此間尚不知失禮難的監國，一見洞澈，真所謂有志不在年高，無謀空言百歲，待我同見姚啓聖易函再來，若何？」鄭克城曰：「高見極明，但勞動二位遠涉波浪，豈無杯酒相待？」同顧內侍備酒，前來慰勞。吳黃二使辭曰：「某等無功，怎好冒賞？」鄭克城那裏肯聽，黃吳拜謝入席。鄭克城親自陪待，酒宴間談古說今，喜的黃吳二人心中拜服，及筵罷，黃吳退回驛中，越加敬服。年少高才，隨下原船，回歸福州港來見施琅，稟到施琅，辭不相見，問稍公各手，已知不合例而同，心中暗喜。且說黃吳二使，回到總督衙裏，到姚部堂喚進，賜坐慰勞曰：「難的二位勞苦。」黃吳二人齊答曰：「勞而無功，其實有愧。」姚部堂問曰：「莫非鄭經不從招撫否？」黃吳曰：「只見那鄭克城，便已失儀回來，何常會見鄭經？」姚啓聖大驚，問曰：「二位怎麼失儀？」黃吳便把監國見文書上寫仰字不合於例等情言明。姚啓聖曰：「果然失禮，但非本部堂故意藐視，實乃計不及此，豈知鄭克城年少，却有如此見識，真是可敬。」吳黃再把鄭克城謙恭有禮，及言語慷慨，有古大臣之風，非人可及，大人休要以孩子相待。姚啓聖聞言，叫曰：「有此能人，施琅欲想平台，不亦難乎？」吳黃遂把文書交還，姚啓聖接過，乃謂二人曰：「台灣竟有此神童，今當慎重，方不被他看輕，說我不識禮法。二位且在館驛住下，待我再整二位能幹大員，與爾等再往招撫便成。」遂差人送黃吳暫住館驛，日食照顧。次日姚啓聖大集衆文武在堂，方喚吳黃前來，表白前事，衆官俱皆駭異。姚啓聖曰：「台灣僻壤，尙有此等能人，我天朝大國，可無人意欲選兩個能員，同一人再往，公等若知

有官音暢楚，人材俊雅，胆量舌辯過人，可卽保薦前來。一使其知中國有賢人，二則亦見我隆重招撫之意，公等卽可保奏。」衆官議曰：「目今興化府知府王永舉，泉州府知府張仲舉，此兩員年俱二旬左右，人物端方，舌辯過人，若命前往，不辱使命。」姚部堂喜從，立差官往二處調取，差兩員知府，卽日進省聽差，聽差帶文，各分路召取。張下二知府進省，二知府接文，不敢遲延，卽隨來差官進省稟見。姚啓聖傳見，又喚吳黃二人相會，賜酒同食。姚啓聖云及台灣招撫，鄭克城精明，特煩二位貴府同往，諒必不辱中原使。二知府慨然允許曰：「旣承明命差遣，自當前往。」姚部堂卽差同吳黃同往公館安歇。次日備下書函，把下張二知府，欽加道銜，以隆重招撫事宜，又對四使命曰：「爾見鄭經，可說明此次招撫請和，以示久遠，本部堂當保奏欽差，凡海將親戚在內地，與民入爭訟，問官只從是非曲直判斷，不許牽扯海將親戚等問。倘海將有先人墳墓在內地，若未呈明，當差有司官出禁，止奸民混俗，俾的相安無事。」張下二知府齊聲曰：「大人計算，如此周密，鄭經自必樂從，邊隅烽烟，從此永息矣。」四使命領了書函，憑照帶了十餘人隨從，來到福州港，稟請施將軍給船施琅，見稟見，卽命發大船一隻，交付及梢公水手俱備，四差官下船，揚帆到澎湖，見林升掛號，換了座船，另差偏將一員，護送入台，安頓驛中，約來早見鄭監國面議。偏將先入府稟明，鄭克城方知加遣兩個道員前來，遂與劉國軒密議曰：「台灣連年水旱不均，糧米高貴，人民遭逢瘟疫，倉庫虧空，軍馬稀少，乘此和議，允其所請，亦可養精蓄銳，實是妙計。俟內地有隙，待時而動，方爲勝算，未知先生意見如何？」劉國軒曰：「臣亦是這般打算，目今中原甯靜，四處嚴守若何？」克城曰：「姚啓聖此舉，實爲有益於台灣，施琅雖虛張聲勢，混受大祿，一心亦未常忘報怨之舉，來日差官會見，候公當同往，到安平去見我父王，勸其機會不可失。」劉國軒乃喜曰：「監國所見極明。」當下君臣商議定當，次早鄭克城升殿，四差官卽到端門外伺候，先是黃志美、吳公鴻進見，備陳姚部堂聞監國不悅，發回文書，稱監國精明高見，又恐某等人微言輕，不足取信，特遣欽加道銜現任知府張仲舉下永舉共同來議和，姚部堂再欲奏旨，請免海將株連親戚之累，及照顧海將先人墳墓等事，眼見姚部堂事出至誠，望監國樂從，以免爭戰，共見昇平。

鄭克城曰：「重煩二公跋涉往返，於心不安。」卽命端門官請二差官進來。張仲舉下水舉，各穿上公服，進殿拜見。鄭克城離坐迎接，待以賓主禮。張下見鄭克城年少，禮數週匝，滿口官音，心亦敬服，謙坐旁邊。待茶畢，張仲舉重議姚部堂來意，呈上書函曰：「請監國看書，便知端的，且智者乘時，惟監國察之。」鄭克城曰：「多蒙二公負勞，但和議乃兩國大事，必勞二位同國軒往安平，往見家父，方的定議，書函不敢擅開，須帶往安平相議。」張下黃吳四使齊聲稱贊曰：「監國果然有禮。」克城卽命備酒，禮待四差官，親自陪酒。席間談論，方知鄭克城滿腹經綸，及席散，修下書稟，交劉國軒與差官同往安平定議。差官下船，早飯後已到安平，劉國軒在船與張下言事情意相投，卽送入驛中安歇，約來早進見。劉國軒命驛丞小心款待差官，及隨從人等。劉國軒方進府來，見鄭經說明議和等事，監國不敢擅專，差官同來。鄭經問曰：「爾與吾兒舉意若何？」劉國軒曰：「監國以台灣現在空虛，理當從其講和，養精蓄銳，待時而動，故命臣前來稟明。」丞相馮錫范曰：「姚啓聖若要議和，我台灣以澎湖爲唇齒，澎湖以廈門爲門戶，若要議和，須將廈門割與我們掌管，方有內外遮蔽。」劉國軒聞言，變色曰：「先生所說，俱是倩人太難之事，若論台灣澎湖，本不入中原版圖，姚啓聖故敢許我們台灣廈門乃中原之地，姚啓聖身爲守土之臣，怎敢以朝廷天寸地上，堅割與他人，他教如何進奏？」馮錫范曰：「軍師之言雖是，但廈門不與我們執掌，倘清朝失信，從廈門進兵，豈不利害？」劉國軒曰：「各人當設守禦，若使廈門與我執掌，清朝甯不慮我失信，進取乎？且台灣近邊內地，若我們失約背盟，疊次侵犯，姚啓聖死罪難逃，他怎敢做主？」馮錫范曰：「自先藩主至今，清朝未嘗興兵犯我疆界，施琅老卒，只不過虛張聲勢，豈敢來犯台灣，而內地官員，一聞波浪，心胆碎矣，怎敢與我爭勝負？廈門若不全割與我等，亦須改作公所，兩國所設官軍把守，方保無虞。」劉國軒曰：「此言雖是，但姚啓聖如何具奏？」鄭經曰：「清朝若不把廈門改作公所，便與他決一雌雄，有何懼哉！況此事乃是他來求我，又非我求他，便討他些便宜，却亦未足爲過。」劉國軒知難以挽回，遂答曰：「且待來日再作相議。」卽出府到驛中，備酒禮待差官，飲至更深，就同在驛安歇。次早劉國軒卽引四差官到府前，劉國軒先入內拜見。

鄭經即傳請四差官相見畢，鄭經命坐。待茶畢，張下復將姚啓聖之意說明，方呈上文書。鄭經先與吳黃敘舊，方把文書展開看過，復將廈門乃澎湖門戶，若欲議和，必須把廈門附我執掌，方可長久取信。張下二人曰：「若要議和，須憑海爲界，方有界限。若論廈門，乃是內地，若割與藩王，豈不是兩國混亂？姚部堂怎能具奏藩王，豈不賣大太難，朝廷守土之臣，怎敢割封疆之地，附與他人，此乃斷難從命。望藩王念好生之德，萬勿出此難從之言。」馮錫范曰：「向前列位，尤難順從，可把廈門改爲公所，兩國各設官兵把守，方有遮蔽。」張仲舉下承舉曰：「若兩國官軍互守，反是不分秦楚，世間那有此等舉動，恐難順從。依臣愚見，惟是憑海爲是。」鄭經曰：「當今我弱清強，惟恐敵國負我，我終難負敵國。廈門若不公守，我等無有攔阻，難保日後貴國無有負盟之事，和議恐難久長。若果貴國真心愛民，何惜此廈門彈丸之地，以爲界。公等回見姚啓聖，自必聽從，只是有勞公等跋涉辛苦。」即命備酒，前來犒勞。四差官拜謝入席筵罷，另回館驛。次早來辭別鄭經，并取回書。四差官俱有珠寶酬勞。劉國軒令回歸台城，送差官住館驛中。劉國軒進殿，見監國，言明藩王，感於馮錫范之言，必要廈門爲公所，因此差官欲回見姚啓聖商議。鄭克城吁曰：「此乃強詞奪理之事，豈有一地兩國設守之理？姚啓聖怎好奏請，和議深爲可惜，此亦天意。」劉國軒曰：「臣百般苦勸，奈藩王感於馮錫范之言，只是不聽，果然可惜。」遂辭回本衙門，到了次早，差官前來拜辭。鄭克城深加慰勞，命駁船送到澎湖，下了原船，另回福港，把船交還提台。四差官回見姚部堂，說明前後委曲，呈上回書。張下稱贊鄭克城年少聰慧，劉國軒智勇謙恭，部下文武，俱是俊傑，看來急切難取。」又言廈門改作公所，亦是鄭經執意，并非鄭克城本心。照鄭克城意見，亦知此言難成，惟鄭經聽讒所惑。姚啓聖聞言，皺眉曰：「本部堂此舉，自料鄭經樂從，何期鄭經貪的無厭，和議不成，深爲可惜。吾欲修一剴切書函，煩四位再往，又恐死位勞碌太過。」四差官曰：「大人爲生靈造福，不嫌瑣碎，某等怎敢辭勞，請大人下信，我等再往，以其有濟。」姚啓聖大喜，遂再細細修書，內稱念深羨貴君臣忠義，故行此舉，不已竭力，公所出此言，斷不能從。今再遣使到台，足下同老誠有深識心腹商議，斷不可與少年寡智貪心之輩，言及徒費口舌耳等。

語云云。遂再差四人，復到台灣，如其鄭經執定要廈門，以爲公所，劉國軒雖百般苦勸，鄭經只是不從，差官再回福州回覆。姚啓聖深嘆其貪的無厭，只的重賞差四官，差張下，另回原任，吳黃等回家，惟施琅知和議不成，深爲喜益，加擢辦戰船，操演士卒，待時而動。且說劉國軒見鄭克城曰：「和議不成，恐有戰爭之事，臣當親往澎湖三十六島，堪泊船之處，多置炮台，以備不虞。」鄭克城曰：「此言極是，吾亦差人修葺戰船防備。」卽傳旨修理戰船，劉國軒卽赴澎湖設守，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鄭經驚駕安平鎮 施琅兵進台灣

却說劉國軒，因姚啓聖和議不成，恐施琅來征，遂辭別監國，下船來到澎湖，守將右武衛大將軍林升迎接。劉國軒過巡各口，召集人夫，就在風櫃，亦添設炮台一座，四角山添設炮台一座，東西時各添炮台二座，雞籠山島添設炮台一座，中心灣添設炮台一座，虎林島桶盤山，各加築炮台一座，馮祖宮前，築起一城，另加一牆堵截，外掘壕堡，又台灣之北角地，名雞籠山，其處可堪泊船百餘，恐施琅停泊此間，隨命人夫，就在其處築城一座，好的命將把守，入夫卽便動手興工，誰知其處水出金沙，具其山能產硫磺，其水甚冷，雖少壯之人，亦足下的一二次卽染痲疾。况其他水寒，入夫不服，中死者甚多。劉國軒就在各處設守，週圍猶如鉄桶相似的，民軍悅服，不表。且說福建提督靖海將軍靖海侯施琅，人馬操演精熟，戰船齊備，卽上表進奏，海逆貪的無厭，已有難防，理當請旨專征。但台灣爭戰，專伏風水，難定日期，務宜須命臣待時而動，倘然有失，甘當死罪，俾免臨時進奏，往返延遲，日期請旨下之時，部下將士方肯用命。那姚啓聖亦因鄭經難撫，不敢阻擋，疏上千里馬，星夜飛馳進奏。康熙天子見表，因施琅老誠練達，各務精熟，既擢重德，必是見可必勝，方敢任咎，若不交以重，不能壓服部下官兵，卽降詔賜施琅上方寶劍一口，差施琅決意專征，待時進兵，五省官兵任從調遣，自副將以下，任從先斬後奏。總兵官以上，犯罪者奏旨發落，詔到施琅，接受劍心花俱開，以爲親仇，可報奇功，可立。姚部堂知其心定，征剿奈鄭經不聽良言，只好付之一嘆而已。且說施琅既受劍命，逐日操演所有戰船帆檣槳舵，俱皆收拾齊備，俟候機會。

邊。早有探子報入台灣，來見監國，說明施琅賜劍專征事情。鄭克城與劉國軒商議，尤疑施琅虛張聲勢，做個榜樣，必不敢東征。事雖如此，然戰船不可不備，遂命工匠連夜兼工修葺船隻，隄防不虞。康熙二十一年壬戌（附永歷三十六年）冬十一月，鄭經在安平鎮與馬錫范議，欲來年元宵廣放花燈，以示昇平景象。自正月十二夜起，至十八夜止，城門不閉，縱放士女看燈，文武官員門首須搭奇樣燈樓，不管大街小巷，小戶人家門首，至小必須搭個燈棚，點上六盞明燈，務要通宵達旦，燈灼輝煌。倘有燈火不明，差官察出，卽以違旨辦法，刊刻許多榜文，沿街張挂，曉諭官軍民人知悉。此榜一出，萬民怨望。時台灣雨旱不均，米糧高貴，一見此榜，萬民俱皆驚，以為勞民飭財。且說鄭克城一聞此言，忙與劉國軒議曰：「米糧高貴，民已不堪，今又欲廣放花燈，勞民飭財，百姓震怒，如何是好？」劉國軒曰：「今施琅聲言爭戰台灣，人民已虛，若再勞民，人心一變，關係國家存亡，監國理當力諫爲是。」鄭克城曰：「公言正合吾意。」遂修表啓，極言人心動之易，安之最難，切不可勞民傷財，以招不測。啓上，鄭經亦感其年少誠實，見識廣大，乃再發榜曉諭，姑念監國諫阻，收回廣放花燈之命，民皆踴躍曰：「監國真乃民之父母也。」此消息傳到福建，姚啓聖嘆曰：「明室不皆滅，故天生此子，施琅欲逆天意東征，豈能必勝乎？」康熙二十二年（附永歷三十七年）春正月初一日，元日，鄭克城率文武官員到安平縣朝賀。鄭經設筵犒勞，盡歡散席。次日，鄭經同回王府，朝賀董國太，遂在王府住了幾日。方欲回安平，不料鄭經因酒沉色過度，痔瘡發作，遂停住醫治。但日輕夜重，不能痊愈，延至四月間，不能平復，每一發作，昏絕不省，醫生密云：此疾倘一再發，恐性命之憂。鄭克城心甚憂慮，日夜伏侍湯藥，衣不解帶。且說陳塘九之女陳氏，所生鄭克塽，時年十四歲，亦頗聰惠，陳氏恃寵，每有奪嫡之心。奈鄭經作主，難以謀害，及見鄭經病重，乃囑陳塘九速爲定計。若事成，富貴綿長。陳塘九日與容輔政設計圖之。按輔政公兄弟四人，名曰聰、明、智、柔，乃國姓之子。鄭經之弟鄭克城，銜面無私，四人甚恨。陳塘九素與四人相的，於是與四兄弟密議曰：「藩主尚在監國，與鄭族爲仇，倘藩主去世，監國爲主，公等如何過日？况監國乃李氏之子，並非嫡嗣，今吾甥已長，又是鄭家親骨肉，今藩主垂危，宜速設計易

位，免受其氣。劉聰聞言，忿然曰：「監國常與吾等結怨，若不除之，終爲後患。但監國已久，恐難更換。」陳塘九曰：「事在人爲，今國太已老，易時藩主，如有不測，吾與公等密請國太，稱藩主因之乘表登位，故壽數不永，今當改輪易徹，俟百日卒哭後，擇吉日嗣位，卽福壽雙全，歸人多禁忌，必定聽從。延緩此百日之久，俟有機會，使一夫刺殺，只不過一命一償，卽將下手人誅之，卽可以掩人議論。若王位一定，便是弑君叛逆，罪便大了。」劉聰曰：「此計雖善，但國不可一日無君，恐劉國軒不從，必定固請嗣位，此計難成奈何？」陳塘九曰：「這個不妨，鄭克城監國已極經四載，名分已定，非比他人，只過虛位而待，豈非無君可比？若將此話稟啓，莫說是國太，便是劉國軒，不可錯過。」鄭明大喜曰：「此計極妙，真乃神出鬼沒之計，且罷行時事，切候不可漏泄。」陳塘九稱是，按下不表。且說鄭經痔瘡，日加沉重，延至四月十一十二兩夜，台灣忽有大星墜於西北角，萬民謠言，大星墜地，台灣必有不祥。於是民心惶惶，至十六夜，忽有鯨魚長有二丈四尺，不知怎樣跳起，在旱地，萬民爭觀，懼稱奇事，地方忙報知監國。鄭克城立差道士前去洗淨，吹手鼓樂，令人扶鯨魚送下海去。衆見其隨波浪游行而去，是日鄭經病勢更加沉重，自料不起，卽召二子克城、克垓，及輔政公鄭聰、鄭智、鄭柔，及武平伯劉國軒、忠誠伯馮錫范，大將吳濟洪、器陳諒、何祐、江勝、邱輝等，到外榻前囑託後事。此時林升出鎮澎湖，故不前來。鄭經先對鄭克城曰：「吾年二十九歲，不幸早亡，爾雖略有才幹，凡事須聽百官教導，不可自尊誤事，且宜和睦兄弟，勤理政務。」鄭克城流淚曰：「兒敢不拜遵嚴命。」鄭經又謂二子曰：「劉國軒與我三世交好，吾免我死之後，爾兄弟當事劉國軒如父一般，聽其教訓，毋負吾言。」二子連聲領命。鄭經又謂劉國軒、馮錫范曰：「二公與吾共事多日，愧吾無才，不能恢復明朝江山，死有餘辜，倘吾死後，公等當苦輔吾子，共圖復回舊業，嗣子若有不端，專望二公勿辭口舌之勞，教其成人，方不負我們相交之情。」劉國軒、馮錫范跪下曰：「臣等庸才，承藩主重托，敢不竭盡犬馬之勞，少報知遇之恩。」鄭經命內侍扶起二人坐下，再對鄭聰四人曰：「賢弟位居公爵，責已極矣，吾若死後，當念手足之情，盡心教導，爾姪成人，方不愧兄弟之義。」再謂坐官曰：「吾雖托孤於劉、馮二人，俱望爾等協力相助，

以期恢復明朝天下。衆官齊稱願效死力報答。鄭經方命衆官退出。又過三日，乃十九夜，不料那鯨魚復跳上岸，越入牆垣，死於民人林英家中厨下。次早慌忙報官，地方官卽入報軍師府。劉國軒卽命把鯨魚丟下海內，有識者論和蘭王見國姓鯨魚入台灣，遂得台灣，今鯨魚跳死於陸地，必失台灣無疑矣。是日乃二十日，鄭經病疾發動而薨。年二十九歲。董國太哭泣欲絕，陳塘九併鄭聰等四兄弟勸曰：「國太不必悲傷，死者不能復生，國太且議大事緊要。」國太泣曰：「先藩主不幸二十九歲身亡，今王又二十九歲，教我怎得不傷感。」陳塘九曰：「前車已踏，後車復鑿，只因老藩主一逝，羣臣俱道國不可一日無君，故藩主不敢擇吉乘喪登位，因此壽元不永，今監國須俟卒哭後，擇日接位，必壽算無疆。」鄭聰等四人齊贊曰：「陳將軍之言，深爲有理，母親當自作主張，不可誤聽羣臣之言，乘喪頂位，以招不吉。」國太曰：「爾等言之有理，但國不可一日無君，恐難延緩。」鄭聰及陳塘九曰：「國太何錯了主意，今監國已在位數載，名分已定，不比他人，何云無君。」國太誤信以爲眞曰：「非爾等所言，吾計不及此，今當待卒哭後嗣位爲是。」正言間，鄭克城兄弟及劉國軒馮錫范及幾位托孤大臣已到。劉國軒曰：「藩主已薨，國不可一日無君，宜早立監國嗣位爲要。」國太曰：「不可，先王不壽，今王亦不壽，吾今欲改弦易轡，須待卒哭後擇吉，方可嗣位。」羣臣亦信爲有理，惟有劉國軒阻止曰：「王位豈可久懸，所謂國不可一日無君，家不可一日無主，急當登位爲是。」國太曰：「監國非他人可比，但雖小兒在位，亦是孫兒主理政事，已監國四載，名分已定，寬待百日之間何妨？」羣臣亦曰：「國太之言，亦爲有理，軍師當從之。」劉國軒是執意大位難以久懸，宜速立嗣王，怎奈國太子已成奸人之言。且說鄭聰兄弟並陳塘九俱皆從傍讚助，齊稱乘喪嗣位果然不吉，國太主意甚是。當時羣臣俱是庸才之輩，怎能察破奸人機關，俱稱有理。劉國軒一人怎能違的衆意，只的聽從，遂備棺收殮鄭經，安下靈位。鄭克城一日哭臨祭奠三次，諸事盡禮，傳訃音徧告台灣官民人等，百日俱皆停住鼓樂，均行挂孝，便卽開喪。逐日監國先到靈前哭奠畢，卽臨殿理事，日皆如是。早有探子報鄭經死信，及阻住不立位事情，報入福州。施琅疑惑，問曰：「鄭經已死，克城何不承接王位？」探子曰：「聞董

國太嫌乘喪嗣位不吉，故欲待百日後擇吉登位。施琅笑曰：「台灣該敗，故天使董國太停位不立，吾欲破台灣，正在此時，急當進兵，自可必勝。」探子曰：「王位雖是未立，但國政仍是鄭克塽與劉國軒執掌，當立位無異。」施琅曰：「衆位怎知其中事情，蓋王位不立，人心即不定，若的一勝，賊兵自然瓦解。」遂厚賞探子，返出，遂擇定於是年六月十三日祭江，十四揚帆，自銅山開洋，大軍十萬東征。一面馳繳督撫布政，預備糧餉接濟。一面行文五省內，選取能將，限於六月初一日到銅山取齊。如有遲延不到者，即以違命取斬。當下現任提鎮及候補者，隨征不計其數。施琅遂具奏，差官馳驛飛奏出軍日期，又傳命大小戰船，各自收拾槳櫓帆索等物，俱要齊備，違者立斬。此令一下，稍公水手，各收拾船內器具，忙忙碌碌不表。且說當時文武各官，聞的欲從銅山放洋，俱各着驚齊謁見姚部堂。曰：「三歲孩童，不知欲征台灣，須待冬天，於廈門放洋，籍西北風面，方可順風而下。今施大人乃欲於夏至後，從銅山放洋，欲伏東南風進兵，那東風軟弱，怎及的西風堅硬。既失地勢，又背風勢，焉能必勝。但地望掘重權，非我等下僚者取阻，大人與其同僚，豈可坐想不諫乎？」姚啓聖曰：「本部堂亦有此心，正當勸諫，今列位所見相同，吾當竭力勸阻。」隨命備馬往勸。施大人迎接，賓主坐下。茶罷，施琅問曰：「制台下臨，有何諭話？」姚啓聖曰：「本部堂雖是北人，不諳水務，但在閩已久，會聞的欲至台灣，必須從下門揚帆，籍西北風方的暢順。今大人欲從銅山放洋，必伏東南風前進。」施琅曰：「恐東南風至銅山放洋，若然會戰，我軍居于風上流，好的施放火械，賊兵居於下風下勢，若放火器，即燒着自己，且西北雖然強硬，但或有或無，却倖斷而不接續。東南風雖是柔弱，却是源源而不斷，甚然可恃，故欲從銅山乘東南風進兵，即取風勢之利。譬如陸地交戰，先佔地利是也，再無差錯之理。」姚啓聖見施琅說的條條有理，自己又來親督澎湖情形。即答曰：「此事責成，俱在提台身上，無人任咎，大人須思萬全，方可進兵，下官未到其地，不敢多言。」施琅曰：「多承大人雅意指示，但弟生長泉州，出入波濤之中，豈不備知海上情形，且欽承聖命重托，日夜思及，必的萬全，安敢妄動，以負帝恩。奈衆官未臨其地，故此猜疑，大人一以無虞，惟聽佳音。」姚啓聖無言可答，只的拜辭回衙，對衆官說明施琅言語。衆

官俱嘆，施將軍非不知時務，緣報仇念切，定是悞事，隨各退出。於是施琅催提官兵戰艦，尅朝速赴銅山取齊，而督撫各官亦各準備赴銅山送行。且說台灣自鄭經死後，從現異臺現，五月二十一日大雨，日夜不停，滂沱大雨，直下到六月初六日方止。海上漲起，民人爲海水高漲，世無見此，見只分明是國家不祥，又萬年丹瀨口社地方有民間畜養水牛，白晝跳下海面而死，人心益疑。且說鄭克塽早已知施琅於六月十四日欲從銅山放洋，調十萬大兵征進。鄭克塽疑問，召劉國軒議曰：「俗云六月十二日後，有七十二暴矣。施琅乃欲於六月十四日進征，軍師以爲真假若何？」劉國軒曰：「臣料施琅極盡狡詐，豈不知七十二暴是的禁忌，怎敢冒險進兵，諒劉銅山或稱風帆不順，或推托他事停止，乃虛張聲勢，期臨朝廷虛詐榜文而已。」鄭克塽曰：「軍師所見，與我相同。」劉國軒曰：「雖是如此，然亦不可不備。今當速發大兵，飛赴澎湖住紮，以便迎敵。倘有動作，臣便前往迎敵，免使清兵跨台。」鄭克塽曰：「此言極是，但台灣軍馬短少，如何是好？」劉國軒曰：「古云：客兵全在兵糧，足可取勝。况施琅水務雖熟，而台灣一路亦未常到，且部下將士雖多，係各省召來，人心不一，一到海洋，遇着風浪，立脚不住，又焉都迎敵？我軍雖少，然出入波濤之中，遇見風浪，正好逞勇，自可以一當十。餘敵軍雖衆，亦無足爲虞。臣願的四萬人馬，足以破敵。」鄭克塽大喜曰：「軍師可謂料敵如神，乃任傳差命後軍提督吳潛代領大小三軍官，及大軍四萬下船，先赴澎湖駐紮，多派哨船偵探，差有重慎，飛報入台，本監國當差軍師前去破敵，不可疎失。」吳潛領旨退出。按吳潛自甲寅年間，漳州城破歸降，後到台灣，屢立奇功，文武全才，遇敵當先，劉國軒倚爲心腹，歷升至後軍總督，當時卽帶領將俾，及四萬大兵下船，直至澎湖，守將林升迎接，屯下水寨，隨多遣哨船，星夜赴內地哨探。果然哨船日日回報，稱十萬大兵，陸續俱到了銅山，更有督撫各省官員齊臨，專俟送行。六月初一日，一定齊臨，吳潛聞報，忙具表飛奏監國，另備文稟明軍師，恭請親臨破敵。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劉軍師用計破敵

施將軍敗陣退兵

却說差官帶表文回台，鄭克塽見表，與劉國軒議曰：「施琅雖未必進征，我們亦不可不備。」忠誠伯馮錫

范曰：「依臣愚見，非武平伯不足當此大任。」劉國軒曰：「迎敵易事，某當前往，但所慮者，臨國君位未立，人心不安，本爵若往迎敵，台灣政事，無人主持，故進退兩難，以此不決。」馮錫范曰：「軍師差兵，藩主臨終，大事托與你我二人，公是往澎湖迎敵，台灣內事，某當竭力支持，决不使軍師有後顧之憂。」劉國軒聞言大喜曰：「公若肯任內事，吾便可放心前去，至於決戰之事，施琅不過恐不畏死，非吾誇口，破之易如反掌。」鄭克城大喜曰：「見二位任理內外大事，何患不勝？」劉國軒曰：「來日即當起身行。」鄭克城曰：「正是。」衆官退出，且說劉國軒回府，令人收拾隨身物件下船，次早起程，衆官俱來送行。劉國軒密囑馮錫范曰：「王位未定，人心惶惶，又遇施琅大軍來征，人心更加搖動，恐有奸細，僭爲反叛，公宜留心彈壓爲妙。」馮錫范曰：「某當內事，自當留心，此乃本分之事，毋用多囑。」劉國軒下船，揚帆起程，及晚以到澎湖矣。吳潛代領大小軍將迎接。劉國軒細問施琅事情，吳潛又將探子之言，重又說明，是夜備酒接風，自不必說。次日，劉國軒陞帳，即把各嶼島添兵把守，隨後召集各將，傳令曰：「施琅若來，須當先殺他一陣，下馬威，折其鋒銳，爾等自量，若能戰必勝，攻必克，可來領前部先鋒，若本事不好，休要貪功誤事。」言未畢，左邊左武衛將軍林升，右武衛將軍陳諒，挺身向前曰：「末將雖是不才，願挂先鋒，如若不勝，甘當軍法。」劉國軒曰：「二位肯挂先鋒，何愁不勝。」即差林升爲左先鋒，陳諒爲右先鋒，二將各挂先鋒印，每人各賞三杯好酒，簪花挂紅畢，可命左師衛大將軍邱輝作左翼，又命右師衛大將軍江勝爲右翼，二人領命，其餘揚威大將軍洪磊，前軍總督何祐，後軍總督吳潛，隨軍聽用。忽報台灣鄭監國差官，賚上方寶劍前來，賜劉國軒的，是專征殺，自總兵以下，先斬後奏。劉國軒拜受劍命記，大小好磨拳擦掌，專候決戰不表。且說靖海將軍靖海侯，提調五省官軍，福建全省提督施琅，擇定六月十三日祭江征進，至期百官齊集，伺候錢行，及六月十三日祭江已畢，傳命差監理作左先鋒，簪花挂紅賜酒，其餘柯彩、陳飛、許鳳、吳英爲右先鋒，及隨征提副鎮將偏裨，不計其數，各配搭下船。至次早十四日，揚帆吉日，各艦擂鼓鳴金，揚帆早有哨船，報到劉國軒水寨曰：「清朝施琅，果於六月十四日早揚帆進兵，小的打聽虛實，特來報知。」劉國軒即謂衆

將曰：「施琅老卒，死期將至，今早四日六月十四日，即是洗蒸籠暴，十八九乃觀音暴，七十二暴頭方起之時，倘來進征，明是自投羅網。但施琅一到，必先奪高大島嶼，穩風處停泊，但他戰艦高大，各穩風的島嶼窄小，難屯重兵，他若到，必然爭奪，但他花貓嶼等，此數處俱窄小，不能穩風，且泊艦有限，不若讓他奪去，他不見能穩風，定不敢泊船，勢必寄跡而已，船已寄跡，又不能淺蹤，倘早晚間暴頭一起，不怕他不盡行沉沒。」諸將稱是。劉國軒遂傳令諭知把守花貓嶼，與入軍水等處守將知悉，倘敵軍若來爭奪，不必爭戰，即可下船回來，把島嶼棄下，讓他奪去。當下傳命官，即下事情，體前去曉諭。劉國軒又差各艦預備決一大戰，各艦將士俱各準備，專俟決戰不表。劉國軒一面具表，連夜入台灣，啓奏鄭克塽知道，一面調度決戰。且說施琅戰船，靠着順風而進，及六月十五日，未刻已到澎湖，只見哨船報曰：「賊將劉國軒已領戰船屯住，俟候交戰，各處島嶼俱是砲台，皆有重兵把守，設守木林嚴，有花貓嶼，與入軍水等處砲台，守兵稀少，俱山嶼窄小，恐不便泊艦，請命定奪。」原來施琅只有台灣，及鹿耳門，未曾到過，不知險阻，其三十二嶼，施琅盡皆精熟，乃傳令曰：「劉國軒狡猾之徒，各處穩風島嶼，必難爭奪，令可看花貓嶼，與入軍水等處，漸泊來日，便好決戰。」號令一下，各船分向三處島嶼，鳴金擂鼓殺來。那些守將已奉劉國軒將命，准備遠走，一見清船殺來，一齊下船，遠回水寨，報劉國軒去了。當下施琅傳命，就在三處屯兵，但島嶼窄小，船又難迴避，只可寄蹤，暫為便。二軍領命屯下。施琅又陞帳下命曰：「艦皆寄蹤浮擡，難以久居，利在速戰，各船官軍，准備來早黎明進兵決戰。今夜各艦小心巡夜，衆將領命退下。施琅又多撥快船，暗探巡，查明防劫，察不表。且說劉國軒先已報知清艦已到，後又見守花貓嶼等處守將回報，施琅已奪了各小嶼，屯劉國軒遂傳命陞帳，衆將均到中軍大船，參拜禮畢，分立兩邊。劉國軒謂衆將曰：「施琅老賊，狂悖無能，他所以六日從銅山進兵，官軍實欲乘東南風，以佔上流，便於施放火器，使我軍居於下風，而受火器，但施琅雖知水務，終是無謀，不可爲將，故思水面與陸地風勢不同，水面之風，隨潮水爲順，逆潮水如若漲風，即順潮水若退風，便逆施琅寄蹤不的久居，來早決來討戰。但彼衆我寡，若不大戰一陣，挫他軍威，亦不知我軍利害，來日早潮，若會

(集四)

戰，彼必乘早潮冲突迫戰，我軍只宜淨守不動，敵艦若是迫近，只用大旗擋住，俟已牌時候，潮水若退，風即略轉西者，各聽中軍號炮，各宜當先向前，以一當十，敢有違命，按軍法處決。衆將齊聲愿効死力。劉國軒即喚左右先鋒林升、陳諒上前曰：「爾二人各帶煩船二十隻，若聽號炮一響，可奮力冲殺，倘敢退縮，及觀望不前者，立行處決。」二將領命退下。再喚江勝、邱輝上前曰：「爾二人各帶煩船二十隻，爲左右翼，助相攻戰。」又差前軍總督何祐、後軍總督吳濬，各帶煩船三十隻，向前將殺。再喚洪磊向前曰：「來日會戰，施琅部下人馬，俱是陸地出身，雖會練習水戰，到底不識水性，又能水浮，又遇着逆水逆風，站立不住，必然去敗，我軍必獲全勝。若水面交兵，不比陸地，若一的勝，必然奮勇當先，貪功向前，深入重地，被敵勢必被困，故雖得勝，亦有敗績。爾可帶煩船二十號，爲各路救應，倘有深進被困者，速即相救。」洪磊領命退下。劉國軒又吩咐其餘衆將，各俱隨本營向前進立功。衆將齊聲曰：「軍師調遣有方，料敵照神，必定大勝，末將等自當効力。」是夜兩軍水寨造飯，火灼冲虛之鼓，發其炮，如鼓發二炮，五鼓發三炮。康熙癸亥二十二年（附永歷三十七年）六月十六日黎明，施琅卒領戰艦出陣，劉國軒亦卒戰艦會戰，兩邊船隻相離不遠，俱各寄縱停住，雖開陣勢，施琅命把自己座船駛出，今請對陣。主將答話，劉國軒亦把座船冲出，兩船相近，停住，施琅對劉國軒打拱曰：「憶昔與將軍共事之日，爾我均在青年，吾今鬚髮已白，君鬚髮蒼蒼，果然光陰迅速，信不謬。」劉國軒欠身答禮曰：「正是，人生在世，有如白駒過隙，但古云：新恩雖厚，舊義難忘。公今此來，未知何意？」施琅曰：「我所謂琴若不遇，知音不彈，吾當年輔佐明皇，遇敵當先，立下了多少功勞，誰知道一些細故，滅吾家門，大丈夫雖然不能盡忠，亦當盡孝，吾今與兵滅賊，正是忠孝兩全耳。」劉國軒曰：「老將軍此言差矣，若論從前之事，先藩主用刑法過重，而將軍懼罪遠走，亦未爲無過。今當先藩王去世多年，恨亦可消，且公今當貴已極，正宜安享昇平之日，何必與兵到此，豈不負義之名。君雖恃兵將衆官多，恐亦難保必勝，倘或有敗，反覆君衍，名利兩失，豈不可惜？將軍請自己三思，免貽後悔。」言未畢，施琅忽大聲曰：「誰人能取劉國軒首級，來獻者千金賞。」劉國軒驚恐曰：「施琅何的如此無情？」施琅曰：「我

與汝舊交，乃是私情，今日會戰，取衆首級，乃是公事，焉敢私情而廢公義乎？劉國軒笑曰：「施老賊，何的如此狂悖，吾豈不能取爾首級。」說罷，喝命把船退下。且說施琅回船，喝令擂鼓冲陣，三軍前一齊發喊，放起號炮，播鼓催戰，左右先鋒監理吳英，率領戰船一擁冲前殺來。只見明陣掩旗息鼓，并不聲張，及諸將將近，明兵發喊，鳥鎗一齊打來，清艦不敢近前，只是吶喊，冲突了一番，只的退下。施琅又喝令冲陣，三軍再擂鼓催藍英戰，二先鋒當先率領戰艦，奮勇冲殺而來。怎奈明兵陣勢堅固，不動聲色，只把大旗擋住，如何前進？鬧了一會，只的暫退，軍中早又擂鼓三通，官兵齊上，明陣上煩銃，有如飛蝗，怎的近前，惟有喊聲喧鬧，虛張聲勢而已。此時劉國軒在尾樓看見，望敵兵俱已疲倦，又見時近，已刻，風已略轉，水已略近，即命放起號炮，以便冲殺。明軍領命，即把號炮上火，只聽的轟天一聲炮响，戰鼓齊鳴，吶喊如常，那台灣衆將，自早間見官兵耀武揚威的，冲殺前來，俱激的三味火直冒，奈無炮未發，姑且忍氣，令聽的號炮一响，明軍一聲喊，如天崩地裂，林升、陳諒、江勝、邱輝、吳潛、何祐各率煩船冲出，勢如泰山倒壓而來。施琅忙命擂鼓，差衆將速往迎敵。藍理敵住林升，吳英正迎着何祐，柯彩敵住江勝，陳龍敵住邱輝，許鳳抵住陳諒，各分兵交戰。明兵都是海中能伏的，號跳落水，却亦不怕，俱跳立船，實發放煩銃助戰。奈清艦衆多，只戰個平交而已。施琅見了，好不着急，忙差軍士擂鼓助戰，清艦聽得鼓聲播急，一齊向前，明艦亦俱各冲出迎敵。水時正退，風轉西北，清船逆風，怎能冲的上去，明將趁着風順潮，耀武揚威，馳駛如飛，擲火礮，放火箭，却亦順風，放火器，更加利害，再過一會，水退全，西北風更加大作，清軍遇着逆風，已是叫苦，又遇風浪直湧，清兵戰船，俱在波浪中顛翻，俱各站立不住，怎能再顧及爭戰。台灣將士，常在波浪中出沒，正好耀武揚威，清朝官軍着驚，紛紛退回，觀望不前，惟有藍理等死戰不退。此時西北風大起，官軍艦隻，顛沒不堪。林升大叫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喝令水手，速把艦冲進，水手答應，即把艦冲進。林升負住短鎗，腰懸弓箭，左手執着一口弦刀，另一口插在腰間，右手取火器，望清艦亂丟。他身上只穿一領掩心中甲，忽放一支火箭，射中吳英的船帆，發起火來。吳英忙命速把船帆，砍下水去。林升又擲下火礮，差官軍戰船，官軍大驚，分分退下。林升催船

進發，忽見施琅現在船，實督二軍擂鼓催戰。林升暗想：若捉的施琅，勝擒百官，即令各艦，隨吾擒捉施琅說罷，自己一艦當先，乘風冲上前來大叫曰：『施琅！你想活命吾來也。』施琅大罵曰：『逆賊焉敢無禮如此。』即令開火攻打，銃子如雨打下，明船水手停住，不敢前進。林升大怒曰：『大丈夫豈可貪生怕死！快把船駛上，何要遲延。』水手隨把船駛上，官軍見了，早有數船前來迎敵，被林升連擲下火硝，燒着二隻，其戰船着驚，亦不領主帥，只顧逃走。林升見了，格外逞勇，大喝曰：『施琅！老賊，快快受縛。』直冲向前。施琅密放一箭，林升不曾隄防，又兼風浪鼓聲水雷，怎聽見弓弦响聲，正中林升左臂上。林升忍痛，乘勢詐倒在艦上。施琅看見，這道箭傷重，即把座船冲上前來捉。林升見施琅來近，即帶轉馬頭，突然跳起，向施琅面上一銃打來。施琅忙側身一閃，奈人已近，銃子雖然閃過，那火烟餘，已燒着施琅右臉，疼痛難當，跌倒在艦船之上。衆將上前問安。施琅恐人心慌亂，即俛了大事，乃忍痛起來曰：『無傷，爾等可盡心殺賊要緊。』船上大小諸將士，各皆捨命，向前迎敵。此時林升部下戰艦，亦已趕到。林升喝命圍住，休要放走了施琅。施琅正在危急之際，恰遇監理率戰艦前來，見帥船被困，忙命開放大槓，一連打沉了林升部艦二隻，連艦帶人，俱沉下海去。其餘賊艦着驚，不敢向前。林升大怒曰：『此時正盡忠報國之時，何不把我的船向前。』水手答應，忙趕上來，奈官軍的船多，怎火器亂拋過來，及強弓硬弩，有如飛蝗急雨一般。林升右臂中了二支流矢，仍負痛在船，兵艦施放火炮火礮，火箭，跳舞如飛，有如猿猴一般。此時監理坐船已經迫近，遂在艦上對打。監理欺其身中三箭，將艦迫近，大叫曰：『林升！此時不拏，更待何時。』林升暗想，只逆賊欺吾太甚，即取一火罐對准監理身上打來。其時叫聲不好，要躲已不及，正中腹上，燒透掩心甲，連肚皮盡皆燒壞，倒在船上。林升乘勢向前來捉，監理見了已危急，恐人心變亂，欲起迎敵，奈肚皮腹上，疼痛難當，只的免強掙起，又見敵船迫來，割下旂角，抱肚腹能緊，便不覺疼，即喝命船向前迎敵，奈各艦分分退走不暇，那有工夫迎敵。監理正在危急，幸的柯彩率船來救，方能把林升敵住。施琅見林升身中三箭，猶是惡戰，勃然大怒曰：『誰人捉的此賊千金賞。』衆將聽的此言，均齊奔林升的坐船而來，火炮火礮，直拋過來。林升依舊跳舞如飛，毫無

懼怯，只是向前冲鋒。不料一流銃打中右臂，往後而倒，因傷重掙扎不起，部下軍士忙向前來扶起。林升喝曰：「大丈夫死於疆場，幸也。爾等當向前迎敵，勿因我傷慢事。」說罷，不能掙扎，官兵戰艦蜂擁而來，把林升坐艦重圍住。甚是垂危，誰知江勝聞的林升被困，率艦來救，兩下鳥鎗對打，不須臾，清艦陳飛龍亦到，相助對打。台將邱輝、陳諒等得勝，刃前夾攻，施琅見了陣勢，不敢惡戰，即傳命退下。江勝、邱輝等拚命追趕，劉國軒在樓船，望見各處得勝，即命鳴金收軍，衆將聽的鐘聲，俱各回艦。惟有江勝、邱輝大叫曰：「若不乘此時擒捉施琅，更待何時？作速追趕爲是。」部下戰艦見主將當先向前，亦只的隨後追殺而來。劉國軒見二將只顧追殺，恐其有悞，忙命洪磊速下快艦趕回。洪磊領部下船飛棹趕下，大叫曰：「軍師特命將軍速回，不可臨險慢事。」江勝、邱輝方纔回艦，問洪磊回見劉國軒，江勝、邱輝曰：「末將正待擒捉施琅，軍師何故收軍？」劉國軒曰：「施琅雖敗，艦隻尙多我數倍，二位倘深入重地，豈不是已勝不止，反弄出不敗不休，我命鳴金，正所謂得風便轉也。」江勝、邱輝齊聲曰：「軍師說的是，但施琅今日大敗，軍士必無心防備，末將等今晚願帶本部前去劫營，可保成功。」劉國軒曰：「不可。施琅行兵多年，豈不知大敗大勝，須防劫營，况皆艦浮碇，必加隄防，恐中他奸計，反爲不美。且被他笑我無能，况自今以後，有七十二個暴頭，若然一旦暴突起來，管叫他死無葬身之地，切不可行險以圖僥倖。」江勝、邱輝無奈，怏怏而退。且說施琅回歸水寨，親自看視藍理的肚皮，見中傷甚重，雖不大害，今卻也燒的十分利害，忙命醫生用藥敷上。潛曰：「非將軍來救，本爵險裏微命，今將軍受此重傷，本爵心實不安，使人人皆似將軍如此捨身，何患不能滅賊？」藍理曰：「末將受大帥知遇之恩，雖肝腦塗地，不足以報萬一。」施琅即陞帳，聚齊各將，記上藍理第一功，現暫賞紋銀一千兩，差撥船差官送到廈門就醫，再賞柯彩、許鳳、陳龍等次功，記上功勞簿，每人現賞紋銀五百兩。又對衆將曰：「今日之戰，我軍多賊人數倍，緣有千餘員劣將未戰先逃，欲使賊人的逞熾焰，以致此敗，而本帥險遭不測，若非藍將軍捨身救，豈能免乎？若不處斬，何以整肅軍威，差武士請出王命前來。」又差軍士把臨陣退縮，及觀望不前之江東、叶簷、六奇等十一員劣將，綁縛斬訖報來。欲知如何，下

文分解

第十回

馮錫範貪財悞國

鄭克城悞中奸計

却說施琅立意要斬詹大哥等十一員，臨陣退縮，及觀望不前的罪，各武士上前綁縛起來。衆將一齊跪下，求告曰：「今此敗，風水來迷目，只數員將，俱是陸將，驟臨水戰，猛見波濤顛播，站立不住，故有躲避之事，乞大人寬宥，容其將功補罪，倘再不力，斬之使其無恨。」施琅曰：「現是列位求情，容其改過贖罪，若再不効，定斬不貸。」衆將稱是，拜謝施琅。隨令釋放了衆將回來，俱皆叩謝不殺之恩。施琅再對衆將曰：「今日此戰，已深知賊人虛實，所以致敗，愚臺諸將畏縮不苟之故，來日本帥，必須擇五花陣圖，倘與賊人交戰，卽立五船，攻賊船，一連衆心不一，難免復有躲避觀望，蓋因海洋孔闊，動靜，本帥難以週知，今將各船之上，俱用一幅白布爲旂，插在船頭，墨書主將名字於旂上，有無動靜，使將官一望可知，如定賞賜，若不遵法故違，遠望四營立斬。」爾等衆將以其死於法者，比之死於敵者，孰美孰惡？死於法者，世之臭名，死於敵者，本帥定行奏請施獎，其子孫世襲，受享富貴。衆將若一齊心，賊則一鼓可破。」衆將齊稱大人此舉，雖數百里亦可週知，真是神機妙算。施琅傳令曰：「我軍今日稍敗，船皆浮旋，不必定恐，賊人今夜前來劫營，各船官兵，務要小心防備，不許懶惰，違令者處斬。」此令一下，官船因見詹大哥等官，俱持胆戰，敢不小心。次日自演五梅花陣圖，不表。且說劉國軒回營，見林升身中三箭，及銃傷，不計其數。讚曰：「公直中義，今日此戰，足破敵人之心胆，但身受重傷，本帥實是不忍。」親自爲林升敷藥，隨陞帳記上林升首功，受賞銀二千兩，因其重傷，立遣快船一隻，送回台灣診治，就着何祐補授左先鋒。次賞江勝、邱輝每人一千兩，再賞吳潛、陳諒、洪磊等，各賞五百兩，其他臨陣將士，賞給不差。大稿三軍將士等俱皆喜躍，感恩不已。劉國軒曰：「施琅此敗，心胆已裂，若併力再敗施琅，可藉矣。」衆將稱是，伺候決戰不表。因敘澎湖大戰，故不說台灣，今澎湖慢表。且說台灣大變，今當表明鄭經等兄弟四人及陳塘九，自劉國軒出守澎湖，鄭聰設計曰：「候施琅與兵平台之時，人心動搖之際，那時舉事，亦不怕劉國軒，遂使人打聽，後聞施琅大軍已

到銅山，台灣人民，恐察衆不敵，人心却有些慌張。鄭聰謂陳塘九曰：『舉行大事，取其時矣。』陳塘九曰：『劉國軒雖然是未能卽回，倘馮錫范變臉若何？』鄭聰曰：『馮錫范爲人懦弱貪財，若將珠寶交給，彼必不難，必詐爲不知，那時便好舉事。』陳塘九曰：『待我回家內取珠寶送他。』遂入宮來見陳氏，說明計策。此時詹大人已死，陳夫人忙取珠寶匣，與陳塘九。陳塘九接了上馬，直到相府前下馬，遞了稟摺，門官傳入后衙，來見馮錫范曰：『陳塘九在門外，稱有機密事面稟丞相。』門官令進陳塘九，內面拜見禮畢。馮錫范曰：『將軍請坐，有何事？』管說來。陳塘九曰：『請退左右，方敢稟告。』馮錫范曰：『無妨，俱是心腹之人。』陳塘九再三請退左右。馮錫范叱退左右，向陳塘九曰：『將軍有何事？實言不妨。』陳塘九身上取出珠寶，揭開匣蓋，放於案上曰：『家私備下些小薄禮，着小將送與丞相，定要伏乞笑納。』馮錫范着驚曰：『下官怎敢受夫人厚賞，決不敢接受。』陳塘九曰：『些少微禮，何勞介齒，萬望哂納爲幸。』馮錫范曰：『天賜必有見教，若不言明，決不敢受。』陳塘九曰：『請丞相收下，末將方敢稟明。』馮錫范把禮收下道：『有何事可卽說來。』陳塘九曰：『監國非藩主嫡嗣，諒丞相所深知，且又與鄭族諸親爲仇，今鄭族議欲改立舍甥爲王，家私欲求丞相助成其事。』馮錫范聞言，心知必是鄭聰等所謀。曰：『常言疎不間親，現欲易位，此乃王家之事，某何敢多言。』陳塘九曰：『今董國太已經有議，只求丞相切勿阻擋，便是感激不盡。』馮錫范曰：『此有何難？某來日爲不知，詐病不朝，便是，夫人賞賜不敢受，望乞帶回。』陳塘九曰：『足見丞相厚情，微禮若是不受，反使家私疑惑，甯可收了爲是。』馮錫范只得收了，陳塘九遂辭別馮錫范回歸王府，密復了鄭聰等說馮錫范的話。鄭聰等曰：『今馮錫范現已應允，當同施琅兵到澎湖，人心慌亂，那時行事如此如此。』陳塘九大喜曰：『入宮回復陳氏，伺候行事。』次早馮錫范上表報病，監國令病痊就職，鄭聰探知大悅。又過數日，六月十六日，台灣宣傳施琅揚旆進，是早陳塘九密代心腹部將蔡添，進入王府。鄭聰兄弟謂陳塘九曰：『此時不行，更待何時？』陳塘九曰：『某是來同公等見國太獻計。』鄭聰曰：『獻計不難，只慮無人下手。』陳塘九曰：『某有部將蔡添，頗有膂力，敢作敢爲，某已帶進府，特邀公等進國太。』

「鄭聰兄弟曰：『如此，爾可先進去，我等隨後便來。』」陳塘九應允，卽入后而去。隨後鄭聰兄弟四人，故作驚慌之狀，奔入府來。董國太在後殿問曰：『我兒只慌張，有何急事？』鄭聰卽喝內侍奏曰：『施琅在六月十四日，揚統大軍十萬，勢力浩大，戰帆抵台，軍民人等，譏議思亂，母親尚然不知否？』國太大驚曰：『民人知之，却是何故？』鄭聰等齊言曰：『軍民俱受藩主兩世大恩，只因監國非藩主，故急欲立之嫡嗣，因而人民思亂，倘不易位，人心一變，恐蕭牆禍起，爲害不小。母親不信，可問陳塘九便知端的。』國太忙問陳塘九曰：『外面事體，果若是否？』陳塘九曰：『軍民人等，俱以監國非嫡嗣，不得嗣位，且藩主現有嫡嗣，是以人衆不服，久有此心，本當急切易位，因疎不問親，故不敢多言。今既見問，不得不言，倘人心一變，悔之何及！願國太裁之。』國太曰：『監國在位年多，臣民相安，並皆無事，今爲何忽有此言？』鄭聰並陳塘九曰：『事因藩主溺愛不明，且又太平無事，是無此言，今藩王已逝，又遇着施琅來征，民心久有此心，自然不服。若不易位，恐人民變于內，敵軍攻于外，台灣休矣！』國太此時老耄，兼被佞臣一吹一和，國太早已無了主意，乃應曰：『待吾召監國來論其退位。』鄭聰陳塘九曰：『若如此，國家萬民有幸矣！』國太令內侍，速赴監國之府，召宣監國速來論話。內侍領旨退出而去。鄭聰陳塘九亦退出，謂蔡添曰：『鄭監國不孝不仁，國太有旨宣召，少停若來，爾可突出殺死，將來我甥兒登位，封你顯爵。』蔡添曰：『殺監國容易，但恐衆官不服，如何是好？』鄭聰等曰：『此乃國太主意，衆官安敢有異言？』陳塘九曰：『縱有異言，我自自然抵當。』蔡添喜曰：『現是列位作主，小將何慮之有，但事成之後，須要封我的顯爵。』陳塘九曰：『只個自然。』將蔡添收在空房中，又喝把門內侍曰：『少停監國若來，可阻擋隨從，不可令進。』安頓定當，且說鄭克城，纔往父靈前侍奉早膳，哭畢回來，忽報國太宣召論話，不可遲延。鄭克城問曰：『國太何事見召？』內侍曰：『大約總是爲着的是澎湖事情。』鄭克城曰：『爾可先走，吾隨後便往。』內侍領命而去。鄭克城卽令備馬前往，上了馬，有王府侍衛官兩員，毛興沈誠跟隨，來到王府前下馬進內。毛興沈誠欲隨進去，被內侍阻住，曰：『王府內宮，外人不得隨進，只在此伺候便了。』毛興沈誠曰：『我二人乃監國親隨，何妨？』鄭克城不

知是計，亦謂二將曰：『爾可在此伺候，不必進內去。』毛興沈誠就在王府外等候。且說鄭克城進到第三王府門首，忽見鄭聰兄弟四位及陳塘九，在空房內突出圍住。鄭克城吃驚曰：『爾等只等猖狂，意欲何為？』陳塘九喝曰：『國太有命，云監國非藩主嫡嗣，當即要追回印信的。』鄭克城見勢頭不好，答曰：『現奉國母之命，見過國太，立即交還印信。』鄭聰等兄弟曰：『奉命在此，要求印信，毋容進內。』陳塘九大叫曰：『蔡添何在？』那蔡添早從空房內跳出曰：『末將在此，有何吩咐？』陳塘九曰：『何不下手，更待何時？』蔡添一聲答應，就在腰間拔出尖刀，向鄭克城刺來。可憐鄭克城要躲不及，正在脅下，大叫一聲，死於地上，血流入腹內，其年十八歲，豈不哀哉！當時鄭聰等恐蔡添逃走，向蔡添曰：『爾可在陳將軍府內暫避，使候新王登位，方宣爾來府封官。』陳塘九密囑价人用好酒款待，勿要被其逃走，家人領命，引蔡添回府。且說鄭聰令人將鄭克城屍首，抬入空房內牀上安置。國太方纔聞言，而心中有些知悟，必是此五人所謀害驚的魂不附體。忙問曰：『蔡添因何怎敢行刺監國？』陳塘九曰：『只因人心不服，故而敢為。』國太怒曰：『若非爾等謀殺蔡添，外人焉敢突入王府？』指鄭聰兄弟四人大罵曰：『却是爾們只夥畜生，造謀作惡，不思旒琅，現在澎湖打戰，台灣人心搖動，爾却又造出只等惡謀，明是激變人心，倘台灣有變，諒爾們只夥賊黨，忌耐殘忍的逆賊，皇天自有報應，真痛我也。』罵的鄭聰等五人滿面通紅，躲閃去了。國太哭的舉步失措，不能行走，令內侍扶到臥房內，見了屍首，哭的暈去。醒來內侍女婢，見了均皆傷感不已。且說毛興沈誠二將，在王府伺候，忽見府內人衆出來，各有慌張之狀，心中疑惑，又不知何事，只的仍然問候，恰遇見一個內監出來，問曰：『爾兩個在此，探得慌張，却是何故？』二將曰：『我們乃是王府侍衛，跟隨監國的，故在此等待。』內侍曰：『監國已被蔡添害殺了，爾二人還不在此做什麼？』二將忙問曰：『此事真否？』內侍曰：『生死大事，怎能亂言。』便把輔政公兄弟及陳塘九等同謀，着蔡添行刺事情，一一言明。驚的毛興沈誠面如土色，叫聲害了，忙奔回轉監國府，將內侍所說之言，急急入內宮，稟知監國夫人陳氏，乃部戶陳夢球之女，年方十八歲，才貌雙全，詩詞歌賦，無不通知，爲人幽嫻貞靜，待下以寬，上和睦親人，時已有

孕，一聽此報，五內崩裂，忙令備車，去下簪環上車，飛奔王府而來。到門下車進內，見了大哭，國太看見孫媳婦痛哭，憶念孫兒，更加悲傷，起身扶住相抱大哭。哭了一番，陳氏拭拭眼淚，問曰：「監國何罪遭戮？」國太泣曰：「非藩主嫡嗣，人心不服，是以激變。」陳氏答曰：「此事非妾可知此事者，國太深知，便不該使承謀為監國，既已為之，不該使他行刺。」國太被問，無言可答。陳氏曰：「願見屍首。」國太淒慘曰：「若見屍首，恐爾悲哀自傷，腹已懷孕，不如不見為妙。」陳氏曰：「國太言差矣，國太你不思監國身遭不測，妾氏義不獨生，何傷孕之有哉！」國太安慰曰：「孫兒雖遭此禍，爾猶保重，是要若的他日生男，當立為嫡嗣。」陳氏泣曰：「成立之父，不能全保，何況娃娃者，請即一見。」國太只的引至，陳氏入了空房，揭開紅緞，見鄭克城面目如生，雙眼睜開，陳氏上前大哭曰：「爾被謀害刺死下賤，妾身係女流，不能代為報仇，幽魂若有靈，可在黃泉伺候三日，與爾同捉奸臣之魂，追刺逆之魄。」言畢，只見鄭克城雙目已閉，鄭國太傷心，抱住屍首，哭的天昏地慘。內侍聞之，為之垂淚。國太痛哭，陳氏來勸，方住淚。國太即令速備棺木衣服，以監國禮收殮。陳氏對國太曰：「請國太跟究凶身償命，以慰幽魂。」國太曰：「吾為此事，當陞殿究辦。」隨傳旨陞殿，且衆文武官員，均知鄭聰兄弟及狗生陳塘九所為，均到朝房伺候，俱為監國不愿貪財馮錫范亦至。國太登殿，文武百官羣臣朝拜已畢，馮錫范奏曰：「臣只數日染病不起，不能知變動。」國太便問曰：「監國被刺，兇手何人？」鄭聰及陳塘九奏曰：「兇手正是蔡添前來行刺，惟陳塘九待臣前去拿來。」即出端門回府。此時蔡添酒已將醉，見陳塘九回來，忙問曰：「朝中事體如何？」陳塘九曰：「羣臣公同議立舍甥，諸事俱已定當，國太現在陞殿宣你，你去可云：見一怪物，悞傷監國，實欲救駕，不意反蹈大禍，我與輔政公保奏求饒，你自然無事。」蔡添曰：「全望將軍相幫。」陳塘九曰：「為舍甥事，自當代你求免。」一直來至端門，陳塘九上殿奏曰：「蔡添現在端門，請旨定奪。」國太令宣蔡添上殿，俯伏叩首，認悞傷之過，匍匐謝國太，求國太開恩。國太曰：「你怎行刺，怨監國何由？」蔡添曰：「罪臣實乃酒醉，見一怪物，追及到此地，悞殺監國，並非有意，故殺，望國太赦罪。」國太亦恐說不好的話來，隨喝武士綁縛斬首報來。武士答應細

縛向前捉住，蔡添還望鄭聰並陳塘九保奏代求，誰知鄭聰等五人詐作不聞，不知蔡添見只樣，已知衆奸不存好意，遂向衆奸大呼曰：「鄭聰等竟不做聲。」武士已將推出，蔡添着急，大叫曰：「輔政公陳將軍何不言莫非要害我性命麼？」鄭聰等這四個兄弟，並陳塘九只五個逆賊，貪圖富貴，叫我行刺，今又賴我，我今被害，少不得天理昭彰，你們這夥衆奸賊，有朝台灣破敗之禍。」鄭聰等五人聞言，面觀向壁，不敢看視。國太忙令押出立決不貸，決斬武士，慌忙推擁出了端門，蔡添猶是罵不絕口。武士中亦有忠義的，罵曰：「雖他人使爾，爾豈不知君父至重，而且國素爲衆所欽服，乃被手下人行刺，今事敗露受累，真正是天理昭彰，報應不爽，爾們不恨自己而怨他人，死的當然。」蔡添方纔語塞，武士下刀，斬了首級，獻上殿前。國太令懸端門示衆，永遠不許收埋。國太又對衆官曰：「若無劉國軒回來立王，恐有民變，只是澎湖現在會兵，切不可走漏消息，輕動人心要緊。」國太衆人稱是，卽下密書，各官亦具表一公啓，立差一官員，速往澎湖，毋的漏泄。差官立卽起身，國太率衆官同視收殮畢，相議擇地埋葬。陳氏夫人曰：「不必擇地，就便於北門，妾要奉飯三日，以盡婦道之情，隨要自盡，以滿奸臣之心。」衆官員苦勸，方肯停柩，迂監國府設下靈座，文武官員致祭。於是士民怨恨痛聲，口罵奸臣，無良喪心，載道揚言。但願清朝軍士，早到台灣，萬民立卽獻降，看只夥奸人，有所享用否？鄭聰陳塘九聞的士民怨恨，却亦於心不安。次早林升回歸台灣，百官詢知六月十六日澎湖大捷，方各稍安不表。且說差官至十七日晚間，初更後，至澎湖水寨，投見軍師，參見禮畢，坐於旁邊。劉國軒疑惑，問曰：「台灣有何急務，只等慌張？」差官稟曰：「請暫退左右。」劉國軒卽令隨從盡退，差官把兩封書信呈上。劉國軒見，先看國太的密書，再看衆官公啓，驚的劉國軒手足兢兢，面如土色，停了半晌，曰：「大事去矣。」差官曰：「現台灣人民思亂，軍師若不同去，恐有變亂。」欲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國軒用計斬塘九

夫人路口自盡節

却說劉國軒沉吟半晌，忙召吳潛、何祐、江勝、邱輝、洪磊等五人，後寨相見，坐下。劉國軒把一書付衆人觀看。

差官又說明萬民怨詞，衆人面面相視，齊聲曰：「今日事已至此，軍師當速回台灣，設法以安衆心。」劉國軒曰：「吾亦欲回台灣，又恐施琅整兵前來報仇，亦是大事。」衆人曰：「施琅已敗，銳氣挫動，諒亦不能自爲，今可把兵權，且交別將軍，便可回台灣。」劉國軒曰：「吾亦如此主意。」卽向吳潛曰：「吾欲將重兵付公執掌，未知公可當重任否？」吳潛奮然曰：「士爲知己者死，大丈夫旣承重任，自當努力，決不敢有負。」劉國軒曰：「施琅雖敗，人馬衆多，或戰或守，務須斟酌，方可舉行，倘澎湖有失，台難保存，切勿弄險，亦不要漏泄台灣實情。」吳潛曰：「自當留神。」劉國軒卽收拾物件下船。至次早，劉國軒傳鼓陞帳，衆將聚集曰：「監國差官宣召本爵，入台灣商議國政，難以延緩，吾今將重權交付吳潛，爾等當聽其的號令，倘若有違，卽當逆令取斬，各宜仔細。」衆將齊均領令。劉國軒取過劍印，交付吳潛，且囑曰：「台灣存亡，盡付公手，須要小心。」吳潛曰：「旣承重托，當以死報。」劉國軒退下，衆將雖不知委曲，亦諒到有甚急事，均各猜疑不定。且說吩咐曰：「吾當去後，不可撤旂號，施琅必疑吾尚在軍中，不敢藐視。」囑畢，方令差官下船。次早回台灣，進入王府，令請百官相會。須臾間，百官齊到，與軍師禮畢。劉國軒忽恨念，對馮錫范曰：「本爵赴澎湖破敵，把台灣重任托於你，爾乃從容弄出此事，激變人心，未知爾意如何？」馮錫范滿面羞愧，勉強答曰：「只因下官患病，不能進朝，故弄出只事。」劉國軒勃然不悅曰：「誰知爾的病，適逢其時，我自到澎湖，費心勞力，方得一勝，欲圖全功，不意却只等大變，正所謂辛辛苦苦，作無燕巢朽慕耳。」馮錫范語塞無言，低著頭，衆人曰：「今已如此，軍師當速思大事要緊。」劉國軒曰：「前日不納吾言，王位不定，故有此禍，今當速立新王爲是。」卽令傳鼓，請國太登殿商議。須臾間，國太臨朝，劉國軒同百官朝拜畢。國太宣劉國軒上前，泣曰：「家門不幸，骨肉相殘，故然有此禍，未知軍師高見若何？」劉國軒奏曰：「國不可一日無君，前因不聽臣言，王位不定，致有此禍，今當速立次子爲王。」國太稱是，曰：「全仗軍師作主。」隨退入宮內，劉國軒俱換大紅吉服，獻鐘磬鼓，請克塽登位，戴上冕冠，羣臣三呼已畢。鄭克塽接了王位，傳旨文武百官陞一級，各罪犯減三等論罪，文武退出。且說劉國軒回府，傳鼓升堂，衆將俱來參見。陳塘九本是將官，亦在

其中劉國軒卽喚管倉官，速鑰匙册籍前來，管倉官領令，取齊放在案上。劉國軒喚陳塘九曰：「糧儲出入浩大，爾是國戚，今特托爾管理倉儲。」陳塘九喜管理倉儲，乃是件好美差事，只是口稱領命，堂前交了鑰匙，趨炎附勢的官員，敬他是新王母舅，備禮來賀。陳塘九就午後備酒相請，至傍晚方纔入席，就着家將，各守倉儲，務須要嚴緊宿守巡查，以防不測，自己放心陪客，欲爲長夜之飲不表。且說劉國軒在府中，至上燈時候，傳令曰：「新君登位，人心不安，恐有宵小潛發，召一舊軍士，準備器械，在府伺候，隄防不測。」各軍士準備，伺候至三更時分，喚心腹偏將林柔前來，囑曰：「行刺監國均是輔政公及陳擴九等所害，若不究辦，人心不服，但鄭聰等乃藩王手足，且礙着國太面上，難以究辦。陳擴九不過外戚，若不處斬，無以安服人心，若欲處斬，又恐鄭心靈生變，我昨日特令總管倉儲，他今日大宴賓客，軍士必不隄防，爾可領我府中十名家將，各帶柴草硫磺硝引火之物，前街豐濟倉放起火來，只一倉四面，只有鄰延燒不到，若燒了倉廩，便可殺了只個，乃是風流罪過，而鄭聰等人安心無疑。」林柔大喜曰：「果然陳塘九不死，人心不服，軍師處治極好。」隨帶十名家將，及放火物件，悄悄來至豐濟倉一看，果然上不緊，下不追，是夜軍士，因探知陳塘九宴客，料無巡查，俱不來守。林柔卽令挖開倉門，把柴草放在米中，加上硝磺，放起火來。霎時間，烈焰騰騰，林柔同軍師通報，且說附近人民發喊，地方保甲忙報進軍師府來。劉國軒已知一聞此報，忙令軍士，各人帶擗欵水桶，自己上馬，趕到豐濟倉。文武官員俱來到立着，軍士竭力撲滅，此火乃是人家放的，又兼人多，不須臾，火已滅了。劉國軒方纔回來，文武到。且說陳塘九正在暢飲之間，忽報豐濟倉失火，吃了一驚，急命傳齊家將軍士，趕來救火，衆密方散。陳塘九上馬起身，來至半路，軍士來報：軍師火已撲滅，陳塘九亦到豐濟倉前，急令撲餘火，方問守宿軍士，因何不小心失火。官軍稟曰：「此火有人看見，明是民人放火的，並非失火，着來明是挾仇報怨，放火累人的。」陳塘九把軍士罵了一番，見糧米燒壞不多，却亦不以爲意。到了次早，劉國軒陞帳，喚陳塘九問曰：「昨夜不小心，致使豐濟倉失火，及本爵前去救火，已滅，爾並無形影，却是何故？」陳塘九跪下曰：「夜間小將，偶因請客，故失火巡查知此火，乃是挾仇人放的，並非失

火。劉國軒大怒曰：「胡說，宴客又非奉旨，怎麼只等多大，連倉庫亦不以為意，米糧乃軍之大事，怎能被人放火，若說失火，情猶可恕，現是被人放火，罪上加罪。」喝令刀斧手把只匹夫綁縛斬訖，報來。刀斧手一聲答應，即上前來捉捏。陳塘九急急連連叩首曰：「末末將將實在該萬死，望乞念情，看藩王金面饒赦。」劉國軒喝曰：「爾明是靠藩主，藐視王法，刀斧手快綁縛出去，毋容緩。」刀斧手見軍師變臉，急把陳塘九提位，摘去冠帶，綁出去。衆將官俱恨陳塘九，謀刺殺監國，誰肯求情，頃刻呈上首級。劉國軒令將首級挂在倉門號令，可憐陳塘九一心弑主，欲外甥登位，以圖富貴，誰知富貴未享，反受誅戮，以成不義，萬世臭名之徒，惹後人唾罵。首級挂出，萬民皆稱天理昭彰，報應。且說監國夫人陳氏，奉了三日早飯，晚飯已過，至四日，令心腹家人往大路口速搭一座高台，少停，我要到台上盡節。家人即報知董國太，國太忙令請合族親眷前來苦留。陳氏曰：「承列位美意，但妾心已決，所忍數日者，爲盡婦道，今人道已盡，先乞列位全我名節，切勿苦留，亂我心懷。」衆人思想，料難挽回，只得從其心意，遂令家人至，喚工匠在十字街頭，搭起高台，萬民聞風，無不傷感爭觀，台邊另搭一座廠寮，少停，陳氏坐車，董國太及各命婦，送到廠寮，外有圍做，湖城男女，擁塞不開。陳氏縞素上台，自有生成嬌態，令親隨家人，取文房四寶題詩，放於台上。辭世命詩四首。

其一曰：欲問青天天不知，千聲悲淚暗中啼；陽世無意灰心甚，

其二曰：一盞明燈一帖粘，傍纏燈彩復相連；三朝茶飯盡人事，

其三曰：縱有百年亦是死，何如七尺完吾生；此身已了三生願，

其四曰：雖然日月有時缺，難信今朝意外愆；自愧此身無報處，

士民看詩，俱感傷不已。陳氏令女婢把詩粘在壁上，又令女婢把白綾懸於台上，又把椅架立棹上。陳氏對衆人大哭曰：「監國何罪，妾母子復有何罪，以致此，今願相隨監國於九泉之下。」說罷，即上了案上的椅子，把白綾投環，將椅子踢下來，身體在空中搖動。可憐玉碎香消，死於無辜，各命婦忙令女婢解救，及解下來一看，面容

含笑，已是氣絕，萬民均皆流淚，不忍曰：「總是奸王賊子，迫死陳夫人母子三命，但這夥奸賊，願清軍進入台，看他們可保富貴。」當下棺木衣裳俱全，就在此收殮明白，衆人方回府，萬民從此怨聲載道，均代監國夫妻父子，怨恨劉國軒，因人心初定，而又人人抱怨，遂不敢遠離，馳書諭吳潛，觀機會以定戰守，務宜萬全方妥。話分兩頭，且說施琅自操練五梅花陣，至二十日俱已精通，各船頭俱用白布挂黑，大寫主將二字，俱已定當。乃又召集衆將商議曰：「今陣圖已熟，可於二十二日出飛，我軍船已成隊，均是寄碇，利在速戰，倘早晚潮長，不須而起，利害不小，但會戰之時，若遇賊船一隻，當以五隻攻之，決無不勝之理，若有不幸，吾當奏爾子孫世襲，倘能挫彼渠魁，或捉賊首時，立刻論功陞賞，若是臨陣退走，及觀望不前者，立即處斬。」衆將齊聲領命，退下各整本部，三日後決戰，只回將各船長名姓寫著，一目瞭然，難以躲避，各思勇往向前，甯可死於敵人之手，亦不可死於法，且說吳潛自掌理重權，軍士自料台灣，必有兇事，於是猜疑不定，人心惶惶，至六月二十日，接的劉國軒文書，始知已立鄭克塽爲王，遂將文密示衆將，忽報施琅定於六月二十二日大戰，吳潛卽傳集各將曰：「增探今日報稱，施琅於六月二十二日大戰，我想敵人船多，我船少數倍，強弱已分，台灣人心搖動，若與交戰，倘有差錯，台灣休矣，甯可守勿戰，候早晚潮起，打破敵舟，或俟軍師來，再思決戰，方保無慮。」言未畢，只見左虎衛江勝起身，向前大叫曰：「不可不可，軍師會重托將軍，以大事，以公忠勇，必能奮勇決戰，豈可固守，以負軍師重托？」右虎衛邱輝曰：「施琅人馬雖多，終是衆心不一，且陸路士卒，臨水戰已失其勢，若不與會戰，反被其笑我僥倖，且我們出入波濤之中，俱可以一當十，何愁不勝？」洪磊亦向前曰：「施琅前已敗露，敵軍強弱已分，現今番舟戰，我當自努力向前，可必勝於彼，何過慮？」吳潛曰：「現今列位好戰，須當奮力向前。」衆將稱是，遂傳令各隊將士，準備來日大戰，次日造辦早飯，火光冲天，且說施琅黎明，準備定當，傳令今日會戰，宜戰早潮，切勿怠慢，衆將領令，施琅戰船一齊牽出討戰，且說澎湖水寨右軍總督吳潛下令曰：「我們今日會戰，施琅必乘水漲攻打，我等可固守勿戰，俟潮水略退，號砲一發，方可向前冲殺。」衆將俱升砲開船，兩軍相遇，各自寄碇擺開，吳潛一船冲出，施

環船亦向前。吳潛大叫曰：「施琅不識時移，忘自挺強，不記的前日，幾乎滅亡！」施琅大怒曰：「勝敗軍家常事，爾不可妄自誇口。」吳潛曰：「吾乃後軍總督便是。」施琅大罵曰：「你兄弟背反朝廷，傾陷黃公台滿門，捨位之時，把爾碎屍萬段，方消我恨。」同與衆將曰：「誰與我捉此叛賊，前來獻功。」號令一下，只聽的一聲砲响，清軍擂鼓反向，衆將俱肯捨來爭先冲殺。吳潛退下本陣，三軍固守不動，官軍直迫上前，鄭軍大炮打來，只得退下。施琅再令催戰，官軍又發炮擂鼓冲殺。須臾間，早又發第三炮，鼓官軍却又爭先殺來，鄭軍只是掩旗息鼓，祇用大炮擋住，及將已牌時分，且說吳潛，在船觀望，船隻均出戰，猶如山崩地裂，一船冲出官軍陣頭。施琅忙喝令曰：「家衆將奮勇交戰，清船一齊冲殺。」吳英戰船正遇鄭將陳諒，大叫曰：「吳英莫前來送死吾來也。」吳英喝曰：「叛賊子，休得逞強。」遂向前兩下攻打，又陳龍許鳳柯彩等，各率戰船攻柯彩敵住江勝，陳龍擋住邱輝，許鳳戰住何祐，洪磊四處冲殺，江勝等各將，均捨命立在船頭，舞動如飛，擲火罐，放火箭，雖然燒毀官船戰船數隻，奈官船太多，又兼施琅命令嚴重，疊疊殺來，只不肯退。誰知天意助着聖天子，退西風，轉東南風，俗語云：有風不怕流，東南風大作，潮水乘着風勢，波浪齊天，官兵反乘着上流風，鄭軍反居下流逆風，船欲向前，却被東南風打下。施琅大叫曰：「聖天子洪福齊天，故順風相助，衆將可竭力捉賊。」在此一齊官兵，多各奮力向前，鄭軍船隻有限，二則風水不順，便有些支持不住。且說陳諒戰住吳英，忽見自己欲敗陣，又有官兵戰船甚多，愈冲上來，心中甚忙。吳英撒一火罐，向陳諒身上打來。陳諒一側躲過，乘勢把背鳥鎗取過，向吳英打來。吳英躲之不及，被他鳥鎗打中左眉，疼痛難當，遂下艙中，水手忙把船退下。陳諒見自家陣勢略敗，又見施琅正在催戰，自思若捉的施琅，勝捉他的將百員，喝令水手速駛上前，擒捉施琅，水手領令，將船趕上。陳諒大叫曰：「匹夫焉敢前來送死！」即催船向前迎敵，官兵各爭先助戰，東南風更大，鄭軍戰船遭逆風，紛飄飄下。陳諒船被官兵困住，何祐聞報大驚，忙率船來救。施琅喝令，一并困住，當不得官兵衆將，趁着順風，爭先殺來。江勝被柯彩困住，一連打沉江勝從船兩隻，併連一着，只有己的船而已，猛然出了剛義之氣，在於船頭大叫曰：「大丈夫死於疆場，幸也！」說

罷，令水手如有退縮者斬。自己立在船頭抵敵，並無懼怕。此時有隨征台灣總兵朱天貴，本係鄭經部將，投誠屢立功勞，故陞至今職。在台灣時，曾將女兒配與江勝爲媳。當下見江勝危急，忙見施琅曰：「江勝與末將乃兒女相親，招其投降。」施琅大喜，即拔令箭一枝，令朱天貴招降。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施琅澎湖大戰勝 吳潛盡忠報國恩

却說朱天貴因見江勝危急，特來救應。施琅欲招江勝歸降，取令箭一枝，交付朱天貴，前去招降他來。朱天貴手執令箭，將船駛上。大叫曰：「親家豈不見我自投誠之來，紅頂榮身，今勢已危，何不早降，以取富貴？」說罷，即令本部戰船，讓開一條路，復又大叫一船進去，直至江勝戰船。當時江勝聞聽得他一番言語，心中頗爲暗恨，道：「只逆賊歸降敵人，反爲榮輝。」即令部下曰：「待他來近，即把斗頭砲打死只狗畜生。」一面作耳鬚，對朱天貴曰：「狂風浪大，親家可近前來說明。」朱天貴道：「是真個不聽麼？」吩咐把船近，江勝早把個斗頭煩開火，可憐朱天貴船裂開，沉於海底。朱天貴連屍首無存。施琅見了大怒曰：「只逆賊，既不降，又敢陷了朱天貴性命。」傳令不許放走，官兵戰船，一齊圍住，大煩銃火罐火箭，紛紛有如雨點，大打下來，各船迫近。江勝自知難免，即跳下艙，喝令速把週圍大煩一齊開火接戰。開火各有常列，或放前後，或放左右，若是左右齊開，自己船即沉沒。當時軍士聞週圍齊開，大驚曰：「若是如此，豈不沉沒？」江勝大怒曰：「今勢已窮，若不如是，反要被捉受辱。」軍士見主將不顧性命，自己奮力向前，把前後左右四座大煩，一齊開火。只聽得一聲炮响，把清船攻沉一隻，又打壞一雙。江勝自己船早已沉下去。施琅見了大驚曰：「只匹夫不畏死，且陳諒被官軍打沉，猶在船頭死戰，不料吳英一煩，打的船裂沉下海去，可憐陳諒死於海中。時右虎衛邱輝聞報江勝危急，忙率軍船五隻，前來救應，却被施琅圍住，一連打三隻，邱輝尚在督船，不料被一流炮銃子，打中臂上，猶然忍痛抵敵。不料被一矢，又中左足，自知勢小，官兵一擁圍住，邱輝即跳下艙，奪部下火燃過來，揭開火壩，把火燃撒下桶，把火一吹，火藥着火。一聲响，好似天崩地裂，連船並人飛上空中去了。官兵一船迫近，亦被火冲的無踪。官兵見了大駭，亦是天數。洪

磊正在接應，忽被狂風連船同入，一並吹下海去而死。鄭兵走的走的，降的降的，施琅各船把鹿耳門水口圍住，免使遠回台灣。却說何祐見各處均已敗，一船只的逃走，後面官兵追迫，鹿耳門又被截斷，只得喝令從吼門進去。舵公楊福大驚曰：「吼門俱是石礁，從無船隻往來，如何進去？」何祐大怒曰：「假使船砍而死，亦勝被捉，快從水門頭進罷！」楊福只得越舵，向吼門進發，忽一陣狂風，把波浪震起丈餘，何祐隨浪進發，船竟無碍石面，有識水路官兵見了大驚，明明是神助，能進此門，亦死不信，亦有官隨後越進，波浪已退，船被礁碰壞數隻，只得退下。且說吳潛見天降逆風，眾將俱皆嘆曰：「吾當年歸降之時，因擇主，今若再歸清，便是反復小人了。」卽拔劍大叫曰：「藩主非吾不竭力，以振天降逆風，以滅台灣，吾今惟有一死，以報國恩。」說罷，自別而去。台灣餘船，均皆歸降，施琅分下煩船，截守鹿耳門，自澎湖而去招撫，又眾將分從三十六嶼守降，歸降各守將，知澎湖已失，鹿耳門截斷，無門可歸，盡行投降。施琅問明，方知台灣內變，鄭家兄弟自相矛盾，大喜曰：「我主洪福齊天，故使鄭家君臣吞併，劉國軒若在澎湖，未必如此容易破，今當乘着得勝之勢，台灣忙慌亂之時，攻取鹿耳門，非澎湖可比，只有一路，須從炮台前經過，雖有百萬人馬，焉能飛過，尚有一路不從炮台，只有劉國軒知之，我們均不知此路，且鹿耳門水淺礁多，大船定必觸破，須造八隻小船，方能無碍。況劉國軒深得民心，戰守俱通，非易可破者比，不然，乘台灣人心動搖，遣使招降爲上。吳英柯彩，我們雖獲全勝，但戰船俱皆損壞，十分壞去五六分，亦難攻戰，今一但差官入台灣招降，劉國軒智謀過人，必有誠議。一面往福州催取船炭釘木料前來，修理船隻，再着督撫連夜趕造八隻船一百隻，以備攻進鹿耳門，可爲百船。」施琅聞言，始信鹿耳門果然險阻，遂聽議，又差官入京奏捷，命差官催督撫座造船，又取船料灰釘前來修理入台，許說降，劉國軒若降，必保陞爲總督，倘鹿耳門若破，悔之無及，曾斐領令入台而去。施琅方犒賞三軍不表，且說何祐由鹿耳門走，從吼門遁回，二更後入台灣，原來劉國軒慮事周全，自鎮澎湖，而台灣各處小口，多加重兵，各處大嶼把守，又多遣哨船打聽，時刻回報了。六月二十二日，大戰澎湖，現值三十六嶼傾陷，探子初更投入台灣，官兵惶惶，至二更何祐回來，向劉國軒說明，天降逆風，陳

諒邱輝江勝盡行死戰，洪磊流船，吳潛自刎，澎湖船從門而入等情，說明劉國軒嘆曰：『我若在澎湖，亦不致有此失。』隨發令各水口守將嚴備，大殲緊守，一面帶同何祐進入王府。此時各官員俱在王府，議論台灣戰守之計。劉國軒令內侍速請國太議事，國太前已聞兇信，隨即陞殿，百官拜見畢，劉國軒引何祐言台灣失事各情，却亦不妨，奈人心不服，實爲可念。但鹿耳門險阻，施琅無有小船，一時而難來爭，耳鹿門早晚必使人前來招降，再作商議。國太曰：『倘使遣人來招降，君以爲若何？』劉國軒曰：『看他來意，再作商議。』今已令各口嚴守，諒施琅亦不能奈我何。國太且曰：『國太曰：』全賴軍師指教。』文武俱退，萬民嗟嘆，數十年墓業，將付他人，皆由奸臣貪財作孽耳。次早會蜚入台，先見劉國軒，備言施琅有言，公若主降，伊保陞公爲現任總兵，說罷，即把文呈上。劉國軒曰：『此公事非吾所自專，同百官見國太開拆，今當見國太商量。』當時上馬，一同會蜚入見，一面請百官均到商議，百官須臾齊集，並請國太登殿，會蜚同羣臣入班，又令會蜚暫住館驛，衆官見書，其時國太問曰：『卿等主意若何？』馮錫范曰：『澎湖雖失，鹿耳門堅固可守，前日姚啓聖會議不雍髮，不朝覲，仍奉明正朔等情，因我們不從，故使者往來的不絕，今現來招降，可照姚聖啓前所約，如朝鮮例，永鎮台灣，年年納貢，如小事大之禮。』劉國軒曰：『此言是澎湖未破，姚啓聖意在息兵，故有此舉，今澎湖已破，敵兵臨境，況藩主年輕初立，今施琅已得全勝之功，怎肯從姚啓聖之言，約此言恐費口舌。』馮錫范曰：『施琅果不從，諒鹿耳門堅固，施琅亦難取，何必恐懼。』劉國軒曰：『君知其一，不知其二，台灣所靠，是鹿耳門，今澎湖已失，雖敵人不獨入，而我亦不得出，是鹿耳門之險，敵人已與我之。且說施琅意在報仇，倘調動五省大兵，截住各處水口，我們不得出入，不過數年，船隻釘壞，灰釘鉄碯斷絕，將何以守？』馮錫范曰：『如若鹿耳門有失，那時再作區處。』百官均言曰：『軍師之言是也，丞相當思萬全，不可貪而無厭。』馮錫范即沉吟一會曰：『軍師如此說，今可約施琅雍髮歸降，改換清朝衣冠，尊奉清朝年號，只不入朝，永鎮台灣，則公私兩便，諒施琅必從。』衆齊言如此辦法，施琅自無不允之理，軍師可從之。劉國軒暗想：只夥匹夫，不知強弱，我若再多言，衆必疑我顯，且待不成，再作個萬全之計。即答曰：

「列位現已定賞，可具下公信回答。」且看施琅主意若何。衆官云是，遂具下公書，令喚曾蜚前，重賞金銀，遂差官鄭賦同往，把書言語對曾蜚說明。白曾蜚拜別，卽同鄭賦下船，出了鹿耳門，直到澎湖上岸，到轅門外伺候。先見曾蜚入見施琅，備言衆官欲求永鎮台灣之事。施琅卽令請鄭賦進見，鄭賦上堂拜見。施琅答以半禮，令左右扶起，坐於旁邊。茶罷，鄭賦且言永鎮台灣之事，隨後呈上公書。施琅看畢，令曾蜚曰：「此事是劉國軒主意麼？」曾蜚曰：「乃是衆官之意，劉國軒並不一言。」施琅笑曰：「吾料劉國軒乃是知時之人，亦必無此言，但招安之事，乃是姚總督意見，本爵主受任以來，全任征勦，招安一事，非本爵所敢聞，况永鎮台灣之事，只可澎湖未破之先可言，今鹿耳門險阻，吾已共之，且大臣奉旨戰，豈敢以尺寸土與人，吾固劉國軒不敢發此言語。」便對鄭賦曰：「勞爾到此，可同曾蜚到堂暢飲，少停，再領回書，口中須幸國君臣面君就職，倘有不從，鹿耳一破，玉石俱焚。」封緘已畢，少停，鄭賦酒罷，前來辭別。施琅把書交付鄭賦，曾蜚曰：「爾可再入台灣。」鄭會二人辭別，來至台灣，見國軒對門官曰：「爾可對差官云此乃公事，且到王府公議，本爵不敢私見。」門官說知，曾蜚、鄭賦卽同到王府，請國太面見。國太臨殿，招集百官，劉國軒亦到，曾蜚、鄭賦進見，卽把施琅吩咐舉國內附面君就職各語，言明。呈上書信，國太令曾蜚到館驛安歇，國太拆書觀卷，將書與衆人觀看，曰：「施琅不從奈何？」衆看畢，啞口無言。劉國軒曰：「自前我已知此事難成，欲降必須舉國內附，亦可成事。」馮錫范曰：「若欲內附，且守鹿耳門，與彼決一死戰，勝敗當亦未可定，今監屈死，人心不忘，施琅必要報仇，怎容我投降，爾休錯了主意。」馮錫范曰：「若施琅恃強，不准我歸降，我們便全軍投船，從台灣後攻取呂宋，番安身，亦可稱孤道寡，何必受人節制。」衆官齊聲曰：「計却亦有理。」劉國軒曰：「此計一發可笑，大權爲人者，能福人，能禍人，故忌之，我現失台灣之權已久，人皆欺侮，且而中原士卒，先墳墓親友故朋俱中原，誰肯盡心遠涉波濤，爭奪他邦，倘人心不服，俱是他敵，能保無患，况財物亦動人心，尊公便是榜樣。」按馮錫范之父馮登也，居於泉州，適值黃公台獻福建，全省歸降，王元帥入閩受降，馮登卽收拾細軟下船，欲往梧州，依鄭經，海中僕人利其財帛，與舵公同謀殺之，分其財物。

而去。當時馮錫范曰：『若是來身歸降，我們歷年征戰，殺死官員無數，雖無子孫親眷在朝，豈不思量投降。』劉國軒勃然變色曰：『前日魏啓聖苦苦講和，爾貪的無厭，必欲廈門爲公所故，有此禍，今好歸降，聽天由命，依爾意見，直時玉石俱焚，那時方足心願。』說的馮錫范無言回答，百官方知馮錫范誤事，其時被劉國軒說的羞恥，決無一言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竇淨王全家殉節

鄭克塽閣台歸降

却說百官聞聽劉國軒奏曰：『馮錫范貪心無厭，始悔前日失脫機會。』董國太方知馮錫范誤事，乃與劉國軒曰：『君云及破城之事，使人毛髮俱立，君事合宜，可思良謀。』劉國軒曰：『非臣不忠，亦非臣失志，受四世大恩，先帝主重托，事有可爲，卽思開強拓土，今大事旣失，當圖全主君，方不愧大臣受國家重托，亦不致被人恥笑。今可來身歸降，施琅亦礙着故主，不便報怨朝廷，亦必以恩相待，國太只管放心，切勿疑惑，以招不測。』百官齊聲曰：『劉軍師眞肺腑之言也，國太自當從之，免貽後悔。』董國太曰：『老身先意決，軍師卽可主降，不必他議。』馮錫范向前請罪曰：『滿聞公明論，始悔前日差錯，今若歸降施琅，又恐他人挾舊怨，深求無厭，奈何。』劉國軒曰：『公與我同受重托，豈敢異心，因公見事太遲，故直言，務請望祈恕罪，至於施琅舊日與我情頗相投，我尙另具一信，勸其息怒，亦可無尙下百官商議。』時鄭克塽具下降表，降出宅內，大約願來身歸降，清廷，劉國軒另修一信，勸施琅若肯卽功名雙立，思誠並用，須怎故主之情，勿蹈五員故轍。書信修完，卽令會輩前來，劉國軒卽令其弟劉國昌馮錫韓送降書降表，同會輩去見施琅求降。二人來到，各案先是會輩進見施琅，言明劉國軒主降，施琅方請二差官上船進見。劉國昌馮錫韓拜見，並上降書降表，施琅以禮相待，仍降表留下，拆開降書看過。馮錫韓方取出劉國軒書信呈上，施琅接過拆曰：『旣劉國軒有書前來投降，是真勞煩二位跋涉，卽命備酒相待。』劉國昌馮錫韓差會輩伴陪，一面差官帶文書往福州，知會姚啓聖，備辦靴帽紅頂入台，贈與歸降衆官。一面具表，差官入京報捷，另備書付劉馮二差官曰：『歸告爾主，旣是真心向此，本爵自當實意相待，決無異心。』

母的疑惑，今准其君臣歸降。本爵另發榜文，到台灣曉諭之日，軍民一齊薙髮改辮。鄭家君臣，及有職官員，使本爵到台當面一同薙髮。劉馮領書回台，見董國太問明備細，看過回書，君臣方纔心安。發榜通街粘貼，道遠施琅之意。文到，軍民薙髮尊語，士民見之，莫不嗟嘆曰：『在台聖王創業苦心，一旦付之他人。』且說時有甯淨王朱術桂，自到台以來，遠報於台灣廣西，先娶蔡氏夫人，後又娶何姑、梅姑、秀姑，號爲王妃，終日以書酒娛樂，不染閑事，謙恭有禮，和睦鄰舍，不侮威勢，萬民感頌其德。王妃亦通文書，日以請酒爲事，乃故明宣宗皇帝几世孫，時年六十二歲，家人報稱，言鄭家歸降，挂榜通街之事。王妃大驚曰：『不意鄭藩子孫，如此不肯，深誤大王，如何是好？』甯淨王笑曰：『孤本庸碌，不圖榮顯，然幸勸逃避者，不過爲此數支髮而已，常思此身不約了局，今事已畢，孤自有主意，何必過慮。』卽命僕婢分矣，各換佃戶前來論語。按甯淨王自到台灣，置田園，佃戶耕作，均感恩德，當時聞喚到齊王府。甯淨王命把契卷，均拿前來，對佃戶曰：『孤自到台，深蒙爾等耕種奉供，愧無事報，卽當永決，今特請爾等前來，當面焚卷，以報爾等辛苦。耕作者多，弱少者少，以爲後別紀念。』卽命安人盡焚各卷，衆佃戶均不覺，向前拜謝，並問何故。甯淨王笑而不答，衆佃戶散去了。甯淨王備筵，喚王妃同飲，酒至半酣，王妃曰：『大王爲何主張？』甯淨王笑曰：『孤家乃明皇龍裔，怎肯失志變形，當歸太祖武皇帝。』王妃驚曰：『大王無意人世，妾身何托？』甯淨王笑曰：『大限來各自打算，孤但完此身而已，豈能強主位師所爲者？』王妃泣曰：『妾身雖然女流，承大王教導，粗知禮義，大王若是有失，妾身自當相從於九泉之下，斷不苟托以辱大王。』甯淨王忙問曰：『卿等果有此心否？』王妃曰：『大王若不信，若妾等就在大王之前先決別，以免大王之慮。』甯淨王哈哈大笑曰：『卿等若有此心，真不愧龍種。』王妃曰：『大王少待，頃刻便知。』說罷，各自回房梳洗，周身換了新衣服，上吊。甯淨王卽進內觀看，命左右各懸下，放在牀上，女婢啼哭。甯淨王曰：『癡婢子何不曉事，乃如此悲泣，人生豈無不死乎？推頭生其時，死得所，今王妃死得所，又何必哭乎？』乃買公柩，令家人前來，軍民始知甯淨王滿門殉節，正爲嗟嘆。甯淨王命家人侍王妃，各置一棺，棺上照各書姓名，應一棺以自待。殮畢，把棺列在

後堂，又喚衆婢吩咐曰：「今王妃已經盡節，爾等可取畫房中之物，各煉良人，以完終身。」衆婢泣曰：「小婢等久蒙大王恩德，不加叱罵，正當侍大王，怎忍分散？」王曰：「大限一到，雖父子骨肉，亦當分散。」即命備輦起身，拜別鄭澹。原來鄭克塽正陞堂議事，忽報甯淨王滿門殉節，君臣俱各有愧，及聞報駕到，克塽同衆官迎接，甯淨王下轎上殿，當鄭克塽分賓王坐下，羣臣見甯淨王笑容可掬，談論自若，俱皆特感，茶罷，甯淨王謂鄭克塽曰：「孤自到台以來，並承侍奉祖孫父子四世大恩，時刻在念，今特來決別，欲煩貴君臣，到敝廣托以後事，千祈屈駕一往。」鄭克塽心內慚愧，只得安慰曰：「施琅若亦在，憑大王自主，出仕或不仕，施琅豈能相強，大王何必如此？」甯淨王曰：「人各有志，自不相合，孤今意已決，侍奉不必苦勸，只煩貴君臣撥駕爲幸。」鄭克塽曰：「大王請回，小姪立即造府。」甯淨王辭回，克塽便令備燈，與文武同到王府，甯淨王迎接上殿，賓主坐下，茶罷，衆官見滿殿皆棺木，均皆流淚，甯淨王曰：「孤今年準定鬢髮無失，其不愧龍裔，諒祖宗亦必收留。」即命取文房四寶來，但題詩於壁上，其詩曰：

籍卒避海外，

總爲几莖髮；

干今事已畢，

祖宗應容納。

題完，差家丁備過香案，向北謝恩，方命撤去，復命在樑間懸下白綾，完備。隨囑家丁曰：「吾死後，爾等可以分散府中之物，各去營生。」衆家人叩謝，甯淨王再向鄭克塽君臣拱手謝曰：「深蒙貴君臣厚愛，就此長別。」說罷，即起身上吊，克塽拜命家丁向前解下，面容如生，氣已絕了。鄭克塽哭曰：「本藩不才，累及大王滿門，何顏立于人世。」君臣均皆悲泣，衆家丁哭泣，收殮下棺，克塽君臣方纔回府，後埋於鳳山縣。長生因其地狹，遂持王犯官棺柩葬大林地方，即今台灣仁利里是也。其元配羅氏已早亡，故不言及。後施琅入台，以其府留之無用，便拆下爲廟宇，前祀聖母，後祀傅祖，傍祀護法，不數日，施琅差隨征尖頂侍衛吳啓爵代了文書，入台曉諭。鄭克塽等君臣先繳印授，後進京入奏，另接旨旨治罪。鄭克塽厚待吳啓爵，是晚留住館驛，是日榜文張挂各處，曉諭軍民，一概薙髮。次日脩下表章一道繳上，正平郡王金印一顆，鄭曉、劉國軒等及衆官的官印，一並交吳啓爵

(集四)

代回交施琅。施琅卽拜表併印，差吳啓爵解送上京捷報。此時施琅平台年已三十歲，豈非天助成功哉。吳啓爵到京之日，乃八月十五日中午佳節，聖天子聞奏大悅，賜施琅月餅全盒，蟒袍金甲寶雕翎全副，及文房四寶等物。此後話。且說劉國軒打發吳啓爵起程，卽奏董國太曰：『尙年成國公受千歲降清，因不以老藩主爲意，縱其一船漂流海洋，後來老主公舉義，致成國公受禍。此前車既復，後車當看。况鄭族衆多，倘有外逃，日後爲禍難免。受累，且被英雄嘲笑，說我等是反復的小人。其時鄭派均招入王府安身，無容出入。』再差林升守住前後方無遺漏。國太曰：『軍師此舉，足見爲我鄭氏格矣。』劉國軒曰：『臣受大恩，豈有不盡力以報四世之恩。』罔顧衆將曰：『非我獻媚，實乃直言。清朝平台之事，明是天助，公等歸降，務須竭力以圖功業，切不可復生異心，違逆天意，以招天遣。反被天下說我等枉稱豪傑。如此不智，若不聽其吾言，必有後悔。』衆官唯唯稱是。董國太卽傳鄭家至親，均居於王府內，隨令林升帶領軍士守住，無容出入。此時林升傷已少愈。劉國軒囑林升小心關防，次日接的施琅入台日期。劉國軒遂卽傳命所過街道，盡搭五彩布幔，恭候施琅。施琅到日，令各家備辦香案迎接。另差何祐先到鹿耳門，所有轉北礙碼之處，樹青爲號，以免船隻碰壞。且說施琅下了八漿小船，揚帆擂鼓鳴金，直到鹿耳門，鄭克塽身穿白素，代領文武百官，立在海邊候送降書。恐施琅不識各路，差官劉國軒在船頭瞭望。且說施琅船進鹿耳門，雖有樹青爲號，奈水淺礁多，施琅及水手，從未會到此，船亦觸壞數隻。劉國軒見了，忙令何祐速去引路。何祐忙下小船，飛棹奔出引路，餘船隨後，依其轉灣。施琅見如此險阻，自覺心寒，謂衆將曰：『吾若知鹿耳門如此之險，亦不敢獨任平台，眞乃聖天子洪福齊天，故使鄭家兄弟相殘。』劉國軒回台，始知神人相助，使吾的以僥倖成功。』及船到海邊，鄭克塽手捧降表跪獻羣臣，均跪在後。鄭克塽訴曰：『小子無知先人的罪，大人實深，小子萬死猶輕，唯望大人開恩。小子年輕，赦宥滿族人口，深感大人再生之德。』施琅見了，想起國姓當年志吞海宇，無人壓制，瞬息之間，子孫如此懦弱，看來世事將就，亦不必認真。想到此處，不覺悲感，忙跳上岸，先扶起鄭克塽，隨後請起百官。又安撫鄭克塽曰：『君子不念舊惡，先人之事，不必言及，今君等旣已投誠，本

爵自當竭力保奏，君等必屈顯職，斷不虛心相待。」鄭克塽稱謝，左右帶上馬匹，請施琅及衆將上馬，鼓樂喧天，真是熱鬧。施琅下令三軍，敢有亂取百姓一物者斬。施琅紅頂寶雕翎，蟒袍朝珠，好不光彩的。百姓觀者擁擠不開到城下，卽令三軍在此屯扎，只帶將官入城，直至王府，拆去端門，升坐大堂，出榜安民。劉國軒卽差犒賞三軍，鄭克塽君臣當殿雍髮改扮，施琅命各贈袍褂靴帽各物，克塽命備酒接風，到晚散席。施琅回營，便請國軒議曰：「今鄭家已歸降，吾意欲衆官家眷，送到福州，交姚啓聖安頓，一則使各眷回墳墓，二則亦免衆官別生異心，公意如何？」國軒曰：「此乃至當不易之理，難以久延。」施琅卽下令，所有衆降將家眷，預先收拾，五日，後下船往福州，見姚總督，好回家鄉，我等好的進京受職。至五日，上自鄭克塽下及衆官家眷，各均收拾下船。施琅差官帶往州福，交姚啓聖安頓，又移文令姚啓聖，速備烟布到台，以便出巡，草地犒賞各番，不幾日，差官烟布到台，施琅先發榜往草地曉諭各番，出巡日期，然後領隊伍，同國軒出巡各社，卿自來接，俱賞銀牌，各甸土番來接，俱賞烟布，各處番人，均皆歡喜。施琅巡過台灣，各處知地肥甘，田園甚多，乃謂劉國軒曰：「台灣未入版圖，今旣歸館，未更水路，自台灣至廈門，共十一更水路，若論水路，共五百五十里，倘遇順風，早揚帆，兩夕卽到，地土肥甘，田園更多，土番雖多，卽什麼不一，不相統屬，不能爲我之害，實乃凌泉倉廩，留之大爲民糧食。昔者不登版圖，乃歷朝庸臣，懼怕風浪，未登其地，又聞番人孔多，故去之，以爲荒蕪之地，實因庸臣慢事，遂爲和蘭所據，略成規模。乃至鄭番入台，方換風俗，已爲文物之鄉，今若去之，必爲和蘭所據，非止規模，可視中原，更爲凌泉頑民犯法逃處，深爲國家之患。若留之，實爲有益，未知大人以爲如何？」施琅聞言笑曰：「世間覺者所見若同，吾亦決意留入中國。」國軒曰：「旣二人所見相同，大約不差，理宜俱奏，設立官兵把守，方約久遠無患。」施琅沉吟曰：「公言及設守之事，深爲躊躇，由古以來，豈險之地，最難托人把守，台灣橫佔四省，縱橫數千里，內有鹿耳門之阻，外有澎湖及三十六劣之險，又在橫洋之中，守將無能，則難把守。若是有能，誰不貪富貴，有此險阻可持，恐有佔據背後反

之事，深爲可慮。』國軒曰：『大人所慮格明，但事在人爲，以我愚見，却亦不難，要鎮守者，俱用內地官兵，爲戊午之例，限以數年爲期，限滿之時，內地各府發兵，更換守員，戍遷辛苦，任滿無過，則係有功例，并一級如此，卽並兵員樂從，不怕風浪之苦。且守土官軍，初到之時，未諳民情風俗，必不反叛，及至三四年，民情通徹，欲圖反叛，已經任滿，例應升轉內地，勿使久居。且守兵父母妻子，均在內地，誰肯從叛，貽害親人，依此。』施琅便背叛永絕之事，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四回

黃公台擅殺道台

施將軍回師福建

且說施琅聽國軒設守台灣兵將更換之法，乃稱讚曰：『公之高明，堪傳爲法，實乃萬全，但姚總督保有司官，今當移文啓定之例。』國軒笑曰：『若論體禮，應當啓問，但世人誰肯任咎，恐被留之無益，去之又恐啓問，違我之辭，必云朱履其地，不敢主決，請大人自主之。』施琅曰：『我亦料到如此，待他回文，我方具奏，請旨定例設守。』二人主意已定，遂備文移到福州，姚啓聖接書，聚集各官商議，各官俱云：『台灣若果有益，何致上古去爲荒地，大人若主留之，倘日後有變，豈不是大人任其咎，而施琅的全功，當思萬全方可。』撫院布政曰：『依我等愚見，留恐無益，去恐留害，且我等又未曾到台，不便妄議，可聞其自主。』姚啓聖曰：『此言甚合吾意。』隨具回文，辭以未曾至台，不知其詳，不敢妄議，大人自主，及回文到台，施琅見了，請劉國軒來商議曰：『世上無人肯任咎，曰果不出吾所料也。』施琅曰：『非吾癡呆任咎，但吾受國大恩，不敢使乖，以貽後患。』各主留台灣，乃與劉國軒商議定當，隨卽具疏，奏言台灣，去必爲和蘭所據，其害不小，故宜留取中原，臣曉夜思想，應設事宜，具奏台灣，應設總兵官一員的專征伐，以示遷強重托，並各軍副將一員，戍兵二千。今台澎湖兩處，共定制戍兵一萬，請旨台灣橫佔山東福建浙江廣東廣西五省，且御旨應發于何省管轄，就本省內，各府州縣，抽出戍一萬戍台，限以三年四個月，轉換一次，週而復始，庶無久居背叛之事，帶兵官戍台班滿，無過卽陞一級，及表章到京，聖主降旨，差六部會議，台灣應歸何省管轄，六部議奏，台灣橫佔五省，臣等未臨其地，不敢妄議，必須欽天台以天台分別

於支，應該何省統屬，自無不當之理。聖旨又差欽天台議奏，欽天監議台灣，乃福建星相同，宜配入福建管轄爲委，令行奏請一章，硃批台灣感天府，改爲萬年州，天興州改爲台灣府，附廓城改爲台灣縣，南京改爲峯山縣，北路改爲羅山縣，後未肯造謠，改爲加義縣，另設兵備道一員，管轄各處地方，又於一萬制兵抽出，助看銘守備官一員，當道標其命案凶犯，解逃福州定罪，賊案及反叛，就在該處總兵官，便宜處決，其歲兩試，差逃到台灣，道考試，免學政過爲辛苦担擱，其鄉試又武生員，俱到福州赴試，餘具照奉施行。另降旨差吏部，超選文武能員，飛赴台灣上任，撫綏地方，差隨征官各回原任，總候陞賞。施琅可班師，可帶鄭克塽君臣及降將等，有功監理，及現封遊擊黃吳等升見，以便封賞。福建另設水師提督一員，總管水務，兼管台灣，官兵駐劄廈門，命地方官科議，擇地發出庫銀，刻日興工，起造提督衙門，及旨到台灣，施琅率衆官迎接，開讀詔書，就請欽差飲酒，俟候官到，方可進京。至三日後，其表付欽差回京繳旨。施琅隨及犒賞三軍，並隨征將士，命各回原任，又備下祭禮，親祭國姓坟墓，其哭甚哀，將入謂施琅爲義士，誰知施琅後來在石井路口，掛在五聯石華表上，攜施琅相台灣受降，鄭克塽當海邊跪獻降表，施琅坐於船上，撚鬚大笑，意欲恥鄭族親人，不願過華表上，另民房買來，拆爲往來路徑，此是後話。只因一筆難云兩事，故忘了黃公台殺張道台一事。因黃公台重興公府地方，因其執掌十三支王命，五標將官地方官俱有贈聯稱頌，當時有漳州清張全，爲官剛直，向公台黃芳太不甚相的，書一聯當公台尊差。前海道後太保，左在實右三聖，公台愛之，令其地名曰着懸於首位。有一客，當張道不聽，問於公台曰：「未如此聯有何好處？」而公台掛相首位。按公台當時之前海道，後街後面通北橋街土，各太保街，在左逢卽漁其廟，右逢卽三聖廟。公台答曰：「惟此聯最合地名，甚稱我意。」客曰：「公台悞矣，張道台此聯，非曰地名，乃借地名暗刺雙關西意，公台若赦小可之罪，小的方敢言明。」黃芳太曰：「爾不過据實而言，何罪之有，只管說來。」客向他說：「尊公老大人，前面從國姓於海中坟曰：『前海道實乃海盜後太保，乃是投机，後又封太子太保，右三聖，實說忠勇王，因甲寅之變，會作降耿藩，復詐於鄭經，實罵大人爲三姑家，收依小人，愚見辱大人格矣！大人反以爲良言，豈

不被他恥笑。黃公台聞言怒曰：「向前把聯扯下，折爲粉碎。」罵曰：「狗官敢只等無禮，吾必殺之。」自此便殺張道之意，因未有其便，亦是合當有事，忽一日適公台心事不甯，坐立不安，早飯後在書房淨眠，張道台偶從北橋去，北門外拜客回來，嫌從公府經過不便，卽向公府花園後甘蔗卷欲從清鎖橋回衙路又近，隨從鳴鑼開道而過，公台被鑼聲驚醒，問家將曰：「甚麼狗官敢從後花園後呼喝開鑼，驚我睡興？」家將曰：「一家將知道，稟曰：『滴聞道台從北橋北門拜客，必是從甘蔗卷回來，因此喧嘩。』」公台暗想：「只狗官明是向我結仇，卽取一支令箭，差一名家將曰：『爾可帶令箭，從公府街尾趕去，若是別官便罷，如是張道，可曰本爵喚他說話，不許延遲。』」家將領令出門而去，公台越想越恨，曰：「若不殺只狗官，怎消吾恨。」便差標下，卽速請王命前去，令把海州道張全首級取來，標將吃驚曰：「張全乃本地方官，又無過失，恐不便誅戮。」公台曰：「本爵呼喚不來，便是違命怎的無罪，速取首級前來繳令，休的有誤。」標將退去，一面傳齊武士，一面請出王命，帶將上馬起身，且說先首的家將趕出公府街，張道的標方出須知巷矣，公府家將忙向前稟曰：「公台有命，請大人進府諭話，大人切勿延遲。」張道稱是，大簾卽便起身，黃府家將同行，不上三四十步，見標將手執令旗跑來，大喝曰：「張道台何在？」家將曰：「已入清鎖橋來。」標將急轉馬趕到清鎖橋，見大簾正到橋上，武士忙大叫曰：「隨從，快報張道曰：『公台恭請王命前來，快快迎接。』」人役急到面前稟曰：「公台請王命到教大人迎接。」張道台吃驚曰：「何事如此重大？」急忙出簾，隨從忙排上墊褥，標將已下馬，手執王命曰：「張道快來迎接。」張道台慌忙跪下，標將大叫曰：「公台有諭，海州道喚召不前，有違王命，卽斬訖報來。」張道台聞言，驚的魂不附體，立身曰：「公台命纔到，怎云本道台不前遲延，况本道台亦是他父母官，怎的擅自誅戮本道入府？」向公台理論。標將曰：「王命已到，何敢容爾入府，爾若不願，只好陰魂向他理論。」喝命武士快綁縛處斬，武士一聲答應，如狼似虎，扯住張道，剝去身上衣冠，縋縛起來。張全大叫曰：「黃芳太恃權殺我，少不的聖上知道，你難逃性命！」力士上前一刀砍下，可憐一位道台，死於無辜。其時人役家人，大驚回衙，且說武士取之首級，同標將到公府繳令。黃

芳太見了首級，亦覺追悔，只是已經斬之，悔之莫及，只的吩咐家將，既已處斬，首級發回，任從新入殮埋葬。當下道役家人，回報太太知道，太太聞報大哭，即時請賓公議。慕賓曰：「公台掌權柄，亦是道台的子民，無故亂殺父母官，亦難免無罪。」可命備辦棺木收殮，未可安葬，且寄在清鎖橋，以便他日報仇。但其處地窄，棺木難下，且招入耳目，風日吹曝，大爲不便，可令人於橋下小巷，掘一大坑，用石週圍砌起。三面石牆，用銕水將棺木懸起，以防冲激之患。太太聽從，帶領三子上轎，備辦到清鎖橋收殮不表。且說合城文武，聞的公台無故斬殺張道，俱各來到問故。公台曰：「他向再屢次相拒，適纔他却又違延逆命，故此將他處斬，列位不必多慮。」各官吁嗟退出，俱皆駭然。軍民方知公台勢力浩大，且說公台具表，奏稱張道台故違將令，理合處決，一面知會移文督撫，督撫亦深爲道台不願，但已斬了，誰肯的罪。公台表到京城，帝亦頗疑，公台雖執重權，何故斬殺父母官，因礙黃芳太殉難功大，不便究辦他。然終是有礙於心，故後來唐朝華辭回台，托其細察黃芳太行爲，後來收回王命，削去五標將官，皆因殺張道台之故，此是後話不表。後來張全妻子，雖叩閹，亦不能伸冤，至今棺木仍懸於清鎖橋下小巷底不表。且說姚啓聖在福州，先見移文，知鄭克塽君臣歸降，更加愧惜深當，年馮錫範貪的無厭，但姚啓聖數年以來，欲圖招安鄭家君臣，即欲收買人心的，懸榜曉諭，凡台灣兵士投誠者，俱有賞銀，或有費用銀多，忘記登賬，年久積多，及鄭家投誠，姚啓聖細查虧空無微，共侵七十萬零二兩銀，無從暗補。因聞海州東門外有一險，各橋崩壞，姚啓聖乃給銀差官修理一新，乃表奏修理險水橋，用銀七萬另二兩，開消浸項，故俗云七十二萬，無微開造險水橋，實只有七萬另二兩，無微并非有七十一萬兩之事。且說施琅現在台灣，撥發各省將士團汛，均有重賞，自己在台，日向劉國軒商議，設寄典書各事定當。遂向鄭家君臣相議，准備進京，惟林升求言，不願出仕升見做官，愿以終其世。施琅遂而從之，遂同衆將下船。此時監理傷已痊，已到台多時，亦同下船。文武各官均來送行，揚帆向福州進發。船到各口起岸上馬，姚啓聖聞報，遂領衆將出城到路口迎接。施琅及各得勝將官先到，下馬向姚啓聖相會說些套語。隨后鄭克塽君臣等亦到，見姚啓聖來迎，慌忙下馬，鄭克塽君臣等跪於路旁謝罪曰：

承蒙大人曲意招安，只恨亡父不識台舉，深恨之至，有負美意。鄭克塽年幼無知，望大人原諒。」姚啓聖扶起鄭克塽，又請起衆將曰：「凡事總由天定，公等有奇才，今既歸降我主，自當加意相待，不必過慮。」即要請衆人進了公廳，吃茶。施琅傳令隨從三千人馬，俱赴教場屯扎，不許攪民，自己同衆將及鄭克塽等均入公廳安歇。姚啓聖亦入公館相會，求施琅及吳英柯彩等曰：「明侵空無，無造險水橋之事，倘帝若問及，祈列位遮掩。」施琅曰：「制台乃爲公事所侵，又非自己私取，本爵自當遮掩。」衆官齊曰：「末將受大人提拔之恩，自當竭力袒護。」姚啓聖拜別地方官，各送酒席。施琅收下幾席，與衆將同飲，明白安歇。次日姚總督請酒，又次日撫院請酒，一連幾日飲酒。施琅方令二軍下船，衆官送行。施琅漂海進京，水面行了月餘，船到天津港。劉國軒想起一事，密對鄭克塽君臣曰：「列位可知今番進京，起旱路危險否？」各官均皆言不知。劉國軒曰：「昔年貝力王陣亡，滿州兵配十餘萬人，且向來征威滿州，配者亦不少，豈無子孫，恩德報怨乎？我等尚未升見，施琅亦難阻當，我等倘於路上被殺，却無處伸冤。」鄭克塽及衆將大驚曰：「此言是也，我們今已失勢，倘然被殺，真是枉送性命，只却如何是好？」劉國軒曰：「只是我們不會慮及到此，臨時倉卒，實爲可慮，今已想了一計在此，且喜施琅向我想的，待我向施琅相議，如何如何，便可購過，若到京城，便可無事。」衆人大喜曰：「非公勢力，施琅怎肯如此施爲？」劉國軒走過船來，向施琅曰：「欲求大人保全我等性命。」施琅問曰：「爲着何事？只般如此？」劉國軒便把懼怕滿州兵報怨之事言明。施琅曰：「非爾等言明，吾計不及此，却事只怎麼好？」劉國軒曰：「只有何難？若把我等混在前重隊內，向監理等同行，大人可只般只般，便可無妨。」施琅大喜曰：「公真仙算無遺策。」及喚監理受了密計，次早船到天津港上岸。鄭克塽等均換各軍號衣，混在先鋒隊內上岸，起身而行。施琅押後，行了一日，安然無事。次早又行，果然滿州死失的子孫，自開台灣歸降，多欲報仇，俱差歸孩童伏於路上，各代鐵錐，欲把鄭家君臣打死，男女何止數十人，到了第三日早間，監理的人馬正行時，男女均來，一齊截住，手中各執一柄鐵錐，口中大叫曰：「來者將軍，可把鄭家君臣留下，向我們報怨。」柯彩等暗想劉國軒，真乃神人也。即力馬向

前大叫曰：「列位何攔阻我軍去路？」各人齊曰：「我等先人，盡死於鄭家君臣之手，特來伺候報怨，你們若不將他留下，休想去。」藍理曰：「列位差矣，各降將俱是主帥自押解在後隊，主帥若到，爾們便可報怨，我乃先鋒隊，有降將之理。」衆男女細看，果是先鋒隊，便曰：「我們可等後隊主帥前來向他報怨，今放你過去。」遂讓開一條大路，藍理等一齊過去，各將俱稱劉國軒有先見之明，未知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第十五回

施將軍奏凱受封

鄭家將歸清授職

却說滿州各家眷，又等候至日色斜西，施琅兵隊方。衆男女見是帥旗，一齊向前，要討鄭家君臣報怨。施琅曰：「鄭家君臣等俱在先鋒隊，一同過去了，爾們何不留住，却向本帥討人，豈不差錯？」滿州男女不信曰：「先鋒曰：降將在爾後隊，爾又言在前隊，難道我們不該報怨麼？」施琅曰：「若不信，請到我隊中一搜，便知有無。」衆男女曰：「若不搜，亦不心願。」施琅曰：「便請一搜，免的疑惑。」衆男女聽罷，果進軍中細搜，真無蹤跡。便曰：「是造化了，更待瞞過。」施琅曰：「若在軍中，怎肯隱匿的罪於列位？」衆男女一拱而散，施琅扎下營寨。次日起身，到了京城，卽同軍士屯在城外，自己帶衆將及鄭家等人，入公館安歇。時明珠王已死，李光地在朝爲相，當權監理。吳英等相議曰：「古云：『朝中無人莫作官。』若進朝之時，朝中無人照應，却是可害。」便各辦珠玉厚禮，來拜李光地爲坐主。李光地念及鄉親分上，又見禮物豐重，卽命請進。衆將進內，行了師生禮，李光地收了禮物，備酒相待，吩咐升見之禮，須謙稱奴劣庸才。誰知藍理錯記，自稱奴才。到第三早，施琅引衆將，齊到午門外候旨。午門官入奏曰：「施琅在外候旨，不敢擅進。」康熙君聞奏，卽命宣進。施琅進朝，拜撫三呼，跪在金階。高唱曰：「臣施琅朝見，願陛下萬歲。」帝命平身，賜坐。讚曰：「卿年六十餘，一日的減數十年巨魁，其功莫大，可把平台始末奏來。」施琅把前後交戰，及鄭克塽投降事情，一一奏明。所有衆將功勞，俱載在功勞簿，請萬歲觀看。便知端的。曰罷，把功勞簿呈上，內侍排在龍案。帝覽畢，見藍理功勞最大，卽宣藍理等一班戰將上殿。藍理、吳英、等五將一齊朝見禮畢。藍理奏曰：「奴才藍理、吳英、柯彩、陳龍、許鳳朝見，願萬歲萬歲。」內侍唱錯稱奴才失儀。

李光地跪奏曰：「藍理乃是武將出身愚蠢，突見天朝，心驚胆戰，故此失口，伏望天恩，赦宥失儀之罪。」帝見藍理虎頭燕頤，心中歡喜，笑曰：「藍理生成，况武力戰辛苦，便是錯稱，何罪之有。」卽差五將平身，衆人暗笑。藍理顛倒，自稱奴才，失禮。武將體面，五將俱立在旁邊。帝又宣鄭克塽、君臣入朝。鄭克塽率領文武入朝拜賀。惟林升住在公館不來。鄭克塽滿身縞素，猶如死人一般，跪伏在前。劉國軒等跪在後。鄭克塽叩頭稱罪曰：「臣之祖鄭森，不明順逆，屢次抗拒王師，臣之罪父鄭經，猶復怙惡不悛，不遵聖朝，臣碎屍萬段，不足以償其辜。竊念臣年輕無智，唯望聖德浩蕩，無憐罪臣，滿門家口的全殲命，含結難報。」帝見劉國軒等文武人材凜凜，心中大喜，卽着平身。謂鄭克塽曰：「若論爾祖鄭森，爾父鄭經，乃明遺臣，不惜身軀，孤忠爲國，唯願我朝臣子，有如卿之祖父者，何患不金湯永固，誠爲可嘉。卿等竭力來降，朕當重職相待，毋的疑心。」言罷，又對劉國軒等曰：「卿等旣翻然悔悟來降，朕當任以心腹。」鄭克塽、君臣俱皆叩頭謝恩。帝回顧李光地曰：「鄭克塽歸降，朕欲封重職，以招人心，卿爲朕裁之，該封何職？」李光地想起當年，鄭國姓強留出仕之恨，思欲報怨，乃奏曰：「鄭克塽初降，未有寸功，若授以卑微官職，似不合理，倘封以顯職重任，又有碍官箴，依臣愚見，且留在京，前日西平關總兵，有報稱西虜番侵犯中原，未知得失，若果是實，可差鄭克塽、君臣前往征剿，俟得勝有功回朝，那時加封顯職，外人方無異言，未知此論可當否？」帝曰：「此奏可稱公私兩盡。」卽對克塽曰：「卿等且住皇都華館驛安歇，俟晚另日加封。」克塽、君臣退出。且說帝宣藍理到偏殿，談論平台之事。藍理乃小民出身，不知威儀，竟忘了君臣名分，竟袒衣赤着身體。原來藍理早年，背上生着木瓜籐瘡，舊跡原在，帝見其皮皴，有如樹根盤桓，立起身細看，疑而問之。藍理便誇口言舊跡皆火礮所傷。帝嘆曰：「卿如此捨身，難怪所向無擇。」藍理卽跪下謝恩。至今人稱藍理所向無前之謂也。當下藍理見帝腰間掛一口寶劍，像是八寶鑲就，光彩奪目，自思外貌可觀，未知劍鋒若何，便伸手向前拔劍。內侍喝曰：「藍理拔劍失儀。」藍理纔拔出半鞘，忽聞內侍呼喝，卽便住手。帝因念其血戰辛苦，乃對藍理曰：「卿乃武將，必是心愛此劍，朕將此劍賜與卿用罷。」遂解下寶劍付藍理。藍理卽跪下謝恩。帝密向

藍理耳邊低言曰：『方纔御前拔劍，罪在不赦，下次須要小心，不可胡亂。』文武百官見藍理如此榮耀，俱皆駭然。帝降旨大排御宴，賜與平台將官施琅、藍理、謝恩，一同入席。帝酒過三巡，帝即問藍理曰：『姚啓聖報稱漳州有一險水橋，未知怎樣高？大姚啓聖修完工費，用白銀七十二萬餘兩。』藍理想起前日姚啓聖曾有囑託，遮掩險水橋之事，乃奏曰：『此橋並非高大，所爲險水橋者，因其水深不見底，波濤凶險，難立石基，姚啓聖只用七十二萬，便可完工，還算能幹省儉，若是他人監工，非百十萬，焉能成功。』帝曰：『原來如此，朕怎能知道。』柯彩等暗想這斯，果然不怕生死，倘有人指破，性命豈不難保，及將再飲了幾杯，恐大家失儀，乃向前謝恩辭席。帝賞賜施琅將帥寶物珠玉，惟藍理賞賜極多，命來日各來受職。文武退朝，早有幾位官員來問藍理曰：『方纔密語之時，却是何事？』藍理詐言曰：『聖上差找出京之時，不論王親國戚，文武官員，若有不法，即便斬首。』百官俱皆信之，連施琅亦信以爲真，如此是以傳言。藍理賜劍，先斬後奏，密語之時是實。帝在宮中，細看衆將功勞，次早帝臨殿，封施琅、淨海、淨海侯、世襲三代，差爲福建水師提督，兼管台澎軍兵；吳英爲河南居庸關提督，柯彩爲雲南二邊總判使，鎮衛州；藍理實授福建陸路提督，陳龍爲福建金門總兵官，許鳳爲陝西延安府總兵，其外隨征各將官，及外府提鎮，差兵部官論功陞賞。其陣亡將士者，着施琅錄奏，封贈世襲，隨軍各賞銀十兩。帝面諭施琅、藍理曰：『台灣初降，人心未定，卿等乃全省首領官，須速封上位勿遲。』施琅奏曰：『臣於五日內，便要起程。』藍理亦奏曰：『臣領憑後，即便前往。』帝准奏，文武散朝。是時海氛初定，武官專重，方能放本地人作本地官，不得朝例。當下施琅對藍理曰：『將軍領憑，還須再緩幾日，本爵先往福建，爾可隨後前來。』鄭克塽曰：『未知李光地何故阻我等封官的機會。』劉國軒曰：『藩主爾不知李光地有報怨之心。』便將當年老藩主留住梧州教讀，被香番放脫，今日寫乃挾恨報怨。』克塽嗟歎曰：『既有此怨，他今的權，我等在他手下，如何是好。』劉國軒曰：『不妨，且喜天子聖朝明智，有意任用，諒李光地不能有爲。』君臣心中俱懷恐懼，又過了二日，早駕大殿，午門官奏曰：『西平關總兵胡全忠，有表告急，稱西虜國，即日大興人馬十萬，臨殺犯西平關。』帝命另領取

表來看將表示李光地曰：「西虜自明末猖獗無忌，明朝欲求安靜，近年納其犒軍禮物，至今習以為常，今無端復兵來寇中原，卿意若何？」李光地奏曰：「先發制人，今恐有鄭克塽一班降將，未便封官，可命其帶官征勦，自必可勝。班師之時，好的加封官職。」帝曰：「朕正欲觀鄭克塽將帥才能。」即宣鄭克塽進朝，不一時宣到朝見禮畢。帝封鄭克塽曰：「朕因卿等初降，未便加封顯職，今因西虜番寇西平關，朕封卿為元帥。」令劉國軒并部下文武領兵五萬前往。原來帝因李光地密奏，恐鄭克塽有懷異心，不敢交付重兵，故鄭克塽將帥領旨，當殿掛了帥印，退回館驛。克塽精神漂蕩，對劉國軒曰：「李光地明是借刀殺人，西虜強威，自明末至今，歷年中原進貢於他，今復與兵入寇，我們五萬軍馬，如何抵當？」劉國軒曰：「臣豈不知李光地之意，今只有五萬兵，憑着臣平生所學，自可成功。藩主何必過慮。」塽克曰：「公雖多智，但屬水戰，此去乃是陸戰，恐非公之所長。」劉國軒曰：「凡為將帥者，水戰陸戰，車戰馬戰，步戰莫不暢曉，何患不勝？那時班師回朝，亦是我等之才能。」克塽方纔心安，過了幾日，兵部發出兵符，召出入馬五萬。克塽擇了吉日，免不的辭朝別駕，祭奠旗纛，大軍起程，前往西平關進發。劉國軒軍命嚴明，不許擾動百姓。李光地自謂鄭家君臣，俱是水戰，怎曉陸戰，此去必敗。即令一心腹家丁，密訪消息不表。且說藍理領了文憑部照，思欲到漳州拜祖，順便拜謝徐報，其恩隨即起身，地方迎接，十分榮耀。忙辭了眾兄弟，柯彰、陳、龍、許、鳳三人曰：「我今領文憑隨後，亦要去上任了。」原來地方官，俱知藍理稱奴才，封爲本省提督官，管下官員，即發出接官單，藍理有先斬後奏之權，沿途迎接，好不威風，路上遇見藍理，叩頭迎接。入公館，家丁呈上上任紅告示，且大人標了日期，文武好准備行禮。藍理擇定十月初七日上任，即提起朱筆，標下。不料七字灣向右邊，他灣向左邊。家丁稟曰：「七字曲勾是這邊，不是那邊。」藍理曰：「不要多事，這邊是七，那邊是七，何必限定。」家丁暗笑曰：「總是不識字的蠢汗。」即將告示先發往泉州提督衙門曉諭，後來藍理閑暇，習學大全，十分精通，可見福至靈神，信不謬也。且說姚總督，自藍理前來，已知藍理代奏險水橋之事，心中甚感藍理之恩，故後來藍理在漳州填千里港，起新行封，及橫行剝削小民，雖有不願人民，省控姚總督，盡力袒

護隱匿不奏。及姚啓聖轉召別省做官，藍理仍然舊惡不改，新任督撫據實具奏，故藍理解京，拘禁天年不表。當下姚啓聖聞的藍理將到，心感其恩，命武士備下公館伺候。閣省官員因藍理有賜劍，又是平台有功，朝廷隆重大臣，文武恐懼，過了幾日，藍理已到，姚總督率文武官員迎接，聞報下馬，向前與姚啓聖相見，假意行禮，欲下拜。姚總督曰：『大人今已官居極品，何故行此大禮？』藍理曰：『本帥昔年若非大人提督，焉有今日？』姚啓聖曰：『一則大人祿位高陞，二則是大人英勇，故然有此禮，下官何功之有？』即邀進公館吃茶，說些閒話，藍理辭別上馬。衆官隨後入城，人民前來相望。藍理進了公館，請姚啓聖謝曰：『多蒙大人厚恩，必當重報。』理藍曰：『此須之情，未足以報大人萬一，何敢蒙謝。』藍理在省，各官請了幾日酒，方纔起身，來泉州入公館，到了吉日上任，免不行香，圍城放告，出入聽的，就把門人高唱官音，開大門，藍理曰：『何不作怪，本地人只唱本地話土音，不必用官音。』果然下次開門，只唱泉音，開了大門，藍理又兼泉音不好聽，到底唱官音爲是。過了幾日，想起張坑社當年下公呈，及欲活捉溺死，如今必到張坑社祭祖兼洩前恨，以爲後人之改，未知如何下文分解。

第十六回

張坑社祭祖顯榮

藍提督恩怨分明

却說藍提督回鄉，是夜張坑社九營官軍屯營守夜，護衛提鈴鳴號，鑿鼓鳴鐘，二更鬧到天明，文武官員請安訖，家將稟曰：『來早請合社衆人，未知要用物件，亦該吩咐，好的預備。』藍提督曰：『我已着局員備下滿漢一百五十席。』家將信以爲真，此言一出，社衆俱皆準備，來早暢飲。至次早社衆不去栽種田園，早間各穿鞋襪，至公館前候，俟至巳時初，社衆齊到，擁塞不開，家人進內稟曰：『社衆早已到，伺候已久，合應稟知。』藍提督曰：『少停酒席便到。』家人出來對社衆曰：『奉大人吩咐，少停酒席便到，列位暫候片時。』社衆曰：『我們自早間挨候至今，可再等一番。』衆人稱是，又等待一番，可憐鄉間人，自五更後飽殮，今又至午時，怎不苦楚。少壯者還可支持，那老年已餓頭眩眼昏，手足酸軟，欲回家去吃，又想堂堂提督，豈有騙請害餓之理，偷筵一至，豈不可惜，只的皺着眉頭，連話亦說不出來，有貪心的攔着孩子前來，孩子餓得哭哭啼啼，他父叔勸曰：『我兒休要啼』

(集四)

苦，且忍片刻，少停叫爾吃個不了。」有幾個有良心家人私議曰：「大人却亦失德，叫衆人餓的真是狼狽。」又一家人曰：「我早間至今吃了二次，又將飢了，他們怎不苦楚，我們亦須個積德，稟報一聲，免使衆人餓死。」遂即入內稟曰：「啓大人，社衆在外餓的難當，老人餓的皺眉嘆息，孩子餓的啼啼哭哭，請大人作速發落。」藍理曰：「爾們快取一棹出來，放在公館前，說酒席便到了。」家人將信將疑，取一張棹出來，放在公館前，大叫曰：「大人吩咐，酒席已便了。」此時社衆正在進退兩難之際，一聞此言，便又強掙精神，安慰孩童曰：「棹排出來了，少刻便要暢飲。」孩子方纔住哭，又等一會，又無動靜，衆人只道是辦上等加料筵席，故此延緩。內有幾個不怕事父老，忍耐不得，便對家人曰：「死罪不如餓罪重，我們爲着大人之命而來，亦非我們貪腹討食，大人若不請我們，可吩咐一聲，我們便自回去飽殮了，只求大叔稟求大人一聲，我等感恩不盡。」家人曰：「我等再報一聲。」即入內，把衆人言語稟明。藍理即指棹上曰：「這棹上三盤，爾們可各取一盤，併碗盞放在公館前棹上，各守一碗盤，不許衆人揭開碗盞，本帥遂後即來。」三個家人聞言，看着案上，放着三個大碗盤，各捧着一隻大海碗，又不敢揭着，各捧了一盤，覺得甚是沉重，不知甚麼寶物，走出公館，放在桌上曰：「列位不要慌忙，菜來了。」說罷，俱立在旁邊看守。社衆疑曰：「三碗菜那得請許多人？」在此沉吟，只聽得內面喝曰：「大人來了，快快升炮。」一聲呼喝，軍士放起二聲大砲，藍理爺步行而出，社衆俱慌忙站立起來。藍理曰：「列位可齊到否？」社衆答曰：「俱齊到了。」藍理曰：「此張坑社之衆，三次齊到否？」衆人不解，不敢答應。藍理曰：「前日至漳浦縣下，公呈告我一次，齊冬節祠堂拏租，要捉我沈溺，乃第二次，齊今日要與我們請酒，乃三次，齊論起來，都是張坑社三次齊。」社衆方知是譏刺之言，便不敢作聲。若論子姪串通匪類，伏路劫殺，累及合社受官府嚴辦，就是害死亦不爲過。若論我昔年，不過是游手好閒，賭博飢餓，方往田園竊取五穀救急，損人無多，累人有限，不過是取有餘補不足而已，就是官亦無死罪，列位更邀請家長，去本縣下公呈，這公呈上不大失德，但我被人打死，亦難告官索命。如此處治，又狠心不知足，要把我沈水溺死，爾們田園過多，失些五穀，便要絕我性命，今日要來與我請酒，

但爾們有田園的人，失脫五百文，便要結果人性命！怎叫人無故用數百兩銀子，請爾全社人衆，爾等銀子如此珍重，我的銀子怎輕賤，是爾等不自量，自取其辱。非本帥無情，戲弄族親。且我當年，只竊取五穀，又非越牆偷入人家，竊取衣物，合社何故切齒置我死地，方足心願，論起來列位亦太殘忍。當下藍理這段言語，說的衆人無言可答。內中有幾個少年，齊聲曰：『大人說的是，果然我們自取其辱，我們散罷。』早已散了許多人。藍理曰：『列位且住，還有話說明。』卽揭其三盤碗蓋。原來三盤俱堆着足色赤金小錠，毫光燦爛，耀人耳目。藍理曰：『此金每錠五兩，每盤各裝二十錠，共百兩。合社中可有毫厘恩惠於我。上前說明，速取一盤，以報恩德，免說我受恩不報，只是須自己思量，實有惠於我，方可來說。休要貪金無恩妄報，徒取受辱。』社衆見黃金纍纍，無不動心，自思實無寸恩，怎敢向前。原來堂叔藍三，自藍理回來，全不來探，撫心亦不願怪其無情，早間亦來候請，受飢難當，又見藍理說出閑話，一時忍耐不得，向前叫曰：『藍理，我與爾討個人情。』藍理忙站立起身曰：『三叔有何言語，只管說來。』藍三曰：『據大人所言，合社俱是對頭，我故說出明白。』藍理曰：『有甚恩情於我，可卽說明，若是實情，卽便取金回家，決不食言。』藍三曰：『我亦不望取金，不過說個明白，爾自幼喪了父母，我屢次帶飯照顧爾，就是合社具公呈，本縣出差捉爾，我亦情報爾閃避，及社中要捉爾活沈下溪，我亦報爾逃上漳州，以至有今日富貴，未知可算得是恩否？』藍理曰：『若論幼年養我，我會與爾使喚，又拾柴與爾使用，却算不得是恩。只是我要逃往漳州，爾贈我一件破補白短衣與遮身，後至漳州，將這一件白衫，只賣五十文，這便是大恩情。』藍三曰：『五十文算是甚麼恩情？』藍理曰：『不然，合社要把我活沈，爾却報我逃走，又贈我衣衫，依此論之，大恩大情，可取一盤赤金前去，休得推辭。』藍三大悅，上前將手捧了一盤笑哈哈搖搖擺擺而去。藍理又叫若有恩情，當速上來取之，免的自悔。衆人見了，好不動心，暗想欲知如此，我們亦把五十文物件送與他，今番便可得了千餘兩銀子，但他雖不謝我，我不致貧窮。且說藍三捧了金回家，喘息不定，將盤放在棹上，連話亦說不出來。老婆問曰：『我聞爾姪作官，戲弄親族，騙請害餓，爾何不早回，却又這等形狀，想是餓的慌了。』藍

三曰：『我好快活，爾可揭其碗蓋觀看，便知端的。』老婆卽把碗蓋揭其一看，見滿盤俱是金錠。其媳曾氏問曰：『這是甚麼物件？』藍三曰：『就是足赤金條，每錠五兩，共有二十錠，一百兩，值銀千餘兩，爾道我快活不快活。』老婆曰：『此金從何而來？』藍三把前後事情一一說明。老婆驚喜曰：『我當初亦代他洗衣服，臨行我把冷飯與他飽食，待我對個人情。』藍三曰：『他說過了，代他洗衣服，他聽我使喚，算不的他討是恩。』老婆曰：『還有一碗冷飯，他食了，方能走上漳州，這難道不是恩情否？』藍三曰：『一碗冷飯，值的幾何？』藍三曰：『還有一碗冷飯，他食了，方能走上漳州，這難道不是恩情否？』藍三曰：『當初我一枝壞低銀釵贈他，今婆婆既欲前去，我今同爾前去，便取一錠亦好。』老婆曰：『說的是。』婆媳二人，同來至公館，老婆分開眾人進上前，意欲叫他大人，却又叫不出，只說：『賢姪，我聞爾要會人情，我就來會人情，我亦不敢望全盤黃金，只取幾錠便好。』藍理聞言，站立起身曰：『爾事說來，若有恩情，就全盤取去。』三孀曰：『從前我多與爾漿洗衣服，後起身，我亦與爾錢行，爾可記的否？』藍理曰：『果然有恩情，我前年欲上漳州，爾把隔夜冷飯飽食，方能行走，這是一點恩情與我，却亦不少。』三孀曰：『一盞冷飯，怎說的恩情，不過望爾賞我二三錠金，我就歡喜。』藍理曰：『不是這等說，合社要害我性命，偏要肯把冷飯請我，就是大恩了，可取一盤回去享用。』三孀聞言，猶如白日昇天一般，獲了數千兩銀子，怎不歡喜。忙上前取了一盤，把金碗盞住，翻身上前曰：『列位撥一條路，讓大財主過。』衆人大笑，三孀卽向其媳曰：『爾亦去取幾錠。』曾氏便上前作一揖曰：『叔叔萬福，我有幾句話，對爾說明。』藍理起身曰：『嫂嫂有話，只管說來。』曾氏曰：『我亦曾代爾洗衣服，臨行我亦曾贈爾盤費。』藍理曰：『我起身之時，爾贈我一枝低銀釵，後至漳州，換了三十文飯飽了一盞，亦是個恩情。』曾氏曰：『一枝低銀釵，怎敢言及恩情，不過會會而已。』藍理曰：『合社皆怨我，獨爾贈我幾十文物件，也算是大恩情，可取一盤去用。』曾氏好不歡喜，卽把這盤赤金取去。藍理便對衆人曰：『黃金還有，爾們自思，若有恩於我者，可卽說來，送爾二十錠黃金。』連問幾聲，無人答應。原來藍理自知只有這人有恩於我，故裝此三盤金，其餘並無瓜葛。藍理曰：『既是

爾不言，便非我忘了。列位，爾想一領破衣，一碗冷飯，一枝壞杖，值得幾毫，便有千金報答，可見施恩未嘗不報。奉勸列位從今若遇貧窮親戚，不可欺貧，儘少可周助，倘有發達報答，勝拾珠寶一盤，此所謂千金家食藥一家還錢，便不發達，無有報答，亦不過克己待人，亦不損折資本，切不可見貧窮如仇敵一般。社衆聞言，俱點頭嘆息。藍理又對社衆曰：「當初爾們薄待於我，故作如此，而今怨已消，且是同宗叔姪兄弟，至親骨肉，休要記過。來日我要祭租，若有帖來請爾等可前來，不必疑惑，本帥再無之理。」說罷，退入公館。社衆議曰：「果然賞罰分明，雖是作弄，却亦無恨，今當歸家飽餐。」衆人稱是，遂各散去。惟藍三意得志滿，突地得了四五千兩銀子，好不歡喜。當下藍理令家人速備祭禮，來日可祭，另備辦酒席三十桌，來日恭請親族。次日屬員及家丁，忙忙碌碌備辦。又令備帖，恭請本社父老，及至該親，來日同飲。衆人見有祭禮，備辦定當，知此番非戲言。次日不止二百餘人，穿帶衣冠，齊到祠堂，恭候設祭。家人排上祭禮，筵席端正，樂人奏動音樂，唱禮生人唱禮。藍理穿着公服，補掛朝珠，上前行禮，致祭讀祝文，燒金放了三聲大炮，好不威風。祭畢，退下家丁呈上筵席。藍理即請衆人入席，家丁前來待酒，族親好不快活，便令暢飲，酒過數巡。藍理便把面君密語，三刻御賜寶劍等情，言明算來我榮顯冠於一省。族親中有少年曰：「若論威風，還不如漳州黃公台，真是他威風的。」藍理曰：「黃芳太乃承父兄餘蔭，吾乃血戰功勞，他怎及我的威風。他這王令威風，怎及我寶劍威風，拔出便斬他。」族親曰：「我亦不知甚麼王令寶劍，只是上年十二月年尾，我們到漳州城，買辦過年物件，從黃公爺府口經過，不料他粟穀過多，至歲梢尚且討粟穀不盡，皆是用船運米，青鎖橋佃戶挑粟起岸，到公府完納粟穀，面頂用灰粉寫公府二字。他挑至我背後，並不呼喚，我被撞着，他反誣我偷取他五穀，要把我捉去枷責，我與理會，旁人向我搖頭，後又勸我曰：「方也與他理會，他一變面把穀籬面灰粉抹去，把爾解進公府前，示衆還要受大棒凌辱。」大人爾道利害不利害？」藍理曰：「他欺爾小民，我今居官勝他太多，爾若不信，我今要往漳州，爾們若有衣冠閑暇之人，同我到漳州公府內，他必備酒筵相請，爾方知我的威風。」族親曰：「公台請你，或者者有之，怎肯請我鄉下之家。」藍理笑曰：

官我的勢力，不怕他不備酒相請，便是百餘人同往，亦爲不多，爾們可作官親同往飲酒。何防？族大喜曰：『親如此作成，我們威風一番。』藍理曰：『三日後便要起身。』至三日，便有幾十人要同往漳浦縣，只的備下幾十乘轎，抬着官親。藍理上了八台大轎，向漳州進發。且說公府黃芳太，聞報藍提督前來，暗想他亦是王令所管屬將，何必親去接他。遂差一個家將，往東郊外迎接。次早藍理將到漳州，文武百官，皆出郊迎接，鬧動滿地。俱來東郊觀看，沿途銷戶，亦各準備，結彩設宴，迎接衆官到了赤嶺，接藍理，令文武同衙，自己隨後進城。且說觀音了爺康隆，自往年被盜被之後，至今寒天尚在完納被稅，是日見文武絡繹不絕，盡來迎接藍提督，康隆想起被稅，埋怨其母曰：『藍理這等顯赫，不來相探，真是無情。又累我年年賠納被稅，皆是母親與他言語，以致失脫綿被。』藍氏曰：『當年念及骨肉，進內煮粉漿與他吃，怎知無良心，連破被亦盜了，這等惡人，亦作高官，總是爾前生欠他的債，說他亦無益於事。』正言間，執事已至康隆店門口。康隆即走進內面，免得碍目怨恨，不少時藍理大轎已到，想起前事，即令下轎，進入店內，隨員不知何故，康隆母子見藍理入內，怨恨已消去了。便向前曰：『大人降臨，有辱體面。』藍理曰：『至親之情，特來拜見。』姑娘曰：『至親之情，說甚麼拜見。』讓藍理上坐，康隆下首相部。藍理令家丁獻茶，家丁即向茶担內取茶獻上。姑娘曰：『小戶人家，無茶相請，反吃爾茶。』藍理曰：『這是現便之物，不必多言，但我前日賭輸，困苦前來，蒙姑娘煮粉漿相待，我一時性急，把爾棉被盜去，實在不該。』其姑曰：『論起棉被，實是可憐。』遂把每年賠納被稅，至今猶在完納，每值收討被稅之時，累我被表兄埋怨，我不小心，累我受盡許多晦氣。藍理曰：『果然是我不該，但却不難。』遂回顧家丁曰：『可取五百兩銀子前來。』家丁遂取五百兩銀子，放在案上。藍理曰：『可把此可被稅，及作生理本分。』藍氏母子喜從天降，曰：『怎好受大人厚賜。』藍理曰：『不必推辭，只管收下費用，但可請我一飽罷。』康隆即收下銀子。藍氏曰：『若要備辦酒席，恐賢姪不能等待。』藍理曰：『筵席我吃的厭煩，要想別物改口。昔年吃粉漿十分好吃，我只吃一碗，正思吃的快活，因想起盜棉被救急，故不及吃飽，今又想着，姑娘可去煮鹽粉漿與我吃。』藍氏曰：『當時無物相待，故』

黃粉漿，今日大人富貴，怎吃的粉漿。」藍理曰：「我身富貴，難道口腹換了，可煮來試試。」藍氏即入內去煮，康隆前去買白糖便來，須臾煮了一碗捧出來。藍理吃二三口，便停住曰：「怎麼作怪，前年覺的好吃，如今却又不好食。」康隆曰：「前飢餓自然好吃，如今富貴如何中吃。」藍理曰：「這個我不信，我記的當年無下糖，如今下糖滋味不和，故不好吃。」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施大人徇私曲斷

柯將軍圖銀遭讎

却說藍理煮粉漿，嫌煮糖不能食，便對其姑娘曰：「我記的昔年，乃是鹽的，如今下糖，故不稱吃。」藍氏曰：「下糖尚嫌不好吃，若煮鹽便煮鹽，酸苦如何吃的。」藍理曰：「不妨，或者我好吃鹽酸苦，亦未可知。」藍氏教康隆去買肉油香料蝦米，以便均和。藍理曰：「若用這幾件作料，恐不合意，只是照舊煮火油爲妙。」藍氏果然又去弄了二碗鹽的出來，藍理吃了二口，卽放下曰：「果然是鹽苦不好吃。」藍氏曰：「飢不擇食，今富貴專用怎的吃下去。」藍理曰：「今日方信，人若運到口腹亦驕傲了。」遂分別起身，上轎發起大炮，前遮後擁，鳴鑼喝道而去。鄰右方知藍理與康隆是表兄弟，且說藍理一路前來，多有舖戶認的藍理，皆相謂曰：「真是白日昇天。」轎至東門，只見路邊有一間地瓜店，却是本地地瓜，適值賣了半鍋，餘下在鍋熱中，騰軟綿綿，似甘糖一樣，光潔可愛。想起當初困苦，連地瓜亦不一飽，勃然喝令住轎，便叫官長上前論話。只見旁邊閃出一員參將，忙向前候令。藍理心想要地瓜吃，不料這官長，乃北人，不曉的地瓜，卽打南口音，可買此蕃薯來我的吃。參將睜了雙目，問何個漢子。藍理指鍋內曰：「就是這個地瓜。」參將方纔明白，卽着一千總去買。那千總向前叫曰：「大人要吃地瓜，快快的取好吃前來，自有重賞。」那賣地瓜大悅，暗想堂堂一品大人，要吃我的地瓜，就是我死後，亦好題旌了。忙把鍋面的地瓜，抓過一邊，揀鍋邊極大極軟的，取了一條，放在碗內，又取瓜湯放着。那千總卽捧與參將，參將接過手，放在轎內擱板上，又在身邊取出牙簪，獻上那千總，卽取十餘文，賞與地瓜的人。且說藍理取過便吃，不想萬民觀望，皆暗說道：「堂堂一品大人，在路上吃蕃薯，好不食食。」藍理吃了幾口，覺的不甚好，把餘

伸發還，起身入轎而去。那賣地瓜的人曰：『今有一品大人，要食我的地瓜，待我作一招牌，刻着一品親營四字，榮耀一番，爾道何如？』衆人俱大笑曰：『果然不錯。』且說藍理入地進了公館，卽囑手下多備官親酒館。及至次早，便行香閣城放告。按此時武官有權，文官亦來跟隨，同伴不表。且說黃公台是日卽令備執事，親拜藍提督，部下卽備馬隊，隨從將官准備定當，一同上馬。十三位將官，背了十三枝王令，盡是明盜亮甲。公台穿金龍補褂上馬，方出公府，前隊馬隊已至公館。藍理聞報，暗想他明是要扭我面皮，我若無上方寶劍，必須跪他之令。隨挂上方寶劍，開中門迎接黃公台下馬。二人作揖，一同進內，分賓主坐下。略說幾句套話，公台卽對藍理曰：『本爵欲請提台到署一飲，未知肯賜臉否？』藍理聞言，正中心懷，答曰：『公台美意，正當領情。』公台隨辭別回府，令准備酒席。次日藍理令備衆官親轎子，伺候赴會。隨員聞言，暗笑不是吃人命，如何帶了許多人，只得去預備。藍理又對衆族親曰：『若至公府，不可過謙，只管暢飲。』族親應諾，皆穿新衣冠，伺候。藍理令發炮起身，小轎接連，直至公府。公台迎接藍大人進府中，族親便一同隨入。公台疑惑問曰：『這些是誰？』藍理曰：『就是族親，欲看公府華麗，故此同來。但俗云：未請親，先請同行，今日同來，亦求相待，足感厚德。』公台暗想：從未有這種狗官，親族中若有萬丁，却亦一齊同混來赴宴麼？只得勉強曰：『這個自然。』令家人取椅，放在庭中，請衆官親坐下。早把一個屈曲處坐的滿了。公台又令備酒來請官親，廚房忙去殺猪宰羊，備辦菜蔬，家人獻茶畢。公台卽引藍理及衆人，至後花園游玩，以觀美麗。少頃，只見家人稟曰：『酒席備完，但不知欲擺何處？』公台卽令衆隨員及官酒親，席擺在別堂，令家人陪伴同飲。公台曰：『我與提督在屈曲衙飲酒，那衆官親猶如狼狽虎嘍，盡皆暢飲。且說藍理與公台飲至數巡，藍理對公台曰：『本帥榮任福建全省，若論官職，我勝爾多矣，爾焉能榮蓋全省？』公台曰：『大人莫非酒醉否？爾不過是一個提督，本爵乃世襲公爵，怎說爾大於本爵？』藍理曰：『公台爾一品，本帥亦是一品。』公台曰：『本爵現有王令，若要斬人，請出王令，連爾亦能斬首。』藍理曰：『依爾說來，須請王令，方敢殺我，不若本帥上方寶劍拔出卽斬。』公台怒曰：『爾明是強詞奪正理，王令乃聖上御賜，寶劍如何』

比的。藍理曰：『爾偏不是強詞奪理，王令是聖上所賜，寶劍亦是聖上所賜，虧爾說的出口。』公台曰：『不必爭辨，可請一個曉事官員問他，是爾大我大若何？』藍理曰：『不錯，任爾去請。』忽聽大炮連响，公台問曰：『那裏炮响？』家人曰：『聽得兩廣總督文若華，從此經過，欲廣東上任，敢是到了。』公台對藍理曰：『可問文若華如何？』藍理曰：『極好。』公台即令家將帶帖去請文總督前來見我。藍理亦令一偏將往請。二將一齊上馬，加鞭至接官亭，恰遇文總督與眾官吃茶，二將下馬執帖向前曰：『主將有請。』文總督暗想俱武夫出身，各有重權，不知何事相請，別事總官上轎，同二將入城，直至公府，公台迎接入內。藍理亦來相見，坐下獻茶畢，文總督曰：『下官行路匆匆，不得進謁，望乞恕宥，誰知提督亦在此飲酒。』公台遂吩咐家人，再備一席酒筵前來。文若華曰：『不勞費心，還要趕路前進。』公台如此，隨意了，便把二人爭勝，言明請先生評論，分別大小。文若華曰：『二位均是大人，那有大小？』公台曰：『本爵有十三枝王令，又是世襲公爵，藍提督雖提督，我若請出王令，要奪便奪，要斬就斬，他是王令管轄，就是我的部下，他焉能及的我。』藍理曰：『本帥上方寶劍在身邊，爾請出王令，我已斬爾多時了，我一品，爾亦一品，我的寶劍殺人緊，爾的王令殺人遲，自然勝爾的緊。』文總督自思：藍理怎及的公台，我若直評，必得罪於他，甯可辭以不知爲是。乃答曰：『二位均是一品大臣，一有王令，一有寶劍，實是平等，叫下官實難斷高低。』公台曰：『就是用秤來秤，亦有個輕重，大人不妨實說。』文總督曰：『下官實難別高下，怎敢妄言。』藍理便對公台曰：『文先生不言，還是藏拙，若是直評，爾便敗露。』公台曰：『文先生不言，怕得罪人，我想廈門施將軍耿直，不怕事，爾我同到廈門，請問施將軍如何？』藍理曰：『甚妙，甚妙，真金不怕火，便見施將軍何妨？』文若華已不得卸于干係，遂即告別，二人並不相留，遂起身而去。公台即令人備船往廈，一人一同上轎出城，到了新橋頭下船，着梢公立即開船。此時已定更後了，連夜望廈進發。次早已至廈門，提督頭路，梢公下錠，立即趕路，水哨官迎接，一面差人入城，飛報施琅。施琅聽的二人前來，心疑漳州有變，即出城迎接入衙。藍理敬他是主帥，公台敬他是前輩，二人見禮坐下。施琅問曰：『二位連夜至此，莫非漳州有甚麼事情？』公

台曰：『漳州平靜，便把這人飲酒，爭賭賭勝，及文總督不肯直諍，說三遍。』施琅問言，心思藍理欺公台無能，故此爭雄，雖然如此，我何苦得罪了。乃答曰：『你二位官居一品，權握重權，公台有王命，藍提督有寶劍，何分高下。』公台曰：『此乃解勸之言，何說一樣。』施琅曰：『我這話是平分話，爾等爭競，若果直言，只怕公台要遜一籌。』公台曰：『願聞其詳。』施琅曰：『二位平等，難分高下，王命寶劍，俱有相當，若論二位，乃同鄉親，說起年紀，提台年高，便是前輩，公台年幼，便是晚輩，豈非公台還當諒一籌否。』藍理聞言，滿心歡喜，自思既勝便好，何必計較。』即大笑曰：『我說勝爾，今日如何。』公台亦大笑曰：『不知是怎樣勝我，今所論者，是多吃幾年飯勝我幾歲，勝着無味。』施琅亦大笑，即今備酒接風。公台提台一齊謝曰：『不勞費心，自此同鄉。』遂即辭別下船，仍回漳州，萬民俱知二官員賭爭，到廈問施琅之事，藍家族親辭別回去。次日報稱，柯總制及陳許二總兵，告假回鄉祭祖，不日便到了公台令地方官備辦公館伺候，及第三日已到，藍理即同衆官出東郊迎接，接入官廳相會。柯彩及陳許要與藍理同往，衆官大悅，柯許陳三人，便令從人先入城別賃公館安頓行李。惟有吳英另住一齊入城，進了公館，少不的拜客請酒了，方的安靜。忽一日柯彩問藍理曰：『賢弟有打聽徐報官的下落否。』藍理曰：『我初到幾日，便打聽他的踪跡，仍在田霞社開染坊。』陳許曰：『我等前日受他大恩，今當往謝。』藍理曰：『就二日後起身。』三人稱是，於是四人思量定當備下千金禮物，各一付禮物，執事隨後，往田霞社而來，早有人報知徐報官，報官早已冠帶伺候，便上前迎接，四人下馬，同進店內，衆人俱知昔年五個流民，故都來觀看，那四人見禮坐下。茶罷，一齊問曰：『昔年未知叔台踪跡，無處叩謝，延至今日，特來叩謝。』言畢，即同顧從人，押進禮物，只見滿盤珍珠金寶，毫光奪目。徐報官曰：『昔年公等來投相會，未久後恐官府譴奏，今將軍俱榮顯，使老漢不勝榮耀，又蒙厚賜，決不敢受。』柯彩曰：『昔年厚恩，我雖粉身難報，一些薄意，聊申微忱，萬乞笑納。』報官推辭不得，只的權下，辦酒款待。酒筵間，說起吳田執性遷義之事，俱各傷心。藍理曰：『員外若有甚麼事，言明本帥等自當効勞。』報官稱謝曰：『無事。』衆將飲罷，辭回公館，各收買小屋，起蓋府第，建立華表爭榮。徐報官後倚

四將勢力，收買禁物，官府不敢言，竟成大富。四將任期一滿，陳許各自上任去了。監理後在漳州鎮，千里館，建造與新街，設下埠頭納稅，所有利路，俱佔爲己有，霸作私業，萬民怨恨，京控監理解京罪責，此是後話。且說柯彩在南衙到任，若新任官上任，切不可喊堂呼喝。柯彩問這是何故？部將曰：「本衙有一照牆相待，自漢末曹操所造，未知虛實，亦從未見怪形，牆上雕一麒麟，卽俗云：『律吞日頭』是也。若是喊堂，那麒麟卽能跳躍，不禁於本官經驗數次，此後故不敢犯。」柯彩曰：「本帥在矢石之間，波濤之際，捨死捐生的，有今日，豈怕一麒麟乎？臨時我自主張，只管大開中門喊堂，便是不必懼怕。」部將苦勸不從，及至吉日，柯彩穿上公服，大堂大開中門，軍士大喊公堂。只見那麒麟頭上，動日搖頭，柯彩忙取硃筆，望麒麟擲去，恰中麒麟頂上，百姓齊聲喝采，麒麟卽時如舊。柯彩曰：「內中必有怪物作祟。」卽喚匠人拆毀照牆，只見牆內，莊塊極重。柯彩向前細觀，早知是銀。乃曰：「此非莊乃銀耳。」百姓聞言細觀，果然是銀莊，一齊傳說，衆官齊稱財寶作祟。柯彩心裏早知如此，亦不泄漏，今衆目所見，當解京進奏。只的令人點算，共三百五十塊，其餘皆是莊花，卽令下擲進後衙。原來柯彩自知無才，恐作官犯案，請一位刑房幕賓，名叫徐洪，是夜徐洪對柯彩曰：「某有一計，可將此銀盡歸大人，只是此銀乃意外之財，大人必分多少與我？」柯彩曰：「本帥有何不從？」徐洪曰：「大人必須寫約字與我爲憑。」柯彩卽立約字與徐洪收執。徐洪曰：「今莊塊汚泥，可令人洗淨，但年月已深，不能清潔，可令鐵匠連夜打造小銀號，盡是柯彩二字，密把各銀塊四邊打下銀號，將泥抹了，差官解京，聖上必令洗磨清淨，見四邊銀號，有大人姓名，必道天意，該屬大人，定然賞還大人，何愁此銀不歸大人乎？」柯彩聽罷大喜曰：「此計甚妙，當依計而行。」遂密令鐵匠打下定當，卽差官奏解京，沿途地方官撥兵護送，及至京都，帝果然中其計，喜曰：「此銀現有柯彩姓名，他有忠義，朕怎好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卽傳旨乃發還賞與柯彩，以顯忠義。柯彩聞報心喜，徐洪平地分他幾十萬銀兩，遂令心腹家人，乘徐洪餽餼，用毒調下去，獻上就死。徐洪的家人，只道暴亡，柯彩反究暴亡之故，家人苦苦求免，乃假意代查物件，蕭箱盡開，取了約字燒焚，方始受埋葬，將物件差官押送至徐洪妻子，他不知反感其恩。

後柯彩之妻，生下一男子，臨晚柯彩隱几而臥，見徐洪從外而入，曰：『我來爾家暫歇。』及醒，家人來報，夫人生子。柯彩心知徐洪來討債，欲要害死，恐冤仇愈結愈深，只的撫養。及四五歲，生的面方耳大，言語伶俐，又無疾病，柯彩甚然溺愛。及至六歲，恰逢暑天，柯彩赤身仰臥於書軒涼席上，其子就在柯彩斗中，掩取一枝番刀，約長有二三寸，乃是鋒利無比，將刀仔屏開，見柯彩肚中有毛，輕輕將刀在臍中旋轉，意欲割斷毫毛。不意柯彩夢中，只道是蚊咬，覺得微微痛，把手一拍，正拍着刀柄，盡力刺入肚內，跳躍而死。其子着驚，走入內去，家人出見，忙報知夫人。夫人大驚出視，見刀仔刺入肚而亡，却然不知何故。只的收埋。及此子長大，百般蕩，把家業盡行費完，後夭亡，却不知徐洪轉世討債此銀。但柯彩謀害徐洪，陽放律雖然漏脫，陰譴到底難逃，就是陳龍許鳳，雖作高官，亦是糊塗。後來子孫不昌，不表。且說李光地，自鄭克塽起身後，料其必定身亡，遂多遣心腹打聽。不上半年，打聽人回報曰：『西魯經已納降員獻禮物，自鄭克塽不久君臣回京。』光地驚問曰：『西魯強盛，兵糧足備，怎肯納降？』探子曰：『我探聽着實，鄭克塽出京之時，劉國軒於路上收買生鐵鼎幾百個，鼎邊到二孔，內用一把柴草，穿上為柄，鍋面用顏色畫獅頭，假繅牌執在手中，及出西平關，正遇角生紅領十萬番兵，纔到，便即交陣，未分高下。番陣上用馬隊，俱是經練，跑走如飛，沖來，劉國軒詐敗，傳令入手中假繅牌，放在地面，四散逃避。番兵馬隊趕至，馬脚皆踏在鍋中，不能進退，連人帶馬跌倒。後來劉國軒三面伏兵，裹圍上來，番兵大亂，十傷八九。第二陣劉國軒用柴草車幾十輛，埋伏於戰場左右，詐敗逃走。番兵思欲報仇，盡力追趕，伏兵便把草車推出，將後路塞住，放火焚燒，伏兵襲殺而來。劉國軒回軍掩殺，番兵首尾受敵，又見火光大起，無心戰鬪，四散逃命。被官兵猶如砍瓜切菜一般，殺的屍橫遍野，死者數萬。自此番兵失志，不敢交鋒，暫且罷兵。不料鄭克塽單人匹馬，私出營外遊玩，迷失路途，被番將山嵐裏所擒，詐稱姓吳名襄，番元帥角生紅差官押解入王城去獻功。』未知意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八回

國姓顯聖救嫡孫

春香寄信報故主

却說李光地聽的鄭克塽被擒，大悅曰：「克塽被擒，定然性命難保。」探子又曰：「克塽命不該絕，聞的西魯王之母，乃是鄭國姓之妹子，聞王與克塽有姨表之分，願納降進貢，孫國寶爲人甚孝，恪遵母命，禮待克塽。又代鄭克塽奏請，鄭家永鎮西平關，立誓世臣服，不敢背叛。克塽君臣，不久便即回朝。」李光地暗想：「克塽之祖父，那有妹子許配西魯王，看來明是這廝造化，命不該絕，因禍而得福。」遂重賞打聽的人，退出不表。且說克塽被擒，拿入王城，西魯王孫國寶，只這是鄭家部將，即令囚禁天牢，令牢官供奉日食，俟戰爭平定之後，裁奪。就是時春香已爲太后，其子國寶賢孝，享用無比，是夜春香在宮中，忽夢鄭國姓身穿王服，責春香曰：「爾放李光地與我子孫爲難，今吾子孫在此受困，爾得享用，甯忍心不救否？」春香忙拜伏在地，曰：「臣妾罪重，但不知令孫在於何處，臣妾當竭力以報前德。」鄭國姓曰：「吾孫現囚禁天牢，爾若要救，使其永鎮西平關，吾當佑爾子孫昌盛。」春香醒來，心知必有緣故，又想我自救李光地之後，這事不肯妄對人言，若果此夢是真，不怕李光地不作情，亦可少報藩王之恩，倘光地不從，陷我於不義，我當起領國大兵，與他決個雌雄，方免被人說我忘恩負義。主意已定，坐以待旦，即令內侍，宣獄官進宮，問曰：「爾牢中可有拘禁中國人否？」獄官奏曰：「昨日狼主發一吳襄拘禁，却是中原將官。」太后問曰：「既是中原將官，怎麼拘禁天牢？」獄官奏曰：「只因狼主差角元帥，侵犯中原，清朝差鄭克塽統兵出西平關，迎接角元帥，連敗二陣。忽一日，山裏嵐巡哨擒捉這個將官，自稱姓吳名襄，差官送來獻功，狼主把他囚禁。」太后聞言，着驚心，思現是姓鄭領兵，或者是鄭家子孫，亦未可知。乃曰：「爾可引吳襄進宮，哀家要審問。」獄官領旨退出，來到牢中對鄭克塽曰：「太后要宣爾進宮審問，須要小心。」鄭克塽聞言大喜，原來克塽夜三更，亦夢國姓吩咐曰：「吾爾祖父鄭國姓是也，特來救爾，明日若見太后，可言實情，他自然解救，回朝受賞。」及今聞的此信，暗喜其夢有驗，乃隨獄官進宮中，親見太后，乃中國形容，忙向前拜伏在地。太后見克塽少年軒昂，心中大喜，即令平身。打南音問曰：「爾是何人，可細說來，吾當相救。」克塽暗想昨夜之夢，定然有准，乃垂淚曰：「吾是福建台灣延平鄧王鄭國姓之孫，鄭經之子，克塽便是。但未知太后實

是何人有何舊識，望乞相救，感恩不盡。」太后着驚曰：「現有鄭王子孫，可把爾府上的人，男婦老幼，姓名說明。」克塽聽知，必有緣故，乃把父母伯叔，男婦老幼姓名，俱皆說出。太后曰：「既是鄭克塽，現據有台灣，兵將強勇，何由至此？」克塽流淚，把陳塘九及四位叔父，挾怨殺害哥哥克城，及至施琅平台來歷，身歸清朝，又被李光地公報私仇，奉旨出征，迷途被擒，昨夜夢見祖父，真情，一「言明，望太后相救。」太后聞言，泣曰：「若非爾祖父有靈，我怎知爵主流落在此內監，宮女怎曉的南音，只睜雙眼呆看。」太后曰：「爵主請坐，好的說話。」鄭克塽推辭不過，只的坐在一邊。太后曰：「爾不要忙，爾自有好處。」即令內侍備宴前來，不多時，酒席齊備，太后非吾僭越，若以家禮相待，反致吾兒疑惑，不便作事，只的屈爾坐在旁邊。鄭克塽曰：「太后乃一國之母，坐過分了，焉敢僭越。」說罷，在旁邊坐下，內侍酌酒，太后方將自己出身，備細說明。但吾到處詐稱吾祖宗親生，今與爾說過，若見吾兒，爾可認吾為姑婆，我認爾為姪孫，方得掩人耳目，若要回去之時，我自當修書一封，并昔年李光地贈我一枝扇，與爾持去，求李光地奏准，爾永鎮西平關，聽調不聽宣，方免被清朝大臣謀害報怨。鄭克塽再拜稱謝曰：「姪孫若的姑婆用心如此，德莫大焉。」太后向前扶起曰：「姪孫不必如此，吾今照爾，亦少可報令先祖夫妻恩德於萬一耳。」克塽曰：「但恐李光地不從如何？」太后曰：「不妨，諒光地現成名，必無辜恩，且西魯兵力強於中原，倘光地不從，吾當起傾國大兵，殺入中原，決一死戰，使彼永無寧日。」克塽大喜。正言間，內侍報曰：「狼主在外候旨，請旨定奪。」太后即令宣進，太后笑哈哈對克塽曰：「賢姪孫可拜見爾表叔。」克塽忙跪下，國寶疑惑問曰：「此人是誰，何故與兒叔姪相稱？」太后曰：「我一向只說是鄭家宗親，實乃延平郡王堂妹，舅母舅在陝西，故在陝西居住，此子乃是國姓嫡孫鄭經之子，名叫克塽，論來與爾是姑表叔姪。」國王聞言大喜，上前扶起曰：「既是賢姪，乃是遠客，何必行此大禮。」太后曰：「總是自家骨肉，可一堂與哀家吃酒。」克塽謝辭曰：「狼主在上，外臣焉敢僭坐。」太后曰：「我外家祖宗香烟，全靠爾一人奉祀，即吾親孫一般，不必推辭。」國王上前攜住曰：「孤家與爾乃叔姪至親，有何君臣名分？」克塽就坐下，面相陪，國王坐在上首，太后居中，一齊暢

飲。國王向太后曰：『母后因何會着御姪？』太后就把昨夜王兄托夢，令我照顧，早間召獄官勘問，方的相會。國王曰：『母親何不早對孫兒說明，使兒驚恐，但聞令祖据有台灣，清朝屢敗，賢姪何故爲敵國領兵，却是何故？』克塽把前情說明，并李光地報怨。國王嘆曰：『庸臣誤國，致使四世基業，一旦失之，實爲可惜，但爾殺戮清朝人馬不少，就可本國安身，同享富貴，免臨險地。』克塽曰：『多蒙王叔厚情，但滿門家口在中原，難以從命。』國王曰：『待孤家令人連夜混入中原，盜取家眷到此，與爾相會。』太后曰：『這個使不得，姪孫先人墳墓，親戚皆在中原。』國王曰：『母后吩咐臣兒，怎敢不從，奈姪孫到此，當宣御妻王兒出來相會。』太后曰：『至親情分，正當如此。』國王即着內監宣皇后同王兒前來。原來國王正宮張氏，生下一子一女，太子名叫孫炎，照女名彩霞公主，年將十三歲，頗有顏色，太子年已長大。當年母子齊入宮中，與表親相會，太后令再備宴，滿門骨肉同飲，此日盡歡席散，是夜克塽在王宮安歇。次早即求國王宣召元帥回兵，并使人安慰劉國軒，免他罷念。國王稱是。克塽即修書與劉國軒，說遇姑婆，早晚帶貢禮歸降，並不言及春香等情。書信封好，交付國王，國王着文官草詔，召元帥角生回兵，把詔交差官，并克塽知會劉國軒書信，差官立即起身而去不表。且說劉國軒自克塽失落，次日家將報稱克塽，自昨夜出游未歸。劉國軒大驚曰：『番營在邇，倘有差池，如何是好？』忙令人四處追尋，一面令人往敵營打聽，不多時各處尋的人聞報，並無踪跡。國軒好不着急，衆將驚恐，少停報探子回曰：『小的往敵營打聽，昨日見一少年將官，已解去狼主處發落，但未知姓名，必是元帥無疑。』國軒聞報大驚曰：『大事去矣。』即令賞探子，令再去打聽，一面聚衆將商議曰：『這個真是自投羅網。』衆將俱無計可施。國軒令衆將不許泄漏，再作道理。且說角生紅曰：『敵人已將勝形之勢，今忽按兵半月餘，未知何故？』番將曰：『想是路遠，糧米未到，因此按兵，亦未可知。』正議間，忽探子報曰：『詔到。』角生紅忙率衆將出營迎接差官，方知吳襄就是克塽，着表姪故召回兵馬。角生紅忙問差官讀詔畢，方知狼主會角生紅，本知難勝，鄭兵聞的此信，正中心懷，即令一番邦將帶克塽書信到清營投下。劉國軒見書大喜，鄭王怎有姊妹，遠嫁西魯，甚爲不解，隨賞了下手書，番兵將書

過示，各將衆將大喜曰：『因禍而得福，又免戰征之勞，此皆憐憫延平郡王忠貞所致。』說且番元帥令準備兵，將士歡喜收拾等待。單言國王備下貢禮，一道表章，言克塽乃是孤表姪，若使水鎮西平關子孫世世不敢侵犯中原，太后亦另修書一封，交付李光地。書中說昔日爲己救爾，恐鄭王疑或，身軀投水，幸遇金宏相救，及至西魯身爲太后，後番將捉了克塽，解到王城，收禁天牢，因爲國姓托夢所以知之。今懇大人念我故主子孫，代奏鄭克塽、水鎮西平關，吾亦嚴督子孫，不敢再犯中原，亦使妾得知，少報故主之恩。如其不肯，西魯中原，誓不兩立，必使中國歲與甯月，求大人施恩，深感無涯。又取昔年李光地贈詩扇，交付克塽囑曰：『我前年實憫光地拋妾棄子，故此放他，實無私情，他現成名，必非負義之徒。今見詩扇，必能報本，使爾水鎮西平關免我罪念，爾當連家眷搬來，方無事端。』克塽稱謝，又過幾日，貢禮備齊，國母王子，備酒餞行，另贈金玉寶具，自不必說。國王遣一個番官護送鄭克塽，過了數座關隘，方到邊關。忙進營中報知。劉國軒大喜，領衆將出營迎接，鄭克塽下馬進營。衆將曰：『自前日元帥失陷，使末將身心不安，後接手諭，方知元帥因禍得福，今幸回來，免的某等之憂。』克塽曰：『使公等受驚，某之罪也。』番兵解進貢禮，并犒軍禮物，克塽令收下，辦酒款待番兵。鄭家衆將俱問太后來由，克塽只是含糊答應，至晚對劉國軒說明春香來由，及贈詩扇，求李光地保奏，使他水鎮西平關免被仇人暗害。劉國軒曰：『世間亦有高義如此裙釵，且又深情遠慮，真是先藩主庇佑，李光地非忘恩負義人，必定聽從，我等皆無憂矣。』次日修書，謝國王厚恩，交付番官帶回去了。擇日班師，重賞三軍，一面差官帶表入京報捷，又令心腹家人帶書信詩扇，交李光地。吉日拔寨起程，三軍好不歡喜。先說帶表差官與家將一路奔馳到了京師，尋了家店住下，家將便帶了詩扇，並克塽報捷文書，竟投相府，對門官說明來由。門官不敢怠慢，立刻報進。李光地正在懷疑，克塽那有姑婆遠嫁西魯，及聞報，立刻傳進，家人呈上書扇。光地觀看，驗明詩扇，果然是自己親筆，癡呆半晌，暗想：『那有這等湊巧的事？』遂令下書人退出，自思此女爲我投海，今不忘故主之情，真是高義，我若不從其情，眼見堂堂大臣，不及一女子，又轉想着當初國姓，是要我出仕，並非要害我性命，我深明天時不願出。

仕，今鄭家歸降，被我荐在征番，亦可解怨，不如乘時此作全情，使春香感激我恩德，但還有一件，這劉國軒足智多謀，諂計多端，不可令他同往西平關，恐生枝節。只劉國軒撥出外方鎮，無後患。主意已定，即便安寢。次早入朝，是日康熙天子駕臨，午門官奏曰：「征西大元帥克塽，大獲全勝，現有表章奏捷，乞萬歲親觀。」帝令將表進來觀，龍顏大悅。將表示李光地曰：「克塽將帥，真是能幹，百餘年不服西魯，一旦低頭納降，回朝之日，朕欲封顯爵，以旌其將帥勤勞之功，卿意若何？」李光地曰：「論鄭家將帥，正當重用。」帝曰：「朕常念鄭家君臣盡忠，爲明室盡力，父子祖孫四世，不忘故主，情實可嘉，若不獎書，無以激勵後人，此非吳三桂扶兩個賊子。」李光地曰：「聖見極明。」過半月，克塽已回，把入馬屯扎城外。劉國軒對克塽曰：「雖有太后書扇，爾亦該前去請罪，李光地恨氣方消，我等面君受職之日，方無阻礙。」克塽卽上馬入城，到相府下馬，送上手本，門官報入後堂，李光地卽令請進，克塽由角門走進後堂，跪下曰：「小將年輕，不知祖父過惡，今會見姑婆，方知祖父觸犯大人，罪大如山，小將雖碎身萬段，難消大人之恨。」李光地上前扶起曰：「若論爾先人強迫拘留，實是不該，非今太后有手諭，敢不捐去舊恨，但前於駕前，吾已盡力褒獎將軍等之功，今面君，必使公永鎮西平關，少報太后之德，將豈切勿疑心。」克塽再拜稱謝曰：「大人如此施恩，真是天高地厚，沒世不忘。」李光地卽請克塽坐下，待茶，詢問方知國王盡孝，太后安享，始信皇天不負善人之報，又安慰一番。克塽方纔辭別回營，對劉國軒說明，光地感鄭太后恩德。次早五更，克塽率衆將押負禮物，直至午門候旨，門官啓奏，帝令宣進。鄭克塽同衆官上殿朝拜畢，把一路爭戰得勝，及迷途後遇姑婆歸降，細細奏明始末，只不提春香出身，及軟禁李光地之事。先把功勞簿呈上，所有衆將功勞，俱載簿上，乞龍親視，便知端的。又把西魯降表禮單獻上，帝先觀降表，始知國王高義，懇求鄭克塽永鎮西平關，誓必子孫世世不萌異心，帝大悅。對克塽曰：「卿與西魯有親誼之分，俟朕查明功勞，自有封賞。」卽令內監照單查收貢禮入宮，再令備宴犒勞征西衆將，鄭家君臣叩謝聖恩，不須臾，光祿寺奏稱，御宴已齊，帝卽令開宴，樂人奏起音樂，衆大臣陪宴。是日盡歡席散，又大賞西平關軍士，收入隊伍。且說李光地回府，

想劉國軒神機妙算，人所難及，若至西平關，倘有不測，利害不小。遂連夜進宮，求內侍奏知。帝宣入曰：「朕正欲宣卿來的正好，朕封鄭君臣永鎮西平關，卿以爲何如？」光地奏曰：「臣正爲此事而來。」鄭克塽永鎮西平關極好，鄭太后念親戚之誼，定不敢侵犯我國，惟有劉國軒爲人，機謀百出，詭計多端，人所難測，若令同往，恐其有變，便難制伏，乞將劉國軒分封別處，方保無後患。未知聖意如何？」但未知果肯准奏否？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九回

鄭克塽鎮守西平關

劉國軒赴天津衛任

却說李光地恐劉國軒有變，難以制伏，卽入宮密奏曰：「必須將國軒分封外鎮。」帝曰：「卿真爲國良謀，卿可回府，朕來日自有處置。」光地領旨回府，帝細觀功勞簿，方知國軒屢設謀奇，大敗西魯，不覺駭然曰：「此人實有鬼神不測之機，不在當時諸葛亮，若令他同守西平關，必爲後患，須當分散爲妙。」及至次早陞座大殿，宣克塽君臣上前諭曰：「朕念卿祖孫父子，精忠爲國，今投我朝，立服西魯，建此莫大奇功，朕當加封顯爵，激勵羣臣。今加封卿爲一等公爵，子孫世襲罔替，永鎮西平關，聽調不聽宣，又再賜爾黃旂，卿當盡忠報國，無負朕命。」克塽喜從天降，叩謝聖恩，又傳旨所有克塽部下文武官員，俱封爲副將，另宣國軒上前諭曰：「朕深知卿智勇過人，加封卿爲天津衛掛帥總兵，兼授水陸軍務，先斬後奏，以顯爾平生才能。」國軒聞言大驚，自思若非李光地譏謔，定是疑我有變，朝廷故此分封，若是推托，定招不測，不若領旨，再作道理，想罷，只的叩頭謝恩，惟林升心恥降敵自台灣破後歸清，卽怎稱重傷疾，背骨已折，愿跟劉國軒，不願隨朝面君。是日封官，君臣宴會，盡歡席散。帝又厚賜克塽君臣衣甲頂戴朝珠等物。克塽君臣謝恩，回歸公館，文武百官亦俱各回府。且說李光地宴罷回府，恐劉國軒心懷不愿，謀爲不軌，乃寄密書與天津衛中軍官詹時中，着他觀察劉國軒有甚不法言語，及非爲滋事，卽密表上奏。按詹時中乃現任游擊，爲人極有機變，乃係李光地得意門生，故特密囑其細察不表。且說鄭克塽回歸公館，對劉國軒曰：「小姪蒙老伯教訓指示，方保全家，正欲圖早晚聚首，何期分拆遠方，天何恨人如此。」國軒嘆曰：「此必李光地心疑我懷有異志，故如此分拆，臣自受老藩主知遇之恩，至今已歷四世，征戰

多年，少有好機會，總是不能成功，以致國破，豈非天意乎！然臣年近六旬，理該一死，以表清白，然所以不死者，實保欲全爾滿門家口，以報四世厚恩，今幸藩主封鎮西平關，臣愿已足矣，豈敢又萌異心，但聖上已懷疑分封，臣若推辭反招不測，但愿藩主君臣，必須盡忠報國，勿聽讒言，妄生異心，致使家門滅絕，被天下人恥笑。臣雖身在九泉，心隨藩主左右，臣死若有知，靈魂必赴西平關，與藩主相會。」說至傷心處，君臣相跪而泣。國軒收淚嘆曰：「離合有定，悲傷無益，徒惹大臣疑心，別生枝節，可速收拾行裝，急回西平關上任，免生事端。今雖鄭太后求情，却亦難的，李光地捐去舊恨，君臣禮當往謝一番。」克塽稱是，同劉國軒齊到相府拜謝。李光地亦慕其君臣貞忠，設宴相勸曰：「忠心報國，勿負天子厚恩，下官亦與有榮。」又另修書一封，付克塽寄與鄭太后，請安叩謝其昔日相救之恩。鄭家君臣謝席回館驛，過了幾日，各領文憑部照，擇吉日起程，先一日鄭家君臣別駕，是晚劉國軒與鄭克塽一夜悲泣，難以分離。林升曰：「軍師單身在中原，無人相陪，我愿跟隨軍師，以終身世。」劉國軒曰：「將軍既肯同往陪伴，我亦不致寂寞。」克塽曰：「林將軍既肯與軍師相從，我亦放心。」正言間，忽報有詔命，劉國軒大驚曰：「現已別駕，來早便要起身，怎麼有詔到？」克塽君臣亦各驚呀，疑有不測，只的令人備香案接詔，及開讀明白，乃是欲宣克塽君臣進朝論話，鄭家君臣疑甚，有不測。國軒曰：「藩主放心，天子聖明，又有李光地讚助，諒必無事，爾可放心進朝。」鄭克塽稱是，遂與劉國軒及衆人入朝見禮畢。帝諭曰：「朕念爾祖鄭森乃明室遺臣，非比我朝臣子，今欲水鎮西平關，所有黃梧前發掘爾祖骨骸寄庫，今還鄉歸葬，故鄉寬限半年歸葬，期滿之日，可同家眷準備上任。至於爾祖鄭森忠心爲國，文武百官，有如鄭森者，朕何患金湯不固，但爾祖現葬台灣，倘要收回，賜其沿驛回榮顯鄉，御賜祭奠，以表其心，是亦激勵我朝臣子使知忠義。」克塽叩謝曰：「陛下如此施恩，眞白骨生肉矣。」國軒亦奏曰：「鄭克塽乃臣故主，伏乞聖恩，准臣告假，送故主回鄉葬骸，俟于起程方可上任，以盡故主之情。」聖帝曰：「此乃爾之忠心，朕當准奏，俟克塽起身後上任也。」劉國軒謝恩，君臣退出午門，俱各喜從天降，卽領骸骨回館驛。次早起程，同向福州進發。不日到了福州，姚啓聖聞報，卽率同文武官員，

出城迎接鄭克塽君臣入城，鄭克塽及劉國軒等，皆向姚啓聖謝其庇佑之恩，遂令人引鄭克塽君臣到館驛與家眷相會，衆人拜別，到了館驛，與妻子相見，悲喜交集，各訴別後事情，不必多敘。單說鄭克塽入後堂，見了祖母董國太及母親陳氏，國太便問入京事情，鄭克塽把面君李光地含恨報怨，荐征西虜被擒，捉進王城，祖父托夢，春香救免，西虜獻出降表納貢，向李光地討情，永鎮西平關避禍遠害事情，細細說明。董國太聞言，亦不知春香是誰，忙問曰：「難的春香如此好心，但不知春香是何人？」鄭克塽又將昔日春香救脫李光地，恐祖父見疑，懼罪投水，被陝西金宏救活，賣入西虜爲太后等情，說明。董國太方纔省悟，乃嘆曰：「難的春香如此高誼，若到西平關，爾當親至西虜拜謝，方爲合理。」克塽稱是。國太曰：「鄭家有如此顯爵，皆賴軍師扶持之力也，可請入內，老身欲謝他扶持恩德。」克塽領令出退，轉瞬間，即同劉國軒入內，劉國軒向前拜見。國太扶住曰：「軍師休得過禮，坐下，如好說話。」劉國軒稱是，坐於下邊。國太曰：「鄭家全族，叨蒙軍師庇護，方的保全，吾孫又蒙軍師讚助，方的奏凱，真是恩德如山，何以報答？」劉國軒曰：「我受老藩王知遇之恩，又蒙四世厚祿，自愧無能，以致國破投降，實屬有愧，何德之有？」國太曰：「軍師休的過謙。」遂令家人大排筵席，與軍師慶功，劉國軒稱謝，遂同鄭克塽入後堂飲酒，衆將皆在堂暢飲，盡歡方散。次日便是姚總督請酒，又次日便是巡撫五八臺，一連請了六七日酒，方纔安靜，又過了數日，鄭克塽便同衆將，率家眷同鄉，及至石井社，早有泉州文武等出迎接。因鄭克塽等係奉旨沿驛同鄉，沿途地方官，皆差派兵丁迎送，及餽禮物不少，與出巡欽差無異，果然威風，閑言不表。且說鄭克塽，辭別衆官，望石井社而來。及至石井，早有族長，率社衆出廊迎接。鄭克塽遂在祠堂作公館，遂擇日將一切被掘祖塋，重新安葬。一面祭祖，大犒宗親，見社中有貧窮無力娶妻者，便出銀與他娶妻者，又設公項，爲春秋祭費，社衆俱皆感激。克塽又同國軒到台灣，祭奠塋墓，及回鄉，劉國軒方同衆將回鄉，祭坟墓，假滿一同率家眷到京赴任。惟劉國軒因授天津衛總兵，不帶家眷，來到福州，姚啓聖優禮相待。一路無詞，早行暗宿，非止一日，已到京城，便到相府稟到。次日到午門候旨，帝登殿開報，宣鄭克塽及劉國軒入殿。帝諭曰：「卿等要忠君愛民，小

心把守地方。鄭克塽及劉國軒辭薦而出，遂同衆人收拾行囊。是夜劉國軒與衆人難以分離，只是相對而泣。鄭克塽曰：「伯父在中原，幸有林升作伴，不致寂寞，若的閑暇，可圖聚首，方免割碎心腸。」劉國軒曰：「某身在中原，魂魄諒亦遠落主左右，但某此去赴任，凶多吉少，若有機會，便立刻到西平關相聚，以完心愿。」克塽曰：「若如此，伯父宜小心，方免失墜奸謀。」劉國軒稱是。及至次日，鄭克塽率領部下衆將，帶了家眷出京，望西平關而去。劉國軒亦帶了文憑部照，同林升到天津衛上任。及至接印，便行香巡城，及盤查倉庫，及軍裝大燗等物。且說中軍營時，中自前日接的李光地手諭，便即小心防備，及至劉國軒到任，巡查海口，正值午飯左右，進上酒菜，內有烏魚一碗。劉國軒問曰：「這魚何名？」營時中答曰：「這是烏魚，台灣所出，黃河所養的。」劉國軒驚訝曰：「台灣烏魚，怎能到此？」營時中曰：「凡烏魚在黃河討食，食的肥臃，至冬至十日前，便到台灣生蛋，及至十日後，便率母子往黃河討食，因從此經過，漁人捕得，所有此魚。」劉國軒愕然，沉吟一會，嘆曰：「本帥早知台灣透天津，吾主便免此路行程。」營時中聞的此言，亦驚愕然，面上失色。劉國軒看見自知失言，乃從容再巡海口港路。原來天津港有三條，劉國軒便指左邊問曰：「此條通何處？」營時中曰：「此港通山東，中條通五省，右邊正通台灣。」劉國軒問衛，即便對林升說明失言事情，但某若不預備走路，禍不遠矣。遂吩咐林升作速收拾，飛奔回福建，搬取家眷，只稱欲搬到天津任上，可速搬到西平關，我不久便到西平關相會。林升領命而去。且說營時中連忙打稟，說明劉國軒言語，差人星夜往京城，到相府投下。李光地接的稟摺，大驚曰：「劉國軒果然心存不測，真不出我所料。」遂入宮奏明。帝大怒曰：「便要差官擒捉治罪。」李光地奏曰：「若差人擒捉，反激其變，恐難制伏，不若詐爲看操，就此擒之，方爲萬全。」帝准奏，便令兵部行文，諭知劉國軒，令其操演精熟，恭候御駕閱操。旨意下來，兵部忙行文通知。且說劉國軒接的文書，已知就理，忙傳令操演，畫下陣圖，着部照圖式操演。且說過了十餘日，帝令李光地同百官出京，到了天津地方，劉國軒率領文武，迎接到了海口，屯紮于龍船。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劉國軒乘棹逃走 唐朝森奉旨到任

却說帝在龍船，劉住水寨，御林軍船隻，圍住龍船在當中。帝同衆大臣下小船，遊視水寨，劉國軒引駕入中軍水寨，只見外面，俱用大船結爲城郭，內隔成街道，出入俱用小船。只見小港內，各路起伏有方，進退各有路徑。帝笑謂百官曰：「劉國軒真經天緯地之才，觀此水寨，真是調撥有方。」衆官稱是。帝游耍海中一遍，方回御營，飽餐。是晚帝令羣臣，乘龍舟游耍海洋，笙簫迭奏，萬民因天子寬洪，亦皆湊助動音樂，打起鑼鼓，真個是鬧熱。遊至三更，方回御營安歇。次早帝陞帳傳旨曰：「就在三日後開操。」劉國軒奏曰：「內港水戰，難施展臣手段，必須出外海，水軍方的施展本事，亦可壯觀。」帝曰：「此言有理，朕三日後，便出外海觀看，卿可准備操演，自有重賞。」劉國軒領旨退出，到本營傳令，三日准備水操，來日移營出外海劉住。水軍聞的此令，各自准備不表。此信傳出，各遊船來日先出外海劉住，好待看操。到了次日，水寨先發三聲大炮，鳴金擂鼓，拔寨出外海紮營。劉國軒先准備逃走船隻，再收下一道辭謝表章，表內自稱：自知前日失言，致累陛下遠涉，然臣恐不走，徒惹天下英雄恥笑，我行兵半世，不能自救，故此遠遁，自知罪愆深重。但目今華廈一統，臣難逃遁，亦不過避死而已。况臣年近六旬，死期不遠矣。伏乞聖慈，使罪臣得全首領，即沒齒不忘矣。將表藏箱內鎖好，是晚水軍各船點起火燭，真個照的滿海通紅。三更發頭炮，四更發二炮，五更放三炮。且說劉國軒四更後，親至御營，請駕開操。帝因劉國軒水寨紮的條條有方，已懷驚心，又思水操，必定精奇，待操後即行拿下，免爲後患，但降者不殺，這可拘在京師，便可無疑。乃即傳旨發炮起行，鼓樂喧天，拔起御營，出到海外，停住御林軍，船隻擺開兩行，鼓樂喧天，龍船駐在中央，民舟這在遠觀看。正在巳時分，帝傳令開操。是日風平浪靜，海不揚波，劉國軒領旨發炮開操，播鼓戰船分爲官船，賊船兩隊，互相攻擊，五色旂幡飄動，耀人眼目，金鼓振動，海面音樂迭奏，喧天，真個是：

高閣上書生罷筆，
綉樓上美女停鍼。

當下天子君臣，看的眼花昏亂。劉國軒自思：此時不走，等待何時？即令把旂交付中軍官。當時中囑曰：「爾

可照陣圖引戰，休要錯亂。本鎮下小船催戰，方得壯觀。詹時中怎知是計，卽帶令旂排陣不忙亂。劉國軒下了小船，船中俱是心腹家人，便卽令水手，飛棹而去。各戰船只顧爭先逞勇，以圖賞賜，那裏管什麼閒事？不一時，兩軍混戰，善下水軍士，跳下水去，當下水纜沿牆上，各在水上爭戰，施放鳥鎗爭戰，水中去沒不常，大戰一番，方纔鳴金收軍。各軍上船，各將士俱依本隊歸轅，奏起得勝鼓，回歸本寨。且說帝君臣下船，帝便密對李光地曰：『劉國軒真是兼人之能也。』李光地奏曰：『當速除之爲妙。』帝稱是，卽傳旨賞君官白銀五百兩，錢文五百千，另賜水戰善下水軍士銅錢三百千。傳宣官卽傳出聖旨，該部立卽取出賞賜，三軍齊稱萬歲謝賞。帝又令宣王帥劉國軒前來論話。詹時中得旨，忙到中軍船上，找尋劉國軒不見，遂跟究軍士，各軍俱稱大人未曾回船。詹時中忙令哨船往各處追尋主帥，忙了一會，那有影響。詹時中好不着急，又見日色將晚，只得覆旨奏曰：『劉國軒不知何往？臣只得回奏。』帝大驚曰：『劉國軒不在，日間是何人排操？』詹時中奏曰：『適纔開操之時，就已劉國軒排操，及至亂戰之時，卽着他代引隊，伊稱要下小船催戰，及至方纔宣召，方知無蹤跡，却不知何往？臣已令人各隊查尋，因恐陛下懸望，故預前來奏聞。』帝恐其逃走，曰：『爾可往各隊內查尋宣來，朕欲獎賞。』不料詹時中領旨回船，再差哨兵查防各處，果然無蹤跡。詹時中疑惑，難道知風逃遁不成？遂進主帥的船找尋，見有一木匣封緘甚固，上寫裏內之物，送與聖上，不可有誤。詹時中知必是逃走，遂取下快船，趕到御營候至天明，天子睡起，方上船奏曰：『劉國軒一夜不歸，各船細查無蹤，臣到中軍船內查此木匣，乃是劉國軒親筆封緘，不敢久瞞，特來進奏，不知匣中何物？』青旨定奪。『帝疑惑，令開匣驗。內侍打開鎖，只見內面，這有一道表文，內侍打開呈上。帝觀畢，嘆曰：『劉國軒真才鬼神不測之機，惜乎生於亂世，不能展其奇才。』卽將表遍示羣臣百官，始帝前來看操，乃擒拿劉國軒之計，李光地奏曰：『劉國軒狡詐，已見逃遁，又敢以言詞欺侮陛下，若不嚴論着天下擒捉，定爲後患。』帝曰：『劉國軒有先見之明，今既遠遁，料難擒捉，况他亦是知機之士，豈不知順逆之道，此去不過避死而已，諒必不敢非爲，今朕四海一家，豈不能容劉國軒乎？不必追究，恐有閑議，說朕不能容物，聽其自』

便往罷。」羣臣齊稱海涵，帝即着詹時中暫理總印務，候兵部再撥新官赴任，龍遂回岸，就此回京。此信傳出，萬民方知劉國軒逃遁，惟傍觀民船，曾見一小船遠遁而去，諒必是劉國軒無疑。且說帝同羣臣登岸回京，當下詹時中驚的捏着一把汗，方悔若非聖上寬洪，自己不是多言，受罪於我不小。且說劉國軒船在海面，趕到山東水口，重賞水手，換了素服，對水手曰：「我有一親人在此不遠，我欲去探望一二日方歸，爾們在此靜候，不要喧嘩。我若回來，再有重賞。」那水手因見其當陣起程，信爲奉旨查訪事情，且又有重賞，衆人歡喜，那有疑心。劉國軒遂上岸，詐作染病之人，買了一頂大斗毡帽戴上，將帽斗垂下，蓋着遮住臉面，穿了棉袍，僱了一乘軟轎，連星夜起程，望西平關而去。那小船在岸口，候了五日，不見踪跡，只得回矣。及至天津港，始知劉國軒是逃遁，恐被株連，遂相約不言，因此無人知覺。這亦且按下不表。且說劉國軒趕緊望西平關而來，若遇關津盤詰，卽詐稱奉天津衛總兵文書，往邊關公幹，況且有天津衛總兵官信印文書，呈驗無阻，一路直到西平關。此時林升保護家眷，已到多日矣。劉國軒遂進帥府，鄭克塽一見，抱頭痛哭，分別伯父至此，無日自不思念矣。近日林升至此，方知伯父要來，又恐難以脫身，今幸相會，足慰渴懷。國軒泣曰：「臣在天津衛，夢魂無不離藩主左右，幸喜天從人願。」當下衆官，亦俱來相見。林升向前曰：「家眷幸喜無差，已撥府地安身。」劉國軒大喜，遂同林升回府，會了妻子，悲喜交集，換了潔淨衣服，再進帥府，鄭克塽備酒接風，君臣暢飲。劉國軒云及逃走前後事情，衆人俱讚軍師弄險。劉國軒對鄭克塽君臣曰：「我雖逃走，實爲有罪，公等何幸，荷蒙聖恩，鎮守西平關，免受驚恐，我等各當盡忠報國，毋生異心，辜負聖恩，併招不致之訊。」衆官稱是，盡醉席散，使人入中原打聽回來，方知聖上寬宏，不准擒捉。劉國軒之事，劉國軒心甚感激，從此安閑無事，在府教授兒孫，不理政事，以終天年。後地方官把劉國軒言語，教鄭克塽君臣盡忠，及自己賦閑，不理事務，實情奏聞，帝亦深慕劉國軒真乃知機之士，這是後語不表。且說劉國軒對鄭克塽曰：「若非鄭太后求請西虜王進表，我等君臣到此，安穩去處，今藩主當率合家男女老幼，及几位老臣，同往西虜國，去參見國王母子，拜謝厚恩，亦是知恩報本之意。」鄭克塽曰：「非伯父言明，我計不及此，今

當與祖母母親商議前往就是。說罷，遂卽入內，把劉國軒之言，稟知董太后及陳氏夫人知道。董國太曰：「鄭太后如此有情，吾等正當往謝，方爲合理。」鄭克塽卽俱表，先見西魯王，說明滿門前往叩謝會親，一面帶了鄭家至親人等，及劉國軒馮錫范等衆，點起五百名軍士，護送董國太及陳氏起程。且說西魯王接的鄭公台會親表文，大悅退朝，奏知母后。鄭太后自思，我受鄭家大恩，借此報答，亦可面會董國太，豈不是好。卽對西魯國王曰：「鄭家乃爾母之至親，可差官迎接，近城之時，我當親自出城迎接。」西魯國王大喜，次日早晨，登殿卽差丞相花幹利、元帥角生、紅領軍三千出關迎接鄭公台母子。又着沿途地方官，准備官驛迎接，毋許怠慢。各官領旨准備。且說花幹利、角生、紅領三千番軍出城來至威鎮關紮營，俟候過了三日，鄭公台家眷已到，番相番帥一同俟候，站立道旁，欠身迎接曰：「下官等奉狼王之命，迎接來邊，萬勿見怪。」鄭公台忙跳下馬，向前答禮曰：「本爵有何才德，敢勞二位遠涉，並狼主厚恩，實以克當。」花幹利等請公台上馬，公台推辭不過，這得上馬而行。番相番帥等衆參拜國太，國太答了半禮曰：「舍孫今到西平關，蒙丞相元帥照顧，復蒙遠涉，老身何以消受的起。番相番帥連稱不敢，一同前進。是晚進了威鎮關，館驛安歇，驛官備酒相敬。次早起程，沿途俱有館驛驛官俟候。董國太感激不盡，曉行夜宿，不覺已過五座關隘，狼主太后待甚是恭迎接。早有探子報知鄭公台曰：「太后率領狼主及羣臣前來迎接。」董國太忙下車馬向前，鄭公台跟隨在後，不多時早見鬻鬻儀仗前來。董國太及鄭公台，并鄭家衆人，立在道旁俟候。鄭太后鳳輦已到，董國太及鄭公台跪伏道傍，衆人俱恐說官音，被狼主知音，遂卽唱南音曰：「老身董氏，滿門子孫，太后再造之恩，有如山岳，沒世不忘。」鄭太后却認不的董國太，太后因見其姓名，方知是國太，心中大驚，慌忙下馬跪下，亦說南音曰：「賤妾乃國太使喚之人，有主婢名分，若蒙國太如此厚禮，使賤妾有折陽壽。」董國太忙扶起，附耳曰：「我今滿門鎮守西平關，正望太后照顧，你若再說舊話，我便在此不安，從今以後，姑嫂相稱爲是。」鄭太后曰：「國太可以如此附吩，賤妾只得聽從，休說賤妾忘恩。」董國太如此老身便過分了。」狼主同羣臣向前與鄭公台等君臣見禮，鄭太后攜了董國太一同上鞦韆，王亦

同鄭公台並馬張隨前呼後擁進城，萬民香花燈燭迎接，男女爭觀中原人物，及至王府，番官下馬，送劉國軒馮錫范及鄭家衆人，進了驛中歇下。國太及鄭公台女眷，一同進入府相會。當下王后姑氏，率太子孫照炎、公主孫彩霞、董國太忙離坐，要行君臣禮。朝見太后，太后扯住曰：「此係內宮，又是骨肉至親，從今以後，只行家禮，不許行君臣禮。」國太只得喚鄭克塽，向前拜見太后姑婆祖，次拜見國王夫妻表叔嬪，太后亦喚國王夫妻相見。國太舅母，國太推辭不過，只得受了禮。太子公主，亦來相見，內侍安下坐位。狼主父子同公台在東殿，正在下面敘話。董國太說起封官世襲，永鎮西平關，子孫免禍，世世皆坐，蒙狼主再造之德，狼主大喜，內侍呈上筵席，侍女奏起音樂，享用不遜，稱中厚皇家，是晚席散，太后俱留衆人在宮內安宿。太后與國太同榻。太后曰：「我若棄世日久，情疎恐清朝大臣復生怨恨之心，趁今賤妾尚在，小兒頗盡孝道，且西虜地土人民最樸實，極有親誼，待我主張，所有鄭家衆官子女，俱皆婚配西虜王親，及當權大臣子女，世爲婚配，永借西虜爲保障，則不愁清朝大臣制肘，世世永無後患。」國太大喜，謝曰：「我當初肉眼無珠，不知賢妹如此重義，惜乎當初怠慢，今見賢妹如此高情，使我自覺慚愧。」太后曰：「知恩須報，本人之常情，况賤妾受藩主國太大恩，怎不報答，務使鄭家子子孫孫，世世安甯，賤妾在九泉之下，亦得安心瞑目矣！」國太大喜，問曰：「不知賢妹怎能到此？」太后把放脫李光地，恐藩主疑惑，無奈投水自盡，被金宏救回陝西，欲納爲側室，金宏上床，便腹痛，那金宏守分，知妾後來必成人后，金宏認爲表親，匹配此地，妾亦已替他珠寶，若論當年，因見李光地無意出仕明朝，日夜悲泣，妻子遠離，妾一時詢問，爲之傷感，頓起義俠之心，因此盜令縱放，並非有私情之弊。國太嘆曰：「賢妹實乃女中真是豪傑。」二人直談至天明，起來狼主又在宮備宴，請鄭公台衆帥談論前事。劉國軒說起當初，鄭公在漳州起義，及鄭經攻打漳州，報怨等情，君臣不勝嗟嘆。從此鄭公台或在公館，或在宮中，鄭太后卽對狼主說明，欲與鄭家君臣世世結婚，報諒爾君臣，定然樂從。國王曰：「如此極妙，臣兒欲把公主彩霞許配鄭克塽，賢姪其劉國軒衆將，苦子女臣兒，當須擇配王族及百官子女，一則完了姻親大事，二則不失親誼之愛，何等美妙！」太后喜曰：「若得王兒

此念及母族，爲娘九泉，亦是含笑。於是國王把公主許配鄭克塽，並衆王族文武官員子女，與中原衆宦子女，盡行結親，更加親熱。太后皇后留國太家眷，盡行在宮中，日日宴飲。住了一月，鄭克塽苦辭職守，不得久離。國王只得備酒餞行。國王母子夫妻，厚贈鄭克塽珠寶玉器，衆大臣亦有厚贈珠寶，衆臣真是滿載榮歸。太后母子夫妻，遠送分別。鄭克塽將帥阿蘭文、武百官迎接入帥府，設筵慶賀飲酒。論起太后母子，禮待恩德，各皆嗟嘆不已。後來仁聖天子，想起西虜，乃積年強寇，大國累次爲患，今安能守疆界，皆出鄭家君臣之力，心內歡喜。差官押送金帛，到西平關，賞賜鄭家君臣。鄭克塽收了禮物，上表謝恩。自此鄭克塽水鎮西平關，與西虜國，世世永結婚姻。至今亦復如此，來往不絕，萬民皆冀以安然。過了半年，太后及國王，來至西平關會親，鄭家君臣迎接，以禮相待。一住更數月，方纔回國。自此兩下不時來往。及至太后臨終，方纔說出真情，論起自己，本是鄭王女婢，自幼蒙其愛惜，恩養之德，因爲放走李光地，恐鄭王疑他與李光地有私情，故此投水自盡。遇着陝西金宏相救，賣入西虜國。及鄭王前日托夢事情，一一說明。我今照顧鄭家，亦頗報鄭王之恩。千萬衆文武方纔明白，齊聲奏曰：『太后如此重義，真是古今罕有。雖然鄭王在九泉之下，亦感德無涯。』太后謂國王曰：『王兒有孝，爲娘亦無愧矣。我若死後，與鄭家君臣，世世必須結親，無違吾言，爲娘在九泉亦得含笑。我今發誓曰：吾死之後，若聽吾言，與鄭家君臣結親，世世子孫興旺，不聽我言，子孫不昌。』國王同文武齊聲領旨。後來國王臨終，亦以至言教其子孫。此是後話，按下不表。且說北京朝內，是時天下初定，漢官甚少，滿官甚多，又係從龍功臣，欺制漢官，橫行朝野，萬民有冤無伸。衆漢官會議曰：『滿官如此橫行，若不設法，我等焉能在官。』內中有幾位老大臣曰：『朝爲必須如此，如此，便不敢非爲。』衆官議論定當。至次早，帝登殿，文武百官朝賀畢，侍立兩傍。帝傳旨，文武有事啓奏，無事退朝。只見漢官一齊跪下，奏曰：『宋設開封府，明設崇仁府，專管皇親國戚，以及文官武職，使上下有統，不敢非爲，此誠有益於國家，蒙我王准奏施行。』帝曰：『既有如此，可着六部官同議一位正直無私大臣，以當此任。』衆文武領旨，帝龍袖一拂，駕退回宮，文武散朝，便在朝房同議，便舉出唐朝薛是正直無私，不怕權貴，堪此重

任。按唐朝彝，本是漳州人氏，年五十歲，乃是飽學名士，由二甲進士出身，歷任翰林院侍講，在朝爲官，清廉正直，鐵面無私，凡事敢言，不怕死，真是一位忠義大臣。至次早，帝登殿，六部奏曰：「臣奉旨，同議崇仁府，臣等觀有翰林院侍講唐朝彝，正直無私，堪當此任，合應奏聞。」帝喜曰：「衆卿保奏，可謂得人矣。」便宣唐朝彝上殿，論曰：「朕欲令卿爲崇仁府尹，卿當執法無私，不可有負朕意。」唐朝彝奏曰：「既然陛下吩咐，臣當領旨，但崇仁府專管皇親國戚，及上下官員，若無重權，恐難制伏。」帝曰：「卿言是也，朕賜鐵諭金牌一面，上方寶劍一口，先斬後奏，便宜行事，卿當往赴任，欽哉。」唐朝彝領旨謝恩，鐵諭金牌，及上方寶劍，退朝回府，擇了吉日，立即來崇仁府就任，行香放告明白。心思：我今領此任，當忠此職，便發出告示，曉諭軍民人等知悉，不論皇親國戚，文武官員，以及土豪惡棍，若有不法，一概照律嚴辦，決無容情，冬宜凜遵，萬民看了告示，俱各歡喜，惟有滿官俱皆痛恨，唐朝彝狐假虎威，諒他有多前程，敢來惹我們，各人暗裏好笑，俱皆不以爲意。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李成名帶眷入京

哈塔龍見色相思

且說河南常浮縣，有一位飽學秀才，姓李，名成名，自幼父母雙亡，家事清淡，並無弟兄，年二十歲，娶妻周氏，夫妻二人十分相敬，因入京投親，不遇，李成名就在京教讀，周氏代人家做些針指，幫助日食，住了三個餘月，亦是合當有事，周氏那日正在樓窗口做針指，適小康親王哈塔龍，領了十餘名惡僕，在外遊玩，打從李成名門口經過，偶然舉頭看見周氏容顏艷絕，如月裏嫦娥，忙定精神細看，只見周氏年纔二十歲，貌若桃花帶露，眉似遠山淡掃，雖無脂粉，却似有脂粉，生成千嬌百媚，萬種風流。哈塔龍看罷，心花俱開，疑曰：仙耶神耶，鬼耶不覺神魂飄蕩，注視良久，適見周氏轉頭，偶然看見哈塔龍，在樓下注視，看的不像樣，欲要發作，又見哈塔龍如此打辦，知是公子王孫，恐怕惹禍，無奈氣昂昂，盡力把樓窗掩閉，入內而去。哈塔龍見了，精神早已從窗樓門內鑽入，如有所失，只得悶氣回府，便叫心腹家人來興，上前吩咐曰：「方纔樓上那位美人，不知是誰家妻子，他丈夫是何人，你可前去，小心打聽詳細，回來重重賜賞。」來興領命，便即出府去打聽。哈塔龍是仁聖天子長孫，康親王長子，

當今仁聖天子御姪，年登二十歲，乃是酒色之徒，自靠勢力佔人厝屋，順之則生，逆之則死，欺制文武，橫行無忌，每日在外，非爲作亂，奸淫人家婦女，又在府內，造下隔壁房，暗門掩閉，外觀不見，若是逆他，活活便打死，弄入隔壁，仍把暗門掩閉，又有一班惡僕，助桀爲惡，更有來興，乃是他的心腹，狡詐多端，極有靈變，哈嚒龍每日帶了這一班惡奴，在外遊賞，若遇美貌佳人，立刻令惡僕來搶，若從其奸淫，便罷，若不從，便打死，把屍首拋在隔壁，任其污臭，本夫雖然不願，亦無如之奈何！或有到府縣呈控者，若是清廉，因怕他勢力，不敢辦理，如遇貪酷官員，反坐誣告之罪，真是無惡不作，萬民沉寃莫雪，就是六部九卿，亦不敢惹他。是日來興打探的實，回報曰：「享千歲，小人打聽的實，那樓上美人，乃是秀才李成名妻子胡氏，係河南常浮縣人氏，夫妻二人相得，因入京探親，不遇，故在京教讀，小人探聽詳細，特來回報。」哈嚒龍聽的是生員妻子，不便下手，一時間心悶，連茶飯亦吃不下，只倒在床上，心內想念美人，夢魂顛倒。至于第三日，形容消瘦，漸漸害起想思病來。家人私議曰：「千歲此病，看來爲着周氏，害起這病來，若不設法搶來，病恐難痊。」來興曰：「你等說的不錯，果然爲那美人，待我見過千歲，設法救他就是。」遂入臥房來，見哈嚒龍叫曰：「千歲莫非思念周氏麼？」哈嚒龍曰：「正是，你有何妙計，若能使我與周氏同床共枕，以了心願，孤當重重厚謝，決不負。」來興曰：「此有何難，今事已急，某有一計，未知千歲肯從否？」哈嚒龍曰：「既有妙計，可速說來，孤自當另眼看待。」來興大喜，遂附耳曰：「可如此如此，先將李成名害死，不怕周氏不來，千歲以恩加之，周氏必然願從，任憑千歲取樂，此計若何？」哈嚒龍聽之大喜，此計極少，可依計行事，自當重賞，來興應諾，及至次日，卽帶小康親王名帖來至李成名門口，叫門時，李成名在內聽見，卽問曰：「太叔何來，可到內裏來坐。」來興曰：「不必費心，我乃小康親王府內的人，奉家千歲鈞命，因家主開先生，乃當時名士仰慕先生，故令小人帶帖前來，恭請進王府一敘，少盡地主之禮，少停轎馬便到。」言罷，將帖呈上，李成名接帖過手一看，寫着小弟哈嚒龍頓首拜，心內歡喜，便假意辭曰：「小生係是庸儒無才，何勞千歲齒及，實不敢仰扳，望大叔善爲我辭焉。」來興曰：「此乃我家千歲好意，先生不必過謙，小人就此告別。」李成名曰：「

有勞大叔費心。來興口稱不敢，遂即推辭而去。李成名即帶帖入內，喜的心花俱開。周氏問曰：「相公何事如此歡喜？」李成名曰：「這因當今康親王，令人帶帖前來相請，你說可喜否？」周氏曰：「他是皇親貴人，我是寄居小民，他怎肯與我往來？况又不知爲人若何？且小民與皇親結交，亦不合理，相公宜辭之爲是。」李成名曰：「賢妻差矣！此乃千載難逢機會，明是我福分來臨了，故小康親王，想念及我，怕他則甚？」周氏曰：「我們女流，有何見識，相公自裁可也。」夫妻正在議論之際，外面忽叫曰：「小轎到了，請相公上轎。」李成名即換了新衣服，囑咐李氏門戶小心，我去不久便回，你不必介懷。周氏稱是。李成名即上轎起身，轉灣抹角，早到了王府門，即入內通報。哈啞龍大喜，即吩咐來興，可如此如此，又令開中門迎接。李成名直至二門下轎，哈啞龍降階迎接曰：「老先生大駕降臨，孤家有失遠接，望先生休怪！」李成名曰：「小生乃微末下士，何勞千歲過禮，反賴小生不安。」二人相遜，上堂分賓主坐下。茶罷，李成名問曰：「未知千歲呼喚小生，有何差遣？」哈啞龍曰：「孤家聞先生，乃當世名士，欲渴一見，今得降臨，真是三生有幸。」便令左右，呈上筵席，分賓主坐下，二人開懷暢飲。哈啞龍一味小心，奉敬飲酒，李成名從未見過這等豐盛筵席，自思身係小民，與王親同席共飲，心滿意足，開懷暢飲，一杯不敬，二杯不停，須臾間，已飲得大醉起來。謝曰：「小生蒙千歲厚德，感恩不盡，就此辭別。」哈啞龍阻住曰：「孤家正要與先生言談，何必辭別？」李成名曰：「小生實酒力不勝，已經醉飽了。」哈啞龍曰：「縱是不能再飲，亦當請坐，談論何妨？」李成名認定哈啞龍是好意，全不懷疑，遂依舊坐下。哈啞龍曰：「今日荷蒙先生光降，若無一敬，便非待賢之禮。」回顧左右曰：「可取大杯來，待我親敬一杯。」左右會意，便取兩個大杯在手，曰：「先生若不棄嫌，可滿飲此杯。」李成名曰：「小生多蒙千歲如此厚德，雖死無恨。」言罷，把藥酒一飲而盡，不覺的火氣從鼻孔內出，心思王府果然好酒，愈飲愈厚。當時左右家丁，暗裏好笑，明是他該死，故自己先道出死字，果然吉凶未來，先有兆。原來腹內有酒氣，再飲藥酒，更加發作。李成名再飲不上幾杯，便覺腹內疼痛，兩手按住肚皮，嗚聲不已。哈啞龍詐問曰：「先生莫非飲酒不爽快麼？」李成名曰：「不知何故，腹內這是疼痛。」哈啞龍知

是藥性發作，恐被他攪住利害不少，便忙脫身入內躲避。家丁即將堂門緊閉，見李成名這得大叫一聲，用手把棹上一揮，盤碗俱碎，只因酒醉做聲不得，在廳上跳了數跳。一聲響，已倒在地上，嗚呼哀哉！家丁聽得外面無動靜，方敢開門出視，只見李成名倒在地上，七孔流血，氣已絕了，即入內通報。哈啞龍曰：『可將屍首搬到隔壁內。』家丁領命，便去料理。哈啞龍令來興，再去做事來興領命，押轎來到李成名門首，假作慌忙之狀，叫聲：『秀才娘不好了！你家相公好好飲酒，突然病絕，必是發痧中風不語，以至病勢有此沉重，秀才娘子，急去觀看，若稍延緩，恐難相會。』周氏聽見丈夫病重，驚得精神四散，心忙意亂，不及細思，便換了衣服，鎖好門戶，托鄰佑代他看管，便隨轎直至王府下轎，行上大廳。周氏疑問曰：『若是請酒皆在大廳上，何無筵席？』家丁曰：『你家相公病重，在書房床上安歇，請秀才娘入內觀看，便知端的。』周氏信以為真，便同家丁來到書房門口。家丁詐曰：『你家相公在房內養病，你可自去觀看，小的不便跟入。』言罷，翻身走出外面去了。周氏行入房內，只見蚊帳放下，只道丈夫在床安歇，急將蚊帳揭開，空空如也。周氏心內疑惑，正欲問明，忽聽得足步聲响，即回顧一視，只見來了一位官長，王家打扮，衣服整齊，知是王爺駕到。周氏避身無地，急問曰：『我家丈夫在那裏？』哈啞龍答曰：『你家丈夫已經被我害死了！美人尋他作甚？』周氏曰：『我不信，豈有青天白日，害人之理。』哈啞龍曰：『屍現在，請美人一見，便知端的。』周氏曰：『屍在何處？』哈啞龍便令家丁開了隔壁門，周氏向前一看，內中白骨如山，又見丈夫屍首，七孔流血，周氏抱住屍首，放聲大哭，曰：『夫阿，被奸所害，死的好苦！』哈啞龍令家丁，將周氏扯開，開了隔壁門。周氏大怒曰：『哈啞龍匹夫害吾丈夫，怎肯與你干休。』哈啞龍曰：『美人若肯順從，孤家管教你們錦衣玉食，呼奴喚婢，享用不盡，豈不勝你跟隨窮鬼。』言罷，便上前將周氏抱住求歡。周氏大怒，用手對哈啞龍打來，喝曰：『匹夫焉敢無禮。』哈啞龍大怒曰：『不中抬舉的賤人，敢來打孤家，便能幹家丁用亂棍，把這賤人打死。』家丁領命，正欲動手，王婆進曰：『王爺息怒，容他改過，待老身慢慢勸他，願從就是。』哈啞龍曰：『既然如此，便令家丁，將這賤人，押在王婆房內。』王婆入房，周氏只是啼哭，王婆呈上酒飯，周氏不吃，

王婆勸曰：「娘子既到此間，便是插翅，亦難飛出。况娘子如此青春少年，正宜圖下半世快樂，不若順從王爺，豈不美妙？不可自誤，枉送性命。」周氏大怒，喝曰：「老賤人死期將至，尙敢故胡言亂語，我周氏豈是失節之婦？萬一不幸，惟有一死而已，以從丈夫於地下，何必多言？」王氏被周氏罵得滿面通紅，心思難得這位婦人，真是可敬。想吾前世不修，未知做下這樣冤孽，故今生夫死子亡，孑然一身，在王府內度活，受盡千辛萬苦，若再勸他爲惡，將來必無好死，不若放他逃走，全其名節，來生或不致如此困苦，亦未可知。打算停當，便曰：「娘子不必傷心，待吾放你逃走若何？」周氏曰：「你何瞞我，你是王府的人，怎肯放我逃走？」王婆曰：「老身王氏，不幸夫死子亡，孑然一身，故流落在此，今見娘子節烈，故捨命放救娘子，不必多疑。」周氏曰：「若得如此，媽媽就是妾的再生父母，受奴一拜。」言罷，雙膝跪下。王婆見了大悅，急忙跪下答拜，罷站起身來。王婆曰：「娘子且休歡喜，我今放你回家，好人一定令人拿回，又是難免被害。」周氏曰：「你言却是，今當若何？」王婆自思良久，問曰：「你敢告狀麼？」周氏曰：「我死且不惜，何況告狀，但奸王勢力，恐惹他不動，枉送性命，徒勞無益，且官府亦不敢准狀嚴辦。」王婆曰：「現今新設崇仁府，專管皇親國戚，又是唐大人蒞位，正直無私，不懼權貴，娘子若去告狀，必能爲你伸冤，可候今夜逃走，但前門去不得，且喜後門鎖匙，是老人執掌，可從後門逃走。」周氏歡喜，二人商議停當，王婆便呈上酒飯，飽食畢，二人坐在房內，俟候至二更，府內人等俱已睡了。王婆便同周氏，從後門走出，神不知，鬼不覺，二人來到崇仁府衙，領上前喊冤擊鼓。衙役明知是命案，喜曰：「自我們到任三月餘日，從未遇半莊案件，直至今日，纔發利市，又係是命案，必是多發彩。」是忙走入後衙通報，此時唐朝彝尙未安寢，坐在書房看書，忽聞報聲响亮，正在疑惑，只見衙役稟曰：「外面來了婦女兩個，一老一少，少的稱被人害死，特來喊冤，請令定奪。」唐朝彝聽的是命案重情，立刻吩咐，傳鼓升堂，衙役領命，卽傳齊三班衙役書吏，排班明白。唐大人升堂坐下，便令衙役帶喊冤婦人上堂聽審。衙役卽將周氏并王氏跪在堂下。唐大人問曰：「你是那裏人氏？你的丈夫叫什麼名字？有甚冤枉，照實說來，如若虛說，坐罪不起。」周氏驚曰：「小婦人周氏，丈夫李成名，係是河南常。」

浮豨人氏，夫婦入京，投親不遇，故在京教讀。係因哈嚒龍看見小婦人姿色，用計假意請酒，將丈夫騙入王府，不知怎樣把丈夫害死滅屍，又騙小婦人入府內，妄想強姦，多蒙這位媽媽，放小婦人逃走，故來大人面前，喊冤告狀，望大人伸冤責辦，公侯萬代。唐朝彝聽得此言，面上失色，沉吟不語。周氏曰：「大人，莫非懼怕王親勢大，不敢嚴辦麼？」唐朝彝怒曰：「吾既當此任，豈有懼怕勢力，但你等若回去，哈嚒龍必然害死你等性命，以滅其口，如今你等可在府安歇，且待吾設計嚴辦便是。」就令家丁領周氏王婆入後衙，小心照顧，吩咐明白，立即退堂。次早唐朝彝想出一計，便叫心腹家丁上前吩咐曰：「你可執帖前去，小康親王府，請哈嚒龍少停過來飲酒，小心前去。」家丁領命執帖，直至小康親王府，來見門官，言明來歷，呈上名帖。門官入內通報哈嚒龍，看了名帖，疑曰：「唐朝彝與我素無往來，今日何故前來請酒，按此必有原故。」忽見家丁來報，周氏與王婆從後門逃走，正在痛恨王婆忘恩背義，忽見唐朝彝令人請酒，故此疑心。家丁曰：「此必是周氏前去崇仁府喊冤，唐大人故來請酒，千歲切不可往，恐有不測，反為不美。」哈嚒龍大怒曰：「胡說，唐朝彝有多大前程，敢來惹我，我本不去，今偏要看他怎樣奈何我。」便吩咐備馬，家丁不敢再言，帶過馬匹，哈嚒龍上馬起身，直望崇仁府而來。且說帶書家丁回報曰：「小康親王少停便到。」唐朝彝大喜，吩咐通班衙役曰：「少刻哈嚒龍若到，可將大小門戶緊閉，所來隨從，亦當備酒相待，時衆人留住，俟開門候，方可放他回去，違令從重嚴辦。」衙役領命，暗想我等公門，俱得望錢，我如今等三月餘日的公門，不但無得錢，反要陪筵，真是我等倒運，但本官吩咐，不敢不遵，無奈各去備酒，不一時哈嚒龍已到，唐朝彝迎接入後衙，禮畢坐下，茶罷。唐朝彝曰：「下官偶因政事稍暇，恭請千歲，大駕前來小飲。」哈嚒龍曰：「孤家素無才能，何勞先生過愛。」唐朝彝令家丁呈上酒席，賓主二人開樽，家丁亦來請酒，從前去領酒。原來哈嚒龍那有心要來飲酒，不過負氣而來，及至酒過三巡，便起身辭曰：「孤家酒量已醉，就此告別。」唐大人攔住曰：「千歲縱是不飲，亦當少坐，下官尚有一事，欲來請教，何忽言別。」哈嚒龍無奈，再坐下。問曰：「先生何事不明，要問孤家，請即言明。」唐朝彝曰：「千歲既然吩咐，下官自當稟明，因近日有一婦人前

來告狀，云丈夫被人謀害滅屍，未知如何辦法？哈嗒龍尚不疑惑是周氏告他，便曰：「此乃易事耳！自古一命一償，又何疑焉？」唐朝彝曰：「下官豈不知一命一償，但被告乃是皇親，難執一面。」小親王曰：「先生差了，天子犯罪，與庶民同，何況當今皇親乎？豈能免罪？」唐朝彝曰：「既然千歲吩咐，下官自當嚴辦。」便令左右速將被告之人，與我拿來。左右答應，便向哈嗒龍要下手。哈嗒龍大怒曰：「狗才不中用，叫你拿被告不去拿，却來凌辱孤家。」家丁曰：「被告就是你，叫我往那裏去找？」原來唐大人預先吩咐家丁，故敢無禮，即將哈嗒龍拿住。哈嗒龍氣的怒髮冲冠，手指唐朝彝喝曰：「狗官敢無禮，來凌辱孤家，還是不能干休的。」唐大人曰：「你這奸王怎樣將李成名害死，可照實招來，免受刑罰。」哈嗒龍曰：「吾害死李成名，有何爲證？」唐大人曰：「你要干證，却亦不難。」便令左右將周氏帶上堂來。當時周氏避在屋後，看見哈嗒龍正在滿腹恨氣難消，及聽的大人呼喚，卽走上堂，手指哈嗒龍大喝曰：「奸王把我丈夫怎樣害死，却又思想奴家奸淫，今日天網恢恢，奪你神魂，故使你自投羅網，不想你亦有今日，還不招認，尙敢抵賴。」哈嗒龍見了，心思原來是這賤人，前來告我，待吾將賤人踢死，便無對證，說罷，恨恨起身，從周氏身上踢來了，幸喜左右攔住。唐大人大怒曰：「奸王在我面前，尙敢如此，諒人命重情若不嚴刑，你不招認。」便令左右令周氏退入後堂，又令左右取夾棍候候。左右領令，取了放在堂上，唐大人將坐位移當中坐下。哈嗒龍冷笑曰：「唐朝彝狐假虎威，孤家縱有小小過失，亦當請旨定奪，你焉能奈我何？」唐朝彝大笑曰：「聖旨乃吾府中土產。」便令左右請出鐵諭金牌，放在案棹上。哈嗒龍看見，無奈跪下。唐大人曰：「可照實招來，免受刑罰。」哈嗒龍曰：「求大人，看了當今皇帝面上，做了人情，日後亦好相見。」唐大人大怒曰：「若肯看皇上金面，亦不來拿你，既然不肯招，吩咐左右，快把奸王夾起。」左右領命，方來下手，哈嗒龍心思，夾棍利害，孤怎受得起，不若招認，吾父自然保奏無事，亦免在此出醜。打算停當，叫不必動手，待吾招認。唐大人曰：「不怕你不肯招，可照實招來。」哈嗒龍便將如何害死李成名，如何騙周氏入府，一一招認明白。唐大人曰：「屍首現在何處？」哈嗒龍曰：「現在隔壁內。」唐大人便令左右記口供，又令哈嗒龍畫招。

明白，然後吩咐，將奸王押過一邊，令打轎候候。唐大人上轎，來到小康親王府中，隔壁內，搜出屍首，即用棺木收殮。又見隔壁內，白骨如山，嘆曰：「如此作孽，安得不敗？」收殮明白，方纔回府。且說王府隨從，自哈塔龍被捉，知事不好，要去被衙役留住，至開門方得回府，來見康親王，叫聲：「大王不好了，小千歲性命難保了。」康親王大驚曰：「何事著急如此？」家丁便把哈塔龍怎害死李成名秀才，怎樣騙周氏被逃，怎樣被唐朝彝捉拏，一一說明。康親王大怒曰：「不過害一個秀才，唐朝彝這狗官，便敢如此無禮待孤，入宮奏仁聖天子，未知所奏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康親王入宮苦訴

唐朝彝朝聖定律

却說康親王，穿了公服，入宮而來，把門內監向前曰：「千歲要見太后，或見聖駕？」康親王曰：「要見聖駕，未知在何處？」內監曰：「在加善殿。」康親王即問加善殿外首，內監入宮奏聞，康親王在宮外候旨。帝傳旨宣進康親王入殿，山呼畢，帝賜平身，賜坐。問曰：「王兄進宮何事？」康親王兩淚交流，泣奏曰：「可憐王兄哈塔龍，被人陷害，命若懸系，乞陛下救命。」原來康親王平日，勢振朝野，權壓天子，橫行無忌，當下天子便問曰：「王兄此言差矣，何人敢害御姪？」康親王奏曰：「就是崇仁府唐朝彝，方敢謀害。」帝疑惑曰：「唐朝彝乃是正直大臣，怎敢謀害御姪之理，必是御姪有甚不法，若不據實啓奏，朕斷難開赦。」康親王只得糊塗奏曰：「聞得王兄敬重斯文，請一書生，名李成名，進府飲酒論文，不意那李成名中風不語，其妻周氏，聽信私棍，前往崇仁府，冒告王兄，謀命滅尸。唐朝彝又不察其情，欺騙王兄入府，留住拷打，求陛下速降赦書前去，方保王兄性命。不然，王兄性命必定難保。」帝聞言，心中明白，龍顏大不悅曰：「王兄休說閑言，御姪幾時敬重斯文，但既飲酒中風，其妻怎敢冒告皇親，且唐朝彝乃社稷能臣，怎敢屈拿御姪，看來必是御姪害他是真。唐朝彝爲民伸冤，故有此舉，朕怎好開赦，况朝彝非曲法徇情，此乃王兄縱子，故弄出事來，朕亦難臣下賣情，實是王姪自招其禍。」康親王心中明白，知朝廷不肯作主，徒勞口舌，即起身出宮而去。自思怎求母后爲妙，即奔萬善宮，太至宮前，着內監快奏

母后就說孤家候旨。內監進宮，不須臾退出。曰：「奉太后懿旨，請大王進宮。」康親王聞言，急忙入宮，至殿上奏曰：「母后速救孫兒哈塔龍性命要緊。」太后大驚問曰：「孫兒何事如此着急？」康親王奏曰：「哈塔龍被崇仁、唐朝彝、駱進府中，欲要謀害，全望母后救拔。」太后曰：「可恨唐朝彝，怎敢如此猖橫，不念哀家的皇孫，胆敢騙入謀害，但皇兒却亦失算，何不奏聞你弟降旨，可將孫兒救之，跟究唐朝彝欺君之大罪。」康親王奏曰：「臣兒亦會奏弟，奈御弟不念叔姪之情，不肯開赦，臣兒故來求母后開赦。」太后搖頭曰：「當今却亦不該恣不，骨肉之情，待哀家宣召當今前來面諭其開赦。」康親王奏曰：「母后若得如此，孫兒自有性命了。」太后曰：「難得我的孫兒，怕無性命。」即着內監速宣召當今前來，內監領旨上馬，來到偏殿下馬，上殿俯伏奏曰：「奉太后懿旨，宣召聖駕進宮，請即起行。」按康親王自持長房，平日欺藐長官，連聖駕有言，却亦執仰是時，奏請此事，帝心暗喜。唐朝彝，銖面無私，康親王後來不敢猖橫，正在歡喜，忽報太后宣召諭話，帝令備輦進萬壽宮，侍衛官忙令武士備過龍輦，直至萬壽宮候旨。太后降旨宣進，康親王跪接聖駕，御手扶起曰：「此乃後宮只行家禮。」帝進宮朝見太后，禮畢，賜坐傍邊。太后對康親王曰：「後宮不論朝禮，王宮亦可陪坐。」康親王謝恩，坐在下面相陪。太后謂帝曰：「孫兒被唐朝彝所欺，你的王兒，何故不念肉姪之情，不行開赦，甚失叔姪之誼。未知王兒意見若何？」帝奏曰：「律法非國家私情，乃蕭何所定，雖天子犯罪，亦由照律究辦，御姪謀殺人命，臣兒怎好開赦？但唐朝彝乃執法無私之臣，臣兒縱開赦唐朝彝，諒亦不肯奉行，豈不傷國法，故不敢降詔。」太后聞言，知必是犯重罪，故朝廷有此言，怎奈自己溺愛，恐傷其命，不覺傷心淚下曰：「哀家若平日不見此孫，寢食不安，縱有大罪，亦當念及哀家面上，格外開恩赦。」帝乃仁孝之君，見太后如此悲傷，慌忙跪奏曰：「母后不必悲傷，待臣兒開赦便是。」太后曰：「但恐唐朝彝不肯奉詔，如之奈何？」帝曰：「唐朝彝雖然執法，臣兒定苦求以應母命。」太后曰：「既有此心，當速發詔。」帝曰：「若降前去，恐唐朝彝不肯奉行，反爲不美，甯可宣他面諭爲妙。」太后曰：「如此主意極是，速降旨宣臣。」帝領旨隨寫下旨，召詔書看內監速宣唐朝彝進宮，不許遲延。

候事內監出午門上馬，加鞭直往崇仁府門外，高聲叫曰：『把門人役，速請你老爺接詔。』人役急忙入內通報。唐大人連忙出外，備香案迎接。內監直入後堂，開讀詔書。唐朝彝謝恩，詔起對內監曰：『公公請回，下官隨後便到。』內監曰：『主上現在待等，先生不可遲延。』說罷，就起身上馬而去。此時案俱已蓋成，唐朝彝遂取了案件供狀，方纔上轎。進朝來到午門外下轎，進入內禁門跪下。內監報進萬壽宮，此時往宣內監已回，及聞唐朝彝已到，帝即着康親王少待，朕往見求情便回。康親王叩頭謝恩，帝登加善殿。唐朝彝山呼禮畢，賜坐。問曰：『未知陛下宣臣何事？』帝問曰：『不知御姪爲着何事致卿拘留府中？』唐朝彝奏曰：『若論小殿下，真是作惡滔天，請看案卷，便知其詳。』帝觀看明白，方知唐朝彝又奏曰：『臣執理審問，並無動刑，殿下自招，陛下不信，再查問便知。若是動刑，卽算屈打成招，再者，臣于小殿下府中，隔壁內，搜出男女骨骸，不計其數。若論罪惡，雖償命不足其罪。』帝曰：『御姪所爲如此，真是不該，奈康親王苦求母后，念及皇孫，務要寡人赦免其罪，容御姪改過自新，卿今且見朕面上，赦姪之罪罷。』唐朝彝俯伏奏曰：『陛下此言差矣，律法非陛下並臣私設，乃係蕭何所定，以爲國法。若是殿下作惡如此，赦免，異日皇親効尤，成何國法。小民亦何以資耳。臣受大恩，怎敢違君，以誤于國。臣罪萬死，不敢領旨。若果要開赦，臣愿納還官誥，歸田里。』帝懇求曰：『朕豈不知卿忠心爲國，怎好徇情。』遂將康親王求太后流淚等情，細細說明，卿不容情，朕豈陷入不孝罪名，卿可原情恕宥。唐大人自思：朝廷如此孝心，如何執御。』只的奏曰：『既陛下天言，臣怎敢不遵，但死罪既饒，活罪難免，亦須定個罪名，方算公私兩盡。』帝曰：『未知該定何罪，卿可奏來。』唐朝彝曰：『除赦了斬絞死罪外，還有軍流徒等罪，今當問個充軍罷。』帝曰：『御姪金枝玉葉，若要充軍，遠路于死何異。』唐大人曰：『充軍若嫌路遠，只好問流，只是法律太狂，不合衆論，未知若何。』帝搖頭曰：『充軍與問流，亦却相去不遠，御姪如何受的，當擬輕爲是。』唐大人又奏曰：『人命重情，難道只問個徒罪不成。』帝曰：『母后時刻離不得，若把御姪問徒外出，母后怎得心安，還可再擬輕罷。』唐大人具奏曰：『斬絞流徒，俱不可，教臣怎麼擬罪。』帝曰：『除了此四字，五罪以外，別無輕罪麼。這五罪外，便是』

(集四)

「御責難道命案重罪，問個極責而已。」帝曰：「豈有此理，御姪若極責，豈不辱沒於寡人的體面，依朕主意，不必問罪爲是。」唐大人曰：「王子犯法，於庶民同，縱不枷示，亦當杖責，以彰國法，豈可毫無定罪，國法豈不掃地，萬望以國爲重。」帝心恐重責有傷性命，不若先議個杖責數日，免的誤事。乃謂曰：「責亦須言以定數，卿要打幾板，亦須說明。」唐大人曰：「今既曲法，凡事從寬，只打一個滿板，便是太輕了。」帝曰：「滿杖該打幾板。」唐大人曰：「大凡是官府發簡，放書八支，每打的五板，滿杖者，只打四十板便是。」帝聞言，搖頭吐舌曰：「若打四十，御姪豈不斲送性命。」唐大人曰：「刑杖多有打至二三百板，尚且無妨，况小殿下，正當年少，便打四十，何至殞命。」帝曰：「御姪嬌養成，焉能比的那弄滿的骨頭，受的重刑，還當從輕，少打爲妙。」唐大人曰：「聖恩討饒，只打三十，這就最輕。」帝曰：「就是三十亦受不起，還須念朕情面，薄責幾板，就是微戒。」唐大人曰：「三十既受不起，只打二十，只是太輕了，恐不合衆論。」帝曰：「卿有所不知，不聽失他體面，下次不敢再爲，依朕意見，不如略責數板，就算失臉，何必過多，又何打的二十。」唐大人曰：「若論謀命滅尸得重罪，不得二十板，臣亦不敢主張，憑陛下聖裁，就是還須念國法爲重。」帝曰：「本欲不責。」今見唐朝韋說出此語，自知不責，不合朝例，乃曰：「依朕主張，只打十板，就算失臉，下次不敢再爲了。」那唐大人只得領旨曰：「既陛下寬恩，臣當回衙滿責，卽便釋放。」帝素知唐朝韋執法，恐他回去痛打，以多報少，乃謂唐朝韋曰：「卿既依情，只須滿打三板，倘多一板，便是欺君之罪。」唐朝韋領得旨意，帝卽刻退朝，入宮回覆母后。唐朝韋退出午門外回衙，而灑下刑杖，如行打小康親王，這着極力痛打，明天堂上，排列軍士，甚是威嚴，請下一二位官員，同來審問。唐大人立在堂右，請出聖旨，列在堂上，叫出康親王跪。唐大人曰：「你仗着王親之勢，奸淫婦女，殺害人命，本意照法治罪，奈因聖上念着叔姪情分，略減三板之刑，以後若不痛改前非，難逃國法。」說罷，叫軍士打下，軍士答應一聲，用力打下三板。可憐金枝玉葉，灑下三板，已經徹骨難當，回府未上三日，帝喪黃泉，康親王痛哭入宮，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唐朝韋欽賜回鄉

黃公台行威被折

却說康親王因恨唐大人打死兒子，入宮奏曰：「臣子雖有不法，亦薄責，容其改過，亦不該置之死地。且臣子正在少壯，怎麼三板便死，此必唐大人用甚酷刑，決定非三板之故。」帝慰曰：「王兄此言一發，唐大人坐在堂，衆打三板，有甚酷刑，御姪隔牆內骨骸如山，豈非冤魂報怨，王兄休要錯怪，此乃天數，朕賜御姪御祭御葬，仍以王禮收殮。」當時帝因唐大人清廉，憐其困苦，備一罐山東鹽豆粒，內埋小金豆百粒，外皮封固，另修書付與唐大人。內云：此物極能消食化氣，收下宜自用，倘有不快之時，和粥吃下。唐爺見書，自思鹽豆粒可以耐久，不壞，倘遇乏用之時，又好下飲，就收此物，亦不算爲貪，收藏在家。及卽用之時，方知有金豆在內，後來唐爺日食，皆賴此金豆之力，故是後語。且說唐大人在百里外，等侍牡丹行行李俱到，便要起程辭行。二侍衛早等候，自此回鄉，二位請回，不必煩勞。二侍衛曰：「某奉旨護送大人回鄉，怎敢半途而廢，有違聖旨，務須到漳方回。」唐大人只得應允，一同起程，沿途地方官，已先接的部文，知唐大人馳驛回鄉，恐滿官不愿，差人前來行刺，地方官難免被累，地方官差人遠探，多帶軍馬，出境外遠接，隨時行文知會下屬地方官，准備迎接，沿途送路費不絕。但唐大人二侍衛，并隨行，共計二十餘人，送禮物盡行不受，且又容易供應，一路無礙。地方官恐唐爺有失，被累，凡唐大人入境，并何日離境，立卽詳文上省，知會督撫，飛表進京奏聞。沿途地方官，陸續奏聞，帝在深宮，備知唐爺住止，心中方安。且說唐爺所過地方官，恐其有失，懸心吊膽，一路上好不熱鬧，直到福州，合城文武，出城迎接，送入公館。次日，唐大人便要起程，督撫苦苦留住，請酒，唐大人却不過衆官情面，只得延緩了五日，及要起程，衆官奉送禮物，唐爺分毫不受。沿途官軍護送下來，報到漳州府，文武官員出城迎接，男婦老幼，欲觀唐爺，因聞其除滅皇親，鐵面無私，乃一位大臣，天子稱爲唐儂，振動通省，俱思觀看，真是名聞天下。本朝第一忠臣，不數日已到漳州東郊，男婦爭觀，挨路填街。唐爺此處，皆是鄉親，過承厚愛，前來觀望。令揭開轎門，任從萬民觀看，到了接官廳下橋，衆官請進接官廳奉茶。唐爺坐在中，二欵差坐在左右邊，本處地方官，坐左右邊，說些套語，方纔辭別。唐爺上轎，二員侍衛上馬，隨在轎後，三聲大炮起身。衆官跟在後，官軍護送，好不榮耀。唐爺進東門出南門，過了馬方轎回府。

唐大人下橋，辭謝衆官回署，方請兩員頭等侍衛官進府，龍溪縣公人押杜舟，及行李來交割，唐爺退出，夫人公子前來迎接。原來唐大人三公子，稱爲汶水罐舍，備辦常用酒飯，款待欽差。忽報地方官送席前來，唐爺只收兩席，一席請欽差，自家骨肉相會。次日便是時常酒飯，款待欽差，隨後文武官員來請安，縱黃公台遣屬下將士代爲請安，唐爺一一慰勞，以禮相待。次早飯後，唐爺上轎，回拜合城文武，俱辭以不敢當。這賈侍衛當不得清淡，幸有衆文武請酒，筵席豐盛，故緩了幾日，方辭別回京。唐爺具下謝恩表章，交欽差帶回朝謝恩，只送三十兩程儀。地方官因他是頭等侍衛官，近駕均皆敬重，餽送不絕，兩侍衛方起身回京不表。且說唐爺回家，免不得地方官俱要請酒，唐爺一概謝絕。過了幾日，祭祖諸事完畢，日間在府中代人批閱會卷的些筆資應用，本清廉官，賴於應酬，不與地方官府往來，但府縣道到府請安，唐爺乃第一位大臣，消息傳到，鎮闈一等海澄公知道，暗思這些愚民無知，真是可笑。唐朝彝不過知府，且又致仕萬民，讚他是個大臣，我今帶十三王令前去會他，不怕他不跪接王令，萬民方知我的官大與他。主意定了，即令備大轎，大執事，五標將官，并十三王令齊出，往南門外拜訪唐大人。諸將慌忙準備公台上轎，三聲炮响，出府十三王令將官并標將，俱各上馬，執事旂幡，簇新耀目，真是雅觀。竟向南門而來，果然威風，前隊已到唐府門首，公台方出南門，勝過迎神賽會。公台勒馬，直到唐府前立住，把門人報入後堂，來見唐大人曰：『黃公台特來拜會，有帖在此。』唐爺把帖看過，問曰：『公台公服，或是素服。』家人報曰：『是大執事，并五標將官，十三王令齊出。』唐爺將帖交還，令家人登記在簿，吩咐把門人曰：『你可去對他說，我訪友未回。』把門人稟公台，家爺訪友未回，已把帖上簿矣。公台知是推托，暗想我要作算，下次自有相會之日，即答曰：『另日本爵再來未遲。』遂令同府說唐府街上有乖張的舖戶私議曰：『鄉親拜訪，何必如此熱鬧，莫非前日與藍提督爭雄的意思。』有的答曰：『唐大人應及的公台。』議論紛紛。且說公台回府，又過了四五日，這一早偶然想起唐大人，遂令人打聽，唐大人在家否？家人領命往南門，打聽報曰：『唐爺現在家中，小人打聽實在，特來回報。』公台忙準備起身，瞬息間公台上馬，執士依從南門外，舖戶俱料明是前來爭雄。

一齊跟來觀看。公台來到唐府，把門人再報入內。黃公台又用五標將官十三王令前來拜訪。唐大人不悅，暗思：「好不識時務，前日如此，我故推辭不見，今又如此，真與頭。遂即囑家人曰：『你對他說：我訪友未回，辭了罷。』」把門人稟公台，家爺方纔拜客去回。公台微笑曰：『到日再來罷。』傳令回府，說南門街上舖戶議論曰：『唐大人諒必對他不過，因此兩次迴避。』有的說：『公台乃好勝的人，唐爺雖然迴避，定必再來，行甚禮數。』且說唐大人在後，家人回報，黃公台前日與藍提督爭雄，連夜往廈門問施將軍之事，已說明。唐大人方纔省悟，他兩次帶王令，是要我跪拜之意。早知如此，下次主意已定，唐爺默默不語。且說公台回府，心想一場高興，又過了四五日，再行打聽唐爺蹤跡，去了一會，回報唐大人現在府中。公台令備大執事往拜，將士不悅，自思兩次前去不會，却又要去。正在準備，忽陰雲四合，狂風大作，天降一陣雨。此時乃五月炎天，風雨過後，現出一輪紅日，依舊天清日朗。公台上馬，經來三次，出城觀看，好不熱鬧。公台來至唐府前，立馬伺候，家人接帖入內，稟唐大人。啓上大人，公台來拜會，有帖在此。唐大人亦不看帖，問曰：『莫非又帶五標十三王令前來麼？』家人曰：『正是。』遂吩咐向公台曰：『家爺請大人少待來迎接。』公台暗喜，勒馬進大門，五標將官十三王令俱勒馬進至二門前，兩旁站立，惟有公台勒馬堂下等待。此時街上人衆佈滿，且說唐大人屏門大開，家人分兩邊，四個家人高唱傳澄海公黃芳太進。公台聞唱，吃了一驚，曰：『難道有勅諭，故這等威勢。』舉目一看，見唐大人帽上果帶勅諭金牌，方自追悔，早知他有此物，亦不來取辱，若不拜見，恐怕欺君，只得滾鞍下馬，恰好面前，見些積水，亦顧不得了，急忙雙膝跪下。五標將官亦下馬跪在一旁，惟有背十三王令將官免跪，只得立着不動。唐大人慢慢行至湧道，扶起曰：『賢台請起。』公台滿面通紅，唐大人攜入後堂，令左右掩上屏門，外面閑人同聲笑曰：『我們只道十三王令如此威風，誰知出南門，連污水，亦拭乾了。』衆將士聞言，俱暗暗埋怨公台，苦苦來此致失臉。且說唐大人同公台在後堂，退了勅諭金牌，方與公台分賓主坐下。曰：『大人既好意前來，下官故二次迴避，不意大人屢屢如此，下官若不相會，豈不失禮，若要相會，便該跪接王令，下官一把年紀，豈不艱辛，不得已請出只勅諭金牌，方免得』

跪倒來罪了。大人下次枉駕草舍，只好素衣便服，不必勞動衆望，實爲兩便。」公台暗想：我本意來爭個威風，豈料還有御賜金牌，今已知道，那有一個該死的再來討辱，乃唯唯梅謝。茶罷，說些閑話，即時吩咐，分別上馬回府。後來唐大人細探黃公台來，豈非不妨傷害！卽上密表，內稱公台乃是武職，并無甚事，但所賜十三王令，併設五標將官，事提防海寇之患，今台灣已平，依臣愚見，宜收國王令，削去五標，方爲合式，表至京，仁聖天子見表，知唐大人進奏，定是公台必有不合式，遂聽從差官收回十三王令，削去五標將官，從此公台權柄少減，此時後話。且說唐大人自回鄉，官府只道其致仕回鄉，及公台拜之會後，方知其有勅諭金牌，俱帶本與他相得，今既賜此物，必有別事囑他。於是合省文武官員，聞着唐大人之名，無不恐懼。且說唐大人自公台會後，將及月餘，忽一日，想起一事，對夫人曰：「我記得當初未得第之時，夜間每常想起讀書，隔鄰有一陳芳，開張豆腐店，他知我家清，必無煎茶，卽取一碗腐漿，與我解渴，日日如此，何止三五年。雖然值分有限，然其意殷勤，我今回鄉，亦當把些薄意報答他纔是，知恩報本，但未知陳芳現在何處？」夫人曰：「若論陳芳，今年已七旬外的人，多分不在人世了。」唐大人曰：「我見陳芳舉止，是個長壽的人，只不知移居何處？」卽叫一家人，吩咐曰：「你上街去，問一老年舖戶，說我隔鄰豆腐店，那陳芳移居何處，必須問了確實回報，不許糊塗答應。」家人領命退出，連問幾座舖戶，俱無曉得人住，有移居一人，年近五旬，答曰：「你家唐大人要尋老兒陳芳，這裏那些舖戶，俱是新移居此，後輩那曉得他蹤跡。」家人又問曰：「老相公，既然曉得，幸乞求指示。」老人曰：「我前亦不知，只因前月往金門訪親，欲歸到後浦，離後浦不遠，他在那裏開豆腐店，我不曾見他，他却叫我入店才坐，說他妻亦故世子然一身，自磨自作，每日賣不得百餘文，日食難度，還是壯健。」家人又問：「那裏叫甚地名？」那人曰：「我亦不知，叫甚地名，但舟若至後浦，起岸一路，并無豆腐店，從後浦再去不遠，只有他的豆腐店，在路口的。」家人回府，把些言語，對唐大人言明。唐大人對夫人曰：「陳老兒如此窮苦，我未免帶些金兩，前往金門周助他。」夫人曰：「大人要周助他，只命一家人，又叫他前去，便是，何必親往，自駕舟自往，辛苦前去。」唐大人曰：「夫人不知其詳，

我若叫他前來，衆所共知，至少者亦必贈他三五百銀兩，方成體面。奈我是個窮官，那有許多銀兩，我今只帶五十兩前去，順便遊要廈門景緻，方往金門，豈不兩便？」夫人曰：「妾亦須帶了個家人同往。」唐大人曰：「夫人何故多事，此去不過四五日便回，何必隨從？」夫人曰：「路上須當仔細。」唐大人曰：「不妨。」至次日，唐大人收拾五十兩銀，另備數百文，以爲往返飲食費用，到將晚，吩咐家人，小心門戶火燭。此時藍提督已到浦頭灣船，唐大人帶了銀兩，到浦頭下船，連夜挂帆，次日已至廈門史巷路頭，清還飯錢，船租起岸。此時四月天氣，頗熱。唐大人頭戴一頂烏紗帽，身穿一件半新舊藍布長衣，上蓋着一領烏馬褂，白布襪，明鞋，又無包袱，好不利便。就在廈門遊要一番，纔就至小史巷，尋客店安宿，就在房中食了一飯。問小二曰：「我們早要到金門訪親，潮水該何時下船？」小二曰：「來早五更下船，未過早飯，已到金門。」唐大人寬衣安寢，未至五更，小二已便起來舉火，唐大人便起來洗面，飽冷明白，算還飯錢，出店來至水仙宮，不知渡舟泊于何處，只見一隻漁舟，泊在路邊，一個梢公在舟頭舉火弄飯，一個梢公在舟頭閑坐。唐大人看見，忙上前叫舟，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唐大人金門訪友

陳龍爺漳州伏罪

却說唐大人見一小舟，叫曰：「梢公，煩你渡我至金門，自當厚謝。」那舟頭梢公笑曰：「老丈要過渡，須尋皇帝渡，我們是雙撐，不是金門渡。」唐大人曰：「你這却說奇話，仁聖天子，難道來撐舟麼？」梢公曰：「天子自從在北京，作大皇帝，這撐舟乃是金門小皇帝。」唐大人曰：「皇帝那有大小之分，莫要哄我。」梢公曰：「你這聲音，乃是漳州腔音，怎不曉得金門小皇帝名號，這個就是你漳州人陳龍爺，平海有功，來作金門鎮總兵官，自到任以來，凡有息生活，盡奪爲己業，令他手下執撐，因此人盡稱他小皇帝。金門渡舟，本是小民衣食，被他盡行奪去，令人來撐舟，每人舟稅是二十文，挑夫又貨擔不論，他盡奪去了，勒索舟稅，每人六十文，挑夫一担貨物，亦要加六十文，若婦人抱一孩子，便要一百二十文，民人若稱客商，被他擒住，就作私渡論罪，責打枷號衙門，營下亦要規禮，人人懼怕，故號爲皇帝渡。」按當時來掠賊賦，故舟稅只的二十文，不比後來各物高貴，古今不可一

(集四)

概而論。當下唐大人自思：我亦曾聞陳龍剝削小民，果然如此猖橫，我若不懲治他，小民何以聊生，亦罷這陳芳謝禮，令他代謝，豈不是損有餘補不足。主意已定，乃答曰：「如此說來，陳總兵真是不好，但我乃過路客人，又無貨物，你可撐我過去，多把舟稅與你，至岸之時，我立起身來，誰人知道。」梢公搖頭曰：「要人知道，除非莫非我個撐過去，我們行舟之人，自然知道，必去報官請賞。」陳大人定差人來擒捉，就是另日知風，出首人對證，亦照私鏡論罪，我們怎敢貪的幾十文，惹怎禍事。老丈可去作成別人罷。」唐大人知他不肯渡，乃心生一計，曰：「如此說來，你不渡我麼？」梢公曰：「非不渡你，實是不敢惹禍。老丈有錢，可搭別人罷了，何必多說。」唐大人曰：「我實對你說，陳大人與我乃姨表之親，我在他家中教讀，只因他家中有事，故煩我到金門任上報事，我亦是難辭，不得已前來，怎說不渡我，自回漳，他日後若問我，因何不住誤事，我已認得的，這天便說你不渡我，那時休的追悔。」說完轉身自去。梢公著急，叫曰：「老丈且回，有話相議。」唐大人方回，便問曰：「叫我回來，有議論麼？」兩個梢公曰：「你既是陳大人表親爺，我亦不敢取你舟稅，送你回去便是。」唐大人曰：「我怎肯白使你二人，及單攙我一個，我便送你一百文。」梢公曰：「錢我亦不敢要，恐陳大人見怪，若是到岸，必須同往總鎮衙去，見轅官稟明，是撐表爺，並無私渡客商，我們方的免罪。」唐大人暗想：梢公聞得是表親，便不要錢，又恐不得干淨，陳龍真是凶惡已極。乃答曰：「這乃順便之事，有何不從。」梢公即放下跳板，唐大人上舟曰：「快快起身，多與你酒錢。」梢公解纜掛帆而去，烹茶相待，好不小心。恰遇順風，未至巴時，已到后浦傍，那長瘦梢公，便叫矮肥的曰：「你隨表爺到轅們交代，我在此守舟。」李五應允。唐大人曰：「我把舟錢與你，不必同去。」兩個梢公著急曰：「這是議定同往，你若不同往，豈不連累我等受罪不少。」唐大人曰：「你如此怕事，我便與你同往，來見轅門官，叫他發錢鈔謝你二人的好意。」梢公稱謝。唐大人便問李五曰：「起身上岸，竟向后浦進發。」唐大人便問李五曰：「你夥友姓甚名誰？你是他幫夥傭工，還是連本合夥？」李五曰：「他姓張，名明，就是苦樂均的。」唐大人曰：「你是個誠實勤苦之人，我叫轅門官發二百文與你。」李五喜曰：「多謝表爺感情。」唐大人曰：「我不

過代你說了幾句話，便有錢使，怎麼不成。」二人一邊說話一邊走路，便早見一座豆乾店，店前架上排的幾十塊豆乾，陳芳正在店內包豆乾。唐大人對李五曰：「豆乾店之人，是我舊友，我欲與他說話，若有延緩，不必催促，這遠遠等我，給你四文使用，決不食言。」李五歡喜曰：「表爺不要食言。」唐大人曰：「我偌大年紀，怎麼食言。」李五曰：「就在路等待。」唐大人走進店內，對陳芳肩上一拍，老丈近來可好麼？陳芳忙舉頭一見，却不認的。唐大人曰：「老丈莫非認不得我麼？」陳芳忙起身細認云：「省悟曰：『呵呀！你莫非就是唐大人麼？』唐大人俯耳低言曰：『正是，你不要高聲漏泄，只稱我唐先生，但恐豆花寒冷快包罷。』陳芳大喜曰：『原來我聞得大人前日榮歸，欲到府中叩謝請安，奈無衣冠，兼之來往，閑了幾日，無有餘資，未得如意，大人何故到此？』唐大人便移椅一把，倒請陳芳坐下。陳芳辭曰：『小人焉敢與大人對坐。』唐大人曰：『鄰佑之時，何必客套。』陳芳無奈坐下。唐大人曰：「我聞老丈移在此間，特來拜望，未知近來可好麼？」陳芳曰：「幸無疾病，但單身生涯淡泊，有何好處？」倒蒙大人遠來，意邀請一盃，實是窮苦無力，萬乞恕罪。」唐大人曰：「故舊久別相會，豈可無杯酒敘情。」陳芳曰：「不是老拙慳吝，實是難為，大人身居高官，若欲似前日豆乾水酒，又恐不成模樣。」唐大人二十餘年，一飲亦當備個酒席，方好，豈可吃這水酒豆乾之理。」陳芳曰：「如今豆乾每斗豆只的七十文，我店中總共存不的五十斗豆，好本那裏去辦酒席，這是決不能的，望大人休怪。」唐大人曰：「我們久年故交，何必客套，你好無氣識，我豈無銀在身邊，便挪去辦酒席，何難之有。」陳芳曰：「老拙怎敢費大人銀兩。」又思曰：「既然如此，小人只得領命。」唐大人曰：「自想把十兩銀子用盡，但算陳龍之賬。」便曰：「既然正是要辦酒席，何不演唱一台戲更妙，待我多取銀兩與你，叫班戲來唱若何？」陳芳笑曰：「豆乾店演戲請酒，不令人議論。」唐大人曰：「有錢作暢漢，怕什麼議論，只要官音，方為有趣，土腔不要。」陳芳曰：「金門小去處，只有一台官音，號為皇帝戲。」唐大人問曰：「皇帝幾時管起戲來？」陳芳曰：「就是漳州，碩人橋街的陳龍，有功來此作總兵官，令人買了一台小戲，江南名曰小祥瑞，共二十餘個孩童，但十三四歲的，聲色俱全，服色新奇，不論官員紳士軍民人

(集四)

(124)

等，全台俱是紋銀四兩，毫無短少，若要請俱全之銀，一齊交請。開箱之時，須全台戲文點完，倘有不認戲文，少點不管，日方過午，便說戲文已完，即便回去，不用再點。或有不知道的戲文，點了與他唱了一套，下套要換別套故事，他便收了鑼鼓，登時回，真是不添不換的皇帝戲。凡唱此戲，必須多點戲文才好。唐大人他日未中午回去，請戲的人，怎不向他討銀。陳芳曰：『若向他討銀，陳大人自替他出頭，誰敢惹他。』唐大人曰：『知此戲的，暇否？』須央人去請。陳芳曰：『隔壁有一個楊都，日日觀看此戲，方纔他說此戲，今日閑的。』唐大人曰：『如此就煩他去請。』就在身邊取出十兩銀，交陳芳曰：『可去叫筵席，並請玉和班使用。』陳芳拜了四兩，交楊都去請戲。又央人去辦酒席。不多時，只見楊都喘息不定，回報曰：『戲已請了，戲台亦叫了，你快上架物貨收拾好，搭戲台箱籠隨後就到。』陳芳稱謝，忽聽戲班已到，李五上前問曰：『表爺來了許久，好的起身。』唐大人扯他去一邊曰：『我的朋友，好意去請皇帝戲，並備酒席相請，怎好辭却，你來同飲，何等快活。』李五聽的請他食酒看戲，平生所未遇的，好不歡喜，暗想：待我受用一番，那管幫夥懸望。』唐大人見忽沉吟，便曰：『你在此放心飲酒，我給你四百文。』李五大悅，應諾。早驚隣佑來問曰：『陳老爺莫非得的橫財演戲。』陳芳曰：『不是謝愿，乃漳州舊隣唐先生，久別相會，故戲酒。』眾人聽說，俱各笑倒，皆云：賣豆乾，請酒演戲，真乃古今罕有。陳芳快收拾店前貨物，酒筵亦到。唐大人對陳芳曰：『若有老友，可請幾位同飲。』陳芳曰：『大人費錢請我，已是不該，怎好又請我的老友，作我體面，一定不敢。』唐大人曰：『總是順便，何妨之事，再多幾人，亦覺鬧熱。』陳芳去請了四五位老友，又借幾隻椅棹，及安排好。眾人讓唐先生，乃是客人，坐在上面，戲班俱到，見是小店請酒戲，却亦好笑。掌班呈上戲本，請點戲文，眾人共辭不識，讓先生自點。唐大人點了幾本小套，掌班便鬧台前，向鑼鼓，眾人入席，陳芳自作主人勸酒。李五從不曾見過這事情，真是快活，戲台上頭齣，乃是打金枝的故事，看戲的人，接滿街路。唐大人那裏有心，只不過要尋門路，作弄陳龍，費財當下戲已演半本，唐大人起身，高叫掌班，快來有話相商。掌班即到席前，問曰：『相公有何吩咐。』唐大人假意問曰：『下本可是楊妃醉酒麼。』掌班曰：『正是。』唐大人曰：『可』

換張君瑞月下會佳朝的故事，這班且唱不好。」掌班曰：「不好便罷，換了什麼？」說罷，走到台前，向台上說收了罷，不要唱了。那此戲班聽的掌班吩咐，把鑼鼓一住，俱各下台而去，登時台上清清淨淨。唐大人便問掌班曰：「爲何住了不唱？」掌班曰：「方纔好好唱的是你要換戲文，我們這班戲並無換戲文之理。」唐大人曰：「既不肯換，照前戲文去作罷了。」掌班曰：「我們有常例，若要換戲，便收了不作了。」唐大人曰：「難道四兩銀，只唱的半本戲麼？」掌班曰：「豈不聞我們的皇帝戲，便是這等勢力，怕你作什麼？」唐大人冷笑曰：「原來陳大人便是這等勢力，也罷，我有一把扇，交你回送陳總兵，勸他有勢不可盡量。」掌班接過手，見此扇雖有齊整，却也將就可觀，字雖不識，但見寫的灣灣曲曲，墨跡烏黑有光，卽把扇帶去，當下看戲的笑曰：「賣豆乾請酒演戲，真不好。」反惹衆人恥笑。唐大人曰：「今由他們恥笑，少的自有道理。」就苦陳芳至後邊，囑曰：「我今要回家了，想陳龍見了此扇，必要着急，卽來尋我，你可對他說，我臨行之時，吩咐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但知北京有皇帝，不料金門又有小皇帝，我今回漳，卽具表請旨，看來年正月初一日，朝賀元旦，未知到漳城皇宮，或是該到金門。他若要托你求情，你更當勒索他快樂，方可至漳見我。」陳芳知有意作成，十分嘆曰：「小人理會的。」唐大人遂問李五曰：「你可有吃醉飽否？」李五曰：「極是醉飽。」唐大人曰：「既然醉飽，一回回舟去罷。」李五大驚曰：「你方纔要到鎮台衙門見官，今又要回舟，豈不是害我們性命否？」唐大人曰：「我非別人，正是漳州南門外丁方橋。唐大人便是，我特來捉弄陳龍，你怕他則甚？」陳芳曰：「此位正是唐大人，他肯把與你作主，還怕什麼？」李五曰：「你果是唐大人麼？」唐大人曰：「我騙你甚麼？」李五曰：「肉眼無珠，不識大人，今既知道，有何恐怕？」唐大人曰：「今可送我回漳，自有重賞。」李五領命，隨了唐大人，趕回漳，陳芳知陳龍買囑，好不歡喜。急將店門關閉，自在內面，慢慢暢飲。且說唐大人回至海邊，見了小船泊在舊處，舟上并無人影。李五叫苦曰：「我的幫夥，必被人拿去了。」唐大人曰：「莫非上山去過走動麼？」李五曰：「不是，必是舟上無人，我幫夥那裏又往別處，必是有人報軍士，知道說我們私渡客商，把我們幫夥捉去，故把舟泊在此間，他們擒捉的舟隻無

人敢妄動，是以不用看守。現今無人看守，可把舟放回漳州，我自賞你。」李五曰：「我若將舟放回，豈不連累我們幫夥，罪上加罪。」唐大人曰：「你真胆小，那幫夥雖然被捉，少不得陳龍知道，好好送他回漳，還我何必多慮，快快回去罷。」李五領命，回顧無人，踏下水上舟，把竹杆上纜索解開，按上跳板，扶唐大人上舟，挂起帆來，順着風竟回漳不表。且說皇帝戲，乃是陳龍買來，號爲玉和班，差中軍官作館主來事，中軍支理，若遇大事，陳龍出頭，如此感風。是日回館，并不知觸犯唐大人，適遇中軍官素衣入館中來，戲班迎接坐下，中軍問爲何此時便回。掌班笑曰：「來總爺却亦好笑，原來那后浦路口，小豆乾店請客，你看好笑不好笑。」中軍笑曰：「有錢作暢漢，管你什麼。」掌班曰：「只請一客，却是鄉村人，纔作半齣戲，便要換戲文小的，便收拾回來，還有一段好笑，及見小的要回，那鄉村人把手中扇，交與小的，教我送與大人，我看那扇還好，隨手帶回搗風。看來鄉村人，敢是瘋顛的，無端把扇送。」中軍官曰：「將扇拿來我看。」掌班卽把扇送上，中軍官殿一看，却是一把杭州扇，一面寫字，一面畫一枝梅花，梢上放開幾朵，原來中軍官自効讀書，曾經過試，功名不就，去文就武，却會見過唐大人筆跡，印記。當下寫的字，龍飛鳳舞，吃了一驚，及見落款印記，細看是唐大人親手寫，平生淡泊明志之月，不覺癡呆。乃問掌班曰：「那村客生成怎樣，年過幾歲？」掌班曰：「那人年過五旬外，中等身體，方面闊額，穿着藍布袍，青布馬褂，總爺何故如此驚忙？」中軍官曰：「你惹出大事來了，那贈扇乃是漳州唐大人，前日黃公台惹他，致使失面，你今冲撞他，豈不利害？」掌班大驚曰：「小人若知唐大人，決計不敢觸犯他，目今如何是好？」中軍官曰：「事已至此，說亦無益。」說罷，忙出館，奔鎮台衙，入後堂。陳龍問曰：「你何事如此着急？」中軍官曰：「只因玉和班掌班，弄出一場禍事，未將特來稟明，早作相議。」陳龍曰：「甚麼禍事，怎麼如此着急？」中軍官曰：「只因犯了唐大人。」原來陳龍乃是歸降將官，京中無有戚誼，一聽此言，面如土色，心頭如像鹿撞一般的亂跳。忙問曰：「唐大人在漳州，掌班怎麼觸犯？」中軍官便將把請酒留扇之事言明，乃怨恨之極，及向形容，乃是唐大人，且扇上詩句筆路，俱是唐大人無差。陳龍搖頭嘆曰：「唐大人皇孫尚被他打死，况且有御賜勅諭金牌，掌班竟去惹。」

他真是瞎眼，造下這滅門大禍來，與我抵當耶！即令軍士，忙把掌班鎖來，休要遲延，被他逃走。軍士答應，帶了鎖，奔出到館中擒捉。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陣龍無計求陳芳

陳芳受賄救陳龍

却說軍士看見陳龍十分着急，卽鎖掌班，卽刻帶鎖出門，直向戲館而來。適見掌班與戲旦飲酒，動手動脚，調戲而笑。軍士自思：這掌班今日還不知死活，尙敢與戲旦作耍。卽刻進前，將鎖扭住頭下，掌班着驚，叫曰：「諸位大哥，如此行爲？」軍士罵曰：「今日你尙不知禍事臨頭，是非來到衙門便知。」掌班無奈，隨軍士來。陳龍衙內，只見陳龍怒氣冲天，坐在堂上，掌班來到堂下跪下，叫道：「未知大人呼喚小的有何急事？」陳龍拍案怒曰：「你這奴才不知死活，誤犯唐大人，害本官性命難保，如不將你這廝活活打死，豈能消此之念？」叫下軍士，速把大板活活打死。軍士答應一聲，取下大板，一五一十，打了千數，可憐掌班打得血水淋漓，死而復活。只見中軍官跪下求情，暫且宥他，且看事體如何，再打未遲。唐大人既與豆干店陳芳飲酒，必定親戚，便是朋友，我們前去問他情形，亦是好事。陳龍點頭一下，卽時整下衣冠，親身來到豆干店。陳芳向前跪下，陳龍叫他起來，問曰：「你早間請却何人？」陳芳曰：「就是漳州城南門外，撚線尾下街唐大人，諱名朝彝。」陳龍問曰：「他還在你家中麼？」陳芳曰：「方纔回去了。」陳龍問曰：「因何如此速回？」陳芳曰：「原是我的舊鄰友，他好意帶銀來請酒，辦酒請我，不料戲班不唱回去，又聲言皇帝戲，從無換戲文之理。唐大人乃教他兌換，仍照舊戲文演唱。戲班不從，收了回去，致使台下看戲的人喧嘩，言豆干店請酒作戲，不該享福。唐大人因此無顏而回。」陳龍問曰：「唐大人回去，有說什麼言語？」陳芳曰：「唐大人臨行之時，曾說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但知此北京有皇帝，却不會見金門，又有陳大人小皇帝，回漳州，便要上表，奏明朝廷，言正月初一日，元旦朝賀，不知該在漳州城萬壽宮，還是該到金門鎮爲是。」陳龍聽得此言，沉吟不語，遂起身上馬回衙，叫轅門官及中軍官商議曰：「皇帝那有大小之分，唐大人此表一上，我罪反叛大逆，你等有何計策，可解此禍？」中軍官眉頭一皺，計上心中來了。小將想

唐大人必與陳芳說情，唐大人必定聽從，但這陳芳乃小人之輩，非利難言。陳龍省悟曰：「此言極是。」遂令家人帶帖備轎，去請陳芳前來，須要小心，不可怠慢。事家人領命，帶轎而去，至陳芳門口，上前叫門。原來陳芳自陳龍去後，隣佑問曰：「方纔陳大人不帶執事前來，與你甚是恭敬，不知何故？」陳芳便大言曰：「我實請的那客人，乃漳州城外唐大人，名叫朝彝。」隣佑不信，曰：「聞的唐大人是個鐵面無私的大臣，怎肯來探望受你請？」陳芳曰：「是他請我，不是我請他。」即把唐大人前來探望，及出銀兩備酒席，請戲等事說明。衆人將信將疑，曰：「你說來，唐大人必與你至交。」衆人正說話，不料總鎮轎到，軍士上前，把帖呈上，曰：「家爺令我來請大叔前去，有話與你相商。」陳芳曰：「我是個小戶人家，怎敢當大人相請，這是決不敢去的。」軍士曰：「此乃家爺請你，又不是你去扳他，何必推辭。」陳芳曰：「不是推辭，只因店中無人看守，不能前去。」軍士曰：「你言差矣，家爺請你前去，物件我自令人看守，有遺失，我等賠還，決不食言。」隣佑曰：「既是陳大人發轎來請，只管前去，店中物件，諒必無妨。」陳芳曰：「既如此，就去。」衆人代爲照顧。衆人應允，陳芳即鎖了門，上轎直至鎮台衙，只見中門大開，把門人高呼曰：「我家大人有請。」陳老丈由大門直進後衙相會。這陳芳暗想：今日坐轎直進總兵衙中門內，死後亦好題銘旌了，轎直進後衙，庭中敬了。陳芳方纔出轎，見陳龍離坐相迎，忙跪下曰：「小人何能，敢蒙大人迎接。」陳龍向前扶起，曰：「敬老尊賢，理之當然，况你我同宗，五百年前，共是一家，何必過謙，且換衣服，方好說話。」即令家人去取一副新鮮衣服鞋襪前來，你引宗叔，到後邊去更換，亦覺雅觀。陳芳辭曰：「小人乃是誠實之人，從不會着別人衣服，况他物件穿下，反覺無顏，不若仍穿舊的衣服爲便。」陳龍笑曰：「這些衣服，乃本鎮送你老人家穿戴的，又非別人之物，亦不要討，怎說他人物件？」陳芳聽的是要送他的，好不快活。遂即叩謝曰：「多謝大人賞賜。」即同家人內去換衣服。且說那李五幫夥張明，因有人出首，私撐客商，軍士來拿張明，訴說是大人的表親姓唐，我好意送他前來，不敢受他舟稅，着李五同至轅門交代，有何不是。軍士那裏肯聽，把舟搭住，將人押在私處，欲索其賄賂，方好若不賄賂，即稟知大人重責。張明曰：「小人乃誠實窮民，那有

銀兩奉敬，就死亦無處去取。軍士喝曰：「若無銀兩，相你屁股是鑽的，不怕打麼？」卽鎖下，可憐張明，受其辱罵，鎖着受餓，又聞連那隻舟，亦被李五仍同那客人撐走，軍士亦不以爲意。待至陳龍爲着戲班觸犯唐大人，方知惶恐，尋思張明所稱姓唐的，莫非敢就是唐大人否？甯可稟明其所爲是，若再既住不報，反致獲罪。遂卽奔到鎮台衙內，稟明先說陳芳換上衣服鞋襪，連自己亦覺好笑，真是簇新衣服，鞋襪真是綾緞，實是平生實來未有，便搖搖擺擺出來相見。陳龍便與陳芳分賓主坐下。只見那軍士稟曰：「午間捉的一個私渡客商舟戶，名叫張明，據他說稱是大人表親，姓唐的是個老年書生，來尋大人，伊會着幫夥李五，跟至轅門官赴報名，我問轅門官查問却又無來，恐其說謊，特把張明拘留，欲候其幫夥回船，一併擒捉，送來稟究。方稟，又有人來報稱日斜西之時，見李五仍同那私渡客商船撐起，小人恐那書生，或者是唐大人特來稟明定奪。陳龍曰：「可帶來問供。」軍士卽押張明上前跪下了。此時細把姓唐的言語說明，小人實是敬大人表親，好意送來，誰知求榮反辱，望大人原情。陳龍曰：「你可把姓唐的形容服色說明。」張明卽細把年貌衣帽服色說出。陳芳曰：「大人聽他說，果是唐大人不差，且那個同飲的梢公，亦名李五，看一點不錯。」陳龍點頭稱是。乃對張明，那人是漳州唐大人，難爲你送他前來，營下不知候捉，實爲不該。遂回顧家人，引他到後衙飽飯，不許怠慢，吃完再來論話。張明卽同家人，進後衙而去。家人呈上酒席。陳龍卽請陳芳入席。陳芳辭曰：「小人肚中醉飽，不能領命。」陳龍曰：「不過借酒談話而已。」陳芳乃入席同飲，飲至數巡，陳龍問曰：「老丈與唐大人有何深交？」陳芳便把當初與唐大人爲隣，每早送豆漿他解渴，及唐大人帶銀相請事情說明。陳龍聞言，知唐大人是有作成陳芳之意。乃曰：「這因戲班不知觸犯唐大人，本鎮欲煩老丈代向唐大人求情，未知允否？若的唐大人不怪，自當厚謝。」陳芳自思：他只說謝，不知多少謝禮，我怎肯胡亂代他求情。便答曰：「大人差遣，小人焉敢望謝，但大人好意帶銀來請酒，反被小人欺侮，小人怎敢去見他。」陳龍自思：若不約明謝禮，陳芳怎肯盡心求情。便叫聲：「老丈若求的唐大人歡喜，憑你要多少謝禮，可說個定數，亦好盡心懇求。」陳芳曰：「小人怎敢受大賞賜。」陳龍曰：「總是天子亦

無白使公人之理，况此事本鎮要煩你求請，你若不要謝禮，本鎮亦不敢煩勞了，多少務要說明，方好勞動。」陳芳暗想：他現要謝我，我若不多取，就是癡呆了。心內實是望多，但奈小經紀之人，平日只見的數百文，未常見上千兩銀心，要說多，又說不出口。只把兩手高舉，十指分開曰：「既是大人吩咐，小人乞賞我這許多。」陳龍疑惑，問曰：「這些却是若干？」陳芳想着銀心慌意亂，况兼平日連銅錢，亦不會覩的上千文，一時心急，又恐說多，陳龍不肯從他，遂手中心一擲而答曰：「要他十百銀子。」陳龍心中只道一萬八千兩，一聞他要千兩，喜從天降。曰：「就送你千兩銀若何？」陳芳曰：「一千我嫌少，要你十百兩銀子才好。」陳龍知他是小戶人家，一時被銀迷亂，恐事後追悔，又要增多，便令家人速取二十錠元寶，前來排在棹上。兩錠作一處，俱放在棹上。陳龍謂陳芳曰：「每處兩錠元寶一百兩，十處共十百兩，你可查點。」陳芳數了一數曰：「果有十百兩，但未知唐大人肯作情否？小人怎敢受。」陳龍曰：「你只盡心苦求，不管唐大人作情不作情，本鎮愿將銀贈你就是。」陳芳謝曰：「承大人好意感情，老漢感恩不盡，但此銀暫寄，可放在大人處，待小人往漳州，見唐大人說妥了情分，然後來取。」陳龍曰：「說的是，本鎮亦要同你往漳州。」遂令家人速備兩隻快船伺候。又對船戶張明曰：「方纔軍士不知，與你作耍，若見唐大人，不必提起，只說一見本鎮，便設禮相待，本鎮自有重賞。」張明暗想：那老兒尙賞銀一千兩，我若不勒索他些銀兩，豈不癡呆。卽跪下曰：「小人實是好意，渡撐唐爺，乃敬重大人，反受軍士鎖扭打罵，叫小的怎心願。」陳龍安慰曰：「果然難爲你，無故受屈，但不知不罪，亦當罷了，本鎮就賞你一百兩。」張明連連叩頭曰：「若的大人如此施恩，小人後豈當効犬馬之勞。」陳龍曰：「你亦隨我往漳州，回來一同領賞。」張明應諾，唯唯連聲。陳龍亦不備執事，只帶十名軍士，跟幾名家將，只坐小轎，押了掌班下船，揚帆起程，望漳州而來。到了次早，已到漳州。陳龍吩咐，不許驚動地方官，船可撐至新橋溪邊泊住。陳龍又教陳芳張明說幾句話，又令軍士叫一頂小轎與陳芳坐了。張明步行跟隨轎後，來至唐府門首，前下轎。陳芳令張明且在府前伺候，自己來見把門人作揖曰：「煩大叔通報，說是舊鄰陳芳求見。」原來唐大人先回去，一日同府了，把門人卽入後堂稟

曰：「啓上大人，外面有舊鄰陳芳求見。」唐大人曰：「小心請進。」把門入即引陳芳入後堂，唐大人離坐迎接。陳芳慌忙跪下，唐大人雙手扶起，曰：「舊鄰之情，何必行此厚禮。」即喝令左右移坐，剛來。陳芳推辭不過，只的坐下，茶罷，唐大人問曰：「我起身後，陳龍有何言？」陳芳便將陳龍如何悔過，恩待小人，身上所穿衣履鞋襪，亦是他相送，今陳大人作情，老漢感恩不盡。唐大人問曰：「老丈歡喜否？」陳芳曰：「小人雖是歡喜，未及大人歡喜爲妙。」唐大人曰：「我昔日承老丈過愛，本欲少報厚情，今把陳龍罪寬宥，折作老丈謝儀，怎不聽從。」陳芳大喜，叩謝曰：「多蒙大人作情，他亦不敢空望求情，亦有銀兩一千兩謝我。」唐大人曰：「張明在那裏？」陳芳曰：「現在府前伺候。」唐大人即令叫張明入內，張明一見，果是那表爺，便跪下叩頭曰：「大人起身後，軍士疑我私渡客商，帶小人去見陳大人，多蒙陳大人說，只渡一人，亦是細故，便把小人釋放，小人回見船隻不見，疑是被盜賊偷去，即轉向陳大人處訴明，回見陳大人，即責軍士返船還我，及後查明，方知是擡大人回府賞我酒食，責打擒足的軍士，並無爲難于我，特來稟明。」唐大人聞言，知必受賄，即令家人叫李五前來，張明恐李五知風，欲分銀兩，即向擡住曰：「你真沒良心，我被人擒去，你到享用戲酒席，又在此間安閑自在。」李五曰：「我奉送大人回家，你亦不必埋怨于我。」張明曰：「若是大人叫你吃酒，亦須差人通信與我，免我被擒受辱。」唐大人即向張明冷笑曰：「雖然李五失報，累你受擒，今你亦該歡喜，不必埋怨李五。」那張明聽得唐大人提破他的毛病，遂不敢多言。唐大人曰：「你二人暫去後邊少坐，少停有話吩咐。」張明李五二人領命入內去了。唐大人乃對陳芳曰：「今念老丈情面，可叫陳龍前來相會。」陳芳歡喜出門，上轎回歸船上，當時陳龍在船上，巴眼懸望，一見陳芳回來笑容，便知有分委當，忙站起身問曰：「事體若何？」陳芳曰：「唐大人甚怪戲班無禮，小人盡力苦求，把大人恩待小人的事說出，唐大人方纔歡喜，特請大人前去面謝。」陳龍聞言，喜從天降，即令家人叫小轎伺候，便穿上公服上轎，家人押了掌班，跟在轎後，這掌班自料此去，有死無生，直至府前停轎，陳芳先入內，見唐大人曰：「陳龍來了。」唐大人曰：「老丈且往後邊待茶。」陳芳稱謝，即往後面歇息去了。當下唐大人心

(集四)

(132)

想陳龍費了許多銀兩，亦該以禮相待，令開中門請陳大人相會。家人領命，開了中門，家人上前稟曰：「請大人相會。」陳龍因自己有罪，怎敢走他中門，卽下轎步行，從東角門而入。來至後堂，只見唐大人降階迎接。陳龍慌忙向前打拱曰：「末將罪重如山，岳蒙大人念及鄉親情誼，赦宥感激不盡，又承迎接，使末將益深罪愆了。」唐大人上前攬手曰：「做相知，叨受將軍厚待，老夫感德無涯，又蒙如此過禮，何以消受。」陳龍曰：「些須薄意，何勞介靈。」唐大人欲請其賓主對坐。陳龍曰：「末將理當侍立，焉敢就坐。」唐大人曰：「將軍乃當世豪傑，那有不坐之理。」陳龍只的謝罪坐下。茶罷，陳龍卽暗對家人，丢一眼色，家人忙帶掌班入內。這掌班驚的面如土色，跪在中庭俯首不動。唐大人一時忙壞，問曰：「庭中跪下何人？」陳龍拱手曰：「便是玉和班掌班的，特來請大人發落。」唐大人心思，我不過要你費財，待我故友，關他何事，便答曰：「此乃小輩之人，何足介意，放了他罷。」那掌班如獲了大赦，只是連連叩頭，把地上幾塊磚，幾乎叩碎。陳龍向掌班曰：「多蒙大人開恩，可上前叩謝。」掌班一聽此言，猶如枉死城失鎖，被他逃出一般，喜的心花俱開，叩頭曰：「小人肉眼無珠，不識大人，冒犯天顏，罪該萬死，又蒙恩宥狗命，來世當犬馬之勞。」唐大人曰：「大凡有銀請戲，戲文須任人換，你仍不聽人換，已是不該，又說什麼皇帝戲，又更不該，下次莫說是我，便是他人，亦不可如此非爲，去罷。」掌班卽連連叩頭退出，對軍士曰：「咱大人如此做，我只道見了唐大人，必然殺了頭，或去冲軍流徒，誰知并無甚事累我，這幾日嚇的我瘦了許多皮肉，早知如此，早見唐大人爲妙。」衆軍士大笑曰：「你好造化，幸有這豆腐店陳老頭說情，不然，焉有如此干淨。」掌班稱是，便自回船伺候不表。且說唐大人對陳虎曰：「自將軍上任之後，惹的金門一路怨聲載道，俱是說金門小皇帝，我又親聞皇帝游，皇帝戲，此豈是臣子所宜稱，老夫若不指點，倘被外省大憲知風，奏聞，豈是兒戲之言，且四民各有生業，我們作宦，現有俸祿，又有養廉，不宜奪人民生業，以爲己有。事若欺心，財雖能積，但天道好，不近報自己，遠報兒孫，不若守己安分的爲妙。」陳龍曰：「多謝老大人指教，末將自當受教，我就此告別。」唐大人曰：「難的將軍到舍，正當備一小酌，何必匆匆言別。」陳龍自料，不好攪擾，乃辭曰：「雖

蒙大人雅愛，但末將軍務冗煩，俟另日領情罷。」唐大人曰：「現是將軍推辭，老夫不敢強留，俟另日暢飲罷。」陳龍曰：「大人說的是。」起身告別，唐大人吩咐打轎前來，陳龍曰：「末將該當出府上轎。」唐大人曰：「乃是鄉親，就此上轎無妨。」陳龍只的告罪上轎，辭別回來，未知此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唐大人設計解圍 衍親王作惡搜家

却說唐大人送陳龍去後，隨叫出陳芳、李五、張明出來，唐大人問陳芳曰：「老丈實說，受過陳龍多少銀兩？」陳芳笑曰：「真是快活。」便雙手一齊伸出曰：「就是這許多，你道好不快活。」唐大人曰：「莫非是十萬兩麼？」陳芳搖頭曰：「那有如此許多。」唐大人曰：「敢是一萬麼？」陳芳曰：「老漢是個誠實之人，怎敢要他一百兩銀子。」唐大人曰：「實是多少銀兩？」陳芳曰：「就是十百兩銀子，亦發了，怎敢過望多。」唐大人吃驚曰：「十百兩銀子，不過一千兩銀子，你何不多取他些。」陳芳曰：「小人作買賣，從不會見的上千銅錢，我故不會說，只是說百，但兩手只有十指，有十一指，便有十一百，只却無可奈何。」唐大人嘆曰：「你却無財氣，俱一個總兵官，并一條性命，取他十萬八萬，亦未足爲過多，你却只取他一千兩，豈不可惜。」陳芳曰：「少食多滋味，我只要一千兩，便足了，決不敢多取過分，但陳總兵非止費這一千兩。」遂指張明曰：「這槽公亦的一百兩銀子。」言未畢，李五扯住張明曰：「你得了一百兩銀，瞞我不說，反說我害你，快把銀子取來均分。」張明曰：「凡事存個良心，我被軍士擒去，鎖押打罵，凌辱百般，自然苦盡甜來，此銀應該是我的，你去吃酒看戲，享些現福，我並無與你分半點酒吃，你偏無良心，思量要分我的銀子，我受其苦，你受其祿，世間那有如此便宜的事。」李五曰：「休的多言，我若不隨唐大人回府，豈不同你一齊被捉受辱，我你連本合夥，若苦樂同受一百兩，只要分你五十兩，便分毫少減，亦須補足，不然，求唐大人公斷，便是。」張明曰：「不差，就唐大人作主。」唐大人曰：「你二人原是合夥，應該苦樂同均，若無我，有你們分文難的，這亦算是橫財，當兩下均分，免的結冤。」張明對李五曰：「現在大人吩咐，焉敢不從，只是下次，若遇此事，必須使人通知與我，切不可照前暢飲，累我受辱。」李五笑曰：「下

次諒亦無如此機會，你亦不必掛念。」說罷，二人相對大笑，向前叩謝曰：「多蒙大人作成，小的就告別。」陳芳亦拜辭曰：「老漢亦要回家。」唐大人曰：「二位稍公，令他先回，老丈閑暇無事，可在此住幾日，回去未遲。」陳芳曰：「不瞞大人，只因我的一千兩銀子，還寄在總兵衙，我今趕去取回，方的放心，若延緩，恐生他變，一千兩銀子，非同小可，甯可速取為是。」唐大人曰：「你取他一千兩，還是他的造化，他怎敢生變？」陳芳曰：「雖然如此，亦好先取，方的安心，後日再來叩謝。」唐大人曰：「如此亦好，但你今年老血衰，娶妻亦不濟事，可看淡中若有貧窮少年安分守己的，過繼一子，承接先人香烟，將這銀兩，建置產業，以養天年，老夫亦的放心。」陳芳叩謝曰：「叨承大人明諭，小人敢不稟遵。」張明李五二人，亦叩頭回同，三人回至總兵船上。陳龍即賞稍公一百兩銀子，人言語，螟蛉一子，代娶一婦，下半世享用有餘，直活八十餘歲方亡，不表。且說陳龍自此以後，各小利亦不敢貪圖，又吩咐若有再說起小皇帝的話，嚴行究辦，自此以後，福建全省官員，聞風俱各收斂，不敢非為，恐唐大人密表奏聞。且說漳州城內三坊勝境，有一位大鄉紳，姓張名鶴，係南靖縣籍，中康熙庚戌科進士，官至刑部郎中，在朝十餘年，告老致仕回鄉。至戊辰科，其子張福衍，亦登進士，官至吏部侍郎中。張雄在朝，借過衍親王阿都都保的銀兩，按王爺債利息甚重，凡有借欠的官員，雖貪財犯案，王爺亦當阻護，保其前程，方有討母利，若是罷官及削職者，母利俱銷，不用償還，故官員多有故借王爺債，以保前程。這張雄乃致仕非罷官職，及回鄉之後，衍親王要差人至漳州，迫討母利銀兩，但張雄家道平常，每次只不過還他幾千兩，還利息尚且不足，母利疊積起共八萬有餘，迫討愈急。按討王爺債的家人，一行十人，往來轎馬，費用俱是欠債之人盡出，故來往一次，要費千餘兩，而且日食，又要好酒肉供奉，甚至罵大罵小，尋事吵鬧，詐顛假醉，赤身露體，臥於案上，不管神道及婦人，俱各不避，百般吵鬧，使人忿氣，迫他早還銀兩，況他的主人，勢力浩大，無人敢犯，惟有早還銀兩，以保安靜。張雄屢受其辱，欲想還清楚，却又無力，真是無計可施。忽一日，又見惡僕十餘人，前來討債，張雄只的忍氣，以禮相待，過了幾

日，只措辦二千餘兩，惡僕不肯曰：『三千餘兩，尚不足與我作來往路費，須當多備，方能回覆王爺。』又過數日，見張雄僮備不來，遂更加吵鬧，張雄真是半籌莫展，亦是合當有救，偶因一事，欲見唐大人。隨即上轎，直望南門唐府而來。接張雄與唐大人，亦頗相得，及到府前，把門忙報入內。唐大人即令開中門，迎接入內，分賓主坐下。張雄事在心頭，無情無事，便欲回府。唐大人留住，又說些閒話。唐大人便問曰：『細觀年兄言詞無序，似有大事關心。』雄便曰：『不好實說。』唐大人曰：『現囑知己，何故疑惑不言？』張雄只的把被惡僕吵鬧勒索之事說明，真是不堪。唐大人曰：『忿然這班劣奴，敢如此放肆，况年兄欠下此債，雖罄盡家產難飽其欲，終無了期，何不早對我說，免被惡僕迫吵。』張雄問曰：『未知年兄有何良策，可解此危。』唐大人曰：『這有何難，弟素為滿官，所忌自治哈喀龍以來，滿官聞弟之名，也覺膽寒。我今雖致仕，尚可密表奏聞，諒阿都保必不敢敲我年兄，三日後可如此如此，看這夥狗奴才，還敢無禮否？』張雄大喜，謝曰：『若的年兄如此鼎力，弟便的超苦海出矣，自當啣環結草，以報厚德。』唐大人曰：『同是斯文一脈，豈忍看年兄受奸王欺侮，何必言報。』張雄大悅，辭別曰：『三日後，望年兄早臨為幸。』唐大人曰：『豈有相誤之理，年兄只管放心行事。』張雄遂打拱上轎，回歸書軒。原來張雄置一書軒，在城內西橋地方，名曰西園，栽植許多花木。衍親王的家僕，俱留歇于此，張爺故意當討債惡，一面吩咐家人曰：『來早可打少潔淨，張燈結彩，明日好的宴客。』家人答應退下。王府惡僕問曰：『大人有何喜事，明日宴客？』張雄曰：『非是喜事，只因下官前日小壽，不敢驚動地方官，奈眾鄉親好意，苦辭不去，前來作要，理當備一伸謝酒，方為合禮。奈因舍表親對我說，伊有事外出，須延緩十餘日，方歸便來，代我陪客，故緩延至今，伸謝請酒。』內有一惡僕問曰：『令表親是誰？因何與大人情契？』張爺曰：『舍表親就是唐大人。』眾惡僕聞言語吃驚，面面相觀。內有一惡僕慢慢答曰：『原來唐大人與大人是表親，平日未聞大人言及。』張爺曰：『他正是我的姑表，平日無事，說他作什麼？』眾惡僕俱默默無言。內有一個極奸詐的曰：『現是大人宴客，我們諒必同飲。』張爺曰：『少不的列位亦當一醉。』那奸詐的詐喜曰：『我與唐大人久別，今的同飲，好的暢快。』張

爺假作不介意，又說些閒話，退入後堂，密教衆家丁曰：『倘惡僕若問你，你可依我口氣說。』唐大人是我表親。』衆家丁領命，各去打點。且說王府惡僕私議曰：『不想唐佛是他表親，我們來此作威作福，張爺豈不痛恨，恐唐佛一來，我們豈不斷送性命，不若早早回京爲妙。』那奸說的曰：『不要慌忙，唐佛若果是他的表親，往常何不聞他說起，必因被我吵的忙亂了，故詐說此人是他表親，來嚇我們，亦未可知，我們休要害怕，中他的奸計。』衆僕曰：『亦說雖是，但他俱同在此居住，豈無相交，若果至此，見了我們，問起真情，如何是好？不如密把包袱收什完備，唐佛若來，我們即時逃走回京，方無後患。』商議已定，是夜密密收拾，次早見堂上，張燈結彩，家人下帖，奔走忙亂，惡僕心中更疑，及次早見張爺前來，廚房備辦酒堂，上安下許多椅棹，至早飯後來了一十餘位紳士，原來一一迎接坐下。衆惡僕一齊上堂，見過衆鄉紳，只作一揖，原來所請，只是舉監生員，並無大鄉紳，陸續齊到，張爺一一迎接，衆惡僕只作一揖，並不言語，即便大模大樣坐下。衆紳士皆暗笑，俟唐大人前來，看他怎樣，家人獻茶，衆惡僕亦不謙遜，接上手便吃。不一時，只見把門人慌報曰：『唐大人來了，請列位迎接。』張爺即慌忙起身，衆紳士亦跟隨出去迎接，衆惡僕只道是做套哄他，俱坐著須臾聽的外而嘻笑，好是唐大人聲音，衆惡僕俱皆大吃一驚，定睛細認，果見紅頂朝珠蟒袍，正是唐大人，緩步而來。衆惡僕驚的魂飛魄散，一同走進房中，取出包袱，從後門逃出，走的干干淨淨。當下衆人見此形狀，笑的肚皮亦險些笑穿。且說唐大人至堂上，與紳士行禮坐下，又見家人上前稟曰：『啓上大人，王府惡僕，取出包袱行李，一盡逃走罄盡。』紳士笑曰：『大人登堂，邪魔退避，若非大人前來，這些逆奴，真是可惡。』唐大人微笑曰：『諒這些奴僕，焉敢無禮。』張爺大喜，擺上筵席，歡呼暢飲，盡歡而散。是夜張爺修信，寄與兒子張福衍，信中備言唐爺驚走衆惡僕，恐衍親王見怪，叫兒子可依計而行，免的結怨，令家人連星夜趕至京中，交與大少爺親拆，休的遲延候事。家人領了書信，路費隨時收起，身不表。且說衆惡僕走出城外，方纔放心，議論曰：『今當速回，報知千歲，再作商議。』衆人稱是一路趕緊，水陸兼趕，不上幾日，已到京中，進入王府，拜見衍親王，禮畢，便把唐爺撞破逃走等情，稟明。原來唐大人回漳州，御賜

勅諭金牌，及後來密表，從乾清門進奏，請削黃台公五標將軍，並十三王令，京中俱知聖上敬重唐爺，恐有別事囑托，衍親王亦恐唐大人密表，奏他橫討重利，侮辱大臣，便有心與張福衍修好，每日朝中與張郎中相遇，意欲與他言談，但因平日猖橫慣了，難于啓口。張福衍見其注意，亦頗疑心，至次早接的家信，拆看心知，必是惡奴回報，衍親王恐唐大人替伊父出頭，有修好之心，故此注視。次早即至王府，請見衍親王，把門人報知王爺正中心懷，即令請進，張郎中入後堂，正欲拜見，衍親王扶住曰：「先生乃當今名士，何故行此大禮？」即令家人獻茶，分賓主坐下已畢。衍親王問曰：「先生到舍下，有何見教？」張郎中曰：「只因半個月前，接的家報手書，稱感价到舍下取討欠額，家父閑散無力措備，緣卑職官職微小，難已入手，特來恩求大土，馳信召回感价來京，容卑職稍有所餘資，自當奉還。」衍親王假意驚駭曰：「孤與先生情契，令尊前項已置之度外，近因遣其到闕公館，直幹不料這些奴才，私自冲撞令尊，若非先生言明，孤怎知道，當差人返回治罪，欠項就此勾消。」即令家人速速檢出張郎中令尊的借銀文卷前來，家人答應，進內不多時，取出借卷呈上，衍親王展開與張郎中親看，此乃令尊借單文卷，就此焚化，以謝劣奴冒犯之罪，實是孤家失于約束也。罷，即將單記就燈下焚化，張郎中大喜曰：「多蒙千歲感情，容後日當報。」說罷，辭別回衙，修信回家，稟知父親，言及焚單一事，過了不幾日，有人出首，衍親王私受番邦賄賂，約爲線索，及平日橫放重債，袒護借官員爲非。仁聖天子，素常亦知其惡，一見此表大怒，即令大臣速去搜家，尋出許多借券呈上。帝大怒曰：「借債官員，倚他勢力爲非，俱各從重治罪，從衍親王削去王爵，閑散在外，不許上朝，家產搜檢入庫，而張雄父子得免此罪，此皆唐大人之力也。後來唐大人高壽而終，勅諭金牌，繳還朝廷，唐公子懦弱，遂無出仕，及後來子孫衰微者，帝稱唐佛之故也。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得異夢聖主挂榜

進架梁忠臣往西

却說仁聖天子二十七年正月元旦初一夜，獨寢宮焚西方彩雲，飄下一金身羅漢，稽首曰：「陛下別來無恙，還識的貧僧否？」乃西天竺國雷音寺五百羅漢降龍尊者，昔日與陛下一同修行，今陛下受享人間富貴，以貧

僧等深望陛下，整頓袈裟，光彩我輩，亦是陛下體面。」帝舉目一看，見空中墜下一隻黑麒麟，從空而下，羅漢拱手曰：「陛下緊記貧僧去矣。」騎麒麟望空飛上，向西冉冉而去。帝大叫曰：「真羅漢也。」不覺早驚醒，細聽聽更鼓，轉三更，自思本身是羅漢，出轉世，但未知何人能往西天，及早朝諭羣臣，說明夢兆。李光地奏曰：「從古帝王，皆是仙佛下降，陛下前生，必定是金身羅漢轉世，但欲送袈裟，非羣臣所能到的，陛下可降詔，莫若有少年忠義之徒，不論官員人等，願往西天者，到臣衙報名，超選英才，可堪往西天者，先賞銀安家，若隨差官，即前往者，候回來加封七品官職，任用，再賞銀五百兩，亦覺見陛下無責人太難，而奉旨之人，亦堅心前進，踴躍向前，庶幾可表至誠之心，只選齊送官一員為首，隨從只好十名可也。」帝曰：「朕聞西方路途十萬八千里，唐三藏行了十四年方到，且沿路邪魔虎狼極多，五百袈裟，焉的前往，車馬焉能週備，深為可慮。」李光地奏曰：「佛力廣大，妖邪自然退避，再着差另帶黃金三千兩，候至西天，恭備袈裟，以表陛下誠敬，至于路費，在京每人給黃金一百兩，可備一小車，安頓衣服糧餉，以備不虞，仍給關文一道，奉勸西方之人，體念善心，給發糧餉相助，况中原地方官，亦可取討銀兩應用，便無缺乏之慮。」帝大喜曰：「卿家處置的誼，可挂招募榜文，凡有愿往者，可赴相府領憑。」李光地超選挂出榜文，軍民觀看不開，且說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有一世襲雲騎尉，姓黑名麒麟，年未三旬，家道清閑，襲職因銀錢短少，部費不足，未能頂襲，遂在京中居住三載，銀兩用盡，又無糧米，只的挑水度日。過了半年，自思進退兩難，料難出身，忽見此榜，自願前去西天，以求進步。即日投下募軍狀至相府，李光地見了役狀，心中大悅，以為應夢賢人，隨喚進後堂，問來歷，方知是世襲守備，遂留在衙內。次早即引入朝候旨，李光地奏曰：「陛下洪福齊天，果然有應夢賢人至矣。」帝問曰：「賢人是誰？」李光地奏曰：「便是黑麒麟報充之事，奏明看來，此人豈不合夢之吉兆乎？且此人是大英雄，可保穩到西天。」帝大喜曰：「此卿之力也。」即令宣進朝，黑麒麟入朝，朝拜畢，帝令平身，問曰：「卿乃何人，什麼出身？」黑麒麟奏曰：「臣乃世襲雲騎尉，來京襲職二年，因盤費用盡，挑水為活，反進退兩難無策，只的投狀往西天，以求効力。」細細奏聞，帝聞感傷不已，曰：「卿進京

職，乃受如此苦楚，皆路途遙遠，無親友可借貸，以致如此苦楚。卽傳旨，今後凡有世襲偏禪者，可就省城隨標，路費有限，又有親友可借免其進京跋涉，令該兵部存案，永爲定例。又對黑麒麟曰：「卿真心爲朕赴西天，朕加封卿爾爲總兵官，候往西天回來，加封官職。」黑麒麟領旨，謝恩退出。帝令李光地再選的定當軍士十名，充作親隨，候建醮後，方纔起身，又令欽天監擇日，建醮七日七夜，十名隨從，每名先賞銀二百兩安家。帝當殿發牒文一道，好向西方天竺國，倒換關文，別發備辦袈裟黃金三千兩，隨行，每人黃金一百兩，別賜黑麒麟黃金五百兩，小軍十名，小車一輛，好馬十五疋，共十一人，以備坐拖車應用。黑麒麟收拾起程，如一路地方官驛安歇，給發路費，恐有失落，撥兵護送，路途從甘肅甯波下進發，過了甯波，下一路而去，人家稀少，便備下糧食，遇有人家，便借安歇。無人家，只在林中安歇，受盡猿虎啼嘯之苦，隨從之人，口出怨言。黑麒麟念頭愈堅，好言安慰，暗祝佛力庇佑，使衆人勿生悔心。行了半月，出了中原境界，已是西涼地方，終日不見人影，并無人家，只見青天蓋住，峻嶺高接雲霄。衆人叫苦曰：「這等峻嶺，一日這還走不至嶺上，甯可同受死，決不敢往西天。」黑麒麟只的好言勸曰：「能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若半途生了悔心，反受佛遣責。」衆人聞言，只的再行，誰知佛祖已差派神將，沿途變化，掏出毒蛇惡虎攔路。黑麒麟踴躍向前，全不懼怕，虎蛇退避，一路隨從，只是要逃走，黑麒麟百般苦勸，全無退志。若遇有人家買辦糧食，皆照公交易，并無欺心相待。衆人如同手足，俱皆感激。神將又化廟宇人家，以便其借宿，又故意化出美女，詢問調戲。黑麒麟，麒麟不敢舉頭觀看，及其欲招贅爲婿，掌管家財，隨從之人，聽的此言，歡喜，勸黑麒麟聽從，同享富貴。黑麒麟那裏肯聽，盡力苦辭，神將百般變化試探，黑麒麟心中愈虔誠，自出西番地面，行及兩月餘，無至絕糧食，或遇淋雨，神將便化村莊，以待其辦糧歇息。佛祖知其虔誠，仍化一市鎮，鎮上幾座店屋，各物俱有。黑麒麟對衆隨曰：「此間市鎮，人家熱鬧，敢是近番國麼？」且店內安歇，問明好的，倒換關文趕路。」乃入店宿歇，按此處俱墟野，連村鎮人家，皆變化的，當下店小二備上酒飯，問曰：「列位聲音，好似中原人，因何至此，欲往何處？」黑麒麟曰：「我們奉大清國仁聖天子，差往西天天竺國雷音寺，奉獻五百件袈裟，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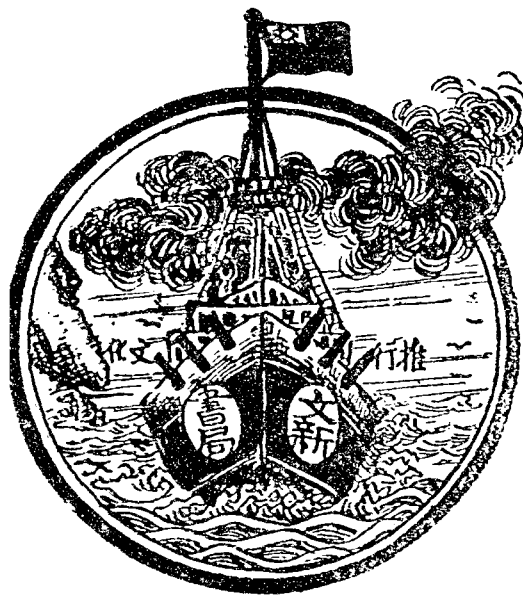
五百羅漢。』店小二曰：『難的你們多好誠心，只是恭喜，却亦將近了。』隨從驚喜曰：『未知還有多少路途？』方纔到。』店小二曰：『此去將近九百餘里，就是天竺國地方，雷音寺，如來佛界了。』黑麒麟吃了一驚，問曰：『店家莫非談笑否？』聞的西天路途，十萬八千里，唐三藏取經，已會歷過十四年，如今怎的這等之近？』店主人曰：『欽差大人，你怎知佛力廣大，變化無窮，唐三藏乃是凡骨，若非十萬八千里路途，過了九九八十一劫磨難，世人便道成佛容易，不修真之苦心，我佛故使其盡遠路途，過了九九八十一劫之難，至若欽差，大係是凡骨俗胎，非比成佛煩難，但的心堅意切，佛祖便顯化近路途，使後人敬念愈誠，不愆遠途，此乃佛力庇佑顯化，相應迎接，欽差何必疑慮。』黑麒麟半信半疑，乃對隨衆曰：『來日打聽的實，方不負聖天子禮佛之心。』遂從放心安寢，黑麒麟是夜睡夢中，見彩雲罩地，一位金甲神將，手持降魔杵，叫曰：『黑麒麟聽真，我乃韋馱者是也。我佛念汝等辛苦，化寺相迎，你嘗諒備袈裟前來，離此不遠千里，便是靈山勝景地界，你休疑慮。』黑麒麟正欲問時，不覺睡醒，乃是南柯一夢，至天明便對衆人說明夢境言語。又曰：『少停探訪備細，方好預備袈裟。』衆人稱是，及飽饑，早出店貿易公平，童叟無欺，大勝過中原人物，以及詢問西天之言，俱云只離千里。黑麒麟回店，對店小二，聞前唐二藏行了十四年方到，我只有數月路途，怎麼就離千里。店小二曰：『乃欽差堅誠感動我佛，蒙力縮地相就，方的如此。』黑麒麟稱是，遂沐浴更衣，備辦香案，當空叩謝佛力，憐憫隨從莫不歡喜，俱稱欽差感情，感動我佛方的了此功。黑麒麟隨向前問店主曰：『欲辦袈裟，當到何處去？』店主曰：『鎮上現有王家成衣舖，家裏富足，不啻官服，僧道佛衣冠，俱能製造，你們欲謝羅漢衣，他深知羅漢衣身大小長短，造的自然合式，須煩他製造爲便。』黑麒麟喜曰：『不意有此遺遇，眞爲可喜。』即到王家成衣舖，及到店主，老店主便即迎入，問曰：『貴官有何貴事？』黑麒麟曰：『欲煩足下製造五百領袈裟，該價多少，幸勿高抬。』王老兒曰：『欽差大人，不知我這西天事例，但我西天經紀誠實買賤，欽差自中原到此，亦是一點虔誠，現欲製造袈裟，長短大小，老漢俱皆諳識，至若價錢，亦可當天問佛祖該多少銀兩，憑佛祖主意。』遂令幫夥備辦香案于庭前，黑麒麟高聲叩祝，祈告自千

兩黃金，祈起直至二千兩，方出聖告。王老兒曰：「今價銀已定，老漢自當趕緊造，待一個月起造完備。」方才黑麒麟喜從回店，從此與隨從出店遊耍，及至一個月，王老兒經紀趕造完備。黑麒麟歡喜無限，交了黃金二千兩，取回袈裟，就在鎖上備辦車仗裝下，還清飯錢，起程向前途進發。路上亦有鄉村，便借宿，及詢問西天路途，俱說已近雷音寺。黑麒麟叩謝，行了五六日，這一日遙見前面彩雲繚繞，瑞氣紛紛，隨從歡呼曰：「前面必是靈山，故有如此奇異。」黑麒麟亦喜，須臾趕近前一見，見一座巍峨殿宇，高接雲霄，又見寺門一大匾額上寫雷音寺三個大字。見寺前一位老僧上前高叫曰：「來者是大清國欽差，差官黑大人麼？」黑麒麟雙膝跪下，弟子正是黑麒麟，怎敢活佛迎接。老僧上前扶起曰：「因昨夜如來佛托夢，言今早有大清國欽差，解送袈裟，來獻羅漢。黑麒麟連聲稱謝，老僧吩咐小沙彌把十五疋馬，牽去後槽上料。隨即將車仗扶進山門內，安放在空房，小沙彌前來請大人進內沐浴更衣。黑麒麟遂入內沐浴更衣出來，老僧欲請到方丈獻茶。黑麒麟曰：「公事不完，不敢領命。」遂開車仗取出御香，來至大雄寶殿，拈香禮拜如來佛像。小和尚敲動鐘鼓，點起香燭，黑麒麟倒身下拜，拜畢，然後讀祝文，化紙完畢。再至彌勒伽藍二寶殿，并各殿點了香燭，焚化金紙。老僧引上羅漢閣，點上迴香，讀祝文明白，然後取過錦爛袈裟，黑麒麟親自逐尊披上袈裟，却剩一領，再仔細觀看，俱各下，乃問曰：「好作怪，怎麼却多一領？」遂把羅漢數了曰：「為何只有四百九十九尊？」老僧曰：「尚有一尊木吒尊者就在彌勒殿後肩上有。一隻白猿便是。」黑麒麟問曰：「為何那一尊供在別處？」老僧曰：「那一位因原神思凡降世，今為你主，故原身往別處候你主上駕前，他自回原處。」黑麒麟聞言大喜曰：「現是我主原身，待我向前拜見。」老僧曰：「須要小心，不可驚醒。」黑麒麟是來至彌勒殿前，果見一位尊者羅漢，左肩上有。一隻白猿，忙向前跪拜曰：「陛下在上，臣在此朝拜。」拜上幾拜，隨後將袈裟披上，輕輕扣上帶了，只見左耳有蜈蚣虫，作了泥窠在內，忙尋一竹枝管，即用手攪散，恰遇老僧前來，扯住曰：「只因蜈蚣虫作窠，你主左耳，所以年年耳疼，你今把泥窠攪散，你主耳疼即愈，降世但你攪他若醒來，你主在凡間染病兩月。木吒降生，為你主，白猿降生，為作姓李光地，故君臣

如此相約。黑麒麟聞言大喜。老僧留他在寺內遊玩了數日，隨即辭別，懇求老僧賜一件憑據，以領敕旨。老僧取了一枝鴉毛管，遞與黑麒麟，囑曰：『你可帶歸，交與你主親啓，自然相信。』黑麒麟接過細看，長不過四寸餘而已，用紙裝的滿滿，不解其意。乃請問緣故，老僧曰：『內裝你主在京設醮，御筆親書的牒文，你若拉出，再不能裝入。』黑麒麟大喜，拜謝曰：『多蒙指教。』隨辭別老僧起程，出了大門上馬，隨從同行，不上十幾步，回頭一看，乃是平地，何嘗有寺院。衆人奇異，忙跪下望拜謝，只聽的半空中大叫曰：『大清國欽差聽者，吾乃靈山伽藍奉佛旨送你回國，你只管趕路，不須過慮。』衆人聽罷大喜，及到鎮上，那有人家，連店屋亦沒有了，俱各駭然，心知佛力顯化，遂即趕緊起程，飢食渴飲，夜住曉行，不必細敘。及至回京，共計一年才六個月，就至京城，入朝候旨。午門官報入，帝曰：『西天路遠，妖魔甚多，豈來往行程，僅以一年計乎？』傳旨宣黑麒麟上朝，黑麒麟上殿，山呼萬歲，跪下奏曰：『臣受命前往雷音，蒙聖恩浩大，洪福無窮，路途安穩，不辭勞苦，竟入雷音寺，獻上羅漢袈裟，回朝覆旨。』帝心不信曰：『卿往西天，有何憑據取信，一一奏來，方免欺君之罪。』黑麒麟將換羅漢袈裟，一一事情奏知，遂獻上度牒，并奏聖耳，不日痊愈，帝見度牒，方知其實。諭曰：『朕耳如安，即賜卿官，以昭其功。』黑麒麟又奏曰：『陛下御耳痊愈十日之內，聖躬必定拘惹六十天之多，決然無礙，望陛下勿以此疾是慮。』帝半信半疑，遂退朝入宮，果然五日後，耳疾痊愈，十日後患病，至六十天痊愈，帝心始信事實。許日臨朝，宣黑麒麟上殿，封下官職，御賜寶物，自此聖躬逸樂，天下太平，民殷物富，騎與休哉，真堯天舜地，永傳統緒千萬年矣！

標點目錄一覽表

綠林奇俠	定價	三元二角	木蘭從軍	定價	九角
太平天國	定價	三元	木蘭征北	定價	九角
夢中五美緣	定價	七角	平陽傳一至六	定價	六角
九美圖	定價	七角	江湖飛行俠三冊	定價	三元
殺子報	定價	八角	花魁女	定價	六角
五虎鬧南京	定價	二元八角	游龍戲鳳	定價	九角
台灣鬪誌	定價	二元八角	桃花女	定價	五角
幼學白話句解	定價	二元	鴛鴦花	定價	一元六角
粉粧樓	定價	一元二角	醉後桃花	定價	一元八角
英話註解	定價	一元二角	梨花夫人	定價	一元六角
雙鳳奇緣	定價	一元四角	大戰牛塘谷	定價	一元六角
大明忠義傳	定價	一元六角	吳漢三殺妻	定價	一元六角
平關十八洞	定價	一元六角	夜來香	定價	一元六角
			唱戲指南	定價	一元四角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第四集全一冊

定價大洋壹元四角

版權所有

標	校	出	印
點	訂	版	刷
者	者	者	者
引	申	標	標
翔	江	準	準
老	居	印	印
人	士	書	刷
		館	所

總經售處

上海蒙古路公益里

香港書局

Handwritten scribbles and marks, possibly including the number '12' and some illegible characters.